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第二十三卷・五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3, No. 5 May 1949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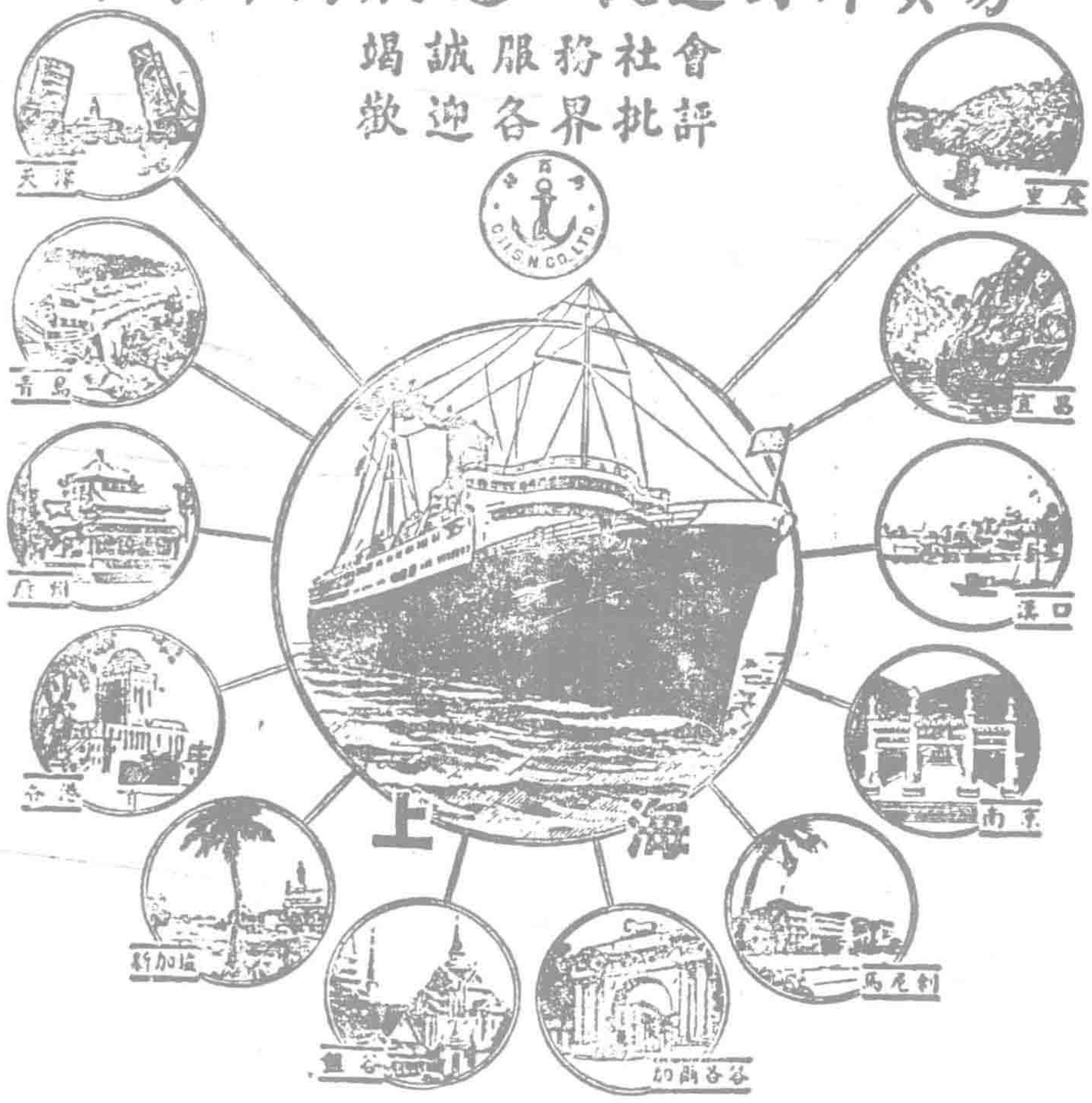
總公司：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政信箱：一七二二號＊電報掛號：五三〇〇〇一＊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　票　處：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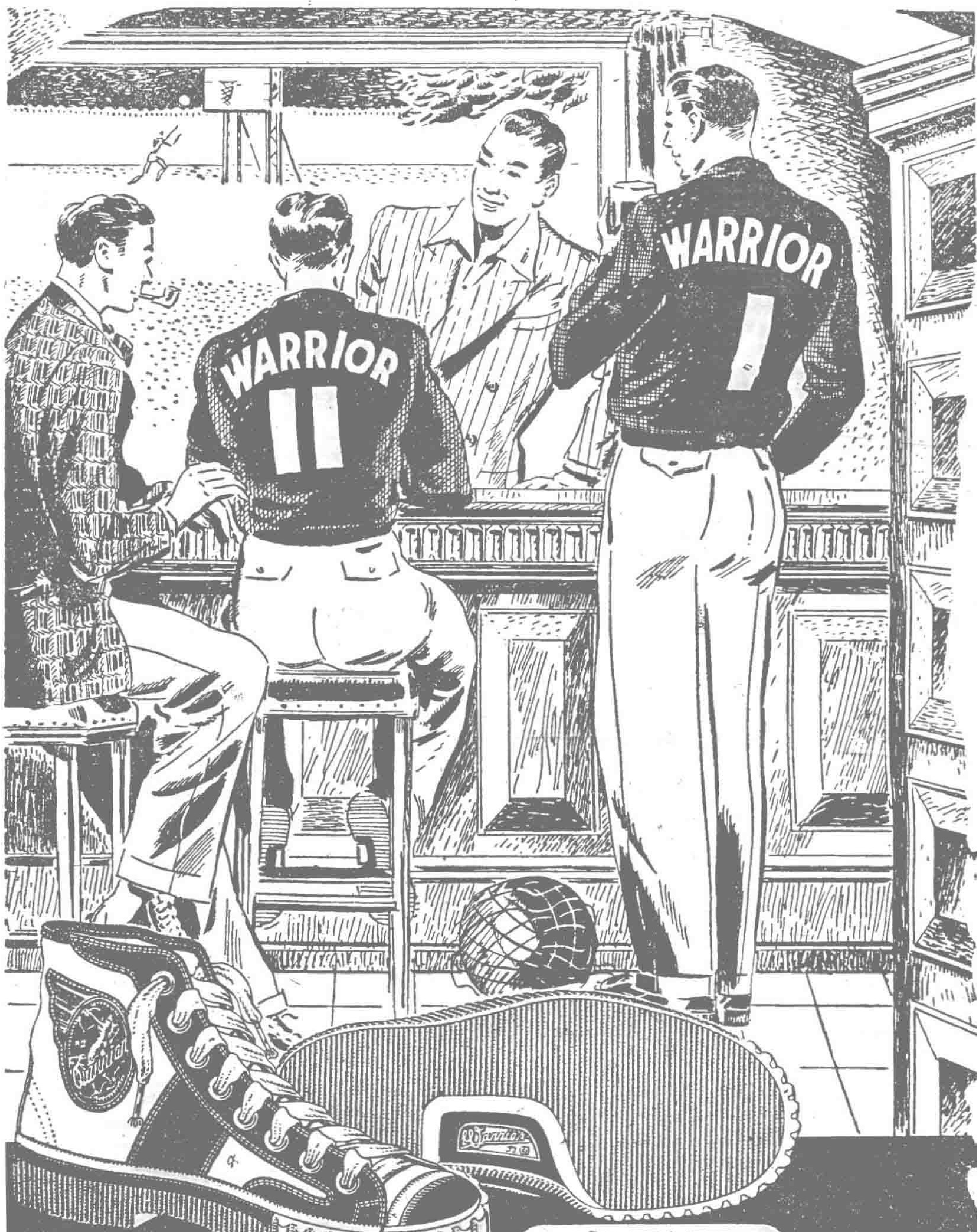
旅運事務所：上海（〇）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九四五〇

船期問訊處：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　江　線：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海　外　線：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孟買


WARRIOR
WARRIOR
11
WARRIOR
1
Warrior
力回
TRADE MARK
WARRIOR BRAND
弓形底
回力A球鞋
一經使用・無不稱心滿意
●正泰信記橡膠廠出品●
事務所：上海中正東路五五號　製造廠：上海大連湾路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地址
南京東路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上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

國內外貿易及輪船業務

總公司

上海虎丘路八八號　電話 一〇四六二 一四九一七

電報掛號　五〇二九九六

分公司

漢口　廣州　青島　福州　湖南　台北

宇宙牌雨衣

Cosmos

大昌防雨布

大昌雨衣服裝廠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號

第二十三卷第五期目次

蘇堤春曉……陳其英……（封面）
京粵首次通車觀禮……陳其英……一

綠遍江南專輯

秀水春波遠浸天……孫沛甘……四
重游鼋頭渚……夏甯……六
庚桑善卷的奇蹟……王個……八
杭州拾翠……胡亞光……一一
游崇明吃白棉蝦……蕭雲厂……一二

團城與北海之遊……潘伯鷹……一五
十天跨越兩個島……撒旦……一七
淺水灣初夏……陸丹林……一八
漫游昆明的西山……趙德厚……二三
四川的模範縣——滎縣……朱梅……二七
簇新的貴陽……朱家楨……三一
大巴山行脚……車輻……三七
水鄉嘉興（美術圖景）……陳其英……四五
紐約的公園（美術圖景）……丁挹文……四六
艷麗的南海……恨予……四九
北愛爾蘭首都印象……張安治……五七
華盛頓故居——佛楞山莊……李清悚……六一
縱覽阿根廷……章礪石……六五
撒哈拉沙漠之行……碧溪……六九
獨木舟航海旅行……伍必熙……七五
鐵路員工典型……K Y……八四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 五〇三四六四號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直接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為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費：自廿三卷五期（即本期）起至廿三卷七期止計三期金圓叁拾萬元

三、郵費：除航空寄遞及國外按訂閱時每期所需郵資另加三倍計收外，其他掛號快遞加收郵資三期計叁萬元

四、付費日期：本埠以本月五日以前外埠以本月十日以前繳付（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為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另按新價計算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每冊實售拾萬元


中南
風行全球
飛輪牌
各種車胎
各種膠鞋
馬達膠帶
榮譽出品
華僑投資經營
中南橡膠廠
上海江西路一五〇號 電話 一四六九〇

貫通五省六市・全程二千餘公里

京粵首次通車觀禮

本誌特派記者陳其英



交通部部長端木傑在京站通車典禮中致詞

京粵通車為我國交通史上距離最遠之首次紀錄。我國自開辦鐵路以來，舉行聯合二路以上之通車者第一次為滬平，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浦口之長江火車輪渡完成後舉行，計自上海至北平全程一四五九點四九六公里，經過江蘇、山東、河北三省區，由京滬滬杭甬兩路局津浦路局合辦；第二次為金桂：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舉行，計自金華至桂林全程一二五五點九二三公里，經過浙江、江西、湖南、廣西四省區，由浙贛、粵漢、湘桂三路局合辦。此次之京粵通車計自南京至廣州全程二一九六公里，經過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東五省區。由交通部鐵路聯運處會同京滬區、浙贛區、粵漢區三路局合辦。（在最初籌備期間有津浦區路局加入，供給車輛）第一次之滬平通車在全國統一之承平時期，物力人力一切均充裕，毫無困難，故設施方面够上水準；第二次之金桂通車在抗戰初期，物力人力雖稍困難，尚能勉强配合；而這一次在八年抗戰，繼以三年用兵，環境至困難，挫折叢生，卒能于本月十七日在京舉行首次通車，實至具重大意義，在我國交通史上佔最光榮之一頁。

京站通車典禮

京粵通車行車時間編定十七日上午十時由京站開出。列車於十六日下午四時即全部配備完妥，開到京站月台，京站大門于十七日晨懸有：京粵通車紀念之大紅布橫匾，九時後交通部端木部長、鐵路聯運處譚處長、路政司洪幫辦、兩路局沈副局長與各界來賓本社唐社長等先後涖站，由許總站長蔣副總站長等招待至應接室簽名茶敍，隨相率進入站台，機車即長鳴數聲，典禮開始，儀式簡單而隆重，由端木部長主持，首述通車籌備經過種種困難與挫折，繼稱：此次通車就經濟的立場上言，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株洲、衡陽、韶關及廣州等處，均有加强聯系的必要；在政治的立場上言，則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東等省無異為心腹之地，交通上之聯系，尤有不可忽視之處；在今日情形之下，通車縱有極大困難，亦當出全力克復，而達於完成。最後對於主辦通車之鐵路聯運處與三路局負責人員深表嘉許；并囑望列車人員勤謹從公。端木部長致詞時，態度從容，精神愉快，充



首次列車總查驗向佩玉答詞





「上圖」自左至右：端木傑部長、與本社唐社長渭濱、路政司洪賓辦紳、京滬區鐵路沈副局長恩濤、聯運處譚處長耀宗在機車前留影，又在唐社長洪賓辦後面中間爲聯運處李副處長溶「下圖」端木部長與唐社長在機車前留影。

滿樂觀與決心。致詞完畢，由列車最高負責人總查驗向佩玉答詞，鄭重表示，當率全體員工努力工作，毋負層峯之期望。在這一殺那間，筆者經將各動態收入鏡頭，最緊張的，是數十秒鐘間，值班站長王正明於車徽簽字後，列車準時開駛，筆者趕攜列車開駛照片，仍是趕登車上，隨車南行，筆者是最後登車的一人。

列車配備組織

此次開行之列車車底爲京滬區鐵路局所供應，計頭等 Polmen car（卽臥舖客座兩用之車）二輛，二等客車二輛，三等客車三輛，餐車一輛，行李郵政包裹車一輛，加掛包裹車二輛共爲十一輛，每輛車均經機務段車房檢驗，由客車管理所刷新，一律綠藍色，每輛車廂外兩面均懸有『京粵通車』白底紅字之橫匾，以示與普通列車之區別；尤值得注視者爲機車前面之通車徽號：徽號爲直徑約五尺之圓形圖案；上書：『京粵通車紀念』六個大字，中爲圓圈路軌兩旁加翅，中寫「聯」字，字下加水波紋三條，圓圈上有半匝圓線；下書『南京——廣州，二一九六公里；三八、四、十七、十時開』，南京站長簽名，另留有到達站廣州站長簽名地方。徽號兩邊懸有國旗。此徽號意義表示：三區路局合辦之通車，並隱隱寓有水、陸（包括鐵路公路）、空之聯運。爲鐵路聯運處譚處長所親自設計。

管理列車之組織與普通列車，稍有不同，卽增設一總查驗爲列車最高負責人，由供給車底之路局推薦，交通部加委，得以全權處理行車一切事務。總查驗下爲列車長，管理以下各部份，計爲車長、機務工程司、查票員、行李司事、包裹司事、管理員、餐車（交部鐵路聯運處與本社合辦）、郵政、路警等。此次列車之總查驗向佩玉原係京錫運輸段副段長，列車長爲陳金福，車長董克新，與其他人員均平日以辦事幹練著稱。機務與行車所關至重，此次應派之機務工程司，由南京機務段副段長兼機車房主任馬毓琯親自出馬，以策安全。同時部路高級人員亦由京隨車指導，計有鐵路聯運處李副處長溶，特由衡飛京，隨車直至廣州，康組長燮宸隨車至上海，再返南京；京滬區路局副局長兼運務處長沈恩濤，副處長劉世中於十六晚乘夜車至京，參加典禮卽隨車至滬。本社唐社長與餐車總事務所副經理諸載之君及筆者在車上與部路人員談及籌備情形，至爲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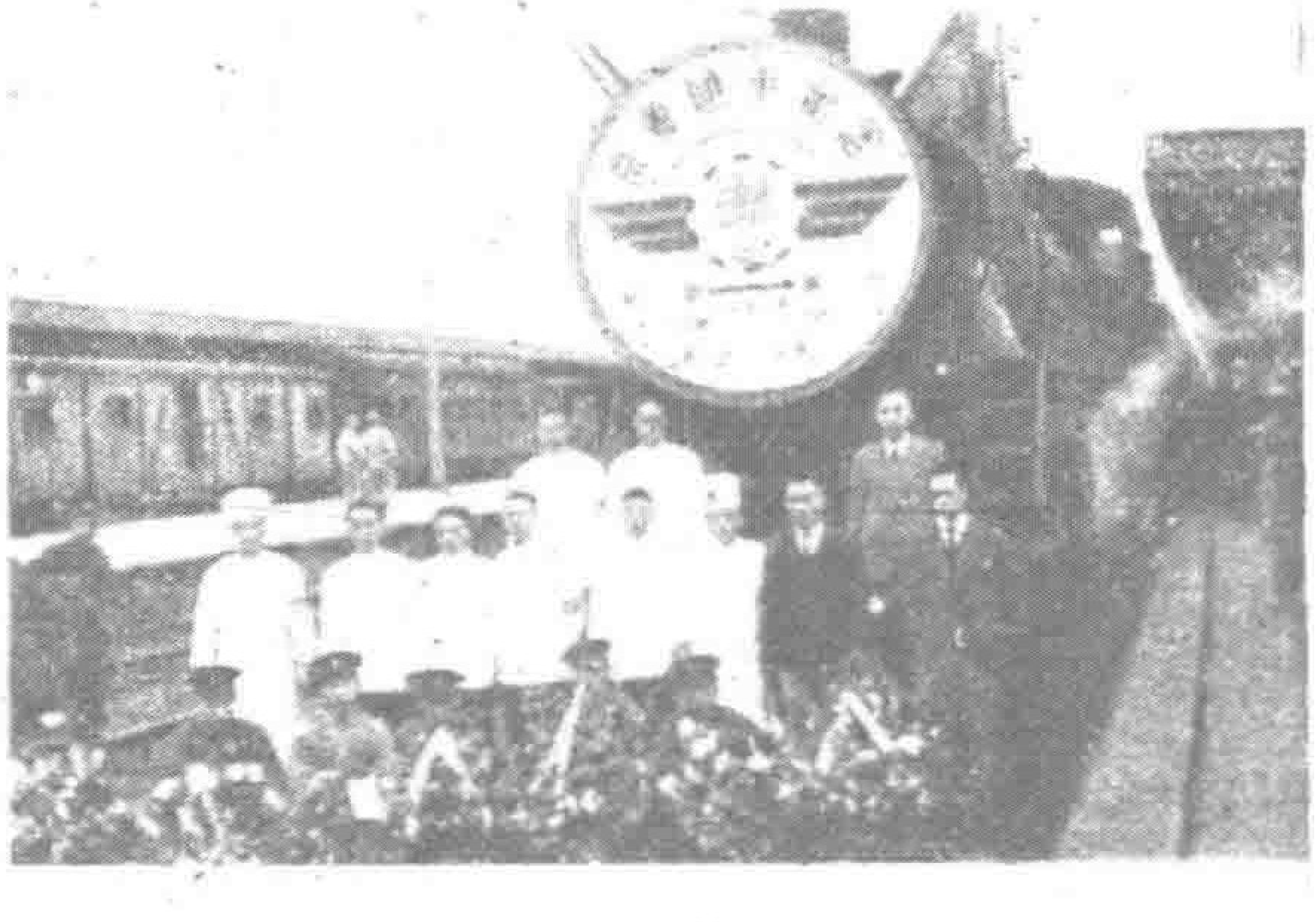
列車由京準時開出，經過京滬段各站到達上海北站均準點；列車經過各站，雖大半在雨中，而民衆立在兩旁注視，均有驚異而愉快之表情。於此可推知交通與社會關係之密切，而值得民衆之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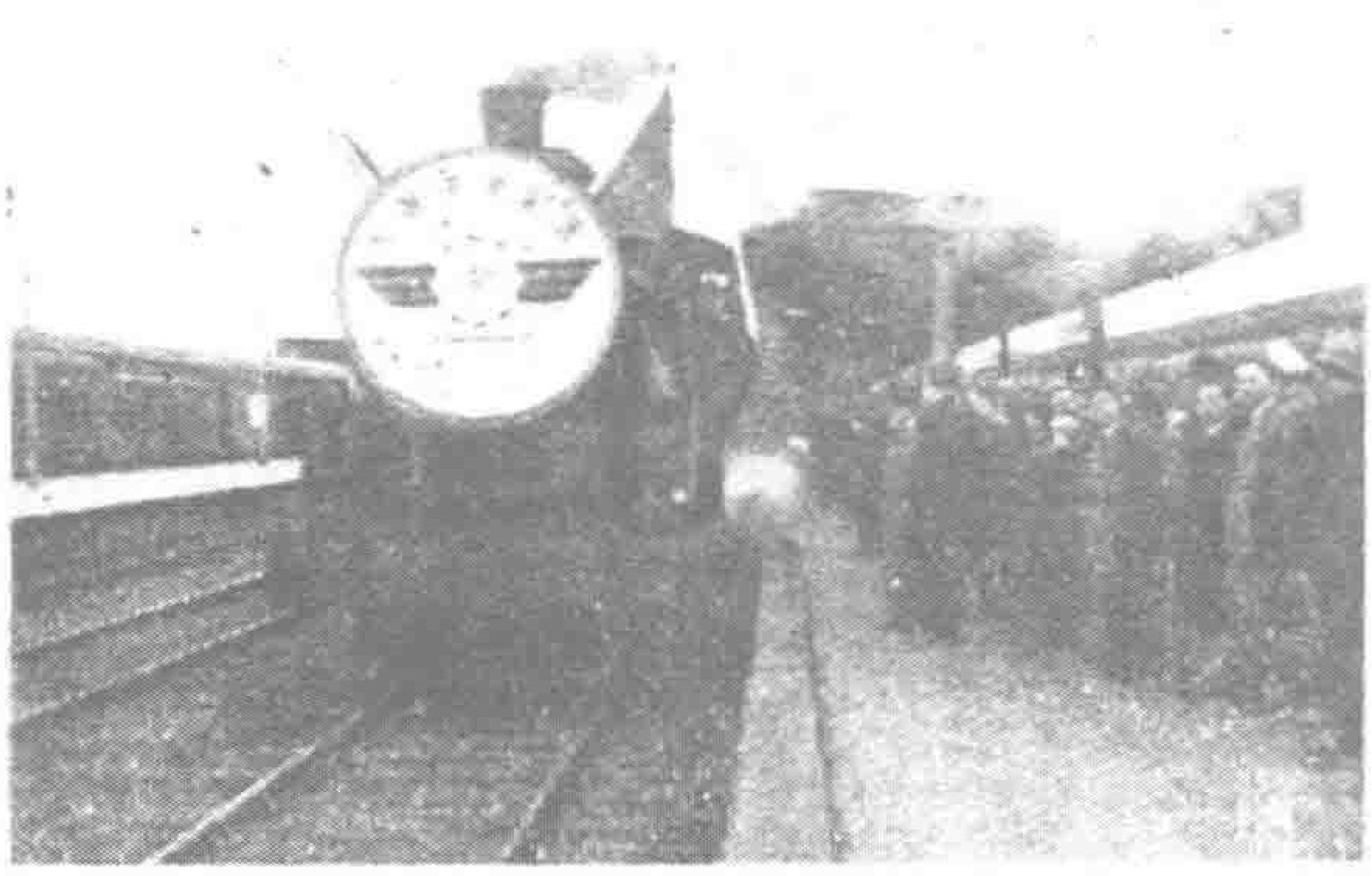
通車籌備經過

京粵通車發動於去年九月間，由交通部鐵路

聯運處主辦，津浦、京滬、浙贛、粵漢四區路局參加。津浦區鐵路雖在通車行駛路線之外，但當時原定通車之全部車底，由津浦路供應，計有頭等臥車六輛、二等臥車五輛、三等臥車二輛及頭二三等客車、餐、廚、行李、包裹、郵政等車多輛，由津浦路局在濟南機廠配製，噴漆全新，分配為三列，一切經有相當準備，原定俟十二月初樟樹贛江便橋完成即可通車。突以時局關係，原備通車全部車輛移作南京疏散各機關員工眷屬之用，且京滬、浙贛、粵漢三路均忙於軍運、疏運，因此，京粵通車便不得不暫告停頓。至本年二月間疏運雖告一段落，但原有車輛經破爛不堪，須重新大修。通車所需車輛，另行編列，交通部鐵路聯運處譚處長耀宗於三月初又再加緊推動，時值國家多故，通車籌備工作，比較平時，當倍增困難。譚處長以在交通界服務多年，勛勞卓著，向為交通界所推重，以最大決心，克服種種挫折，在路政司協助之下，處內得康組長燮宸、及譚秘書玉佐兩人堅忍支持，雖其間意外阻礙，不時叢生，始終未曾稍動，晝夜辛勞，毫無怨尤；各路得有關主管極力合作，編配車輛，動用人員以及編排行車時刻，商酌運價等項，都得和衷共濟，打破難關。此次在交通史上距離最長之通車，得以開行，實值得國人珍視。


主辦通車之聯運處長譚耀宗


聯運處中旅社合辦餐車第一列車全體員工


首次列車在京站準時開行

行車里程時刻

京粵通車，以南京為起點，計至上海三一二，杭州五〇二，上饒八八九，南昌一一三七，株洲一五〇七，衡陽一六四一，韶關一九六二，廣州二一九六公里。原定五日到達廣州。下行車為：南京上午十時開出；上海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到，八時十五分開；杭州第二日零時四十分到，晨六時一刻開；南昌第三日上午七時到，八時開；株洲第五日晨五時到，七時開；衡陽下午十二時到，十二時三十分開；韶關第六日晨四時到，四時三十分開，廣州下午三時三十分到。上行車則為：廣州第一日於上午八時開；韶關下午五時到，五時三十分開；衡陽第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到，九時開；株洲下午四時到，六時開；南昌第四日下午四時到，五時開；杭州第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到，五時三十分開；上海下午九時五十五分到，第六日晨零時五分開，南京上午八時十五分到。此行車日程時刻排得很充裕，如路上偶然發生阻礙，便有迴翔餘地。原意途中經過樟樹贛江時，適春汎泛水，便橋不能通過，旅客行李另行駁渡換車，使原定行車程序不免增加波折。惟據連日所得訊息：首次車由滬開出後，沿途經過各站均準點到開，至樟樹時亦準點到達，旅客渡贛江，換乘粵漢區鐵路所備之列車下行，一切並無意外困難，仍照原定行車時刻到達廣州。首次列車由樟樹改為上行車照原定行車時刻開回。另再增浙贛區路局所編配的一列車加入南京樟樹間行駛，在此贛江漲水期間以駁渡方法仍能維持通車。最近的將來如局勢能安定，贛江大橋正式完工，則行車種種困難，更易克服，行車日程時刻可以縮短，旅客自較便利。



春天，畢竟到來了。為了環境關係，與春天同來的，是每個人所感覺到的「動盪」和「不安」。

今年的春遊，和往年相較，未免有些異樣。物價不斷上升，好像春水高漲一般；普通人生活受到影響，固不待言。就是經濟上比較寬裕的，也各有各的打算，遊興似乎尚可暫緩一步。

那末今年是沒有春天的了，這話當然不能成立；今年人們對於春天的興緻，多少要減弱些，却是無可諱言的。

春在那裏呢？也許有人要這樣地問。好，春就在這裏！你不妨就從紙面上，呼吸些春的芬芳氣息吧。

古人句云：「一湖水春來自綠波」，綠，象徵着春天，尤其是江南的春天，一切幾乎都是悅目的綠色。青山綠水，從字面上已可領略這三春的光景；就是萋萋的小草，也像翡翠屑似的鋪滿了大地，「映階碧草自春色」，芳草之與春天，倘然沒有綠的顏色為之聯繫，那末與秋冬的衰草，將無二致了。

春愈深，綠也愈透；樹枝上和葉梢頭，本來只是幾撮嫩黃的薄瓣，經過幾陣和風甘雨之後，由黃而綠，而蒼，也只是轉眼間的事罷了。

春天是這樣的可寶貴，春天又是這樣的短促，我們正應該利用這時間，作一個短期旅行；即使退而求其次，近郊野外，甚至公私園林中，至少也有小橋流水，垂楊紅蓼，點綴其間，足以倘佯半天，一清頭腦。

下面一個春遊特輯，也許能給你一點精神上的幫助吧。

秀·水·春·波·遠·浸·天

孫沛甘

昔柳州有言：「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乃知曠達之士，多喜言遊；春秋佳日，褰裳奮袂，登山涉水，窮高極深，初不以形役為勞；崖谷嘯傲，泉石寄情，尤極以尋逐為快者；豈僅搜別幽祕，別具好奇之癖；要亦涵泳天機，聊駐歲月於遊屐已耳。

草長鶯飛，柳烟花雨，曾幾何時，而江南春色，已由含苞蓄蘂，日就爛漫矣。猶憶二月下浣，與陳子其英作姑蘇之遊，尋春於枝頭葉底，頗以為花信尚早，不無舉目蕭索之感。譬諸赴筵，早主人而到，客影稀疏，躞蹀廳事未嘗不踧踖難安也。因訂鴛湖之約，以為補牢之計。其英曰善，乃以三月七日赴禾，鼓棹南湖，作半日遊焉。

至此吾之所以捨陸就水者，則以古人春色三分，二分塵土，尚有一分流水；縱令芳華零落，枝葉離披，而春波滉漾，秀濯撩人，或猶能於垂楊萬縷中，繫維春光於一二也。

× × × × ×

是日以早快車行，抵達嘉興，不過九時許耳。回想平日，此時猶在黑甜鄉中。握管營生，俾晝作夜；人為春愁，我為春惜，亦環境使然也。

其英兄於京滬杭沿線名勝，爛熟胸中，如數家珍。又能以天下之至美，收攝於徠卡方寸之間；倦遊歸來，常見其把玩所得，累朝勿厭。青山碧水，古樹白雲，一一移諸几席。此遊佳作，尤美不勝收，顏曰：「水鄉嘉興」。讀者披覽一過，自有紙上烟雲，隱隱浮動之妙。余文只合覆瓿，誠不能描繪其精微於萬一也。

×××　×××　×××

鐵路苗圃位於嘉興車站前，遠望鬱鬱蒼蒼，一片濃翠，未入門，已先令人心曠神怡。余儕傴促車廂，亘兩小時之久，至此筋骨一舒，如釋重負。是日為週三，嘉興下車者，初不甚多；雖有少數遊客，亦未見有叩苗圃之門者。即叩，或亦不得其門而入也，我兩人好整以暇，在內勾留可二十分鐘。形雙影四，盼顧自豪，此廣可四百餘畝之花園，乃盡為我等作暫時之擁有矣。

園內，桃李正放，如以笑靨迎人，於脈脈含情之中，備極綢繆之意。賞花只宜二三知己，雖曰自私，亦具至理也。其英為余於穠李之旁攝一影留念，余亦反以其道治之。蓋余雖自知技劣，而在此幽美環境下，亦不覺躍躍欲試矣。幸而器利，尚能無往不宜。洗印後視之，高手所作者固屬角度取景，相得益彰，而余視為其英所攝之影，雖位置差失，左狹右寬，大不相稱，但面目依然，英姿挺爽，此則高級鏡箱之功，為余補拙不止者也。

文亨震云：「桃花如麗姝，歌舞場中，定不可少；李如女道士，宜置烟霞泉石間……」余等自維俚俗，身無雅骨，何敢與李桃爭春，特以身處衆芳國中，情不自禁，不覺一再徘徊，依依不忍遽去耳。

×××　×××　×××

出園，循車站大道行，古木夾道，景色宜人。近東門，市廛在望，但覺街道行人，眉宇間別有一種靜穆氣氛，水鄉情調，彷彿已縈繞左右。而幾聲：「南湖裏去哦？」盈盈耳際，益令人有蕩舟鴛鴦湖上，飄飄欲仙之感也。

離滬前，君蒙兄為介紹嘉興商報陳君，囑往一晤，兼以採訪禾城近狀。以時間尚早，乃先就小食肆中果腹。嘉禾細點，本甚著名，而角黍尤膾炙人口。因向專售此物之點心店，一嘗雋品焉。肆臨芝橋街，廣僅一椽，巨灶當戶，面街矗立，几桌五六，規模初不甚偉。而屋角牆隅，滿筐盈籮，纍纍者則皆角黍也。

肆主架目鏡，吐屬亦不俗，親來招呼。其英兄與余各進雞肉火腿粽一，細加咀嚼，甘芳留齒頰間，滬上不易得也。其尤難能者，雖以盛器之微，亦殊精潔可喜，舊磁細碟，古色古香，其英摩挲者再，力繩其美，肆主殆亦深明美器美食之旨者歟。食竟，又各購置數事，歸貽家人。以體鉅量重，一筐數枚，提之手中，彷彿臂下挾重磅道林紙之西書一厚册，行過一條街，腕間已隱隱酸楚。更何怪腹中一枚角黍，直至坐定烟雨樓上，方覺完全消化也。旋往訪陳君未着，留刺而別。

×××　×××　×××

嘉興名勝自以南湖為第一，城區古蹟雖多，無非寺觀亭台，斷碑石碣而已。或以年遠就廢，或以日久湮沒，徒具遺跡，無足流連。外去遊客，如非時間充裕，城區走馬，似可從略也。除南湖烟雨樓，為遊覽嘉興必到之

處外，以地域分，則尙有東塔區與運河區兩處。東塔區鐵路茁圃，已如上述，茲不再贅。其與車站相邇者，爲用里街及東塔，前者紀念大儒用里先生，後者爲東門之標幟，浮屠七級，高聳入雲，所謂「東塔朝暾」，爲嘉興八景之一。今則皤然一老，且頹其頂，無復當年壯觀矣。

漢朱買臣墓，以馬前潑水，休妻而傳，迄今墓碑猶存，石刻書法雄厚有力，但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也。白蓮寺在東柵鎮寺梢，朱竹垞句「白蓮僧寺水中居」者，卽指此，寺壁有日文題壁二處，留傳亦久。

所謂嘉興八景者，卽：南湖烟雨，東塔朝暾，漢塘春桑，禾墩秋稼，杉青風帆，韮溪明月，瓶山積雪，茶禪夕照是也。余等以限於時間，走馬看花，只嘗一臠，難窺全豹，遊屐所及，不出湖河水上耳。

×××　×××　×××

去秋以還，巨賈富室，多數南遷，香島藏嬌，羊城營居，際茲春光明媚，嘯傲於淺水灣，泛棹於海珠橋者，前世福慧雙修，與普通人自不能相提並論。此時此地，草草勞人，欲謀牛日小遊，當天往返者，自以蘇嘉爲最宜。而輭水蕩漾，蘭橈輕打，湖上樂趣，南湖似又勝過蘇台也。

午飯後，向宜公橋進，此地爲遊船集中區，湖濱艤舟，數以百十計。如在休沐假日，遊人衆多，其喧鬧情形，不啻輪埠站台也。我等迤邐瀕湖行，卽有一中年船婦前來兜攬。其人貌固不揚，而衣衫則尙整潔，初索舟資「大頭」一枚，余等掉首不顧；經一再抑價，卒以二萬元成交。

此種小網船，形殊狹小，蘆蓆作頂，成拱穴形，危坐中艙，時虞頭額碰擊，局促難以迴旋，蓋可想見。比之西子湖上之遊艇，籐榻輭墊者，相去遠矣。

舟既解纜，離市漸遠，水亦漸清，過橋三數曲折，而南湖烟雨樓已隱現目前。

×××　×××　×××

南湖船孃，本著豔名，其尤佳者則可求而不可遇。余等以訪勝遊湖爲目的，初無他念，對此中年船婦，漠然若無感覺。婦有稚女，狀尙壯碩，但欠活潑，踞坐後艙中，不言亦不語。女父則把櫓在手，時與婦作閒談，而不以一語及女也。余默誦暖風搖曳細腰肢，對此船婦，不禁啞然失笑。

湖上美麗之環洞橋，爲風景一大點綴。臥虹若帶，彎修如眉，橋式不一，各具姸態。自橋洞遠眺，往往一塔矗立，樓台掩映；青林垂影，柳拂如絲。別有一層烟霧，迷濛空際，若雨若霏，益增神祕之感。圓洞似環，晶瑩透澈，彷彿女巫手掌中之水精球，示人以未來之佳運；及至舟過橋下，球雖消失，而眼前則另有一番景象，不啻進入另一個世界也。

此時微風吹過，波紋若細鱗，若薄縐，雲間柔淡之陽光，照射水面，閃閃發光，若有人以無量數之小金鋼鑽，撒諸湖面，而又動蕩不卽沉澱者。其英兄在此溫柔欲絕之環境中，肢舒臂展，小睡中艙，已鼾聲斷續，與水上輕槳潑剌之聲相酬和。余亦雙眼欲瞌，沉重有如數鉛。若非船婦高聲示意，令來舟讓道者，則余亦入夢鄉矣。其英兄聞聲遽醒，遙指風帆片片，謂此舟已駛入運河塘灣。余於倦眼惺忪中，得見三塔倩影倒映水中，精神爲之一振焉。移時，舟已由范蠡湖，而入三塔塘。

×××　×××　×××

遊三塔，必先經血印禪院，余儕幕義僧名，登岸展仰。乃行近寺門，見雙扉緊閉，外反鍵，寂靜無一人，乃廢然而返。關於血印和尙之傳說如下：「此處舊有寺院，明倭冠犯境，刼婦女數百人，閉於寺閣中，寇出，僧妙諦悉數縱之歸。寇返至，索女，僧以直告。寇大怒，縛僧於寺前石牌坊柱上焚斃之。僧血深印石內，宛然一髡頂之僧影，雖經三百餘年而不退，陰雨時印又顯。民十四，縣人念其行，築廟而祀之，並爲立碑」云。揚舟再進，經孔廟及牌坊三數，於茶禪寺前捨舟陟登，卽三塔所在也。

余謂三塔宜於遠眺，而不必近觀。其被攝於圖片上也，頗覺差落有致，排比若筆架。未至其地者，尤必以爲此三塔高矗天半，修偉萬狀意，當夕陽銜山時，歸鳥飛鳴，漁樵互唱，古趣盎然。實則一至其地，此種印象全不盡然。塔既不高，制作亦簡，每塔相間，才五步，磚露堊削，剝落已甚，若加摩娑，定然失望耳，惟其正當水灣，位置衝要，而塔前石柱數枝，尤爲行舟牽纜者所必經。舟子以索環肩，牽挽而過，縴長一二十丈，其勢殊勁，人行岸上，索乃絆塔而過，苟非阻之以石柱者，則磨擦日久，塔身必受創傷矣。余儕檢視石柱上牽索所勒擦之處，高低可數十起，其形若經刀刮，痕內凹，深有至二寸以上者，亦足見日夕無間，風帆舟隻來往衆多；而滴水成穴，磨杵作針，此寸寸若



運河邊之「溪山平遠」碑亭



南湖烟雨樓釣鰲磯

重遊黿頭渚

夏寧

江南的春天，今年到得特別遲。楊柳雖然綠了有好些日子，早晨的風吹到身上，涼颯颯的還不免有些寒意。

蠡園眞是個住家的好所在，靜靜的草地，靜靜的池畔，靜靜的長廊，那裏也可以閒坐，緩步、談心。尤其是那長廊裏，站着向南望去，五里河的那一岸，溫文莊嚴的一片青山，使你感覺得萬物都是那樣的安定穩固，獨獨你爲什麼如此煩噪。我不止一次的住過或經過蠡園，也不止一次的遙眺我這老友，這一天也未曾例外。只是我自己的心境年年在變（或者竟是刻刻在變），對着他的千載不變，越覺得自己的變得厲害。

五里河也是永遠如此平靜的吧？我從未見過她發怒。她的向東一端通往城區，一端向西通往太湖。河水是如此平靜，使我難知倒底是從那一端流向那一端的。因爲她是往太湖往黿渚的孔道，一日裏不知要有多多少少的船隻打從這裏經過。各式各樣的船隻：都市豪客包下的小汽船，樣子像元寶、棚上晒着魚網的網船，艙裏傳出一陣陣佛號，載着唸佛老婆婆們上華藏山的香船，載滿了罎甏好像水就快淹上來的宜興貨船……說不盡，也數不盡。只是怎及得上我們所坐的小木船，當風來時，揚起了補補綴綴的布帆，活像片順流疾下的竹葉。雖則沒有小火輪的快速，也沒有那陣鬧人的機器聲音，難耐的柴油氣味。說慢，其實不慢，在大家指手劃足之間，已望得見寶界橋——六十三個橋洞的長橋。一忽兒近了，一忽兒過了，再一會，這座長橋也已遠遠的給拋在後面，只像一條繩了。

這時，有人嚷着：「梅園，梅園！」他似乎唯恐我們還不識得，指着西北一脈山丘中低而渾圓的一座，「上面的寶塔，叫做念劫塔。」從五里河上看得見念劫塔，這是多悲慘的歷史呀！我小時屢次在這兒經過，從來看不見的，因爲有遠遠近近多多少少綠森森的樹林子遮掩着。現在念劫塔看得見了，連梅園太湖飯店的房屋都看得清了，但是樹林子呢？

船過中獨山脚，便似進了太湖的大門。中獨山跟黿頭渚相對，宛如兩尊門神。因此，拐一個彎，那片烟波浩渺的太湖便顯現在眼前。

外鄉人遊黿渚，未到黿渚，常以爲太湖可以像西湖一樣的泛舟。然而像五閣大夫那樣載美泛湖的畢竟不多，我們的船，跟其他的船一樣，其實是並不進入於太湖的，只在黿頭渚山麓堤岸下停泊。捨舟登岸，經過朱漆黑字原來是「橫雲山莊」現在改了「橫雲公園」四字的牌坊下面，少不得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見了牌樓便膜拜的要瀏覽觀摩一番，研究研究是何人所書。有人却在這時已踏上了上山的石級，大叫「來吧，來吧！」

黿頭渚的誘惑，不在於它的橫觸水上怪石兀立的黿頭樣的渚，其實在於那一片浩浩蕩蕩的白水，給人理想，給人遠景，給人希望。千千萬萬嘻嘻哈哈的遊客，到了這裏太湖的邊上，對着湖上的遠帆，天邊的羽毛般的浮雲，誰不駐足默想，低低歎息一聲的。

太湖號稱三萬六千頃，風雲水色，

梯階之隙痕，實爲人類生活上，時代所刻劃之記號，不知起自何年何月，而將遺傳至於何代何人也！

三塔之左有亭，亭中立碑，曰：「溪山平遠」，碑陰鐫三十六年嘉屬運河整修工程經過，碑亭四週圍以石欄，可供遊憩眺覽，坐息片刻，見兩岸平疇千頃，菜花翻黃，間有飛鷗，振翼掠水而過，碧波瀲灧，與素帆桅檣相輝映，窗靜致遠，胸襟爲之開曠。此地以夕陽將下時最美，臨流觀烟霞晚景，漁村炊烟；風帆片片，背日影而來，令人意遠。

塔後有寺，曰景德禪寺，建於唐代，後名龍淵寺。清乾隆南遊過此試茗，改名爲茶禪寺，寺內有御題碑碣，規模初不甚大，僧影寥落，空庭寂寞，無足連流。

××× ××× ×××

湖遊至此，已什去六七，所未了而必了者，烟雨樓耳。其英兄既於對岸盡攝三塔，茶禪寺及碑亭等影，力趣舟行，謂：眞如塔雖不甚高，而寺尚存，可臨一觀；且順道有尼庵可訪，亦清遊中之應有插曲也。余方檢視「嘉興導遊」第一頁，正讀至「……民風淳厚，都兢兢自好……風景幽邃，尤以鴛鴦湖之碧波瀲灧，旖旎風光……香豔史蹟，聞名遐邇……」等句，聞陳君言，沒應之，胸中雖不無所感，但亦無所希求耳。

舟行片時，眞如塔已在望，狀如清代官員所戴之紅纓帽，擱諸帽筒上，以年代湮遠，冠纓斷絕，簷沿至爲破爛，而此狀如帽筒之塔身，亦漸形欹斜矣。捨舟趣塔，只數十武，見有村婦數輩，在塔根掘取草萊，或以充食品乎。見余儕到，略不顧視，仍勤掘不已。余從地上拾一破磚視之，質料與常瓦等，旋又擲去之，則有飛鳥一羣驚起，翩翔掠塔巔而過。余儕始又抬頭，詳審塔尖之金屬物，圓環相繞，上下交銳，或寓佛家迴輪之意，而在余目中，則此因帽頂之象徵也。

眞如寺建於唐，係裴丞相休所捨私宅。元末廢，洪武二十四年重修，定名眞如教寺。寺內舊有雪峯井，綵雲橋，煮雪亭，清輝堂，長水寺，柏屏，龍槐，纓絡松八景，今所存者僅雪峯井及長水塔，餘咸廢。

寺今爲公家借用，了無琳宮梵宇之壯觀，門戶又極低小，出入不愼，必遭碰擊。大殿光線殊暗淡，人像佛形模糊不清。除臨窗一桌外，遍堆穀米，高幾可與簷齊，三世如來彷彿站於米倉山上，自膝以次已盡爲稻穀所埋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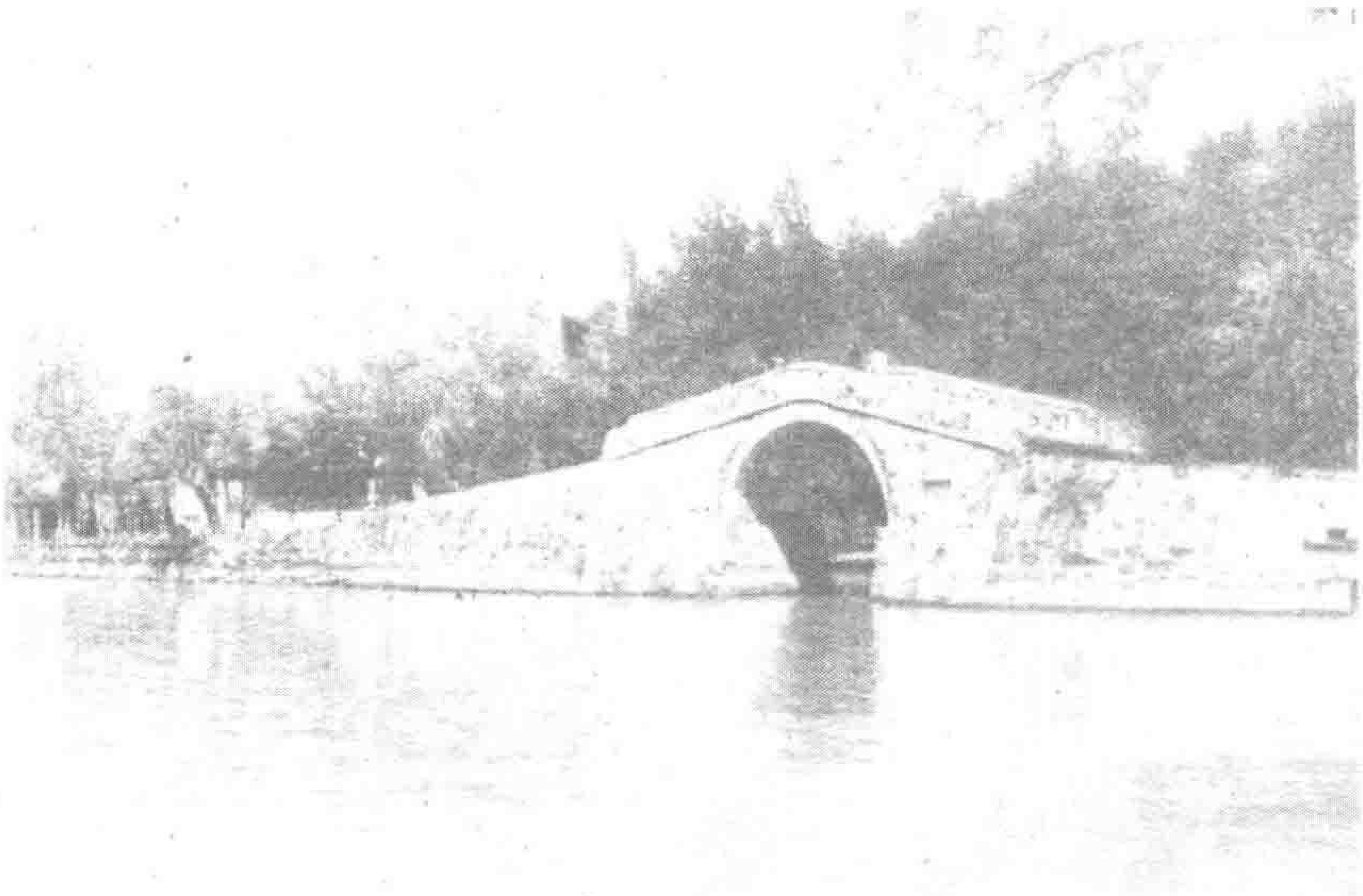
窗前一桌爲辦事員所坐，案牘無勞形，代以一局棋，車馬縱橫，砲卒零落，殘枰餘子，初無足觀。而對弈者則爲一女子，年事尚少，塗脂弄粉，頗見修飾，亦不知來自何所也。其英兄與余立窗下，以不欲擾人清興，略一顧視卽退。而迴首敲棋之女，執子在手，猶遲遲未能遽下也。

所謂尼庵也者，在一橋堍，離眞如塔彌邇。自外狀視之，尚不爲小，紺牆碧瓦，遠望固亦唐皇有致。孰知身臨其境，大殿上一片陰森，了無足觀。二三曲折至一庭院，聞有梵唄聲，初以爲尼衆在做佛事矣，乃愈行近，而梵唄愈無音節，正疑惑間，已抵院，則所見者非爲比邱尼，而爲唸佛婆也，宜其吐音沙粗，音節參差矣。余與其英兄相視嘆唏，匆匆返舟。

××× ××× ×××

一日數變。陽光照耀之下，細碎的水波像千萬片金鱗的魚鱗，使人不敢凝視。陰霾天氣，像是罩着層幽鬱的面紗，死一般的沉寂。待到風來時，太湖咆哮了，漁船一一迴避，連三枝桅檣船側鼓起魚目的大艨艟也要讓三分。他的怒氣難消，巨掌把山岩狂打，好像要一氣把它們拍碎。這種聲勢，好不壯烈豪猛，想那嚴峻陰沉的北大西洋，也不過如此罷了。

但是春天多麼可愛，他是難得發怒的，我們看着萬里無浪悠悠的遠帆，只有格外的歡喜。我徘徊在燈塔下面，遙聞上面飄送下來一陣陣孩子們的笑聲，童年彷彿已重現在我心頭。湖上那三座似連又斷的小山，在我心裏，向來是蓬萊仙島，這島上的仙子經歷了十餘年來的變亂，不知還在否？



太湖風光

從渚上走回頭路，上山去。這一路上，山邊盡是稀稀落落高不尋丈的小樹，松樹也有，楊樹也有，一處處都替太湖景色配成天然的畫框，卻一處處都顯得不同的美。假若山壁下有船揭帆而過，你拿起鏡箱（假使你帶着的話），收小光圈，從樹林的隙縫裏照下去，準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短短的山路，平坦易行。倘你不在半路上亭臺樓閣多所逗留的話，要不了十分鐘，便到了廣福寺。假若黿頭渚可以短劇作譬，這裏已經是高潮了。這所寺院裏沒有高大的佛像，也難得看見幾個僧人。好在山不在高，那麼禪寺也不在乎大了。何況僧人多了，好不麻煩，而且掃興。你若到了這裏，不用步入殿堂，卻有個好去處，不能不去。你向左轉彎，有個側殿，可以逕上那裏。

這是座五開大夫殿，我曾仔細看過，供奉的是范蠡，那位貿遷致富散財三次的陶朱公。殿外一架紫藤，二樹盤槐，綠蔭清風，靜悄悄沒個人。坐在石欄上，隔樹眺遠水浮雲，再也不會想起世上的煩鍼了。在這裏，一個人可以靜思，兩個人可以低語，可是千萬別糾聚了七八衆，在此叫嘯，以免驚了五開大夫的幽靈。

我若不是同伴們的催促，想來會在此處默坐到黃昏的吧？可是禁不起他們的呼喊，「我們還要去看鎭山之寶呢！」

我猜，百分之九十九，你還沒有見

烟雨樓原係舊遊之地，樓台亭閣，曲樹迴廊，一切如昔。此孤立在鴛鴦湖中之危樓，經歷代騷人墨客存臨吟詠，久已膾炙人口。所謂「南湖烟雨」原爲嘉興八景之首，而余等此遊則以是地爲殿末焉。向來描摹烟雨樓之勝者，必著眼於烟雨迷濛等字樣，故說者謂遊覽是樓，以細雨迷濛之陰雨天爲最佳。實則烟雨樓本身之建築及佈置，極具匠心。所謂瓊樓高聳，古木蔭深，烟雨湖光，杳靄空濛者是。卽在晴天，亦係勝遊佳地，若遇細雨迷濛，則更添清興耳。

余等於登樓品茗前，先作一番巡禮，見花木無恙，樹石依然，爲之欣慰不已。所觸目者則爲一二日本式之佈置，羼雜其間，不倫不類，如能廓而清之，不更爲湖樓更添勝色耶。

釣鰲磯前其英兄擇尤攝取數影，惜以天氣轉變，陽光爲雲所障蔽，水天難以分別，未免掃興。樓前花壇中有牡丹數株，含苞待放，桃李數株，花著枝頭，爛漫如笑，點綴其間，薰風搖曳，似爲余等示歡迎之意。

是日以非假期，人極少，余等於樓上品茗時，細數遊客不過十人，而其中尤有當地人士，口操禾語，意景寂寥，似與此巍峨之大樓之不甚相稱。

進茗時，佐以南湖之風菱，雖外狀乾枯，而內容尚佳，剝而食之，頗稱鮮嫩。此物爲南湖特產，秋時大熟，鮮美甜潔，清香可口。當舟遊湖上時，見水中有竹籬沉浮，欄而圍之者，卽爲菱塘。烟雨樓前有大塘一，植菱最多，余舟艤岸時，曾繞而過之。當時其英兄曾向余指示，余細察之，只見一片碧水，初無形踪可尋；不謂此隔年之風菱，雖甜潔之味略減，而殊鮮嫩可口，抱聊勝於無之心，亦足略快朶頤於一二耳。

別烟雨樓返埠時，余等於舟中司棹之中年船婦，心理上亦稍爲改變，蓋亦受烟雨樓上，南湖風菱之影響也，一笑！遊竟，搭車返滬，已萬家燈火矣。

庚桑善卷的奇蹟

王 倜

宜興的庚桑善卷，確是天下罕見的奇洞，位在峯巒環叠之中，四週雖沒有叢林池沼，來陪襯這偉大的洞壑，但具有瑰偉幽邃獨標異緻的風格。

往遊二洞，不論春秋或是夏冬，四季咸宜。前去的路程，是由無錫工運橋出發，循錫宜路通過惠山東南麓，直達梅園，太湖區的湖山風景便呈現目前了。自此以後汽車便沿着青龍、雞抗、莽藏等山，迤邐前進，這裏的公路，恰像嵌入了山水畫圖之中，背山臨湖，山青水碧，湖面遼闊無際，島山翠綠相映，眞使在途旅客，另開眼界，心曠神怡！那公路依着山地形勢，沿着半山蜿蜒曲折，因此每跨上一個山麓，很平坦的直上山腹，再由支峯下瀉，然後隨山勢的凹凸，蟠進了兩山之間的林谷。到了林谷深處，常時遇到竹籬茅舍的村莊。這樣環繞着山脈，面臨湖水，很平穩而曲折的走了一個多鐘點，纔別離了湖山，直奔宜興。

一幅絕妙山水　庚桑善卷在宜興郊外，到庚桑洞的公路約十四公里。走了五里，便入山路，漸登高途，一路上祇見山峯重叠，由近而遠，由翠而青，望去總是有七八叠山峯，淺澹濃抹，恰是一幅絕妙山水。路旁山間，沒有絕大的樹林，祇是種植稀疏的山茶。公路雖是建築在山上，但係石子鋪砌，很覺平坦。這裏山間的公路，是由申新紗廠主人榮德生先生私人捐款建築的。雖經八年抗戰，公路還無多大損壞，現在汽車仍可通行無阻。

張果老曾隱居此洞　自宜興走京杭國道到川埠站分路，向西南轉折，一路山行，到達庚桑後洞門約費一小時光景，即在後洞下車。記得民國二十六年春季，來遊時，路的盡頭豎着一個木製牌坊，上面寫着庚桑的史蹟，說是庚桑洞係周代高士庚桑楚隱居的所在，他著有亢倉子九篇於世。漢朝張道陵也曾居此，道陵四世孫輔光也棲宿於此。唐時張果老曾隱居此洞，所以又名張公洞，而山名張公山。道書裏稱的「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五十八洞天」，所指的就是這一個洞。清初道士潘朝陽嘗在此修道。在春秋戰國時代，避難居住這裏的人很多，約有七八十戶，是古時的世外桃源。現在那個牌坊已不知去向了。後洞門前有瓦屋五楹，額曰「盂峯山莊」，這裏是朝陽道院的遺址，也就是舊時洞靈觀遺址的一部，是清初潘道士所立的。在戰前這裏設有飯館，菜肴也很精致，並備油燈，供客引路。

石乳千萬　這個庚桑洞的山形，好像一個覆面的盆盂，四週高山環繞着。洞分前後兩部，後洞適在山麓，所以遊人大都先入後洞，洞口像月門，額刻「庚桑後洞」四字。進洞後廓然廣敞，洞頂覆着岩石，石乳千萬，由頂垂下，一片白色，眞是奇觀！循石階下七步，就到後洞正室，偉大場面，可設筵五十席，洞底一片平地，四壁是波譎雲詭的岩紋。在這後洞的左側，另有一個洞門，走進洞門，伸手不見，黝黑異常，油燈引路，俯了身體踏着石階，曲折下行二十步，就被廣約丈餘的水池所阻，祇見四壁怪石嶙峋，間有石乳無數。據引路者云此即名水鼻洞，水潭很深，假使沒有燈光照耀，偶一失足，投

過這兩樣「寶貝」，雖則你到山上來，也許已不止十次。踏進方丈室，僧人已在桌上陳列好那兩件「至寶」。一件是個直徑近尺的大蛋，灰白色的殼。和尚鄭重其事的說：「這是大鵬鳥下的蛋」。一件藏在長長的檀木盒裏，他慢吞吞的打開盒蓋，見是一條鐵色斑駁的竹節鋼鞭。和尚又開口了：這是當年尉遲公的武器，你掂掂份量看。你若有意考古，想來這鋼鞭也是資料。至於那大鵬鳥下的蛋，樣子倒像是駝鳥下的，不考據亦罷。

看過「寶貝」，喝過「香茗」，摸過錢袋，便該下山了。山上的伙食不好，而且世亂年荒的，在太湖邊上過夜，也不太安穩。下山的路在後山，沒有什麼可觀看留戀的。假若前山的詩，音調鏗鏘的詩，後山便彷彿篇散文，一篇平庸的散文。說時遲，行時快，轉眼已過王晛崙所造的大牌樓，已到了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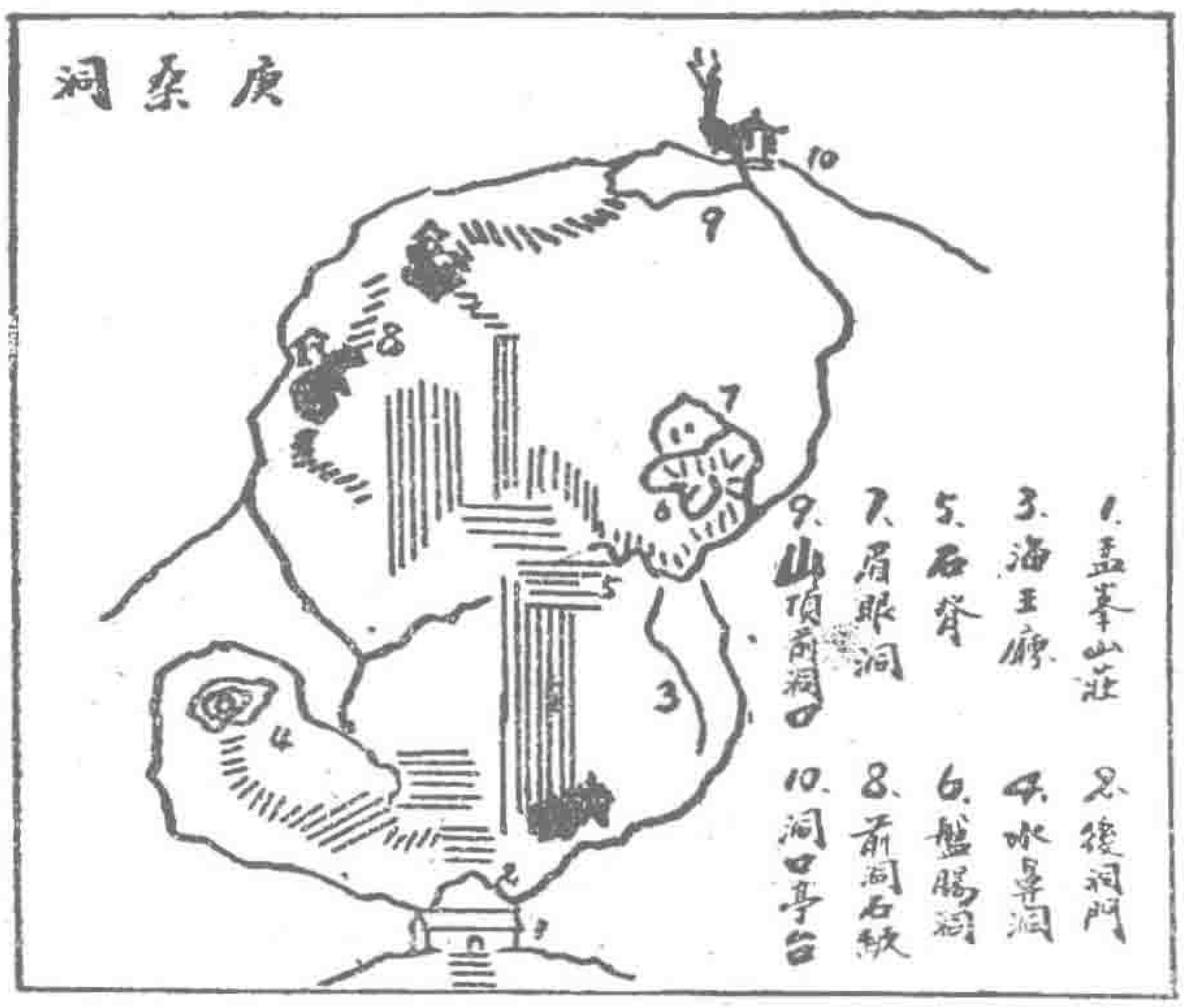
黿頭渚

解纜啓舟，走梅園脚下小河同城裏去，太陽已經西斜。河上的晚風飄拂着朋友的長髮，涼颯颯的，畢竟這是乍暖還寒時候，你身上還宜多穿一件絨繩衫爲是。左係昔人題黿頭渚詩：

天浮一黿出
水挾萬龍趨

入此潭，自無生還之理。然後再循原路退回後洞正室，向前十數步，便有八丈長的寬闊石級二十四層，此係人工依地形鑿成，儼如御殿朝階，俟拾級而上，乃是廣大的平台，但這平台又好像覆近了這個洞頂。平台盡處，巖壁忽呈凹凸，而就它的形態，鏤成八仙神像。並依岩石的隙紋，刻畫成飛雲流水之狀，八仙神態各別，極爲生動別緻，洞頂巖簷上鐫着「海王廳」三大字。徘徊瀏覽片刻，就石磴向上四十餘步，陟然高起三十餘級，旋又依石階降下十多級，這就是庚桑洞的石脊。

恍如仙山神樓　遵循石磴拾級越過庚桑石脊，卽至庚桑前洞。洞內豁然明朗，另有一番新天地，前洞景物全收眼底，洞口位在山巔，天光則由洞口滲入，由洞底抬頭仰望洞天，猶似置身在絕大且深的井底裏。而前洞尤較後洞寬廣，兩洞景物以及情趣，截然不同，各有異緻。入後洞則墨黑無光，而前洞光線猶如坐井觀天，微光憧憬，況洞底和山頂洞口，相距約在三四十丈。洞口隱襯着樹木亭樹，人行洞中磴道，仰觀洞口，便見陽光映照，亭台草木，掩映半空，燦爛的山花，散佈左右，恍如仙山神樓。回顧洞頂和四壁，則巖漿所凝成的石筍，多得無可勝計，最大的石筍約五人攜手合圍，大都倒垂在洞頂和壁間，遠看好像瓔珞遍垂，其中有二個碩大的分垂兩邊，地位勻稱，竟像宮殿中的懸燈，好似它們有意爲這個奇洞點綴，眞是蔚爲奇觀，不可多得的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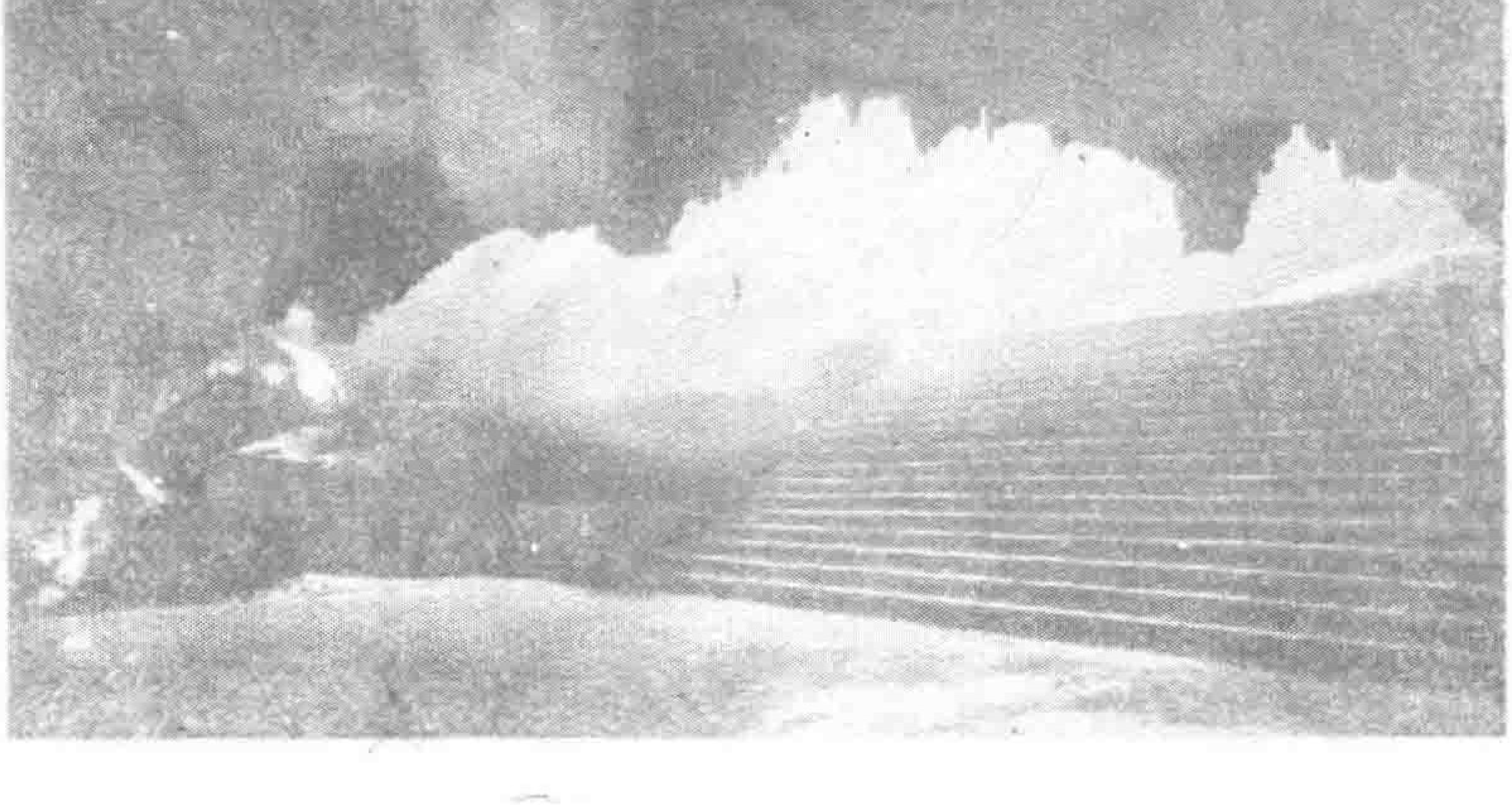


一雙眉眼洞　在這庚桑前洞的右側，拾級轉折而行，又進一個怪洞，在這洞裏忽上忽下，忽升忽降，並且跟着石級左右盤旋，好像凌空圓梯，而洞道寬窄不一，石隙裏透出一絲瑩光，身歷其境，彷彿蟻穿九曲的玉珠。約二十分鐘走出洞口，石上刻着「盤腸洞」，於是恍然大悟，的確名符其實。從盤腸洞向前丈許，便跨到很平滑的岩石上，這個岩石的間隙處，有天然生成的一雙眉眼洞。眉毛洞每條眉毛有四尺長的光景，而那二個眼睛洞，恰和眉毛洞形式相寸。再上有八尺高的鼻頭洞，但它的形貌，就不像眉眼二洞一樣的畢眞了。

宇宙間竟有這般天地　洞中景色，已飽覽無遺，乃由前洞正室拾級而上，自洞底循曲屈的磴道，走上山頂的洞口，約有一百八十多級，在彎角並築有憩亭和石凳，供客休息。這樣的迤邐而行，仰首注視着洞口日光所耀的景緻，自然心裏會感到宇宙間竟有這般天地！比出洞口，原來巳站在張公山的山巔，四顧羣山環抱，太湖也隱約可見，臨高俯瞰，羽化登仙。走下前洞門口的石級，十餘分鐘便下得山來，便到達去善卷洞的公路。這個張公山，好像一個巨人，遊人譬如一個個蛔蟲，它的胸腹，任憑你穿心戳肚，玩個暢快。

善卷福地　從宜興也可直達善卷，不必繞道庚桑，所以有的先遊善卷，但先庚桑、後善卷的遊程是來得恰當，因爲善卷的洞壑尤勝過庚桑。兩洞相距十公里，半路並有蘇浙皖三省交界牌，這裏儘是山路，汽車行走並不顚簸，三十分鐘便遙見善卷山前石橋，橋上石坊矗立，石刻「善卷福地」。這洞在宜興西南張渚的龍巖山，距城二十五公里，相傳唐堯時善卷子隱居此地，所以又名善卷山。晉時祝英台嘗在此讀書。世稱八仙中的唐代鍾離權曾修道於此。善卷洞分四部：一、上洞（雲洞）、二、中洞（樓洞）、三、下洞（瀑洞）、四、後洞（船洞）。因爲上中二洞相通，俗呼上洞，從前上洞到下後二洞，必須退出中洞，然後尋徑繞往下洞。後經宜興巨紳儲南强先生雇工將上洞底岩向下鑿成甬道，蜿蜒曲折蟠入下洞，是謂龍洞，如今遊人便稱它中洞，因適界於上下洞之間。下後二洞互相系連，簡稱下洞。四個洞因巖石間隔，劃分二層，上中二洞據高層則名旱洞，其餘在底層乃稱水洞。遊人依次賞覽，必先上洞（樓洞、雲洞），再循中洞（龍洞），到下洞（瀑洞、船洞）。

萬古靈蹟　洞前築有別墅式平屋二造，前面的匾題巢許堂，越過天井則爲螺巖小築。出月牆門，祇聞瀑泉


庚桑大瓔珞天

錚鏗，猶如浪濤冲激之聲。彳亍十數步，突見天然生成的鉅大石筍，像屏障一般矗立洞口，拔地二丈，上銳下豐，頂端塑着觀音佛像，潔白玉立，石峯上題着「小須彌山」。繞過這峯，便是善卷中洞大門，洞門岩壁陟立，左右對峙，全是鐘乳巖，凸出波紋，形成巨獸，高可五丈，闊面幾乎一倍，在洞左的酷肖醒獅，題名「獅王」，係善提坐騎。在洞右的酷肖巨象，題名「象王」，是文殊馱獸。這二個偌大無比的石獸，並無鑿痕，而形態出自天然，勿論遠近逼視，恍似龐大的浮雕，爲狀奇絕，確是天下罕見！進洞門，有如登堂入室，曠暢像廣廈，洞地平砥。昔時洞中置桌十數，開設茶館茶室，供客茗泉，如今是蕩然的了。洞壁和頂的巖漿，也呈着紆譎巉詭的狀態，岩上鐫「萬古靈蹟」四個大字，相傳是唐朝名相李靖所書。繼則石壁半空，雕着羅漢遊戲立像一叢，並題「靈山一會」在圖像上面，雕藝精巧，決非凡俗所能。壁傍設龕供觀音佛像，求籤問卜，香火很盛。續行百步，到樓洞深處，砌着一堵垩牆，牆上有晉代陶弘所書「慾界仙都」四字。



洞中雲氣迷漫

在樓洞底，便見一塊二丈面積的岩石，由洞頂直往下傾，意將隋下，形態駭人，石面刻「一片飛雲直捲來」七個大字。石後巨巖石柱，好像神龍倒掛，堂奧非凡。巨石兩側有門各立小坊，左題「冬暖」，右題「夏涼」，這是雲洞的入口了。兩口之間有半規新月式的平台，沿邊圍着石欄，儼如殿前觀台。進洞門漆黑無光，須賴火炬照引，洞中雲氣迷漫，身歷其境，好像在浴池裏。這洞氣溫，和洞外適得其反，炎夏則涼冷，隆冬便溫暖。洞裏濃霧緊密的地方，刻着「霧海」二字。洞門裏額刻着「雲口」二字。再向裏數步，巖壁深陷覆叠的地方，題着「黃粱窩」。洞廣畝許，正中洞頂，倒懸巨石一塊，形如指掌，人呼仙人掌。四週怪石林立，幻形萬變，獨個留在洞中，確是毛骨悚然。退後十多步，在洞左側另有一洞，跨下石級竟許一人容身，盤旋曲折，匍匐而行，有時狹窄小弄，有時轉彎抹角，遊人前後不能呼應，偶一舉首便要和洞石相碰了，這就是人工開鑿出來的盤龍洞。在洞裏就這樣的縮緊身體拾級而下，約百餘步，便到了善卷水洞。

美麗悅目好像少女披錦

待走出龍洞口，人就站在下洞中了，只聞泉水潺潺，瀑聲錚錚。水洞口陽光透映，顯出洞前山峯絕壁，高出三十丈，山花繚亂，美麗悅目，好像少女披錦。雙峯夾擁，間留絕壑，山上架着小橋，橋下有潭，巖壁上鐫「瀑口」二字，壑石旁刻「雷音壑」三字。山泉流入水壑，再由巖隙往下注出，便成瀑泉，水勢激湍，穿橋進洞，流泉注入洞中水澗，水澗和洞道平分佔了下洞的面積，臨澗一路砌着石欄，遊人在岸道上憑欄觀賞洞中流水，這種情趣，把來比擬八洞神仙，亦不爲過呢。從下洞的門口，在洞裏靠着石欄沿了水澗走向前去，約五十步光景，岩間有絕大石柱，高二十丈，縐波的石紋，上面還有層累的鐘乳，像顆大松柏，柱上題着「補天石松」。下洞佔地最廣，窄長高深，四週峭壁巉巖，煙石岝崿，很是奇麗。又有一處洞壁上，全是委宛紆曲的石紋，爲狀更奇，壁間題上「魚龍曼衍之壁」。

出後洞重見天日

沿着洞中溪岸前行二十步，忽然岸斷水阻，一葉片舟停泊岸頭。方知洞道已盡，這裏便是後洞，祇有水道的了。

出後洞重見天日，回頭仰望洞外，山上飛巖巉峻百仞，薜荔垂掩在偃月般的洞口，洞外一泓溪水，蜿蜒在山峯之間。在這裏循溪登岸，便可看到岸上的石亭和古碑，上面刻着「碧鮮庵」，這就是碧鮮庵的遺址，也就是晉代奇女子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讀書處。庵裏花木扶疎，竹木濃蔭，景物非常清幽。



宜興善卷洞菩提樹下

出水洞後，仍是原舟進洞，到洞中岸埠上陸，彳亍出下洞，就瀑口處拾級而上，過小橋走一百多級石徑，穿過右宅門到中洞憩息，品茗片刻，便上歸途。若是出了水洞，不再進洞走原路，那麼踐山越嶺，竟有二里之遙。路過宜興，站旁陶器店林立，於是下車選購名陶。在下午五時到錫，計算一日遊程，整整八小時。

杭州拾翠

胡亞光

四月二日，冒雨赴中國旅行社購西湖號車票，擬次日搭車赴杭，奈大雨滂沱，如山洪暴發，不可遏止。翌晨竟大放晴光，無不喜形於色，乃趨車至西站候車，同行者五人，相將登車廂未幾，車蠕蠕動矣。一路鄉村景物，五色繽紛，四野黃雲，一片綠茵，菜花如金，夭桃如醉，楊柳絲絲，萋草萋萋，春光普照，胸襟爲之一暢。

車抵城站，筆者等一行先至大華飯店休息，西菜及早茶均不惡，設備亦尚整潔，惟夜間濯足，無熱水龍頭，略感美中不足。食堂四壁懸李鶴然書畫，蓋主人董相臣君亦雅善翰墨，李君之高足也。

第一日先至龍井祭掃先塋畢，即登山涉水，或舟或車，或徒步游覽，精神百倍。然游客寥寥，肩掛黃布袋者較多。——杭人稱燒跑香——惟若輩購買力大都薄弱，香汛無大收穫，蓋其目的均望蠶收茂盛，求神拜佛而來者。若輩錢囊獨願投資於寺院，聞某一香會——一個單會——一次捐米三十石，可謂豪矣。今年上海游客不多，較諸往年，祇四成而已。故旅店酒樓，未見客滿，學校遠足隊，亦大減，胸懸三角徽章者，大半均杭市公私立學校學生也。

玉皇山一切電燈設備，及屋宇之刷新，已有相當進步。聞山上道士，均悟拳術，蓋爲防身之用，大有武俠小說之風焉。平湖秋月，湖心亭，位置得宜，曲院風荷與柳浪聞鶯，花港觀魚，徒有其名矣。

筆者幼時，即素愛雷峯，百讀不厭，自傾圮後，對西湖勝景，萬分遺憾，至今悵然若失。此種建築物，爲純東方美術，年久失修，必遭毀滅，而修理一事，亦殊非易。蓋既經修整，必以堅固爲第一條件，欲求堅固，必須基礎鞏固，重心合理，惟其如此，在形式上即不能美觀矣。保俶塔素有美人之號，古美人以弱不禁風爲美，今則臃腫醜惡，已非復舊時姿態矣。雷峯則素以老衲相稱，披紅袈裟，趺坐山頂，古美可愛，其色彩尤非人工所可勉强而成。言其磚石，經千百年風雨水火之自然侵蝕，塔頂亦因年久由鳥類之傳播，而生長樹木，朱碧相映，成天然美，陽光斜射，倒影入水，幻爲奇觀，雷峯夕照，稱確十景之冠，至今思之，備勞夢想也。聞一般士紳，有發願重建雷峯之舉，筆者以爲大可不必，如古磚完整，尚難恢復舊觀，如定製仿古磚塊，所費驚人，而結果必難愜意。當此國家多事之秋，正不妨將此巨大金錢，用諸其他重要建設。

其他名勝，以三潭印月最富詩情畫意，九曲橋負手閒吟，三角亭憩坐眺覽，可稱賞心樂事，惜橋石大半斷碎，已易木板，既不經久，復多危險；望管領湖山者有以改善之。

國立藝專原在羅苑，最爲理想，現已移至對面宿舍，遠不如前，簡陋不堪，老友如倪貽德雷圭元林風眠輩，聞已另組藝校，恐因待遇欠佳，及其他人事上問題，不得已而他去耳。靈隱三竺，一切如昨。玉泉觀魚，魚已寥寥，紅色者尤不多見。

吳山位置甚優，一面臨西湖，一面臨錢江，披襟當風，遠瞻高眺，大有不知秦漢，何論魏晉之慨！筆者一行五人，閒坐品茗，清風徐來，心地清涼，既而見吳山聾啞學校在目，即拾級而上，訪老友龔寶榮校長，十年闊別，筆談甚歡，學生雖不多，而辦理××，殊可嘉也。筆者因學生即欲上課，相辭而別。龔君即舉手發令，全體學生敬禮相送，余心中覺有無限溫暖，無限感愧，彷彿在另一世界矣。吳山俗稱城隍山，廟宇最多，測字算命之星相家，集中山上，因香客不多，生涯大都清淡，今年山中惟一傷心觸目者，即山東等地逃來之流亡學生是也。衣衫襤褸，蓬首垢面，晝則外出售書報易升斗，採薪木作燒料，夜則席地而臥雜處一室，作原始生活。惟諸生們由師長率領管敎，定時上課，即以廟中大門權充黑板。且有敎師出佈告，辦理登記等事。并設有信箱，見三五學生，正在開啓收取家書，一種破涕爲笑之情狀，令人感動無已！

博物館新增一木乃伊，聞係得自嘉興者，鄉人開棺，見尸體未爛，認爲僵尸，羣起舉火燃之，繼則投之水中，故毛髮俱已焚去，而尸體因久經水浸，胸腹澎漲，設法運杭後，加以焙製，已呈焦黑，其色有如醬鴨，說者謂，其尸體恐已化石，故不易焚毀耳。

杭市近來銀元販充斥通衢，行人路



吳山望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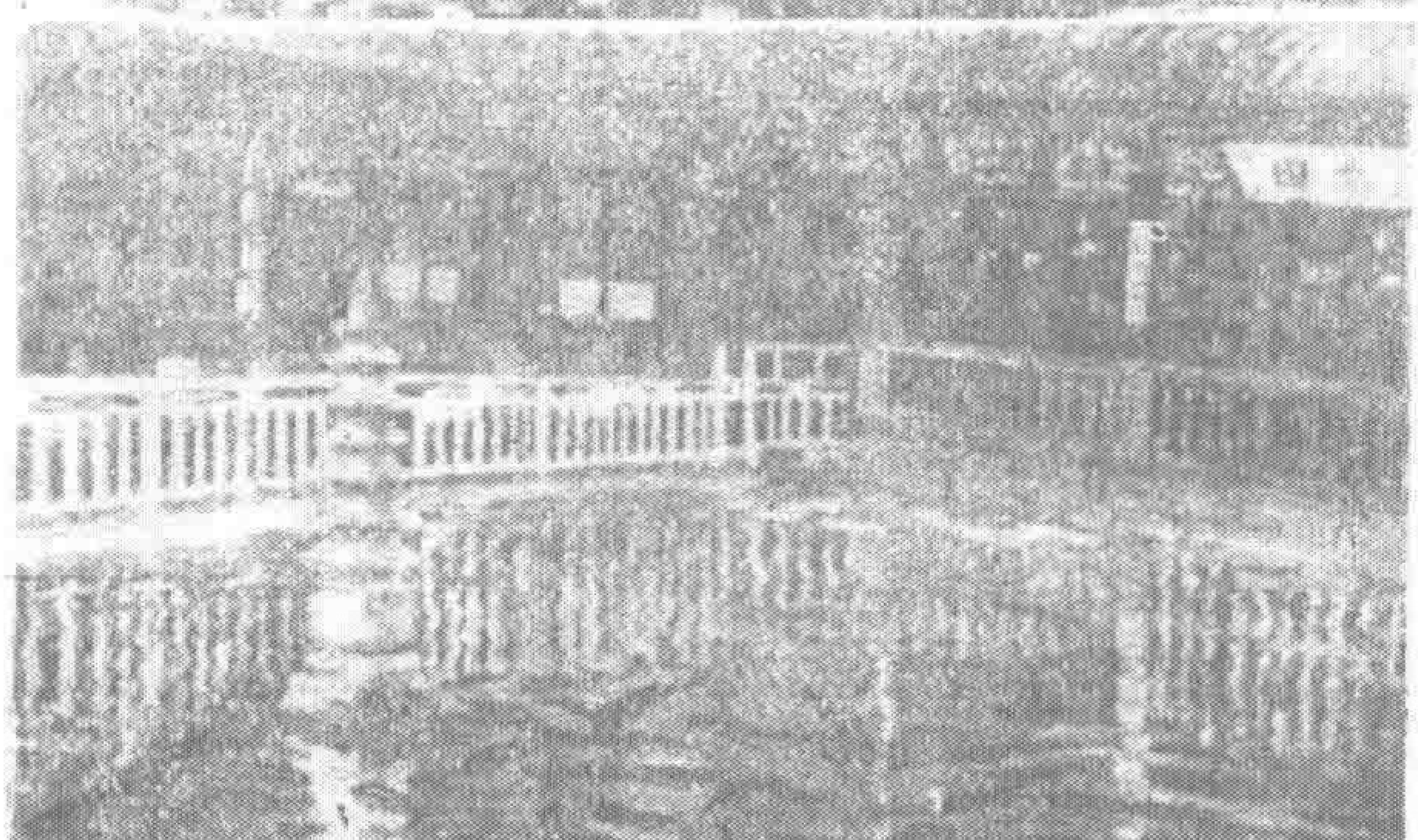


＊＊＊

名畫家西泠胡亞光精研西畫，西湖名勝，一一收入畫本，惜于戰時，散佚甚多，編者徵得數幀，特製版刊出。胡君最近專作國畫，其古法傳神造像，有頰上添毫之妙。



保俶塔



魚樂國

上下，人頭擠擠，鏗鏘之聲，不絕于耳，男女老幼，無不手中三五元，拋動作響，大頭小頭騰龍洋買進賣出，一轉手可獲數千元，儼同賭博，造成混亂現象，馬路中因行人擁塞，至汽車肇禍者時有所聞。

汪莊經敵僞時破壞，樹石建築，大半毀損，主人汪惕予老友，亦已物化，回憶當年詩酒流連，恍如一夢。其旁即老友徐元白文鏡昆季之別業，半角山房是也，乃登臨叩訪，奈主人均他往，未得把晤。淨慈寺訪欽亮上人，亦未晤及，游覽一週，並未改觀，防空洞已不開放，重建之大殿，煥然一新，王一亭、鄧散木、徐文鏡、火雪明所書匾額楹聯甚多。十年前筆者等居杭時與唐雲石伽翟合作之書畫均已不見。石瓢上人自脫離後，即在滬上吉祥蘭若知客，故淨寺無復昔日之雅集盛況已。

杭州麵點，素著盛名，口碑載道，滬人但知奎元館，實聚水館亦不惡，杭人咸爭趨之，蝦爆鱔十錦麵尤著，烹調得宜，味美於同，爲各地所不及也。后市街某宵夜館之水餃，及打銅巷口之小籠饅頭，筆者均一一嘗試，大快朵頤。

故鄉作客，勞人草草，八日下午，同行者均作歸計，乃匆匆赴清和坊採購一二土產，搭四點廿分鐘西湖號返滬，此行往返行程計六日，幸未遇雨，得暢游湖山，此天助我也。

× × × ×

遊崇明吃白棉蝦

蕭雲厂

遊春，不一定要到名山大川去；春神降臨大地是不偏不倚的，無論那一片土地，都會長上一點花草樹木來讓人們欣賞。即使那向以荒涼見稱的沙漠，在這個季節裏也有和暖的春風和片片的春雲掩護着。一切的景色全與酷暑、涼秋、寒冬迥然不同。祇要遊春的人懂得欣賞大自然的藝術，則一丘一壑，幾樹垂柳，數叢芳草或半彎清流，就足以滌胸浣懷怡情悅性了。

沈三白在「浮生六記」中，充足表示着他是一個善於欣賞大自然藝術的人，一角花圃或幾株草木，便可以給他找着天地的奧妙，獲得無上的眼皮底供養。這就是他寓遠足於丈尺間的優處。

早幾天，朋友帶着一具無病呻吟的面孔，由杭州回來對我說：

「戰爭辜負了西子湖，遊客比去年減少十分之七呢！報上又登着說：『常熟虞山冷落，王四酒家寂靜』！今年的春神，是白來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牢騷，肚裏正笑着他不懂得春遊的藝術。大概他沒有讀過「浮生六記」，或是讀過而沒有向沈三白學樣。

一向我是醉心於沈三白的控制環境手段的。雖然我不敢自認完全懂得欣賞的藝術，但是平凡如上海近郊，我卻會對它流連終日，正與流連於名山大川中的情緒毫無異樣。

今年的春遊，一爲了交通費用的漲得空前絕後，二爲了沒有時間作過久的消閑，所以我就選定了一個緊靠在上海邊沿的海島，並決定以兩天功夫作爲春季旅行的期間。

我的目的地是春遊中無人過問的崇明島，那裏以前我曾到過一次，故可以說是「老馬識途」而毋須僱用嚮導。

在一個晴朗的朝晨，我就跨上了一艘停船外灘的小輪，七點鐘船離開碼頭，船首衝破了黃浦江的濁浪，朔着東南風向江口駛去。我沒有攜帶什麼行李，除了一具照相機和一件雨衣外，就是一身隨身的服裝。因此輕便非常，安閑地在甲板上隨意蹓躂。看看江景。

由這一段江中看上海，並不壞於由划子上看西湖。首先映入我的眼簾的，是像西洋油畫一般的外灘公園，它的地基薄得像紙，載着樹木花草涼亭，浮在浩漫的濁浪上面。公園後面和兩邊的參天大樓，是縮得多矮小，可以從容地一目了然，完全把它印入眼簾之中。

船駛過蘇州河以後，回頭再望望這些大樓，更小得像假山上的房子一般。這時，空氣中還播滿了朝霧，太陽已懸在東方地平線的面，陽光在三十度之

間，斜照這沿江的一帶景色；岸上房屋雖然不至於迷濛，但還沒有脫去它那惺忪的睡態。停着的船舶和工廠煙突的濃煙，補充了朝霧的遺缺，依然把那勞力血汗所染成的大都市，掩隱在一重輕紗之內。

江水是泛成整片的銀色，浪尖上閃出刺眼的光芒；偶然有一兩只飢餓的海鷗，振着雪白的翅膀，由遠處飛來又消滅於另一方的煙霧裏，會使你凝神地想着人與鳥之間的自由底比對。

船到楊樹浦，重工業的建築星羅棋布；岸上軋軋的機器聲，有時會傳到江心來。我在甲板上環顧四周，上海的輪廓着實是偉大，是自生不息而且是和平的。假如沒有住過上海的人，船進吳淞口後，初見這一個大都市的遠貌，他不知會將上海的價值估得怎樣地神聖高貴。可是上海的內幕，太使人憎惡了，貪污、土劣、人狼、糞蛆、蒼蠅、謀殺、活吞、生剝、死割，比垃圾桶還污穢，比老鼠洞還黑暗！楊樹浦直至外灘這一帶的建築，不過是上海還窰鬼的一副洛其面具而已。

許多的兵艦，也用砲衣蓋掉了它的吃人面孔，一艘一艘的連毗排着。許多的划子帆船，渺小得像小魚般的穿插於巨大的鯊魚羣——兵艦——之間。

看看江景，就想起戰事！這成羣無知的小魚，我眞爲他担着心，阿們！

九點鐘，船至吳淞口，一條攔阻海浪的石堤，由堤岸伸入海中。我想：人力可以勝天，但是人力可勝人力嗎？海中暴浪可以設法築堤攔阻，人爲的戰爭爲什麼不容易設法消滅呢？

船本來是沿着上海邊岸駛着的，現在已轉折向北行了。不久，船身有點簸動，大地似陸沉一般的隱約於海濤後面，四周都是水天一色。景色又爲之大變。天，像覆碗樣的籠罩了這萬頃濁浪。遠處漁帆兩三點小得像芥籽，我們的船也像一片浮葉。海，大概深得至少有二三十尺吧。因爲浪是愈來愈兇，好幾個女客都嘔吐起來。我又想着：萬一這條船跟着它的「先烈」江亞輪而去，這回的遊春也許會變成龍宮之遊。如果人類都像一條魚或一隻鳥，乘船的人就可以減少許多枉死鬼。畢竟上帝所給我們的敏捷力量，不是身體的活動而是思想的活動呀！我們的身體活動敏捷雖然比不上一隻跳蚤，惟獨思想獨具的聰穎卻是萬物之靈，人，非但可以利用創造力如魚如鳥的泛海浮空，並且可以人吃人。這種奇蹟固然不是魚鳥所能及的，我們既生爲人還不滿足嗎？但是我的羨慕着魚和鳥，自有其「濶上觀魚」的同感，原因就是我不會吃人，永遠的在被人吸血！

再航不久，北方天垠浮出了一線黑影，於是船中有人叫着：「崇明看見了，堡鎮快到了。」

遠望崇明，沒有山，沒有高大的蒼林；和在東海中瞻望台灣大島的情景，另有一番況味。台灣有遠山如畫，有雲出岫，會像少女般的向你拋着媚笑。崇明卻像一條碩大無比的長龍，沉睡在海的盡頭；島上的疏落小樹，似是老龍的脊鬣；它充滿着不平凡的寂寞，慢慢地在海浪中向我們這一片浮葉蠕動過來。

海中看陸地，眞如「白雲蒼狗」，瞬息萬變，那一條黑黝黝的古龍，現在又逐漸在幻變；忽而像陣連的木排，忽而現出原始荒漠的形貌。它由遠而近，宛似一幕電影的迂進鏡頭。終於在地平線上吐出了許多的屋脊，堡鎮的當沙港清晰地在望了。上午十一時，船到近港處兜了一個圈子，就船向碼頭。這時，船艙中吐出許多人，傾向碼頭上去。碼頭也有許多人爬到甲板上來。旅行在這瞬息之間，我認爲是最寶貴的機會，我倚着船欄，看這一羣爲生活壓迫而勞碌于形的人，他們各帶着徬徨、匆促、懦弱、慌張各種不同的神態，像渺小的螞蟻躥出了窠一般，紛紛亂亂爲了生息向岸上疏散。煞是可敬又是可憐。

我本亦螞蟻中之一，也須跟着他們走出窠去。登岸後，各爲前程，人影漸漸冷落，沿着堡鎮河的岸道，僅餘我一個人在欣賞漁舟的出入和江岸初春的景色。

肚中感到有點飢餓，本來船上有炒飯麵點，我爲了節省開支，楞腹至此，現在應予午餐了，遂走入堡鎮大街，揀了一家朝北的館子坐下。當然老饕重臨，及時名產的白棉蝦是桌上不可缺少的佳餚之一。

吃白棉蝦必須到崇明，在上海吃不到鮮貨，而白棉蝦的佳妙處，就祇在鮮吃。崇明的白棉蝦，因「近水樓台先得月」，是隻隻鮮透的。吃法煎炒無不奇美，但是總不如生吃的可口。蝦殼是軟的，蝦色白如羊脂；愈白愈鮮，祇要出水幾個鐘頭，殼就會變成淡紅色。所以吃白棉蝦的人，能以色選味，便是個中「老舉」。

白棉蝦的生吃味道怎樣？把它蘸醋，比西湖魚更滑；蘸腐乳滷，比搶蝦鮮爽何止萬千倍；色比玉潤，肉較豚清；不腥不膩，亦甘亦肥。我一口氣吞下兩盆，再吃了一碗麵，午餐結束了。看看桌上的蝦殼成堆，證明自己也是這弱肉強食生吞活剝世界中的一份子，不禁有點自愧！

「芳留齒頰」，我咂着白棉蝦的餘



遠處漁帆兩三點


崇明縣東門

味，由堡鎮乘中午的長途汽車直向崇明縣城去。堡鎮沒有什巨大的建築，所以車行不久，堡鎮就沒入車後的樹叢中。

崇明海島的地形，像一條蠶寶寶，公路由東至西，貫通了島上的中心；沿路兩旁，鄉村林立，廣大的田野上已鋪了碧綠顏色，樹茁滿了嫩枝，柳葉彎垂如眉。春至人間，鄉郊的風光一幕一幕如走馬燈地搬過眼前。它的美是不肆人工修飾，正如姣好的村姑一樣純樸。

由堡鎮至縣城，路長約三十公里，車行三小時。崇明的縣城並不高，而且沿着城基已被人們堆上土坡作爲種菜的菜圃。城樓又是那麼危危欲圮，在現代的武器攻防戰爭之下，這座古老的縣城是不堪一擊的。我走過濠橋，跨過兩層城門，進入城裏的市街，商業亦頗繁盛。黃昏之前，又趕着時間去遊玩城外的孔廟，廟裏已駐滿軍隊，附近景色宜人，但少着高大的樹木。

崇明地方，學校林立，教育非常普及；據說：崇明人不論男女沒有不識字的。這句話我頗可相信，因爲在縣城中及堡鎮裏，我曾看見不少商店是由女的在做着掌櫃。

是夜，我宿在城內客店中，晚餐時，白棉蝦當然不可少，還有那當地著名的糖醋炒白菜也是值得向讀者介紹的。

南門港，是崇明縣城最鬧忙的地方，入夜我到那裏看漁舟晚唱，和欣賞附近沙洲上兩三星火。南門港碼頭旁邊的零食攤頭，價廉物美，一頓宵夜，所耗無幾。

次晨須回上海，因爲起床過遲，趕不着輪船了。我便隨機應變，附趁了一艘開向上海吳淞口的漁船。泛小舟浮大海，雖沒有晉覆孫飄流時的雄壯，可是春雲漫漫，獨自傲遊於水天一色的大自然間，春遊至此境界，實可嘆爲觀止。

漁舟懸上一葉孤帆，緩緩地在急流中行着。由上午八時起航，直至入夜九時才航了浦東海灘。在航途中，曾遇到好幾艘巨輪急駛而過。小舟被迴浪衝擊着，忽上忽下忽傾忽仆，海面和空中白雲，在視線裏現出天旋地轉的情況。我很拜服着把舵的老大，像這麼遼闊的海，不用羅盤，他怎能找出航線呢？

船到鴨窩沙，浪小了許多，船夫不斷地用竹竿插入水中測量水道。船夫說：「海潮退了，船有觸沙的危險」。因而船行得更慢，天上又沒有風，差不多船和海面膠着。這時已是下午六時，我在海面上流連了一天，並不感到苦悶，忽然天上飄下陣雨，忙披上雨衣，倚在船桅旁看日落。頭頂上是烏雲數片，西邊天際却彩雲飛翔，一線江流，兩樣景色，煞是奇觀。

夜幕漸沉，江面已伸手不見五指，吳淞口的燈火已在望，但屆了船舶入口的戒嚴時間，吳淞不能靠岸。船就轉了方向望東直航。不久，到達浦東海灘。潮已落盡，船被海泥膠着。船身又距岸數百丈，眞使人「行不得也哥哥」徒嘆奈何。結果由船夫背了我在黑夜中涉泥登陸。海泥爛而且鬆，步步沒膝；萬一船夫滑倒，我將會有被陳列於無錫惠泉山旁的資格了。幸好歷盡艱辛與驚險，終於「能登彼岸」。付了渡錢，尋着小路走至黃浦江濱，一步一怯的走過一道長約數百尺的獨木跳板，才再僱了划子渡江，暫宿吳淞逆旅。次日，始返滬回家。

遊崇明和吃白棉蝦，至此才告結束。

內政部審定 教育部委編



輿圖業之權威！
出版界之異軍！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編製
亞光輿地學社出版
教科地圖
各科掛圖
省市掛圖
參考用圖
應有盡有
任憑選購
詳目備索
上海四川路□□號



總發行所·上海成都路四六四號南京西路口
支 店 林森中路九〇三號國泰大戲院西首
南京發行所·太平路二〇三號

團城與北海之遊

潘伯鷹

月前曾隨和平四老，飛往北平。承趙君豪先生在我南返之時，叫寫一些故都風物。敬以此篇請正，並求讀者指教。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張豐胄，焦湘宗，傅澍蒼三位先生有意到北海去遊覽。他們邀我同去。我便攜同我的男孩潘鐸加入他們。這小孩在清華大學讀書，難得進城，並且他不曾遊過此地，所以他也很高興。我們從六國飯店上車。還有一位中共招待員，也是初到北平的。這樣便成了只有澍蒼先生和我二人是『老資格』。於是義不容辭地，我二人作了嚮導。但是我二人並沒有向他們要錢。除了潘鐸為我們買門票及開銷茶錢以外，我們都沒有用錢。這可以配作金山先生所說的『我們是君子國人民』了。

這『北海』是遼金以來的勝地。宅原名叫瓊華島。清人入關代有增修。宅和『中南海』一水相連，中間隔了一道橋。橋的兩頭有牌樓，一名『金鰲』一名『玉蝀』。在這橋頭稍東北臨水岸邊便是有名的『團城』。

說起團城來，又是一連串鬧不完的掌故。有人說團城便是遼后的妝樓。有人說遼后妝樓乃在瓊華島上。前人的志書及筆記，吵來吵去，誰也算不清這筆帳。總而言之是『古已有之』就是了。團城就如同宅的名字一樣是一個圓的建築，用大青磚砌成一座城池模樣。那當初設計的匠心和工料的結實精細，非專門研究東方建築學的無從說得透澈。這團城裏有名的寶物，共有三件：一是玉甕，二是玉佛，三是古栝樹。

團城占地並不大。中間是一所承光殿，殿中供玉佛。殿前有一方亭子，內陳玉甕。而古栝樹便生長在殿庭中。

這栝樹俗名白皮松。在法源寺也有的，在其他園子中也有。以前著名的書家林宗孟住在累山大街，宅中也有兩株栝樹。所以他名其家為雙栝廬。但是團城的栝樹運氣好，他們最出名。殿庭前後大約有兩三株。我們去看的時候，只有靠右手的一株四周加了朱漆的木欄。朱白相映，襯以宮城，倒真是意態特別奇逸。這一株因為生得地位好，人家一上城就看見了，所以受到朱漆欄干的待遇。所以那後面的一株也不必歎氣。誰叫宅生的不是地方呢？話又說回來了，那一株不為人注意，反而自由自在得多了。

玉甕的傳說也是很多的。有的人說元朝發現的。有的人說是元朝雕刻的。以我看去，那甕上浮雕着海馬怪獸的許多形狀起伏於波濤之中，那種刻法不像是宋以前的作風。說元朝不會差得太遠。玉甕發現之地，卽是現在的萬壽山。這山因為掘出了玉甕所以一直名叫甕山。到了慈禧太后要作生日，臨時拿去預備建設中國海軍的老百姓血汗錢，蓋造了頤和園，這才硬將甕山改名為萬壽山。因甕字口彩不好，『甕中捉鼈』，那把他們的老太后比作甚麼東西呢？然而這甕却眞好。遍體老黃色，而有極多極濃的翠色斑點。據說若是注酒，可以注下好多石，足可以使二三百人吃得爛醉如泥。那亭柱上刻了無數的字都是清高宗時御製的牛皮詩和廷臣恭進的馬屁詩。

殿中玉佛傳說也極多。有人說是暹羅進貢的，有的說是朝鮮進貢的。那尊佛不但玉色純白，而且雕刻得神乎其神。當我們隔着殿中的高大玻璃龕子去仰望聖容之初，那位棄去浮世富貴的王子，面容正大而肅靜，使人起敬畏之心；但是細細看去，他面容並不完全肅靜。在肅靜中，我們看得出他在對我們微笑。他的一副慈悲莊嚴的神態中，有無限祥和。這時候，我們忘却玻璃龕子的存在。這中間沒在隔閡。他以其智慧的光輝在接引我們。這似乎不是玉的，而是眞的。雖然玉佛身上用來莊嚴的瓔珞寶飾，多已被貪癡的盜手摘去不少，但無法摘去他的慈祥。他是可以身飼虎的；何有於這微末的金珠寶石？當初一些管理的官員們要將他運走。但因佛身重如泰山只好作罷。他是要靜默地堅定的以其智慧和慈悲度脫衆生。慢說運不動，便運動了又待如

何？

我們在團城徘徊瞻眺。那夭矯的古栝虬枝，正指拂在高空雲影之中，下映寒波如在晶域。不忍去，也得去。於是下來走向和漪瀾堂相葺倚的永光寺來。我們穿過『堆雲積翠』牌樓，穿過寺，踏上到小白塔的高臺階去。在階中俯視永光寺屋頂，各色玻璃瓦組成的圖案，絢爛中有老蒼之色，說不出有一種滿足的悵惘。再走上盡頭，到了白塔最上的基層。全城風景皆在眼底，三海之水有如一漚。

白塔下有一綠色玻璃瓦萬佛亭子。亭中供有『鎮海神』銅像。像龕前，是配合了亭子大小的兩扇上了鎖的銅扉。這所謂『鎮海神』即是西藏密宗的歡喜佛之一。這神牛首人身，脚下踏着妖魔，手中握有武器，胯中挺起一根雄偉的陽具。一尊女性的菩薩被大神一隻手擁着她的背，正以一種媚恍的舞姿來面迎這橐籥的生機。『牛』『刀劍』及『陽具』皆『雄強』與『力』的象徵。惟正可以驅邪；惟力可以伏魔。以無盡的慈悲之願，無盡的勇猛之力，方可精進成佛，度脫衆生。這是意義之所在。中國書中，也叫男人陽具爲『勢』。宮刑謂之『去勢』，換句時髦話叫作『解除武裝』或『繳械』。這意義也可思。對於這些無了解的人，一進雍和宮便大驚小怪以爲看了春畫，那就沒有得着要點了。因爲一切有情，尤其在人類，其行動有賴於知識的指導。而知識的爲正爲誤，正在智慧上領會運轉的一念幾微。這是願意與普天下的善知識們共同參證的。

我們從小白塔下來，到了漪瀾堂後面，轉到清高宗御書『瓊島春陰』的碑下，低徊很久，却也無法確定那裏是遼后的妝樓。於是紆迴到漪瀾堂前面來。我們向金鰲玉蝀橋看去，海子上的冰已因天氣轉暖，融去很多。已經沒有人在滑冰了。這裏有餐館賣茶。問起一個小侍者年紀十五歲。他是我離開北平兩年後出世的。現在已是一位很伶俐幹練的堂倌。我因之想到二十幾年前，也曾夾在許多小姐和先生們之間，常在漪瀾堂前作滑冰的遊戲。那時我也是一個『俊後生』。那時與我們一同遊戲的美人，蘭心蕙質，嬌弱葳蕤。現在已經有許多作了外祖母了。因爲我的年齡已經可以作祖父，我想她們一定還比我『走在時代前面』些。爲要將此地不留衰老的印象，我將美麗活潑的回憶留在這裏。我們遶過岸，到五龍亭去吃茶。

所謂五龍亭乃是五個亭子。其中一個最大，亭頂的藻井，雕鏤極精，作蟠龍形勢。我忘記宅的正式名稱了。我們揀了一個向陽的茶座，一邊蘇息，一邊談天。這時亭子基石邊上的水，清而且深。水中荇藻因依，現出一種柔和的蒼翠色。波紋起處，水草隨之擺動。漸向遠望去，漸漸起了一道似有還無的水霧。對岸漪瀾堂一排半圓形的樓閣，襯着背後的叢樹高塔，倒影水中，簡直是仙山樓閣。夕陽非常解事地從西邊雲底下斜透過來。一片如縠的水光，迷了我們的眼睛，却把宅當作『霧』了。這時夕陽中彷彿忽然幻出絢爛的境界。那粼粼一片水，又成了冰場。『外祖母』們都回復了青春，一個個的都翩若驚鴻地，在冰上以『外刃』作『花式』的溜冰。我呢，也又成了活躍的少年，以愉快的心情追逐那些如烟如雪的影子。眞的呀，『大地山河如彈指』。這，這是我的華嚴世界！

在五龍亭吃茶之後，我們又連續遊了很多地方：『大西天』『小西天』『九龍壁』『萬佛樓』。但這些地方，却如『邦卑』古城。只能給我們以一種殘缺的美。『發思古之幽情』是不壞的。不過一想到這些地方的歷史由來及其所以廢壞的原因，縱然我們可以從政治學上，從經濟學上。甚至從哲學上都可以得到一個毫不能動感情的平凡答案；然而我們畢竟是人，是一個無法脫離現實的人，我們就不能不減少興趣了。從釋迦牟尼到馬克斯，唯心以至唯物，都可以尋出其相貫通的線索。從這些小問題，而尋到那些源頭的眞理，我也無意，而且不敢繞那麼大的圈子。我又不像華盛頓伊文那樣的文學家，可以站在威司敏寺中，以其靈感發爲妙文。所以我們踏着那未落盡的夕陽尾巴，從北海公園後門出去了。

三月廿六日補記

十天跨越過兩個島

——臺灣與香港

撒旦

在安定的時期裏，十天被視爲瞬息，但是遇上動盪的日子，在短短的一個多星期中，則可以跨越過兩個島。

在一個春天的早晨，尤其是居住在亞熱帶的廣州，多少有一些暖意，在朋友家進過早餐，很快的收拾了一只皮篋，僱了一輛三輪，就往中國旅行社跑，驗過了牛痘防疫注射證，付清了款子，去香港的飛機票就順利的到手了。

廣州飛往香港的飛機，一天有八班之多，在例假和其他特殊的節日，更往往增班到十多次，想到離開北平，整日求人奔走，花四、五倍的代價，購一張飛機票的情形，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是日也，天氣晴朗，乘車到廣州城外的白雲機場，從行李過磅、檢查到上機、起飛，一共不及叁分鐘，實在是可謂流線而超速的，座位剛剛坐定，頭還未及湊上窗口，向送行的友人，一一致意示別，而機身下的兩隻重磅輪子，早已離地騰空了。

空中小姐相當禮貌，每人贈送溫熱紅茶一杯，一口呷來，別有風味。

俯首下視，阡陌田畝，歷歷在目，零落村寨，偶見炊煙，不過離廣州十多分鐘，僅見孤丘小山，人煙稀絕。

二十七分鐘後，又見得蒼蒼海水，樓宇船隻，香港已遙遙在望，不一刹，機身傾降，稍稍顛振一下，想不到巳經落身九龍。

搭上航空公司自備巴士，坐上兩站，就到了太子道上，我就匆匆下車，按了地址，暫宿在一位很熱門的親戚家。

在廣州忙了上十天，頭髮鬍子，都長得可以，小姪女說：「叔叔怎麼老得這麼快？」照鏡自顧，摸摸下巴，實在也有些自認蒼老。

溜到附近的理髮室，誰知道牌子掛在樓上，而座位也就設在樓上，我記得抗戰時爲了節約，女子不准邊髮，而那些時髦慣了的少奶奶，卻守不住此「戒」，於是許多聰明的理髮店的老闆，便闢私室于二樓，作爲「私下美髮室」，男子是一向沒有福份兒去的，想不到這次到了九龍，反能躍登樓座的呢？

理髮先生，都是西裝革履，洋風十足，望望我自己中山裝一套，領口既髒且破，實在有些哭笑不得，自已想想既然到了此種地方，也就只有學得麻木點，否則眞是有如婉如嫂講的：「內地人一到香港，不是好黑大街，就是好自形齷齪，「…………………：。」

廣東話項項流行，任憑你京片子講得再好，他只有望你一股氣的翻白眼，活像死鯉魚的眼珠一樣，雖大雖圓，可惜是死氣多于活氣，同他說剪圓頂，他只有向你作手勢，我氣不過用筆在報紙上畫了兩個大字——「圓頂」，他才算找人給他講懂，天啦！我看此後我是只能呆在家裏，寸步難行了。

雖然頸子上的白布，給他抽了，送行的熱手巾，也給我揩過了手，可惜頭上的毛髮，依然參差，我想他們這些久居國外的理髮先生，大概是忘了中國人的土式髮樣了罷？否則理出個如此的成績，他怎好意思伸手向我索取港幣一元八毫？恕我在此處附添一筆，此次未給分文小費。

卓然這幾年幹進出口搞得挺不錯，想起六七年前和我同住在重慶的郊區一椿破屋的情形，眞是令人如墮夢海，家裏的陳設，相當精緻，皮沙發兩套，就很要幾文，淺藍色的窗簾，更是襯合壁上的顏色，一家五口，過得舒舒服服，眞叫人稱羨不已。

香港九龍，差不多的燃料，都靠「加士」Gas，這就是洋人管叫煤氣的意思，廚房裏，浴室裏都有此種設備。

將壁上的煤氣一燃，放上一二分鐘的自來水，水就變得熱了，若大的潔白浴盆，洗起來眞叫「安逸」，怪不得官佬們弄不弄就香港飛一趟，養病治疾，實在也不是沒有道理。

中午飯桌上有三四隻大龍蝦，鬚長逾指，自然是久別嗜物，總算不失人望，我一口氣咬上了三口，姪兒輩維竊笑我的Table-Maner，可是我也顧不了這許多。

飯後用水果，卓然指着盤子裏的蘋果說：「這是加拿大的吔喱果，吔嚦者就是Daily的譯音，新鮮之謂也；香港的水果最多水份的便是這種吔喱果。」接着他更向我解說：「你看這吔喱果尾部有六隻尖角，是最講究的。」剖完之後，試嚼一口，其味甜而正，不怪香港人寵之謂「吔喱果」也。

三時領了進中學的盛達姪去香港，我們搭乘的是巴士Bus，意譯成中文就是公共汽車，可是諸位佬伴可千萬莫弄成了如同在重慶等候的那種公共汽車，一候候上壹貳個鐘點，這裏是車等人，而非人等車，五分鐘一輛，座位非常舒暢，絕無人滿之患，而且車上訂了一張告示：Liscend to carry 38 Passengers seated, and 13 Passengers for Standing.如果售票員不嚴格執行，被交通警察或者公共車的督察員發見了，將有重重的一記「排頭」，甚至革職。所以車子永遠是鬆鬆地，毫無內地的狂擠現象。

九龍和香港，有一海之隔，但是輪渡非常方便，來往兩岸共有四隻船，什麼「午星」Midnight star「夜星」Night star，總之管理得都井井有條，正如英國人的個性一樣，任何手術都捷便利落，毫無遺亂；尤其使我驚異的便是內地人一到香港，都能遵守秩序，絕無胆量違警，我記得在內地的公共場所，任憑你貼上多少張告示，「禁止吐痰」，而膿痰依然處處，可是在這船艙裏貼上一張「Please. No Spit」，竟沒有一個人隨地唾痰，難道英國人眞有什麼超絕的管制之術嗎？無奈中國人過于忽視自已國家的律令罷了。

船身分四節，頭尾是沒有門窗的，而中間兩間屋子，則任怕風的乘客停

坐，不過這裏面又分吸煙室與非吸煙室，至于此種規定，都很合居民的意，所以都樂于遵守。

我和盛達立在船桅上，凝思海水，實在有無窮的感觸，起伏心頭。

香港，根本原先是一座荒島，自從英國人租借以後，才努力經營，經過百多年來的興建，已大具規模，整日停留在港內的各國船隻，不下十多艘，啓貨運貨，川流不息，眞不愧稱爲遠東第一大港。

街道都是環山而建，整齊清潔，市內電車，川梭行馳，而「的士」(Taxi)更是比比皆是，我記得在杭州的時候，雇一輛破野雞車，都費心思，而在此處，新「Plymonth,」「Dodge,」「Chrysler,」「Handson」，絕不稀罕，上車卽是一元，行若千里，需金多少，則有自動機報告數目，就是一個外鄉人，也不致於被敲鎚頭。

逛逛四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中華」，貨物堆積如山，全係英美貨品，偶而見一二件國貨，陳列窗橱，亦不過作作點綴而已。

夏季已至，游泳衣陳列到處，尤以女子用者，樣式奇異，色新鮮豔，差不多的少女，都自備一件，因爲淺水灣的海濱浴場，正是爭奇鬥豔的好地方。

青年男子，所謂具有港派氣質的，都選五顏六色的夏威夷衫和棕梠色的甲巴甸西褲穿着，手上戴一隻金壳的新錶，眼睛上罩一副闊大的太陽鏡，眞是氣度不凡，可是你叫他看看現在國內飢荒到什麼樣子，他會傲然的對你橫視，口裏嚼着橡皮糖遍嚷道：「這是Hong Kong,英國人的Hong Kong。」你又對他怎麼辦，他娘老子都在洋人機關、商號裏做事，無怪他們的思想，這樣的「前進」。

在皇后大道的側坡上，有無數地攤販，賣賣美國牙膏，牙刷，膠布，衣料和製成的西服，襯衫，價錢較大公司賤上三四成，不過你如果是位老舉，你千萬莫去場這個便宜，因爲聽說香港小販，獨具慧眼，他只要你站在他的攤前，不言一語，他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久居香港的人，我原想爲我四弟買件運動衫Spo t Shirt，問問他多少錢，那位厲害的老板娘開口二十「門」，結果盛達用廣東話同他談價，竟跌到八元，試想你要是一個人出來隨便買點東西，該要上多少的當？

「娛樂」，「皇后」是香港兩大電影院，設備並不較上海的「大光明」爲佳，反多不如之處，不過等級分了許多，這是大都市的一慣作風——貧富分得特殊的清楚。我來到香港，連看了兩場我久已企望的片子，一部是「Gone With the Wind。」一部是「The advantan of Robinbood」，都是彩色片，但是我總感到「見」不如「聞」。

在香港這種地方，是崇尙虛榮的，女子都是玻璃絲襪，「沙士堅」的旗袍，外面罩一件薄呢對套，而且脂粉也是常伴身邊，這裏的化粧品依然是Max Factor co.的世界，而且有三大公司裏，特闢一室，聘請「專門技術」，敎這羣仕女們化粧之道，什麼口紅，配什麼胭脂，什麼皮膚，擦什麼面粉，眞是研究得頭頭是道，令人嘆服。

五點到六點鐘的時候，是下班的熱鬧當頭，許多家住九龍，而在香港辦公的職業男女，都齊集碼頭，候輪渡海。

三三兩兩，有談有笑，手上拖一包食品，或家中新添的用器，臂下挾一份晚報，滿面愉快之色，如果想起內地的公務員，下班鈴聲一響，戴上一頂破呢帽，拖着一雙破鞋，倒霉的向小破窰裏走去的情景，眞是話都無從說起了。

晚上；家家戶戶都差不多有一架無線電，飯後逗弄着孩子，聽一兩隻西洋名曲，很快的疲勞就恢復起來了。

盛達姪將房讓我，一張席夢思床，

淺水灣初夏

自在

櫻桃過後，杏子上市的時期，如果他是住過香港，或於夏季到過香港的話，他的腦海裏，總會浮起淺水灣的風光，時時的想念它吧。

淺水灣，是香港島南面的一角，是夏季避暑游泳的勝地，附近所有的建築物，除了一座是中古時代堡壘式的私人住宅之外，其他呢，都是近代式，適合郊外海灘娛樂的需要。故此，每年由仲春佳節以至重陽前後，每天，中西士女的嬉遊，眞熙來攘往，尤其是週末與星期日，來得熱烈。雖然有時爲了括風、下雨，遊客銳減；但也不是絕對的渺無一人。千多公尺的白沙海灘，一望無際，好像一張很寬長的羊毛白毯鋪在海邊。高低參差，紅綠相間的游泳木（鐵皮）棚，一座一座的不下百多家，如積木玩物般插在沙灘上。濃蔭密布的牛熱帶樹夾着縱橫的馬路，路旁時有幾座歐式別墅點綴着，藤蔓爬滿牆壁，別墅也夏季裝飾了。花圃四周的卍字欄杆裏，紅黃綠紫白橙等色的鮮花，四季不斷地開着，給整個海灘，增加不少的旖旎景色。

立體的麗都，是灣畔最宏偉壯麗的酒吧。冷飲、煙酒、點心、西餐等，經常豐富的設備，供應遊客的需要。樓下備有臨時出租的休息房間，供給沒有私人游泳棚的人們在此更衣與休憩；好賭的也有在此打牌來消磨光陰。還有只供更衣和淡水冲身的小房出租，按次收費。每逢星期三晚，舉行跳舞會，參加的不拘是着什麼衣服，卽使穿了游泳衣也不算爲失禮。因爲他是夏季海濱的游樂場所，一切都取「隨便」的。

約了二三知友，當着天上一輪明月，南風颯颯，坐在麗都的天台，談天說地，無拄無礙。收音機傳播着各地的好音樂，一望無際的海面，給月光射着如魚鱗樣片片發着閃鑠的光，遠處兩三點忽明忽滅的燈塔，指示輪船的往來。

「窮隆」，「窮隆」，波濤拍岸的潮音，打破了夜的沉寂。突然間金光兩度從山坳裏蜿蜒射出，這是從赤柱或從香港市區方面駛來的汽車頭燈，把夜的灣邊馬路劃開了。

漫步灘邊，東一堆兒，西一堆兒，三人兩人，坐（睡）在樹下草坪，絮絮而談，低聲細訴；大聲歡笑，這是遊客們談心說笑，各有他的樂趣。有些手攜着手，在月光透射綠蔭之下散步，走到微覺倦（渴）時，卽向露天冰室去休息。

海灘的熱鬧，自然白天較晚間來的悠長而且衆多，男的女的，不分國籍種族階層，多穿了各式游泳衣在灘邊流連，有些在水中載沉載浮的隨意盡情的游泳，有些在浮台上表演各種跳水方式，有些張開了花色的帆布大傘，插在沙灘上，斜睡在傘下曬太陽，有些只穿

蓋一張英國羊毛毯子，第二天早晨，我幾幾乎一覺不醒了，要不是小姪女在外面嚷嚷，大概我十二點還不見起。

昨天是玩了香港，而盛達今天又上學去了，我只有在九龍城逛逛。

九龍，只有彌登道算作頂頂繁榮的地方，有着「平安」和「大華」兩家影戲院，和六層樓的紅棉旅館。

街頭上很少見到警員，只是偶而有一兩個中國山東籍的警譥，騎了Motor，在街上「巡視」，印度阿三，只有在金舖和銀行的門首，常常見得，而且似乎也好像沒有前上海英租界裏原有的印度阿三那麼厲害。

這裏的名錶，鋼筆，既多且賤，一枝蓓式派克，用不上二十元便可購得，據老香港說：「鋼筆手錶，虛頭最大，往往對半還價，順利成交，」所以你看標價三四百元的漢彌爾登Hamilton，花二百元左右，就能到手的了。

夜晚，卓然和婉如陪我出來散散步，走的是亞格老道，街道寬闊，中間是行車的地方，兩旁有一條草坪，栽滿梧桐，不多遠便是一叢澈亮的街燈，再兩旁便是慢車道，人行道是水門汀砌成，少有坑穴；天色一晚，人車稀落，顯來異常安靜，洋房一幢幢環山而蓋，園牆院落，有花有樹，偶聞鋼琴彈奏之聲，意味悠然。

婉如嫂指着這些房子說：「你別看這麼三四層，一座座地，差不離都是一層一層分租的，很少有一家人擁有這麼整棟地，貳樓頂價最高，往往是房東留作自用，三樓頂價較賤，因爲上下樓不方便的關係。」我問她頂一層需金若干，她說：「較好的起碼三萬左右，而月租亦近一仟，……」我很感詫異，那些人能住此種高貴的房子，她說：「生意人囉，國內貪飽了的政客囉，銀行的經理囉，不過還是外國人居多。」

走到近彌登道口，只見山石依然存在，並未被人開闢，三兩矮屋，木頭搭成，據說這叫「寮仔」，正所謂內地人管叫之「棚戶」，婉如嫂說：「這裏還算少的，多的二三十所，連在一起，我們不妨走去看看。」

剛剛走的「貴人住宅區」，忽而又走向這「篷戶避風處」，大有「天堂地獄」之感，並且聽說香港政府正準備令其按期遷散，眞是「窮人多災」。

這是來到香港的第三天。街頭上頂出了一批白衣水兵，吊兒鋃鐺，口裏哼哩咕嚕，不知哼些什麼爛曲子，啥上一顆煙味濃郁的雪茄，整天醉迷迷的往酒吧裏跑，往往地在酩酊大醉之後，揮拳舞掌，打人擅車，受損害的多半是中國人，而他們則在巡捕房裏安穩的大睡一夜，第二天依然又出現市上，大搖大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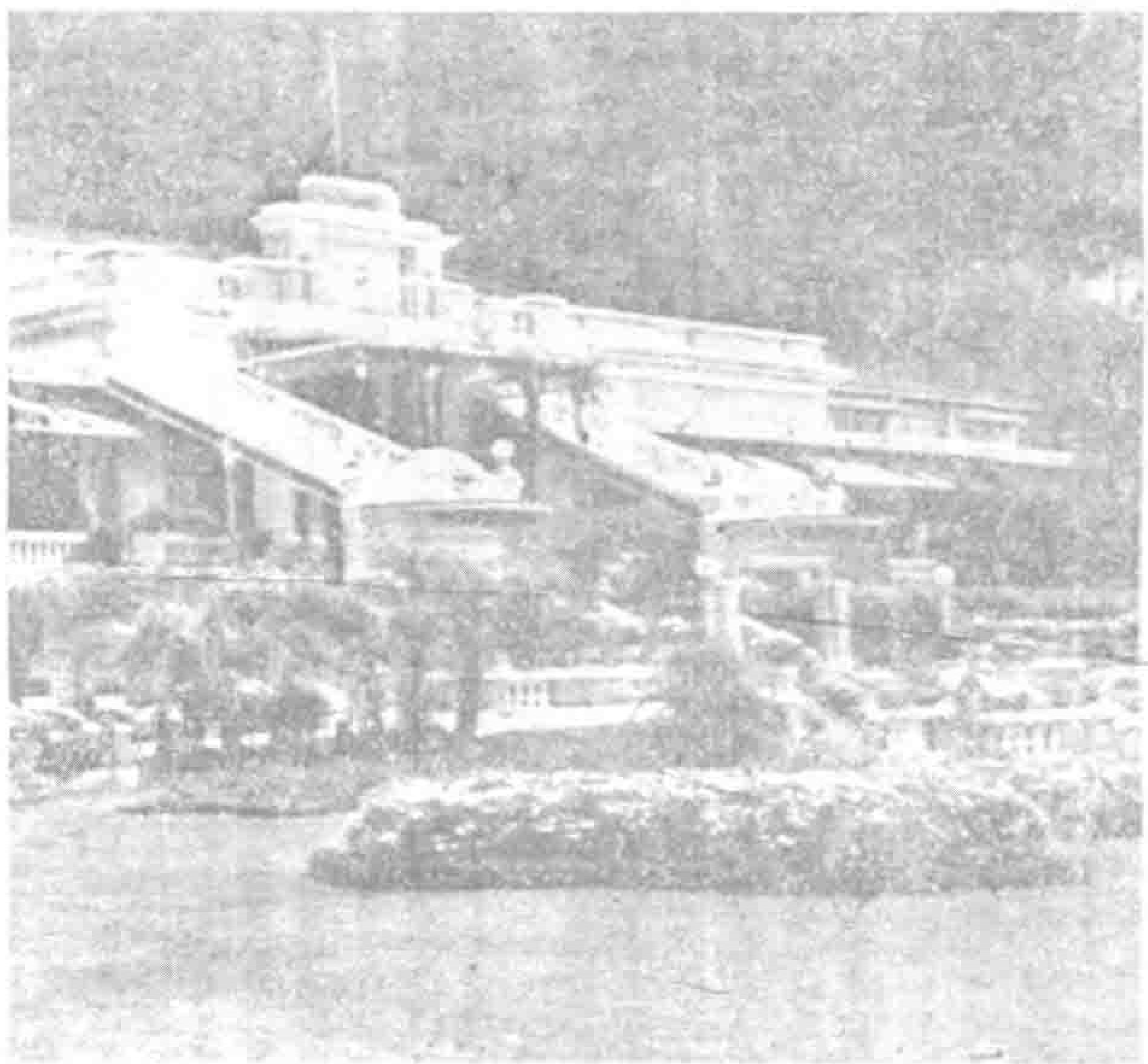
英國人法律雖嚴，而鈔票更靈，往往是判了罰做一個星期的苦工的罪，而三兩百元便可以「罰款」了之。

港督在香港儼然與閻人無異，如同前兩天一家名叫「麗的呼聲」的廣播電台揭幕了，便是港督剪的綵，又如英國五彩名片「Red Shoe」公映之日，影院公司又請港督往觀，弄得我們港督成了活動廣告，眞不曉得此種作法，可傷大英帝國的尊顏。

小姪女拖我出去看了一場Fort Atacha，這是成年了的莎萊登波Shirley Temple的作品，婉茜說：「莎萊比小時候更漂亮了。」影片映完，總要來一段英國國歌，銀幕上更是一張彩色豔麗的英國國旗，許多中國人也練習得聞了「天佑吾王」便立正的習慣，我想自位子裏擠出來，都沒有辦法，搞不來洋板眼，活受許多罪。

這是在香港逗留的第五天，也是臨行前一天。

卓然勸我買買衣服和常用的東西，因爲這裏價錢較中國內地，任何地方爲便宜，而且有些東西，售價還低於美國。



淺水灣大飯店

了游泳衣跑來跑去找朋友談天，更有些絕不下水只是穿了游泳衣來攝影，表示他也是游泳能手。各人到此的目的不同，而遊樂心情則一，多能盡興而歸。

淺水灣酒店，是香港大酒店的兄弟行，也是香港郊外最名貴的旅館，裝飾設備，都是現代化；每小時且特備交通車，接送旅客往來，海灘與市中心區聯成一氣，爲香港各大旅館中唯一的特色。淺水灣因爲有了它（淺水灣酒店）與麗都兩座的瑰麗的大建築物，不特爲郊外生色不少，且使遊客們休憩或寄宿都異常便利。老實說，這些地方，都充滿着西洋化、貴族化，充分表現資產（有閒）階級的享樂處所。然而有些人，化了來往幾角的公共汽車費，到樹叢裏或游泳棚旁，草草的急促換了衣服，便下水去游泳，那就海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綠波蕩漾，任你暢游享受，是不化費分文的啊。所以，它又不是絕對的貴族的專有享樂，也不是資產階級娛樂的禁地，平民不能夠涉足其間的。況且海灘一帶，大家游樂，無國籍之分，無貧富之別，更無階級尊卑男女的歧視，徜徉和平自由快樂的空氣與心情。

日軍攻陷香港的時候，曾把淺水灣改名「綠の濱」，在日文的意義是綠的海濱，但在我們看來，它還沒有淺水灣三字的來的貼切。因爲淺水灣過去不遠，有一處地方，是叫深水灣，也是游泳處所，但沒有什麼特殊的設備。深字也沒有淺字的來的輕鬆逗人啊。

一件Arrow襯衫，十六元五毫港幣，一元美金折港幣五元二毫，而平時在美國一件Arrow襯衫也要三元半，這樣算下來，不計運費，成本已逾十八元半，經過這麼一合算，我也就忍痛選了十五吋的兩件，算是拾了一樁便宜。

零零碎碎的揀了幾樣日常用品，也就自感「鈔荒」了，卓然爲我二嫂選了二件衣料，於是便乘卓然自己的小車，開往海邊。

我記得抗戰時，在重慶的時候，從儲奇門到海棠溪的輪渡，旁邊拖一艘很大的躉板，是專供汽車過河的，那時候我已經嘆爲觀止了，汽車竟能過河？而這次卓然叫我注意，說香港九龍間，一天不知道有多少部的大大小小的汽車來往，我問他是從那裏過渡，他說你慢慢地看罷！

到了海邊，可是和我前兩次搭輪的地方不對了，園船前有四條白線，卓然說這就是車子等候渡海的地方，小轎車列一行，大型轎車列一行，巨型卡列一行，依次排列，不久一隻輪渡拖了一樁大倉房一樣的東西靠岸，竄出來十多輛汽車，原來這就是九龍過海來的車子，我們不一會也要將車子開上這倉房，渡海回九龍去，我不盡暗自讚嘆了一聲：「英國人眞有辦法。」

卓然、婉如、盛達和蘭茜因爲看我明天就要去臺灣了，特地的陪我在會客室多聊了一些時候，以示惜別，結果盛達和蘭茜因爲明天要上課，十點以後，便去睡了，蘭茜走出房門，又回轉頭來：「三叔，到臺灣可要爲我買幾只小珊瑚別針啊！」我笑着說：「你放心，三叔再窮，我們小妹要的這點玩意，一定得買，去好好的睡罷！」

房裏只賸下卓然夫婦和我，總共只有三個人，婉如問了些家裏瑣事，也就去關照阿姨，明天早上七點鐘預備早飯，我和卓然便將國內的情形，分析了半天，結果仍然是以牢騷終場；最後我問他：「香港人對國內的情形，到底清不清楚」？他說：「隔膜得厲害，就是一般中上層階級，也只是知道國共現在在長江兩岸對峙，其餘的一概不知；他們每天看報，都是找找社會新聞，經濟報導，………你在這裏幾天，也總該知道些，香港有些報紙，刺激性很大，而且想入非非，不着實際的記載又太多，一部份香港華人，本來對國事就搞不清，加上這些忽而冷、忽而熱的矛盾又太多，就更難怪他們不看了……十二點啦，明天你要走，還是早點休息，免得出門搞得睡眠不足。」

次日上午十時到了碼頭，海關查得很嚴。

我乘的是××輪，船並不算大，但是由香港直放基隆的船，只有這一隻，我唯恐擁擠，先十天就登了記，誰知道一上船，看見頭等艙還有四五隻房，一位來客也沒有，到基隆的，更是只有三兩位，大半都是去上海的乘客。

十二時啓碇離港，只見得香港的影子，越來越模糊，想起「夜香港」和「霧香港」的全貌，眞是令人有些依依不捨，不過船上通告客人進餐的音樂響了，我就離開了甲板，走向餐間。

很豐富的午餐，包括蕃茄牛肉湯炸牛排，火腿，羊肉和蕃薯，巧克力凍，咖啡等，用完之後，在休息室裏稍坐片刻，翻了一本Look，可惜是半年以前的舊畫報了，絲毫無味。

開行約兩小時，腦袋漸漸感到昏眩，繼而有作嘔意思，我只有躺在床上，誰知就是這麼一睡，接連就是三天，一直到基隆港外，才算勉強起來刮了一次臉。

一路上只飲了三杯可可，其餘的只是狂吐，有時將醬綠色和土黃色的胃液都嘔吐出來，那種味道，眞是叫人難受，聽說有些人嘔吐狠了，都想躍海自殺，幸好我還未動此種念頭，因爲再痛苦的生，較諸任何的死，都來得有意義。

船在途中拋了兩次錨，據茶房說是貨倉有毛病，他感慨的說：「外國人也不是好東西，水手一到了岸，就是喝酒跳舞，在事先也是不檢查機件……。」我望他笑了一笑。

到了晚上，船在海上走動着，掀起了偌大的浪聲，我記憶起了父親對我說的，他到英國留學的時候，船走到紅海，只聽得大浪起伏的聲響，眞是勾引起了無窮的鄉愁。雖然我這次乘輪，是和家人相聚，但是這沙沙的浪聲，依然捲起了我心底若干的隱痛，兼之遇上颱風，船身搖動甚烈，更是使我感到空寂和單調。

在嘔吐得最厲害的時候，我按了一次電鈴，問茶房有無隨行醫生，他說短航的船上，沒有這種設備，要到新加坡和南洋這些地方的船上才有。」我問他：「如果在這段時期中，病中有急症怎麼辦？」他說：「船上的二副，是位英國人，他懂一點醫藥。」我問他：「是不是能請這位二副來一趟」，他說：「就是請他，他也不會來的，因爲嘔吐的人有的是」。我說：「我手發麻。」那位甯波茶房才算答應我四時半下班以後，試着去請一請那位二副。

七點多了，隔壁的廚房，烤麵包的香味，又傳出來了，我非但沒有吃的慾望，反而聞之欲嘔，正在這個時候，二副意外的駕到，先就向我瞪一眼，繼而說無辦法，終結嘴呡了一下，就向後轉了；多承他的關照，有氣痛的人，眞會叫他那個樣子氣死，幸好我事先就知道他是英國人。

第三天的清晨，船到了基隆港。

我走到船外，遠遠的望着基隆碼頭，感到很愉快，爲什麼我也講不出，或許是我呼吸到了早晨清沁的氣息，或許是爲了順利的結束這次旅程，更或許是那天的基隆，破例的晴天，但是最使我相信的原因，便是久別的朋友們，將要在碼頭上和我聚首。

T.C.和一大堆人都來了，我在一丈遠的地方，便看到了他們，有的好像瘦了，有的好像胖了，不過我好像都看到了他們的心，在愉快的等着我的到臨。

下了船，檢查了行李，便和一大堆接我的人，胡亂的扯了一陣，接着就直去公共汽車站，準備去臺北。

臺灣的公共汽車，雖然不及香港的漂亮和舒服，但是管理得也蠻有秩序；尤其是基隆到臺北的公路，平坦極了，我連口誇耀不止，據T.C.告訴我，全省的公路，都是同樣的好，眼看到這些，眞不能不誇一句，日本人也是不弱的。

到了臺北，肚子有些鬧饑荒了，便在遠東飯店，這家北方館子進了午餐，喊了十多張薄餅，一盤和菜，一碗酸辣湯，和幾碗大滷麵，吃得肚子暖暖地，精神抖擻健旺起來，便馬不停蹄的和德昌在臺北公園蹓躂了一趟，最後我便回到自己的家。

這是一棟大型的達達米的房子，我眞有些不慣，進房脫鞋，好不麻煩，不

過我穿的是美國絲襪，不至於有何生蠹鴨蛋的「破碇」，叫我發窘。

　　這裏的房子大小，不是說多長多寬，而是說幾蓆地，普通的不過五六蓆地，在內地人看來，實在太小，人家說革命先烈朱大符（執信）先生在日本只租了一間三蓆地的房屋住，眞是不知道他是怎麼過的。

　　臺灣發電，不是用煤，而是借重水力，但是這些日子來臺中少雨，所以日月潭的水量大減，因而發電不足，所以每天縮短供電時間，自下午六時至十一時，前後只不過五小時，而且達達米的房子，多是木板和燦紙築成，燃點蠟燭，實在危險，第一天我是熄燈前還在整理用具，熄燈後只有開着手電，在達達米上舖了一床墊被和一床蓋被，便潦潦草草弄出來了一個睡覺的地方。

　　幾天沒有好睡，雖然這一夜是躺在硬磞磞的地上，但是也能閤上眼睛，便入夢鄉。

　　臺北市是臺灣的首府，公共建築並不壞，不過私人住宅沒有香港的那麼來得闊氣，就是比起京滬的頤和路，馬思南路的公館，也大大遜色；惟有魏主席的公館，是偉大驚人的，陳主席到今天，還只住在延平南路，不敢貿然的搬進這幢的大房子裏去住。

　　臺北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同設在臺北公園內的一座大樓裏，博物館的材料很貧瘠，正如同圖書館一樣，一個是部門衆多，內容空虛，一個是範圍狹小，藏書稀少，尤其是圖書館的管理，更是差勁，第一個令人討厭的便是設座過於蕪雜，易於造成喧嚷，而且不禁止吸煙，弄得煙氣迷漫，影響大家的工作情緒。

　　在一號的上午，T.C.邀我去草山走走，同時又可以洗一個硫磺水的澡，清除清除我一路來身上沾上的污垢，我也欣然同意。

　　由臺北車站到草山，約莫四十分鐘的車，一路上的車道太狹，幾幾乎僅容兩部汽車，而且彎屈太多，較諸貴陽去重慶的山路，還要難走，不過T.C.告訴我，這邊的司機駕駛技術都很不錯，因爲日本人訓練得很嚴，所以這條路上，沒有聽說出過事。

　　車愈行愈高，俯覽山下，許許多多的水田，排列得一層層猶如川省的梯田，再抬頭遙望山嶺，盡是雲霧之氣，縈繞山腰，大有古人所作之畫的風味。

　　草山，並不是什麼蓋滿了別墅的避暑勝地，只不過有四、五家旅舍和二三棟省政府招待所的地方而已。

　　我們到了草山第一招待所，房間很寬暢，一切設備，仍未脫日人習俗，矮几矮桌，內地人到了這裏，倍感彆扭。

　　我們一不做，二不休，甚至連衣服，也更易成了和服，坐在放在達達米前的椅墊上，圍着舖着絲絨的小矮桌，倒了兩杯茶，竟相對「品茗」起來了。

　　在書桌上翻到了一本曾來此游的「激僞」要人留下來的筆跡，有汪精衛，有周佛海，有小磯等等十數人的，莫柳枕和章士釗也題了不少的字，現在已經塡得滿滿的了，其中有「白雲自去來」一句，意味不凡。

　　一入草山，硫磺味甚濃，起初極感不慣，稍息片刻，也就無所感覺了；硫磺水沐浴，對患皮膚病的人，是再有益也不過了，但是硫磺水和清水如果滲對不一，往往有過燙的感覺。

　　一浴洗罷，即蓆地而眠，T.C.則一人靜坐台沿，靜觀對面山峯。

　　T.C.着僕僮購橘柑三枚，需台幣一萬餘元，可稱貴甚，唯味甚鮮，雖貴亦有所得矣。

　　不一刹，氣候大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叢林中風聲急遽，樹葉磨擦和山上流水的聲音，更是悲愴之極，只見得堆堆雲霧，走動甚速，雖然此情此景，過其淒厲，然吾仍言美甚，此之所謂各有所好也。

　　六時返家，細雨靡靡，精神已有疲意。

　　第二日，T.C.又邀我去圓山動物園，畜養動物百餘籠，其中最珍貴者，有孔雀，大象等種，其餘如駱駝等，多已瘦弱不堪，想係管理不周所致。

　　園中有長臂猿一頭，全身毛白，面部則爲深黑色，性情至爲靈敏，而好作怪叫，遊人多好逗弄之。

　　臺灣同胞，崇尙儉樸，每人都有一種技能，自謀生活，瞎子亦多依按摩爲業，聽說日本人特將所有的瞎子，訓練二年，教授此種技能，使其不致流落街路，沿街求乞，在有些風雨的晚上，他們吹着笛子，一個人手提着竹竿，在小巷子裏摸着熟路，眞叫人對他們既同情又欽羨。

　　最近來了一批避難的上海人，帶來了一陣奢侈的作風，這是爲臺胞所最不恥的，他們管叫這種好吃懶作的習慣，喚做「海風」，他們最憂心的便是恐怕這一「海風」，會逐漸地染上了臺灣人的身上，所以他們對上海大亨型和貴婦型的人物，不表歡迎。

　　臺灣這地方的壘球十分盛行，街頭上常常見到三四個人，互相拋擲，這也許是日本人提倡的效果。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台灣的鄉村水電設備很齊全，而且需費甚廉；日本人在的時候，還建了一種小型車軌，專供沒有火車的地方，鄉民用貨車推貨到城裏時用的，實在很捷便，比起中國鄉間，用毛驢甚至於人手推動板車，是要稱便得多。

　　在十天內，我跨越過兩個島，雖然同都是中國地方，但是一個是受日本人治理過五十年，在三年前才歸還我們的台灣，一個是到現在爲止，仍然被英國人管理的香港；雖然這兩個島，對於一切新式的建設，都具有若干的規模，然而他們依然有着異處，台灣是在貧瘠中發育，而香港則在富貨中滋長，台灣處處表現了自足自給的本能，而香港的一切，則無所不仰賴外地的輸給，台灣的中國人，被日本人管理得懂了節儉，勤苦，他們和「便當」結了伴，而香港的中國人，被英國人教養得懂了享樂，虛誇，和巨型的餐廳結了緣，台灣雖有貧富，但是看起來都不刺眼，而香港的貧富，則在處處作着懸殊的對比，台灣是一個表面冷落的島，但是他的實質飽滿，香港是一個表面生氣的島，但是他的實質，卻異常的虛空，我十天內跨越過這兩個島，也正如同在十天內經歷了兩個季節，太令人不敢相信了，同一個地球上，同一種人類，生活得是這麼不同，這麼差異。天啦！

中國第一
扇業之王

王星記扇子

花式萬千 銷遍世界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中正路一五四號
電話一五七八號



歡迎國內外同業批發

中國旅行社承辦

香港新寧招待所

建築新型．設備華麗．大小客房共六十間，附設餐廳．酒吧．理髮室等，將於五月份開業．爲旅客服務！

地址：香港希愼道第十至十四號
電話：30371至30373

漫游昆明西山

趙德厚

昆明市在滇池的東邊，和西山只是一水之隔，遙遙相望。在昆明的大街上，偶爾一抬頭，也清清楚楚地看到西山。西山，是昆明永遠地最好的伴侶，也是我們久住昆明人士的最適於遊玩的地方，在一年之內，總有好幾次要上西山。

西山，是一個總名目，廣泛的說來，五百里滇池靠西的一邊，都可以叫作西山，其實呢，你要知道西山的範圍究竟是哪些？最好到小西門外篆塘邊去問一問划船的船家，他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

「你家要西山，由華庭寺上，是不是由三清閣下？」

這意思也就很顯明了，他們所指的西山，只是由華庭寺到三清閣這一段了，假如你要西山，要從華庭寺這一邊的高嶢上船或下船，非事先說明不可，否則，划船的船家會連區區之隔的高嶢也不會打在西山肚皮之內的。

高嶢風光

越是熟習的地方越不好下筆寫遊記，正如遊人衆多的地方不好用照相機來取景的道理是一樣，你要說的話，不知從何說起，魯迅先生會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我的文章是湧出來的，不是擠出來的。」那麼我們寫遊記的人何獨不然？如何湧得出來？一定要有新鮮的刺激和感受，所以有些人說，出外旅行，就是到外面尋找新鮮的刺激。西山，算得一個隨時見面的老朋友，好些年來，都想替他寫上幾筆，都不敢輕易地動手，最近因我購得一架來卡的相機，去西山試試片，打算費一捲膠捲，就從高嶢下船，遊升菴祠，華庭寺，太華寺，三清閣下山，乘船返昆，這時，並在華庭寺住了兩夜，返昆以後，有了一些觀感，就便擠了出來，以塞誌幅。

高嶢距昆明十五公里，在滇緬公路的側邊，又有船舶往來，交通非常方便，大觀樓長聯上所指的「金馬碧雞」的碧雞，就是高嶢背後的碧雞關，碧雞關活像一個母雞蹲着展翅的樣子，蜿蜒數千里的滇緬公路，就由一隻雞翅膀的側邊鑽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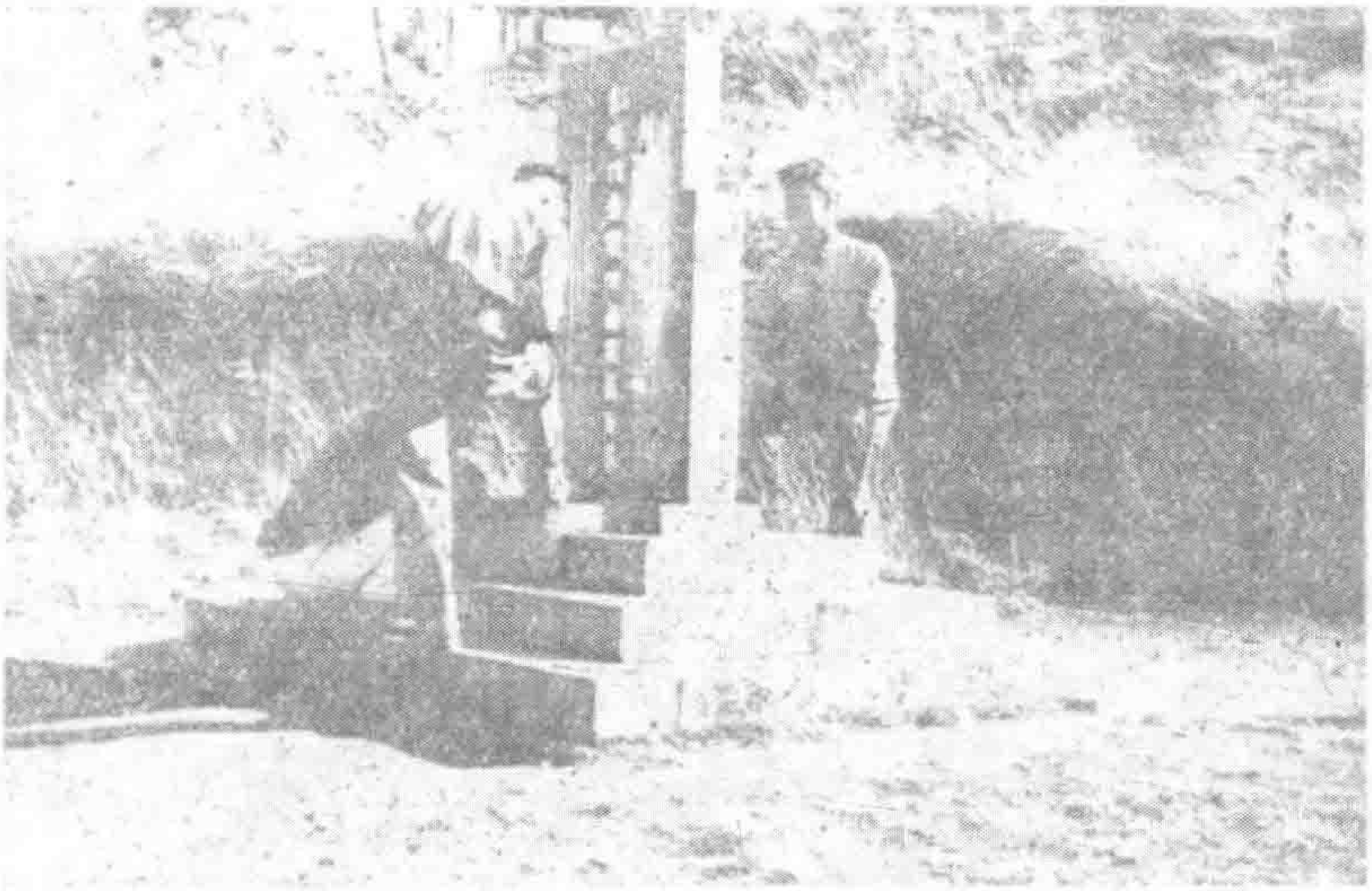
高嶢附近風景絕佳，依山畔水，大人物的洋房別墅，一所賽一所的漂亮，我沒有到過香港的淺水灣，風景和建築，是不是如高嶢附近的一樣漂亮？這些大人先生們的私人建築，多半是門雖設而常關，冷冷清清，有錢的人，可以到處花錢建築些別墅，這也是一種浪費吧？他們就像輪值似地能有多少享受呢？

高嶢山麓有一所古色古香的建築，就是明朝楊慎的「升菴祠」，升菴先生謫寓滇雲，四十多年，對雲南的名勝古蹟，題詠最多，他生前在高嶢居住的時間也最多，後人建造祠堂以資紀念，良非無因，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升菴先生如何的戀慕高嶢的山水了。他有一首贊美昆明湖的詩：

「昆明波濤南紀雄，金碧滉漾銀河通。平吞萬里象馬國，直下千尺蛟龍宮。天外烟巒分點綴，雲間海樹入空濛。乘槎破浪非吾事，已斬魚竿作釣翁。」



西山高嶢，田疇交錯，當滇池之濱，風景幽美。



西山聶耳墓，有三個學生正在抄墓碑。

由升菴祠側邊上山，不消多遠便到通西山的汽車路，這條汽車路，由高嶢滇緬公路岔道，長約五公里，是民國二十五年歡迎京滇週覽團時開築的，到達汽車路上，俯首下去欣賞欣賞高嶢一帶滇池之濱的景色，在那山水之間交錯的田疇，綠陰陰堤旁的垂柳，和一碧萬傾里點點出沒的風帆，覺得高嶢一帶的景色太美麗了。

聶耳在永憶中

由高嶢背後的公路上行不到一里路，在轉灣抹角處，突出一個山嘴，上面却是若干的墓地，這些墓地裏的墓穴，是新式的建築，在雲南這些新式墓穴，眞是別開生面，可惜若干遊覽西山的人，輕輕地就把這個地方放棄了，因爲若干遊覽的人，他們都由高嶢走小路直上華庭寺，不會再繞灣灣拐拐的汽車路。我這回的探訪，是特別由汽車路而來的，在這些墓地裏，第一引人注目的是聶耳墓。

聶耳的墓石級四級，上豎五尺高的碑心一塊，正面大書「劃時代音樂作曲家聶耳墓」十一個大字，兩旁刻有他的弟弟的說明，和背面刻着文學家徐嘉瑞所撰的墓碑，都是用白話文寫的。我們知道聶耳是一個青年音樂作曲家，他的歌曲，正是國防的歌手，不幸死得太早，他的長眠處面臨滇池，背枕西山，而他又死在日本，俗話說，樹高千丈，落葉歸根，這又幸滇山有幸吧？

我們要知道聶耳的事蹟，且看徐先生所撰的墓碑，是白話的，我們又可以當作一篇文藝去欣賞呢：

「向不醒的世界作預言的喇叭——雪萊

聶耳死了，是怎樣巨大的一個損失，他是劃時代的音樂家，革命的歌手，國防音樂的前哨，在鬥爭的程途中，他在巨浪中完結了他悲壯的一生。他是玉溪縣（屬雲南）人，名守信，與民國同年誕生，四歲喪父，全賴他的寡母撫養，求實小學畢業時，才十一歲，深有音樂天才，相繼畢業於聯合中學和省立師範高級部，民國十七年，十六軍招學生軍，他從軍到湖南，廣州各地，不久情形變遷，他轉到上海，加入明月音樂會，二十一年到北平，任音專教授，後受聯華公司之聘，暫回上海，主持音樂事務，復任百代公司音樂部主任，組織國樂團，繼續創作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揚子江，暴風雨等曲，音調雄偉，全國播唱，聲名大振。二十四年到日本，擬赴歐美作更高深的研究，不幸七月十七日午后二時，在日本海鵠沼海浴溺斃，時年二十四歲，火化後，遺骨運滇，二十五年，皈葬此處。

歷史的巨輪在轉動着，在重重枷鎖下面的中國大衆，他們不要萬人合奏的德意志皇帝進行曲，也不要感傷頹廢的悲愴奏鳴樂，他們是要求一種提當式的音樂，來做國防的前奏，抗嘀的回音，在這樣時代下他產生了他的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充滿了生命的旋律，從同胞的血管中，注入新鮮的血輪，從旋律中使中國再生了。

克夫那給貝多芬的信說：「言語是被鎖住了，幸而音樂是自由的。」聽吧：

「大家努力，一齊作戰……背起重担朝前走……」

這是革命的足音，莊嚴的步伐，時代的靈魂，在音樂裏再生，可是，聶耳死了，我們深深地哀悼革命的歌手——聶耳。」

聶耳的死去的確是我國音樂界的一個大損失，現在往往有若干青年男女學生們，去他的墓前憑吊，我去的這一天，正有三個學生彎着腰，手搖着筆桿抄寫碑上的事蹟哩。蘇聯的文學家高爾基曾說過這句話：「死了不活在活人的心中，那才是眞正的死了。」用這句話來形容聶耳，也是非常之恰當。郭沫若先生曾將他比喻爲歐洲的雪萊，有詩曰：

「雪萊昔溺死於南歐，
聶耳今溺死於東島，
同一是民衆的天才，
讓我弔在天涯同吊！」

又據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日大公報芝城短簡欄載：「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成美國婦孺皆知的一支歌，美國人稱之爲「起來」，有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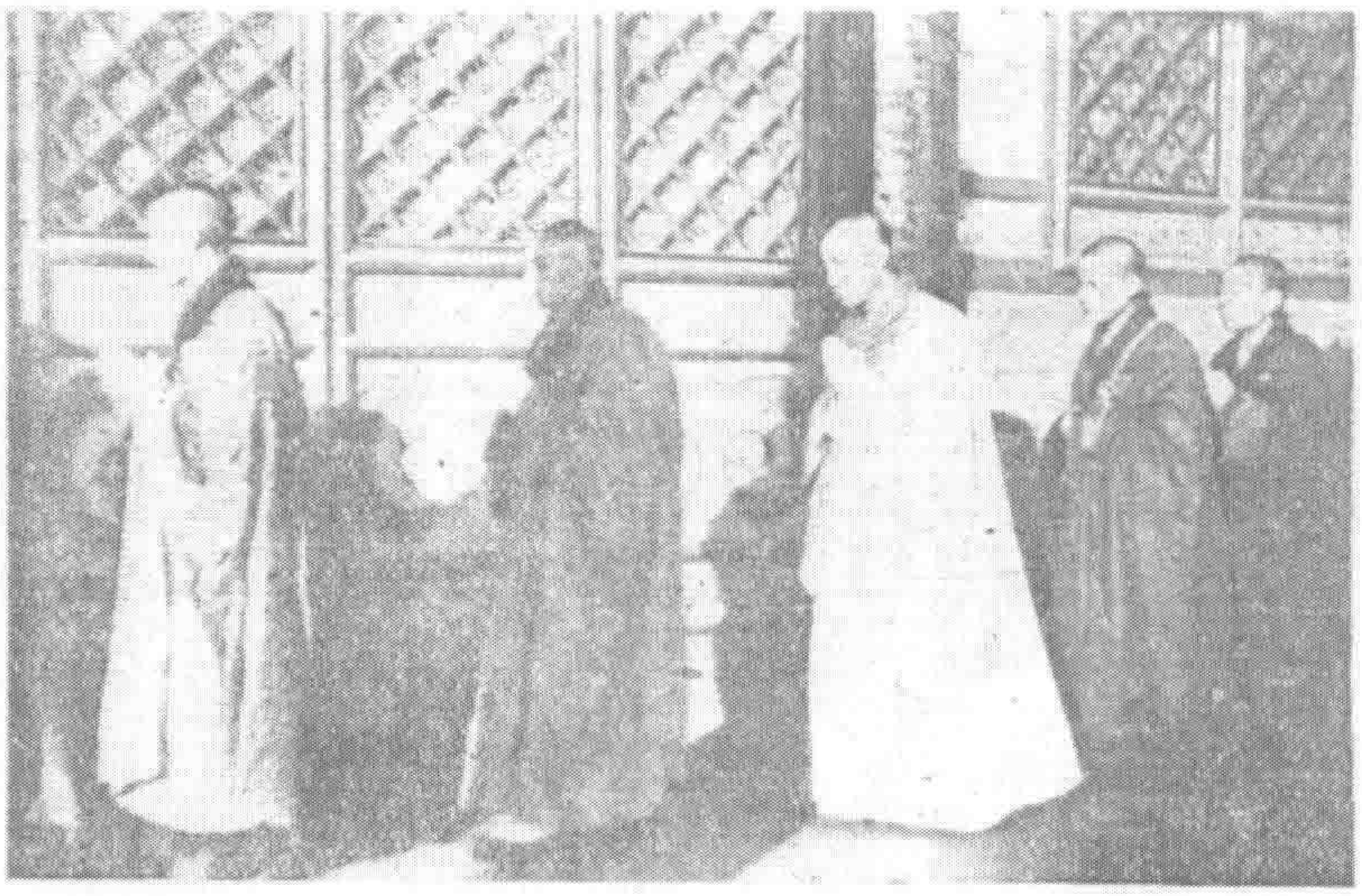
六一—三九六

多中學校，都在學習這支歌，美國著名的歌手梅爾頓 Molton 稱之爲聯合國中最好的一首戰鬥歌曲。」可知聶耳的作品，在外國已得了榮譽。

聶耳死後，雲南省政府也很重視，在圓通公園裏造一個很秀麗的「聶耳亭」，以供後人憑吊，亭上有聯云：

「酒罷客將歸一閣崢嶸斜照紫；

曲終人不見數峯香靄暮煙青。」



來華庭寺受戒的和尚們，正魚貫而入大雄寶殿，做他們的佛事。

現在聶耳亭仍峙立在圓通公園的螺峯上，在亭裏迴觀昆明全市景物，瀝瀝在目，爲遊人憇息遊樂最好的一個地方，不過得近聶耳亭和對聯的木牌，已不知去向，若不經熟人指點，是不知道聶耳亭的。

聶耳墓左近尚有兩棺墓値得注意，一是青年文藝作家張天靈墓，一是李公樸衣冠塚，張天靈死於民國三十年，着有鐵輪和火網裏等報告文學，李公樸呢，是和聞一多在一塊兒遇害的，他的碑上僅淡淡的刻有一句：「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時二十分於昆明青雲街口遇害。」如何遇害呢？全國報章上很顯着的刊載過，用不着我們來饒舌了，倒是他們這一批作家們啊，敎授們啊，在一塊土地上長眠着，却令人興慰的他們並不覺得太寂寞啊！

和尚受戒目擊記

由聶耳的墓地順公路到華庭寺，大約兩三里路光景，一路上綠蔭滿佈，非常涼快。華庭寺是西山最大的一個叢林，規模相當偉大，我們這次遊西山到華庭寺去住宿兩天，有一個目的，就是去看和尚們舉行的受戒大典！

每一個和尚的頭上總要有幾個疤，它是如何會成功的？又它的意義是怎樣呢？在不經過一番的觀察是不會知道的。

大凡一所大叢林（大寺廟），每年的春天總要傳戒一次，如招生廣告一樣的廣告就早幾個月粘貼運送出去，傳戒的日期大約是一月左右，居期以前要受戒的四衆（和尚，尼姑，男居士，女居士）們，就向寺裏報到，繳費，今年每一人所繳的費用合袁大頭十二元，包括受戒的一切費用和這一個多月的伙食。今年的受戒日期是在陰曆的二月十九，寺裏的規定在二月初一以前就得集合，由初一起就要做科目了，他們的科目很多，除唸經拜佛之外，還要學習若干規矩禮節，因爲受了戒，才算正式寺裏的一個和尚，無論談吐及一切舉止動作，不能和俗人一樣的隨便了，在這裏頭，一個來受戒的和尚，他會學得今後如何對待和尚，對待俗人，又如何的修練。到了這裏，也應該回頭說上一句，來受戒的資格，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只要事先拜了一個和尚做師父（他們叫皈依），自己得了師父所取的名字就合格了。受戒的意義是要戒「殺盜淫妄酒」五事，而受戒的方式就是燃香。

燃香，是要用火在光頭上燒呀，我們不當心偶爾被針刺着時，都覺得很疼的，燃香這二字，才吸引我到寺上來。

傳說二月十九是觀音菩薩的聖誕，十八的晚上就燃香了，應當受戒的準佛門弟子們，就將頂上的髮剃得乾乾淨淨，帶髮修行的居士們，也可以留着一部份，在所剃的地方，剃得特別認眞，分正剃，倒剃，不特表面上的一塵不染，連六根也要修得乾淨，這是防備在香火燃燒時刺痛的原故，這個手續，是在十八的白天完成，一百多尼姑和尚，頭剃得光光的成了白面書生，洋洋大觀，眞是好看！剃畢，用墨打好印子在所要燃香的地方，在晚上根據這個位置，才好燃香。

這個燃香的大典，是不讓外人瞧見的，晚上八點多鐘光景，我就混進了大雄寶殿，因爲四衆燃香的太多了，約摸有兩百人光景，分兩批舉行，第一批是先燃男女居士們的。

男女居士們上面披着黑衣裳，底下穿的貧富不一，有幾位太太們，在受戒燃香的時候，還捨不得將它的玻璃皮包放棄，至於他底下的衣着，更不必說了，而他們燃香的種類，也更隨其所好，採取各種形式了，有的在頂上受三顆，六顆不等，大概不會下二三十顆，特別引我注目的是一位年約三十許的中年婦人，她要在胸膛前受一個萬字，也許在大佛面前，顧不得披胸露懷受疼



筆者立於西山龍門下。

痛的那副尊容，和在旁邊招呼着的男和尚了。

所燃的香，是容易着火的東西，待兩個和尚似絆帶捉的將對象招呼好以後，用火燃着貼在肉上的香（用棗泥粘穩）時，全體和尚動員大家在唸「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唸了又唸，唸了又唸，聲音的急徐和聲調的高低是隨時更換的，大凡受戒的人疼得最厲害的時，他們的聲調也特高，同時也唸得特別快，在那個時候，除他們高聲大唸的聲音外，我眞聽不到絲毫受苦者的聲音，只見被和尚們掌握着的身體動了幾動，有時動了又動，淚珠由眼角落裏滴下來，面部非常之慘白，待有香煙三分之一長度的香燒完在人的皮膚上熄滅的時候，燃香的手續才算告成。我問才燃下香來的一位男居士，問他疼不疼？他不好意思答覆，旁邊有一個和尚來岔嘴說：「現在算什麼，再隔半點鐘要回火，才更疼呢。」所謂回火，就是剛才燒下去的地方，要發紅發腫，今天以後，他們的食物也改變，要吃些發物，要使所燃燒的地方，灌膿，生疤。

第二批所受的是光頭的和尚和尼姑，燃香的位置都是一律的，因爲人數較多，他們唸起大悲觀世音來，聲音也特別響亮，在當時，可惜我沒有帶閃光的照相機，不然，攝出這張幾千百朶香火在燒頭的照片，那才是偉大之至！雖然他們所受的戒是同時而一律的，但是也有例外，有一個和尚將正頂剃開了，用米飯團成一個圈，注入清油，放上燈心在點，別的和尚只是十多分鐘的紀錄，而他足足燃點了半個鐘頭，有人對我說，這叫燃燈，比燃香的功德還大！

我看了這連續兩次的燃香受戒，心中總有些不忍慈悲起來，菩薩要宣揚的救苦救難，這不是苦難是什麼？

杜將軍的「一望澄清」

由華庭寺到太華寺，也僅三四里路，順着公路行走，不消一個鐘頭便可以到達了，太華寺的地方沒有華庭寺的廣曠，但是寺的淸幽，則有過之。大殿下有一株茶花，枝枝曲垂覆在一個涼亭上，團團如幢蓋，到了正月初間花開放時，紅做一團，眞太美觀，有許多遊覽西山的人，第一就是要看看這株茶花。這株茶花相傳爲明朝建文皇帝所手植，寺裏面的人，特別寶貴它，不讓人攀折，違者處罰淸油五十斤。

西山風景的美麗，要算由太華寺出去一里許到達三淸閣的路上了，這一段路是最近才完工的公路。由這一段公路上行走，眼界極寬，正所謂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附近省垣的呈貢，晉甯，昆陽各縣，也瀝瀝在目，看滇池裏的朝暉夕陰，風雲變化，眞是氣象萬千。我記得外國某名勝的地方，特別寫着「慢慢走，欣賞啊！」的句子，以喚起遊覽者的注意欣賞美景，我認爲西山的這一段路上也應該這樣的寫法，因爲這一段路，最長不上一公里，走走路也是稱心快意的事，何苦修汽車路求迅速呢，眞是「煞風景」的事。

走到西山三淸閣附近，我們會發現路邊一塊大石頭上，刻着「一望澄淸」四字，上欵寫着民國三十四年雙十節，下欵落的是杜聿明。由於這塊石刻上，是在紀載着中國近代史上一小頁杜聿明將軍奉命奪取龍雲政權的事實。那時是一天可以紀念的日子，就是雙十節前七天，所以杜將軍當時是何等的興奮！而今而後，雲南的局勢，也正如滇池的池水，「一望」是何等的「澄淸」啊！垂之名山，留之千古，故四年後的今天，在西山的大石上，還遺留着杜聿明將軍「一望澄淸」四個斗大的字。

西山的最終遊覽地是三淸閣，俗名羅漢壁，據志書上的形容詞說：「奇峯怪石，崔萃欲墜，拾級以登，高入雲表」，所以三淸閣，玉皇閣，眞武殿，老君殿，靈官殿等，都是建築在岩壁之上，而最懸絕的是「龍門」，更在一切建築之上，下臨萬丈的懸岩。到達龍門的一段路，也不容易，完全是由人工向石壁開鑿而成，達到龍門，要鑽若干的石洞，龍門上有一聯云：「高山仰止疑無路；曲徑通幽別有天。」眞寫得恰到好處。

最近兩年來，西山三淸閣處處修理得一新了，遠遠看去，黃瓦紅垣，點綴在蒼翠之間，正好似如詩如畫的仙山一座啊。在龍門憑欄遠眺，最好的景色是在淸晨，看水中日出的金寶塔銀寶塔以後，便看見數十百隻漁舟，有時圍攏過來，有時放展開去，才更是一幅美妙的天然活動畫圖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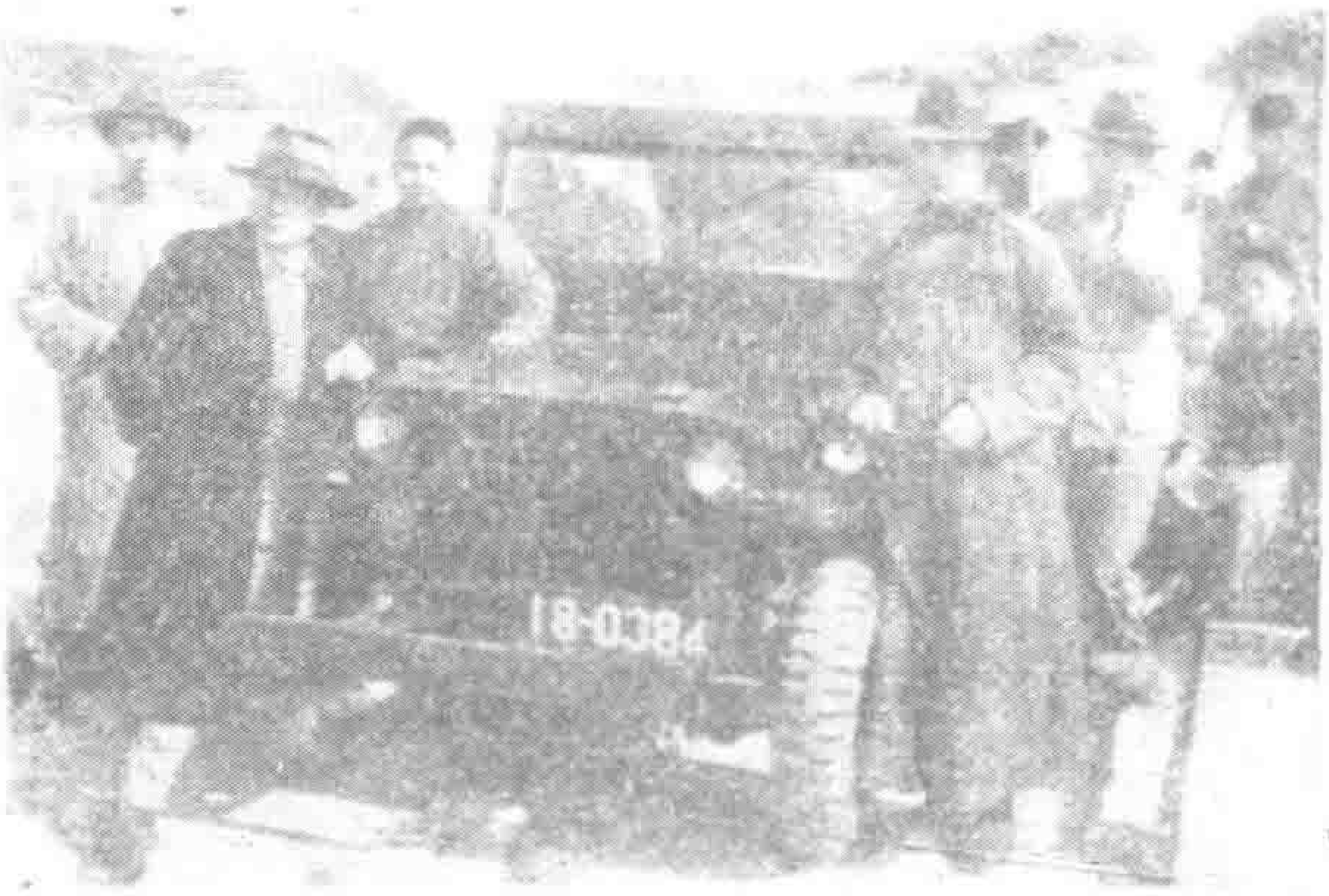
四川的模範縣——榮縣

從瀘縣到甜的內江

朱梅

到瀘縣後就打算去榮縣一趟，尤其是在抗戰期間它被譽為四川的模範縣，更想去看一看，使我焦愁而遲遲不能成行的緣因是交通工具發生問題。瀘縣與榮縣相隔不過四百五十華里，公路已早通，但至今還沒有直駛的長途公共汽車。隆昌這一段雖可以搭中福汽車公司瀘渝綫的車，但到隆昌以後，就必須改搭商車去內江，如碰不着商車就要坐人力車。內江去自流井這一段雖說每日有一趟長途汽車來往，由於車少人擠，車票不易買着，有時要等幾天，搭不着車還是要坐人力車。自流井去榮縣這一段根本沒有汽車，不坐人力車就祇有坐滑千。沿途就算最順利也要三四天。父親勸我坐鹽船（一種木船）去鄧井關，大約三天可到，到鄧井關後再坐人力車去自流井，由自流井轉榮縣，這樣大約需要五天，人可是舒服多了！他的另一理由是，鹽船走的是上水，船行全靠人拉，走得很慢，這樣可以飽賞沱江沿岸的風景，途中碰着打漁的船，還可以買幾尾活魚，利用江中的活水煮來吃，味道別有風味。他的意思當然很好，可是，一個人坐上三天木船是够寂寞的，想着旅途那種寂寞我祇好拂他的意了！

二月二十五日，友人馮君自重慶自己開着他的吉卜車來，我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和他商量可否用他的車送我一趟，他沒有考慮立刻就應允了我，因為他是樂山人，本來也想回家去，從榮縣走雖遠一點，但也順道。這樣解決了我許久不能解決的困難，心裏是說不出來的高興。我們決定動身的日期就是第二天（廿六）同行的除馮君的侄兒執中外，還有陪我回家的胡玉川君。



作者等一行過稗木鎮河畔所攝

我們預先約好二十六日早上七點在小市車站會齊，我們到時馮君正在檢查車子的機器，要我們在茶館喝茶等他，我剛一坐下，有五六個擦皮鞋的小孩到我面前兜買賣，瀘縣擦皮鞋的小孩特別多，為當地特色之一，也可以說是美國空軍走後遺留下來唯一的遺跡，抗戰時藍田機場是美運輸機降落的中心，據說每三分鐘有一架飛機降落，美軍來往之多可以想見，應時而生的行業不少，如酒吧間，擦皮鞋之類，自美軍走後，酒吧全部關閉，但擦皮鞋的生易却興旺如昔。

七點半我們離開小市，沿途看見滿山都是金黃色的菜子花，這景色令人看後十分痛快，因為它使我覺得這正是春天！馮君的駕駛術甚精，他用三十英哩速度開着，本來這條公路車子很少，我也想試試我的手藝，但是，這條公路車雖不多，却多山，多陡坡，多大灣，又把我駭住了！這條公路許多坡都是直上直下，可以看出當初工作的草率，顯然是在匆匆忙忙中完成的。

十點二十分我們到了內江。

我們在最熱鬧的街上找了一個飯館，吃了飯順便上街買一點當地的土產。街上熱鬧得很，各大銀行在此都設有分行，生活與重慶相差不多。我們知道四川的主要工業為糖與鹽，產糖的中心便是內江，這種繁盛是必然的結果，我們要買的土產便是蜜餞，也是這兒除糖以外最特色的東西，它的種類共分兩三大類，第一類是瓜類，有大黃瓜，小黃瓜，冬瓜，南瓜，苦瓜。第二類是果類，分大橘紅，金錢橘，壽橘，星橘，橘子皮，桃，棗，杏，梨，葡萄，櫻桃，枇杷，楊梅等。第三類為蔬菜類，有蘿卜，紅蘿卜，茄子，辣椒，薑片，厚皮菜，藕片，慈菇等，種類之多，全國第一，可以說集蜜餞之大成，味道之佳，北平、蘇州等地所出均不能與之比。蜜餞在內江是一種家庭手工業，普通都是自設糖房，自製糖來做，做蜜餞的方法簡單，就是蔬菜類手續麻煩一點，蔬菜先須做成餞丕，浸於預置的清亮的淡石灰水中，浸的時間最長不過廿四小時，然後取出用乾淨的水漂洗，洗去丕上過多的石灰成分，洗過的餞丕再把它浸漬在糖液中，三四天後餞丕吸收糖液則成飽和狀態。櫻桃，葡萄等則不須使用石灰水浸漬，直接浸漬於糖液中（有的把它煮熟）把在糖液中浸漬好了的餞丕取出來放在煮沸了的糖液鍋中，一直把它煮得來透明發光而止，把煮好了的餞丕撈起來放在預置鍋旁的竹篁上，滴去剩餘的糖液，然後將它埋於乾燥的白糖

中，使它表面黏上一層白糖，那樣便成功了。

內江蜜餞的銷路很廣，不但銷於全川，還大量輸出於西康、甘肅、貴州、陝西等省，也可說是內江除糖以外一筆最大的收入。

從內江到鹹的自流井

內江去自流井祇有一百二十華里，一出城就要經過兩次車輛檢查站，這種檢查站在四川幾乎每個通公路的縣份都設得有一兩所。沿途看見不少拉糖的板車，都是向內江的方向走，這是各鄉的糖集中內江的現象。這一段路比較平穩，祇是椑木鎮比較危險。椑木鎮還有一條河，沒有橋，過渡全靠船，我們的車也用船運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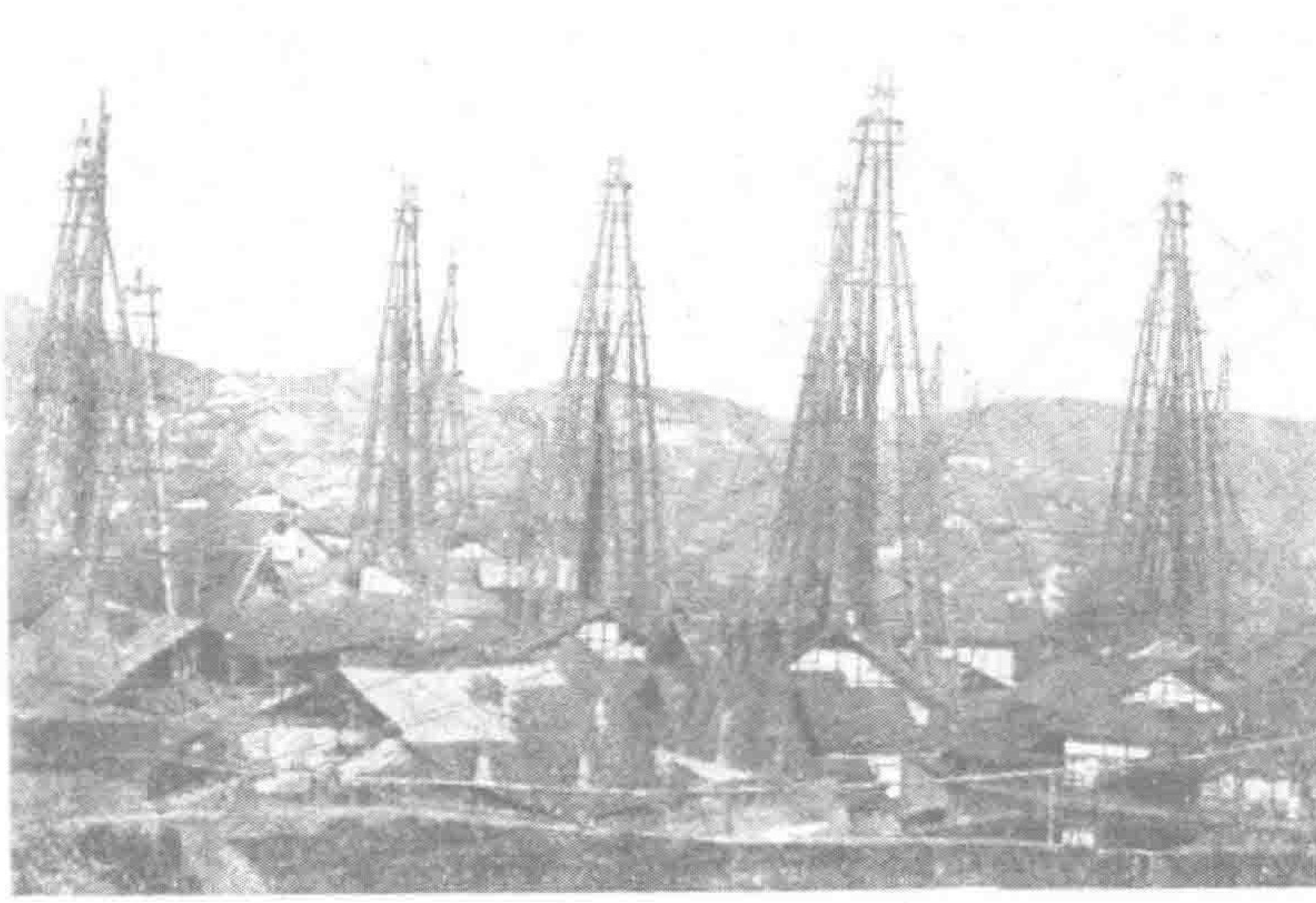
十二點我們就到滿山搭架的自流井了。抗戰前自流井屬於富順縣，抗戰時改爲自貢市（包括自流井，貢井）直屬於省政府。抗戰前街道窄小，電燈不明，現在街道寬大，電力充足，已成爲近代化的都市。它共有鹽井一萬多口，工人十幾萬人。產鹽分爲三大區域，一爲大墳包，一爲自流井本市，一爲貢井。大墳包產的主要是岩鹽，所謂岩鹽，是井裏沒有鹽水，井底的鹽變成結晶體，由人工把淡水灌入井中，當固體的鹽被淡水溶解後再用人工或機器抽出，熬乾則成爲鹽了。自流井本市及貢井，鹽岩很少，多有水，沒有水的井則爲瓦斯，當地人叫作火井，有的井不但有水同時還有火，像這種井便是最理想的。瓦斯的使用，非常簡單，用一根竹管把瓦斯從井口引到灶上，一點燃就成。自流井的鹽分爲三種，一爲巴鹽，一爲火花，一爲炭花。巴鹽色帶黑，成鍋形，故名巴鹽，火花鹽粒祇有黃豆般大，粒子均勻，色白，爲瓦斯火所熬，故名火花。炭花，鹽色白，細小如粉末，爲炭火所熬，故名炭花。鹽的價格以巴鹽最貴，火花次之，炭花又次之。自流井鹽的唯一特點，鹽中含碘質，尤以巴鹽所含碘質爲最豐富，四川的鄉下人均喜愛巴鹽，由於這個緣故，四川人害甲狀線肥大症的很少。

自流井天然瓦斯產量雖豐富，但以設備簡陋及距離關係未能普遍採用，大部井灶還是採用煤炭，但自流井本地及附近不產煤，均須從榮縣及威遠運來，由於燃料困難，許多人利用牛糞，許多人家牆上貼着一塊一塊黃色的東西，那便是當地人把牛糞作成圓餅貼在牆上晒乾，以作燃料。



自流井河邊梘竿

在我國汽油進口這樣困難的時候，其實自流井的瓦斯到可以大大地利用，我記得台灣新竹的汽車已普遍採用瓦斯以代替汽油，如自流井能這樣做，至少可解决四川的汽油恐荒，何况它是取之不盡的呢！



自流井一帶之天車

這兒最有名的菜是牛肉和兎子肉，牛肉的來源大都是把井上年老的牛宰的，兎子大都是家養的，一般說來自流井的菜都鹹得很，這也許是由於在產鹽區的緣故罷，同時此地人還愛吃一種七星椒，小而特辣，差不多的人都不敢嘗試。

這兒的旅館，在正街上有一個釜溪招待所，

六一—四〇〇

是近乎理想的，設備雖不華貴，但很乾淨，招待也很週到，這在內地恐怕是不多有的。

自流井的井名有許多很特別的名字，好似北平的胡同一樣，都有它的來歷，我舉一個例子，最有名的一口井叫挖耳井，據說當初打井的時候，好似淘金一樣，有的人成功，有的人打得來傾家蕩產，兩年三年一滴鹽水也打不出來。挖耳井的主人便是當中不幸者而又幸者之一。所謂不幸者便是兩年以後打得來當盡賣光，打井的工作不能不放棄了，主人的太太還剩下一根挖耳，她為了感謝打井工人兩年來的辛苦，為了表示惜別，她把挖耳拿去賣了買來酒肉招待他們，這裏面她沒有存着什麼奢望，祇是一點情意罷了，那些吃了酒肉的打井工人可不這樣想，他們覺得主人有這樣大的情誼，我們應該怎樣報答呢？大家說反正吃了飯沒有事再去打幾下罷，那知這最後的幾下卻把井水打出來了，大家的歡喜那是不用提的，我所說他是不幸而又幸者就是這個緣故，為了紀念這場事，所以井名取着挖耳井。


運送鹽水之竹梘高架空中

友人羅君在此經營鹽井業務，他告訴我目前自流井的鹽井幾乎要全部停工，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熬出來的鹽，鹽局不賣，又不准自已賣，向他借錢又不借給他們錢，為了維持員工，祇好借債，但利息高得駭人，月息經常在百分之三百以上，如果不停工還是要破產，與其破產還是不如停了。說來好像是笑話一樣，隣近幾省在鬧鹽荒，貴州省的老百姓吃鹽如打「牙祭」（牙祭，吃肉之意，平常人半月或一月吃一次肉），而自流井的鹽卻堆積如山，並因生產太多無錢使用停工，說是笑話，確實就是如此。

崎嶇的井榮公路

自流井去貢井十華里，馬路有兩條，一條是沿舊路開的，要上一個將近半里的陡坡，也要下一個將近半里的陡坡。另一條是沿山脚新開的，路面較平，但比舊路要遠好幾里，所以，走的人較少。倘若是下過雨，舊路走起來相當危險，因為路為黃坭土，滑得很，坡的斜度太大，稍不當心，車就有撞人和翻車的可能。兩山山脚均有一些人專作推車的工作，這情形好似上海過蘇州河的情形一樣，不過過蘇州河是坐車的人給推車人的錢，這兒由車夫自己付，算是臨時找的一個幫手。

貢井河的河水發黑色，河中有不少小木船蕩來蕩去，裝人或運貨。由於煙霧太大，處處顯出灰暗，灰塵也特別大，我想久住這兒極易得肺病。離開貢井二十里內，公路上舖的都是爐灰，車一經過，灰塵揭起幾丈高，好似一條龍一般跟在車的後面，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都糊着一層黑灰，帽子和衣服更不必說了。舖爐灰的緣因由於這條路崎嶇不平，他們以為舖上一層爐灰路就可以塡平了，那知道他們忽略了一個使這條路崎嶇的緣因，要不從根本着手，恐怕再塡十年也沒有用處。

井榮公路主要的運輸品是煤炭，一般運煤的人，在沒有公路以前用人挑，有了公路以後則使用老虎車（板車）車輪木質，每車載重總在二三百斤至四五百斤左右，每天至少有七八百輛從榮縣往自流井去，我說破壞這條公路的根本緣因便是這些老虎車，不下雨的時候，破壞的程度還輕，要是下過了雨，路面濕潤，第一部老虎車過去，路上留下一條溝，第二部車過去再順着第一部車的車跡，溝的程度自然更加深一點，第三部第四部也跟着，實在溝太深了又在旁邊劃下一條溝，雨後天晴，太陽一晒溝便晒乾成為結結實實的，因為這條公路的路基是黃坭的，所以，它一破壞以後就不可收拾，好似一張平滑的臉被人在上面左一刀右一刀劃上一些不能磨滅的刀痕一樣。儘管壩上爐灰，甚至用人工把溝修平，但車是不斷的在上面走，早上修好，下午又壞了！根本的辦法是不許走老虎車，要走時，每個輪子上必須安上膠皮，否則這條路是沒有辦法保護的。

我們的車在這條路上好似跳舞一樣，左顚右擺，弄得我們頭昏腦脹，車當然開不快，也不敢開快，因為沿途都是推煤車的人，一大羣後跟着一大羣，推車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有的兩個人一部，一在前拉，一在後推，有的四五個人拉推一部，那常常是男女大小都有，他們把煤運到自流井賣後再買成鹽運回去，來回都可賺

一點錢。

從自流井到榮縣不過一百華里，我們却走了整整地三個鐘頭，馮君說，他聽是聽說這段路壞，沒有想到壞到這麼厲害，我說：幸好這是一部吉卜車，要是普通汽車走這麼一趟至少要減少他的壽命一年！

模範縣和模範縣長

我們到榮縣已三點過了，馮君把我同玉川送到我嬸娘家，洗去了臉上的爐灰便又開着車同他的任兒走了，因爲他想天黑之前趕回樂山。

榮縣所以稱爲模範縣是那時候有一個模範縣長，黃希濂君，他的成績是，縣城內的馬路全用洋灰，四鄉公路幾乎全部完成（註一）各鄉公所均裝有電話，縣中祇須一個電話出去，事情馬上就可以辦起來，縣政府及鄉公所的建築都是最美觀的，他的特長是幹和吃苦沒有官架子，一個人不帶隨從騎着洋馬兒（註二）悄悄地到各鄉去視察，他發現了甲鄉的鄉政辦理得不好，他並不責備甲鄉的鄉長，他把甲鄉長帶到他認爲辦得好的乙鄉去，叫他在乙鄉住一個禮拜去學習，看人家是怎麼辦的，這樣的結果使得每個鄉長都存着懼怕和競爭的心理，他們懼怕的是不知道這位縣太爺什麼時候騎着洋馬兒悄悄地來了，競爭的是希望自已辦得來比旁的鄉好，當然，有了這兩種心理，鄉村的建設就容易進步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遭遇着比旁人更多的阻礙和困難，從他開始修縣城馬路起，許多舊腦筋就反對他，這些舊腦筋便是當地的土著勢力。榮縣第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當然要算清朝遺老趙熙，黃縣長想到要修北城馬路第一個困難便是要拆他的翰林第，如果拆了翰林第趙熙會出來阻礙他的工作的，因之，他想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辦法，要趙自已就範。他吩咐北城鎮的鄉長及保甲長，修馬路工作即日動工，並限定於多少日內完成，惟翰林第不准動，如果碰着一片瓦也要受嚴重地處罰。馬路是在限定之期內完成了，是一條畢直的，寬大的馬路，就是翰林第的大門孤另另地伸入街中。黃縣長吩咐鄉保長去請趙熙進城參觀新修的馬路（趙經常住在城外）趙本來不贊成修馬路的，一半也是爲了好奇心理他便坐着轎進城來了，他一看城市頓改舊觀覺得很不錯，就是有一條馬路上孤另另地一個大門突入街中看了實在不順眼，他問那是誰家的，鄉長告訴他就是他的翰林第，是縣長不許拆的，他聽後就說「不行，不行，那像什麼樣子」他於是馬上到縣府請黃縣長把那個大門拆了，黃就當着鄉保長的面告訴他們立刻去拆，工價照算，惟不得弄壞了磚瓦，把一個保守的倔強的趙翰林治得來服服貼貼的。

從處理趙熙的房子可以看出黃的機智和能幹，但向省府告他的狀子前前後後還是有一千四百張之多，省府雖然明知道要做事就要得罪人的道理，爲了免去「麻煩」就把他調到另一縣去了。

自黃一去，建設工作就中止進行，他打算成立的電燈公司，已經幾年，還是掛着籌備處的牌子，未完成的鄉村公路農人已在上面種起莊稼來了，老百姓要打電報必須要到百里外的自流井去，模範縣的美名似已隨着黃君而去了！

榮縣北門外就是綿延數百里的大山，煤礦甚多，煤價格甚低。圍城有河一條，農田灌溉利用水車，這種水車是不用人工而用水力的，車爲一大圓形，中一柱，四周皆有裝水竹筒，竹筒傾斜向流水面，水往下流則灌入竹筒，並因水的衝擊，水車轉動，竹筒至頂上後因要往下走，水則倒入預置的水槽內，水槽下安有一竹管，它將水引入田中。由於水的便利，榮縣附近不易鬧旱災。這兒的甘蔗爲白種，大而多水，碎而甜，爲他處所沒有的。

榮縣的大佛亦很著名，是憑山而刻高有八丈，每日來拜佛的人很多，這也算是榮縣的特色。

（註一）就是剩榮縣至于佳鄉的公路沒有完成，路基已弄好，因黃去而停。

（註二）四川人叫自行車作洋馬兒，以其能行不吃草也。



六一—四〇二

簇新的貴陽

朱家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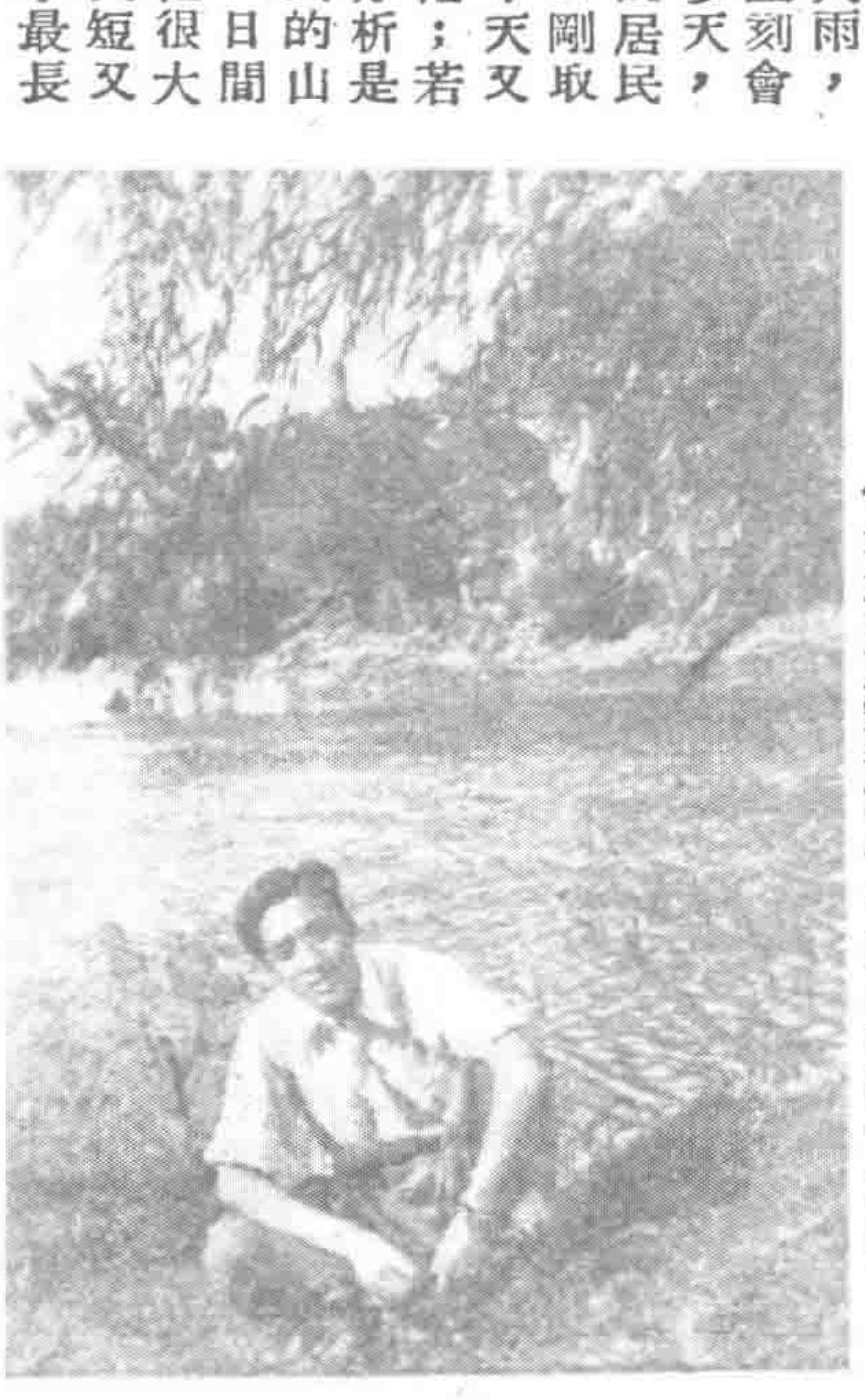
去年冬末，一架霸王號客機，載我離開了將要甦醒於春風中的上海，周轉來到貴陽；如今又是三月天了，因山城早春的緣故，從天幕上、暖風裏、陽光中能知道一個燦麗明媚的春天，已再度降臨到這西南的高原上，屈指推算，羈身黔市也剛滿一年；回憶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所收捧親友們的信札却意外地衆多，因為他們中間大半都是沒有到過內地的江南人士，幾乎在每一封信末，總用好奇而渴念的口吻問幾句，如「西南景物如何？有暇祈略告一二。」，或是「你是有幸者，能遠走邊疆，希望能把那方的風土人情全都介紹到江南來。」無奈，天性貪懶的我，在覆函上很少有滿足他們好奇心或求知慾的報導，即使有，也只是一鱗半爪地訴說幾句氣候的幻變。抑或速寫一段某風景區的浮雕，從沒有過較為全面，忠實底描寫；雖然，多年的親友們能知道我的本性而有所諒解，不過內心總有一點不安甚至疚慚，其程度恰似一中學生在暑期開學後還繳不出假期作業時一樣。

三年以來，殘酷的炮火燃遍了祖國的大半原野，唯獨這西南川、滇、黔、桂、粤一隅尚是一片乾淨土，而貴陽又是它的心臟，不論在經濟、市容、人口那一方面，顯然地已有了長足的繁榮和發展，貴陽在目前，不但是貴州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並且是西南這幾省的交通樞紐、邊疆區的重鎭，即在整個國家的國防、交通、經濟上也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更近一點講，在近四月來的一片逃難聲中，除台灣、香港外，貴陽、重慶、昆明等市，已成了三四等特殊難民的樂園；為此，貴陽的地位更顯得重要，它的名字也常掛在一般人的口邊，而想注意它、瞭解它的朋友，一定愈多了；在這個時候，忠誠地來寫出它的一粗淺的輪廓，一面能了結一年來精神上的債負，一面可以敬誠地獻於想瞭解、研究貴陽的更多的朋友，作一個粗枝大葉的參考。

地形和氣候

貴陽位於貴州的中心，拔海一〇五〇尺，適在雲貴高原的東斜面，地勢南北狹長，東西較短，成橢圓形，城外諸峯羅列，市內地位平坦，東西北三面有扶風、棲霞、獅子、黔靈等山環抱；全市面積約八平方公里，還沒有蘇州城那麼大，好似一塊高原中的盆地，因此市內街道上下坡的傾斜率沒有重慶的那麼利害，又不像江南的城市的那樣平坦；全市除省府路和中華路用青石築成外，其餘的街道全用碎石舖成，晴天灰沙多，下雨復泥濘；市內建築物在抗戰中經了數次大轟炸後，難得有一二座高大的洋房，即在最熱鬧的地區大十字一帶，亦都是假二層的房屋；市內主要的交通工具係人力車和馬車，難得有一二輛流線型小汽車在威風地馳過，而它們的主人不是達官便是顯要了，馬車在貴陽的効用和上海的公共汽車相彷。

貴陽的氣候，誇大或概括一點講：是沒有春秋二季的，因為在四季中任何一日子，只要是天晴，則陽光必然炎烈地直射在街心，令人暑熱得像夏季；假如下一場大雨，很奇異地立刻會寒冷得像冬天，因此山城的居民，往往昨日剛取用春裝，今天又穿上了棉袍；若要細細地分析是一種高原式的山地氣候，一日間溫度的變化很大，四季的長短又不等，夏季最長，冬季次之，春季最短；平均一年中最高溫度為攝氏二五・四度，最低為二・四度，無嚴寒和酷暑的時候，在貴陽過冬夏，在氣候上論要比上海舒適得多，即在炎熱的夏夜，床上也需備置夾被。一年中雨量很多，尤以春冬為甚，所下都係毛毛細雨，不過尚沒有壞到「天無三日晴」的程度；平常也有連晴上一星期的天氣，如逢這些日子，則也能看到美麗的蔚藍色天空，輕盈明潔的浮雲和絢絢彩艷的陽光，在春天的話，暖風吹來，同樣底能令人陶醉，白晝的陽光，也同樣底能使人昏懶欲睡，此情此境，何異於江南暮春三月，鶯飛草長的時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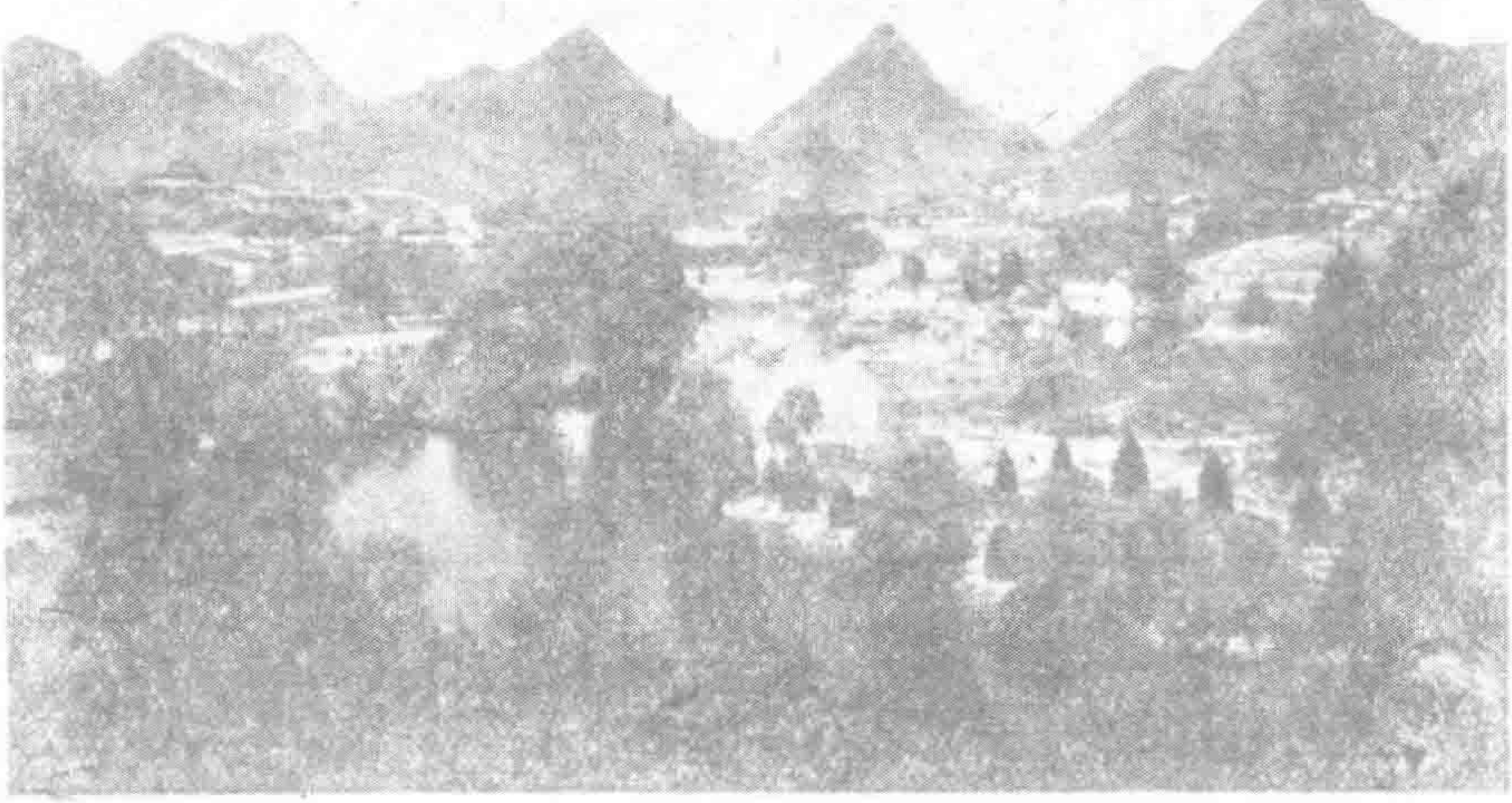


作者在清波盪漾柳條輕拂的南明河畔，

漫步風景區

「花溪」在游客們的口邊，貴陽和花溪常常是連繫在一起的，到了貴陽的外省人，也非要去游覽一

次花溪不可，甚至取道貴陽底目的就是爲了游花溪；論實情花溪確是個值得留戀、駐足的好地方，離貴陽十九公里，平常有木炭公共汽車來往其間，處於一貴州稀有的平原上，附近一帶水豐草長，山色秀麗，最主要和最優美的便是一條清瑩縈迴的花溪河，河水呈現着綠油油的翠色，和江南的水色絕不相同，要更可愛優美不可，溪水二側滿是青翠欲滴的柳樹，臨風婀娜，姿態動人，在溪水的縈繞迴曲的地方更有不少可愛的綠色洲渚；在花溪河西側，築有一腰形的中正公園，園中花木繁多，風景清麗，中有二小山，並不高，假如你爬上山顚俯視近遠，則花溪的一切勝景盡可收入眼簾：有大將山的雄偉，碧雲窩的娟秀，斶上橋水聲的奔騰澎湃，石頭村松林的蓊鬱青葱；再加放鶴洲的雅，柏亭的艷，蛇山的奇，核桃灣的靜，在遐邇各處，更星散着杏花村、朝陽村、靜暉村，單這一串絢麗的名字已够人陶醉了，這時你眞會疑心此地是天上？還是人間？



春在花溪

每當春朝秋夕，偕了知心伴侶，租一葉扁舟下水，悠然地打起雙槳，任它在這桃源般的境界裏容優輕泛，我們不要管外面的紛擾世界，外面的世界也不要來管寧靜幸福的我們，是一種多難得的「生活」呵！有人說花溪是雲貴高原上的西子湖，說得也不太過份！

「河濱公園」假如以花溪爲貴陽郊區的游覽勝地，那麼河濱公園便是市區的游客樂土了；它在次南門外，由市中心區去，不消三十分的步行或十五分的馬車的行程；顧名思義便知是一個築在河濱的公園，這條河是南明河的一段，河水清澄而明淨，在晴天被金黃色的陽光射照後略帶一點黛色；在河水左方的堤岸上種植了一排臨風輕拂的柳樹，稍裏面的地方是一家茶室，在這茶室的上面是一個高坡，在高坡上有着不少的花草，樹木和供遊人憩坐的地方；在河的那一方，是一片廣野的農田，更遠處只是一個個悠然起伏的山頭，和籠罩在這上面大穹廬，在星期日，我們可以約三四純潔坦白的年青朋友，同在臨河的茶室中，面對着這娟秀的河水和曠野的大自然，或談心，或默坐，能以半日之淡閒，抵上十年的塵夢。

在夏季，縈倚公園的一段南明河（一名楊柳灣）是個絕好的天然游泳池，河面廣而不深，水質溫而不污，每日總有不少半裸體的年青男女躺在臨河的草坪上沐日光浴，或是入水去輕游怡泳，上面是藍天白雲，底下是綠水清波，能相映出一個優美的好境界；寄言申江愛好游泳的朋友們，當你們在滿坑滿谷的虹口游泳池中，被擠得將發暈時，會不會羨慕，想念起貴陽這個曠野，優美的天然游泳池呢!?

「甲秀樓與南明堂」河流在貴陽是稀罕的，惟其稀罕格外感到親切可愛；在市區內簡直沒有一支可航或供民用的河流，只有在城外躺着一條貴陽市的唯一大河南明河，自西南流向東北，縱貫全境，它的河水又是那麼的清澈！潦蕩！它不但是黔市的靈魂，又是市中心區最優美的風景區；就在這大西門外的南明河畔，巍然獨峙着聞名中外的甲秀樓，樓係明萬曆時所建，一度經火後重修，北連浮玉橋，左隣萬佛寺，登樓眺望，則遠山近水，如在畫中，風景之佳，爲全市冠，故名甲秀，因此有人替它書了一對聯曰：「更有層樓瞰流水，虹橋風景似江南。」在樓前有二鐵柱，係清代巡撫鄂爾泰剿平苗亂後，將苗人的武器鑄鎔而成，也是個不平凡的歷史遺蹟。

從浮玉橋沿河西上，是高貴的住宅區，近年來有不少新貴舊富們，蓋了十多座碧瓦紅牆的小別墅，倚山瀕水，紅綠掩映，遠遠看去十分悅目；更上處爲南明堂，係一坡形的公園，有一幢省府用以招待外賓的洋房，其外是圍繞着草坪、花園、茅亭……等，花園內

名種甚多，稍爲出名的是菊花和桃花，在春秋佳日，總能招攬不少游客的光臨；如逢晴宵，賞月最宜，你可一人佇立草坪上，俯看一輪晶瑩光輝的明月，悠然地升上樹梢，四周的空氣又那麼地靜寂，只有那十步外的南明河，在激盪出雄壯悲切的音樂，此時定會有萬千的思慮、感慨，同時鑽入你的腦海，是鄉愁？是傷世？是懷舊？是戀新？都不是，不過都有一點兒。



河濱公園裏的水車

「市立體育場」一個觀光了貴陽陳陋破拙的街市和建築物的外客，一旦被引入六廣門外的市立體育場後，一定要感到極度的奇異驚愕，最後總會衷心地讚美愛護它，或不期然而然地口邊噓出一句話：

「想不到在這古老落後的城市中，竟會有這樣的一個進步，現代化的公共場所。」

的確，像這樣的一個環境優良、設備完善的現代化公共體育場，不要說在我國的許多省城中難找，即在第一流都市如滬、粵、寧等地，亦不曾有過第二個；該場係前省主席楊森氏一手計劃造成，佔地百餘畝，內部除了足球與藍球場地外，其餘如人行道、建築物等全用水泥和鋼骨造成，一共有：一座高大的室內運動場（不論在設備、建築材料、形式那一方面比上海的市立體育館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一足球場、二藍球場（一爲平地，一築有看台）。二網球場（水泥地），一座近代最新式的音樂台，也用石砌，其形式和中山陵前面的音樂台大同小異；一佔地八畝的游泳池。另有一些茶室，休息室之類的建築；在這許多星散的運動場中，它能很圖案化地安排了不少花圃，人行道，樹木；假如你在人行道的法國梧桐下散步時，看到了四周這一切整齊、優美的景色後，一定會不信自己是身在貴陽，很易以爲尙在上海的復興公園內等待着女友的約會呢!?

貴陽市立體育場一角



「黔靈山」黔靈山位於城西門外，離市區約三里，山不太高，不消一小時便能拾級而登最高峯；惟樹木很多，蒼松古柏，蔚然可觀，在半山有一古刹，建於清康熙十一

年，有僧名赤松者杖步至此，悅山景之幽靜而留下，歷年增蓋，迄今已成貴陽一大梵宇；如立於黔靈山最高峯，則所見盆地形的貴陽城區更爲清晰，仰首四顧，但見翠山起伏，雲海蒼茫，更覺一已的渺小；在山麓有一洞府，名麒麟洞，在抗戰期間爲最佳之防空洞，洞外築有幾間小屋，據云張學良先生一度曾留於此別墅中。

西南的文化搖籃

貴州因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向爲文化最低落、教育最不發達的省份，在抗戰以前甚至初期，全省無一完全的大學，許多子弟完成了中學階段的學業後，非到外省則不能深造，往往有多少天才因此而埋沒了一身，這個損失對於個人、社會太大了，簡直是無法補償的，試問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還能繁榮西南？開拓邊區嗎？謝謝抗戰爆發，由於戰事的失利，人才大量內遷，政府也重視起西南了，便在抗戰的中間，民國三十年左右先後在貴陽創立了三座全省的最高學府，作爲培育西南英才的大本營，發揚邊區文化的保姆；多少年來，靠了數千位堅貞、有爲的老師和同學們，能在最困苦的環境下埋頭奮門，到今日不論在那一方都已有了相當的成就；爲此他們對於「繁榮西南」的工作上底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我們除了向他們致九十度的敬禮外，並想約略介紹一點他們的現況：

「國立貴州大學」貴大成立於民國三十一年，其前身爲貴州農工學院，爲全國各大學中，最年輕的一個弟弟；不過，大體而論，還够得上稱一個稍具規模的大學，不論在校舍、設備、教授那一方面；現有文理農工法商六個學院，計十六系，一電機專修科，一西南文物研究所，一附設職業學校。

校址就在風景最秀麗的花溪，環境之優美已無用贅言了，近二三年來在大興土木，各院都已建造了輝煌的院舍，而全校堪稱第一工程的圖書館正在趕造；校中自備有發電機一部，入夜則燈火燭天，那一盞盞明亮的電燈，嵌灼在濃蔭深處，有如每只熟透的金色蘋菓，令人更覺可愛。

貴大因吃虧於地理上的因素，好的教授不易羅致　過去數年中，也擁有一批好教授如：陳達、、姜慶湘、方敬、潘家洵、鄒念魯、楊葆昌、李光忠等都是第一流的學者，現任的有五四時代的老作家蹇先艾先生，爲法國翻漢書得獎金的任泰先生，歷史學家黎東方博士，礦冶權威崔有濂先生，另有許多教授如丁道衡、張永立、張伯琴……等先生，並不是說沒有好教授，只嫌在量的方面太少了；其次圖書儀器的設備太不够，不但圖書館的書庫裏太不充實，連最起碼的報紙而言也沒有幾份，至於京滬等地學術或文藝的刊物，除了官方派送的外，定購的一本也沒有，試想一個大學生能在這樣的圖書館中，過他的學習和研究的生活嗎？

「國立貴陽師範學院」師院創立於民國三十年，教部聘王克仁先生爲首任院長，借省立貴師校址的一部爲臨時校舍，僅有教育、國文、英語、數學四系，三十二年王院長辭職，改聘齊泮林先生繼任，翌年又添設史地、理化二系，是年冬黔南事變後，一度遷往遵義上課；抗戰勝利，大夏大學遷回上海，所遺校址（在次南門外，係前陸軍講武堂），經省參議會建議省府，撥給師院爲永久校址，以迄於今，現任院長爲蕭文燦先生，自三十七年蕭先生接事以來，雖在困劣的環境下，還能努力本院工作，如：計劃與建新院舍，充實圖書設備，延聘優良教授，提高同學程度，樹立研究風氣……等，無疑地，師院正已踏上突飛邁進的大道。

師院的大門是面對着寧靜清澈的南明河，附近一帶，綠楊垂柳，古木陰森，小橋流水，堪稱沂水春風的勝利；惟房舍原爲陸軍講武堂，都係五十年前的建築，大半已腐朽傾斜了，卽使勉强修葺整滌一下，也容納不下千餘人的師生，因此與建新舍是件當前的急務，院方擬呈請省府，將獅子山花菓園一帶空地八百畝，撥歸本院爲新院址，以五年之計劃造成一理想的新院舍。

師院現有教育、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六系，一體育專修科，一先修班，學生共五百四十多人，專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共六十五人，兼任教授十二人，兼任副教授講師七人，助教十人，教授方面，頗多嚴肅的飽學之士，如王衍康、王佩芬、曾紀蔚、夏隆基、栗慶雲、胡嗣仁……等先生，眞是不勝枚舉。

「國立貴陽醫學院」抗戰軍興後的第二年，政府爲了推廣內地的醫學教育，收容戰區失學的醫事學生，便聘李宗恩、朱章賡諸先生在貴陽籌設一醫學院，最初以本市陽明路兩廣會館及三聖宮爲院舍，同時附設一醫事職業科，以造就護士和助產的人才；至二十九年，經教部勘定以本市南郊太慈橋土地百餘畝爲永久院址，十月設立門診部，從此非但間接地替社會培植醫務人才，更直接地臨床替病人服務了；三十一年附屬醫院正式成立，原設護士助產科改稱附設高級護士助產職業學校，十二月黔南事變，遷渝假歌樂山授課，至三十四年始遷回貴陽，積極從事於多方面的擴充，改善工作。

現在太慈橋的院舍已有部份完成，計有：羅公樓一座，內設人文、教理、解剖等科及二三年級教室；化學館、南明館、辦公室、禮堂、膳廳、男女宿舍各一棟，教員宿舍八幢，都係獨立的小別墅式洋

房，紅瓦粉牆，很美觀，另有屍體室及其他雜屋多間；除了醫科的四五六年級及附屬醫院仍留陽明路原址外，其餘均已搬入優美、曠野、寧靜的新院舍中工作。

　該院現設十一科，屬於前期的分人文、生物、數理、化學、解剖、生理藥理、病理七科，屬於後期的分內、外、婦產、公共衛生四科；另設藥學專修科、先修班各一，同學共計一百廿多人，專任敎授、講師、助敎共六十一人，兼任敎員十四人。圖書設備較貴大、師院爲充實，約有中西文書籍雜誌六千餘冊，一般學科上的參攷書，都已俱全，惟實驗儀器方面，因交通不便，補充困難，極感貧乏，這不是學校當局的責任，而是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運輸上的結癥了。

街頭巷尾

　初來貴陽的外省人，假如要上街去觀光一下市容的話，便有一種特殊的臭味向你鼻中播送，並且是很普遍而又難受的，這便是馬糞的臭味，原來市內馬車很多，其形式和江南的不同，似乎要老式不少，至於住久了嗅慣了的人，那自然又當別論。

★地方上正當的★娛樂場所太★少，僅有電影院四家，坐座、設備和上海的三四輪影院相彷，經常在放映一些老古董的片子，如「鐵公鷄」、「學府風光」、「相思債」等，偶有一二好片如崑崙的「新聞怨」、「萬家燈火」等，自貼出了廣告後，也得等上一年或半載才放映，推其原因，不外貴陽的一般生活費用低廉，戲票也無法增多，一般賣座的新片自然不易來黔了。

　可是，年青人總會找尋快樂的，當社會上沒有太多太好的娛樂時，他（她）們（可惜僅少數的所謂有閒階級者）便自動想出一種娛樂方法，便是舉行私人舞會，筆者也曾去「觀光」過一二回，看到樂隊（二三人而已），舞池（有水泥的也有木板的）都很「蹩脚」，而參加者的興趣却很濃烈，其風度要比滬上的衝動、粗蠻、獷野不少！

　除此而外，「竹林清玩」亦甚風行，不過稍有一點別緻，百搭是沒有的；其餘如「羅宋」等亦頗流行。

★俗語云：★「無娼不成市」★，眞對；貴陽是都市，當然不能沒有娼妓呵！非但有並且相當的「繁盛」，因此這已不是少數人的生活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了；人口約萬人左右，以等級分有三類，最高尙的一種私娼，在尙武街，其青樓上堪稱「談笑皆豪富，往來無白丁」，裏面的姑娘們，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摩登入時，在街上經過時，儼然是闊老們的少奶奶，旁人絕不會疑心是賣淫者的；第二流分佈在博愛路一帶，主要的顧客爲小商人和薪水階級者，以二三袁大頭的代價，儘可得賣到一夜的風流；最可憐、可慘的，莫過於銅像台、市府路、水巷子一帶的下等出賣肉體者，每當街頭華燈人語，遊客如織的時候，她們只能佇立在人行道的陰影裏，口中啣上一枝香烟，在焦急地盼望着「衣食父母」的來臨，當然較上等的人是不屑一顧的，留下的只有那批「打車賣漿」者流的賞光，甚至他們見到了這「滿面烟容，身體瘦弱」的神女也不發生興趣時，那明日的生活便要有問題了，因此每當夜闌人靜從這一帶經過時，常常會看到一幕扎掙在生命邊緣上底慘劇的演出。

★生活費用低廉極了，★尤以食★米、豬肉、鷄蛋等食物更便宜，在最便宜的時候只有上海物價的四分或五分之一，即以在上海買一個蛋的代價到貴陽能買到四個甚至五個，日用品如布、襯衫、牙刷牙膏等稍昂貴一點；不過社會上活不去下的赤貧依然衆多，在街中眞正衣不蔽體的貧苦者觸目皆是，因爲他們大半是出賣勞力的人們，在物價低廉的社會中，人力也一樣的不值錢呵！

★在內地因遠海★寡河川，★海味水產不易得到，就是在山溪內捕獲少數，便被視爲無上珍品，非在大宴會，不輕易食用；因魚類味鮮美，能增加食慾，川黔的居民在不得而求其次的天然環境下，便普遍地嗜食起辛辣來，用以刺激胃口增多食量，因此吃辣在貴陽已成爲最普遍的現象了，有些人家吃飯時只有二碟東西，一鹽巴，一辣椒，照樣能狼吞虎嚥地吃三碗，初來的下江人見了，定會咋舌的。

★貴陽和旁的城★市一樣，★在金元券高速度的貶值以來，新興了一種「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買賣，便是銀元的公開交易，這交易的市場在正興街一帶，原來是賣買美軍剩餘物資的大本營，如今因它的來路和買客皆減少後，無形中被公務員之恩物——銀元——的交易取而代之，自朝至暮，在長不滿百米的狹窄的小巷中老是擠滿着人，在一片亂哄哄的吵擾聲中，不時插入一聲聲「叮叮」「噹噹」清晰的節奏，或是「民三」「民三」聲嘶力竭的呼聲，儼然是個最原始的交易場了，而靠此爲生的人，着實不少，在某些日子，眞正想買或賣的顧客反不如銀元販子多了，由此而知販子們的生意亦很不易做呵！

導游叢書

本社出版各種導游叢書爲旅客所必備已出版者有下列十種：

台灣攬勝　南京導游
杭州導游　北平導游
南嶽導游　廬山導游
常熟導游　嘉興導游
無錫導游　黃山手冊

中國旅行社啓


狗頭老牌
蔴紗舞袜
蔴紗袜
凉爽細潔 永不起毛
花袜 套袜
漂亮經穿
襪
鴻興織造廠榮譽出品
上海慈淑大樓三二一號 電話九〇一七二


一品圖
彩色 綺麗綢
彩色 綺麗紗
彩色 花蔴紗
永不退色
中國首創
達豐染織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總發行所 上海寧波路三四九號 電話九三二一五

大巴山行脚

漢渝公路萬鎮段紀行

車輻

歷史的追述

由重慶到陝西去的公路原有兩條：一條經成渝，川陝公路達大巴山之脚，川陝交界的七盤關；一條由重慶到壁山轉綿壁路，到綿陽后再接川陝路。這是老路，且不去提它。

由於戰事的關係，現在又從重慶郊區小龍坎石門渡起，直到川陝交界處——大巴山的中段萬源縣止，修建一條四一七公里的長路，它的總稱叫做：漢（陝西的漢中）渝公路渝萬段，路基路面巳經完工。從萬源翻大巴山入陝西之鎮巴，這條路正在興修，稱爲：萬鎮段。這兩段路如果成功，從四川到陝西漢中的路程，就縮短得太多了！它比走綿壁路近一八〇公里，比成渝，川陝近三〇〇公里。從這條路到陝西的白河，比由綿壁，川陝路去近五〇〇公里。三百公里或五百公里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字，如果照現在普通行車的速率看來，它可以把行車日程縮短到三天乃至四天，對於人力物力的節省，那眞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說到這條路的歷史，應當追溯到抗戰初期，那時交通部遷川，深感川陝交通不便，二十六年卽定下測繪萬渝路的標準工程計劃，（陝西方面西鄉到漢中公路早巳通車。）它的坡度頂大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川陝公路有超過百分之十，容易發生危險。）最小灣度半徑，不得小於一五公尺，橋以載重一五公噸爲原則，臨時橋定七公噸半。

二十七年七月，組織測量隊，分兩個工程處：一設達縣（宣渝段），一設陝西，西鄉（漢宣段）。宣渝段由孫發端工程司兼處長，爲當時南方有名的山地選綫工程人物。漢宣段由黃慶慈總工程司兼處長，爲北方有名的公路工程專家，后來他在考察地形時翻車殉職。萬渝路最初的測繪，是在這兩位專家領導之下工作，可謂南北之秀，爲這條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時他們二人共管三個測繪隊，北方由西鄉測到萬源，南方由大竹測到萬源。

二十八年又測繪竹渝段。

二十九年冬季裏全部通車。

這時候，孫發端調往積極興修中的樂西公路（在川南，從樂山到西康省的西昌。）換來了丁貢南總工程司，丁被現在交通部五區公路局的人稱爲「丁老總」，安徽安慶人，現年四十七歲，亦爲南方公路定綫專家，爲人和達，學識豐富，雖則僅僅四十多歲，他的眼角上巳因經年不斷的工作，刻劃出絲絲地皺紋了。他隨五區局幹這條路直到今天。

三十二年，全國公路機構改組，這條路屬第三區工程處，唯達縣到萬源一五〇公里以養路費不敷，曾放棄養護。

三十五年又來一次全國公路機構改組，這條路才屬五區局，正在進行工作時，李先念有入川企圖，國軍羅廣文部亦趕到萬源，開始搶工，一月內居然成績顯著，原來塌方工程，亦修理完竣。以后進入正常養護工程，晴雨保持通車。

富足的川東北

由重慶出發，經戰時有名的學校區沙坪壩，下小龍坎，過石門渡。嘉陵江洪水汛濫，江流湍激。登江岸，爲磐溪，有游泳池，小茶館，與對岸沙坪上的松林坡遙遙相對，江山如畫，上山轉了幾個之字拐，把大重慶巳拋在后面看不見了。唯高大的華鎣山脈，屏立西方天際，氣勢頗雄偉。

這次從重慶出發，有五區局熊哲帆局長，「丁老總」，兩位工程處處長湯克家與趙鐵生（本文中圖片多爲二公所拍。）及筆者五人，分乘兩部小吉普。

沒有到過這些地方的人，一提到城口，萬源，總以爲是邊戍不毛之地，其實到了萬源，走完這條路，無處不是青山綠水，尤其是高峻的大巴山山脈，森林甚多，綠一處，翠一處，山路一迴一轉，不由你不喊出：「好富足的川東北呀！」

巴縣走完，便入鄰水，公路沿縣城外的小溪旁經過，地方人談及：鄰水的西山，啣接華鎣山，山中早有「土共」出沒，除了沒有大炮外，其他電台武器齊全。西山四十里的四面山，經常有他們的行踪。過縣城，公路沿山脚而行，在九十度的炎熱氣候下，穿過了無數豐饒的山村，黃昏時抵大竹縣，第一日共行一九四公里。

大竹是萬渝公路與川鄂路的交叉點，在萬山叢中，拔海二六四公尺，由巴縣來，算是在走下坡路的丘陵地帶。江北境內從木耳場上山，由拔海二七一公尺登興隆場四三六公尺，永興場五〇五公尺，梅家坡五二七公尺，達最高峯茨竹場爲五七三公尺，山勢險峻，林木尤多！筆者甫自大江以南暢遊返川，看見這一帶葱蘢青翠的高山流水，覺得江南美景，亦不過如斯而已。

大竹至達縣（綏定府）七二·四公里，達縣在羣山環抱中，到縣城時，經一開鑿小山，形如削壁，直向偉大的通川礄駛去。橋連引橋計算，共長三〇一公尺，爲二十九年興建，用去鋼筋七噸，條石五千



作者攝於陝西之鎮巴縣

立方，洋灰四四〇〇桶，其他鐵件八噸，當時僅用去四十五萬元法幣，到今天算來，這數字簡直是天上的神話了。到達縣買一包紅錫包，不多不少，剛剛花去法幣四十五萬元，然則，我們一口氣到可以把通川橋一氣吞下肚子裏去了。不能怪我們的口氣大，還要問爲甚麼法幣貶值？

達縣市面相當繁榮，因爲公路已通，車站附近已新建了不少房子。渠河上漁船往來，傍晚炊煙繚繞，簇火點點，別是一番風趣。

每到一個縣份，地方人士對於這條快要打通陝西的漢渝路，無不津津樂道，他們願盡全力維護這條公路。

從達縣經宣漢境到大巴山脚下的萬源城，共爲一五〇・八公里，山勢不高。達縣雖在羣山之中，海拔才一五二公尺，入宣漢境之瓦窰壩，漸起高山，瓦窰山頂高三百餘公尺，到萬源接界的大水凼降至二三一公尺，入萬源縣境羅文壩山勢又起，二五七公尺，向大巴山愈走愈高，奇峯突出，因了處處樹木多，處處清秀可愛！到花溪海拔四〇二公尺，平塘四八〇公尺，石冠寺四九五公尺，及至縣城，已達五一一公尺了。



自重慶出發向萬源行進

羅文壩

是川東北銀耳的集散地，山上農人劊木生耳，每家產量不多，一家幾兩或一斤，集多了賣到羅文壩，再大批的運到重慶，搭輪出川。

石冠寺在山峽之左，原先沒有道路，修這條公路時，盤山爲路，山勢傾斜到山脚下的小溪，在半山上打了幾個石洞子，公路從洞子中穿出去。山爲鵝卵石經大壓力凝結而成，與劍門關地質相若。出洞口有炭洞子，沿馬路放了很多生鐵塊，這地方也產大量的鐵，都是運到重慶工廠中去作「百鍊三鋼」。石冠寺在半山上，山高四百餘公尺，登山有木欄繞石梯，有小廟，破濫不堪，內駐設防軍隊。向天望，山岫穿雲，白雲朶朶；向下看，碧潭無波，遠波蕩漾；洪水時，驚濤拍岸，那又是一番風景了。

偉大的拓荒者

漢渝公路到萬源「到此止步」。這次參觀了全程，就筆者幾年來在四川各公路綫上看后所得，有幾點值得向讀者鄭重報導的：這條路全在萬山峽谷中開出，工程之艱鉅，不亞四川任何一條最危險的公路，修建時不知道死了好多無名的開拓者，犧牲了好多人的血汗，正所謂：「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我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些開路先鋒，是偉大的拓荒者，先驅，值得詩人謳謌的。全段路程中，除江北的石門渡一處渡口外，到萬源縣城無二渡，將來把整條漢渝公路從萬源、鎮巴修通西鄉再達漢中，也沒有第二個渡口，對於行車，方便不少。最近重慶嘉陵江大橋已奠基了，如這個鐵橋完成，從重慶到漢中根本就不過渡。沿線永久式鋼筋水泥橋佔絕對多數，也有用堅石築成的，欄杆雕花，樣式摩登，尤其是達縣境內幾道石橋，疑爲美術家設計。通川橋，每一欄杆上有石塑獅子，或爲咆哮，或爲臥眠，姿式各各不同，益增長氣勢。橋中一定距離，修有行人退道，便在躲讓汽車，設計週到，可以想見。

漢渝路完成，這一帶的鐵、煤、山貨，有名的特產白耳，可以運到西鄉，北上漢中、西安、甘肅；南走白河、安康、沿漢水而下武漢三鎮。同時西北出產，亦可經公路源源入川，構成市場未來繁榮。是則，未來的漢渝公路，可與川陝公路平分秋色，萬源代替廣元，達縣代替綿陽，一幅美麗而繁榮圖畫，不久便可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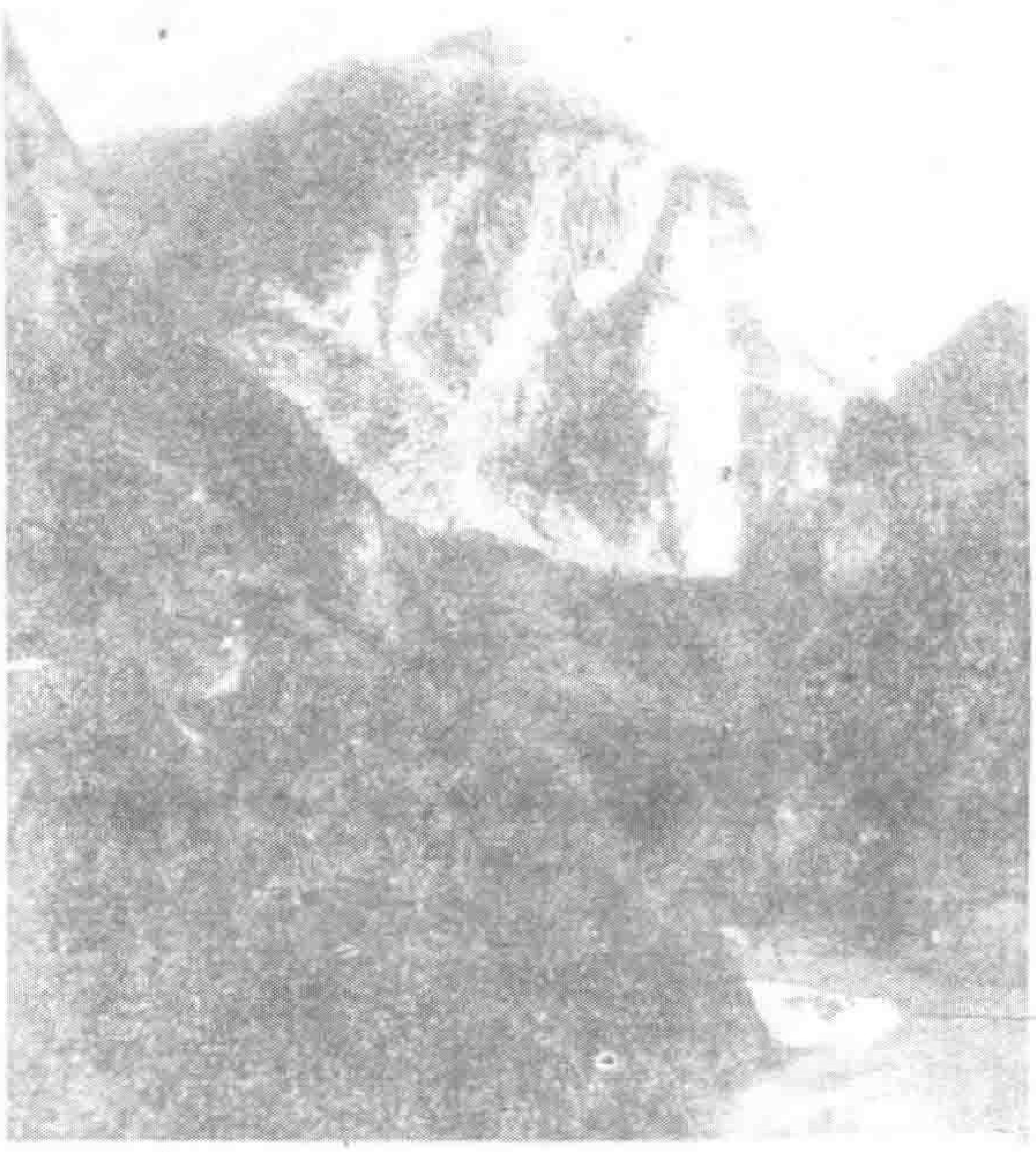
可是，這條路也有它的缺點，達縣北上，單行道居多，僅四公尺寬，有加寬之必要！有很多塌方的山岩，道路也應改修加寬。

大巴山下萬源城

萬源城在大巴山脈脚下，爲一較平地帶，中穿溪流。它的沿革：最早屬於禹貢梁州，秦置巴郡，漢改宕渠縣，蜀漢爲宣漢縣，宋爲東關縣，

北宋改東鄉縣，明爲太平縣，清時太平縣屬綏定府，民國三年改萬源縣，屬川東道，現改屬達縣十五區專員公署。東西相距四百里，南北相距四百六十里。東邊到七里溝交城口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大水蕩交宣漢界二百二十里，西至竹谿關交通江界一百七十里，西南至興隆場交巴中界三百里，西北滾龍坡交陝西界六十里，距鎭巴縣城二百十里，公路測量縮短爲八十三公里，據李昌源工程師談及：還可以在八十三公里中再縮短。

全縣共二十五鄉鎭，一一四保，二〇九六甲，二七六八三戶，男八〇三五三丁，女七八八〇一口，共計一五九一五四人。據說從前不止這樣少的人口，自從民二十幾年中徐向前隊伍來到此地後，你來我往，老百姓在內戰中死了一半。從戰爭到戰爭，不及十五年，大巴山又在佈防了，公路亦因配合軍事行動積極的把工作展開了。



石縫灣有如小三峽

現有中心學校二十七所，初中二所，保國民學校二二五所。自衞隊四中隊，駐保安隊一團。沿大巴山脈築碉堡一〇八個，據說可以抵禦機槍。因爲是設防區域，十五區專署所轄各縣縣長規定是軍人任縣長，駐紮防地軍官不准帶着眷屬。最近陝境內白河，安康克復後，此地尙稱安靜，軍官沒事偶亦坐坐茶館，狀甚閒適。

城口，萬源地居川陝鄂交界地，是爲歷史上有名戰場，「蜀鑑」上載明崇禎十二年八月，張獻忠自陝興安到太平，十三年在川鄂界上奔漢中，左良玉自漢陽西鄉追張入蜀，擊於太平境瑪瑙山。淸康熙十三年飢民一斗粟，楊三賊到太平山中刦掠。十五年吳三桂使僞國公譚宏取勛陽，亦到山中作戰，乾隆十五年白蓮敎由城口入縣境傳敎，淸末隨時有飢餓的農民造亂，直到民國。從歷史回復到歷史，眞令人不寒而慄！

縣城是够小的，城牆已沒有了，年來軍隊往來頻繁茶館及小食店生意甚興旺，最近五區局萬鎭段工程人員大批到此，設工程處，開工程車，驟然間使這古老荒涼的山城活躍起來了，這些新青年帶來了新鮮活潑的空氣，感染每一個人。他們是文化的開拓者，建設國家的先驅，每一個人都充滿了自信與吃苦的精神，把精力供獻給邊士，要以無匹的魄力，征服大自然，使二千多公尺高的大巴山低頭。萬源的人也感到特別興奮，因爲這羣人給他們帶來了明天的幸福，戰爭和平，破壞建設，老百姓心裏是有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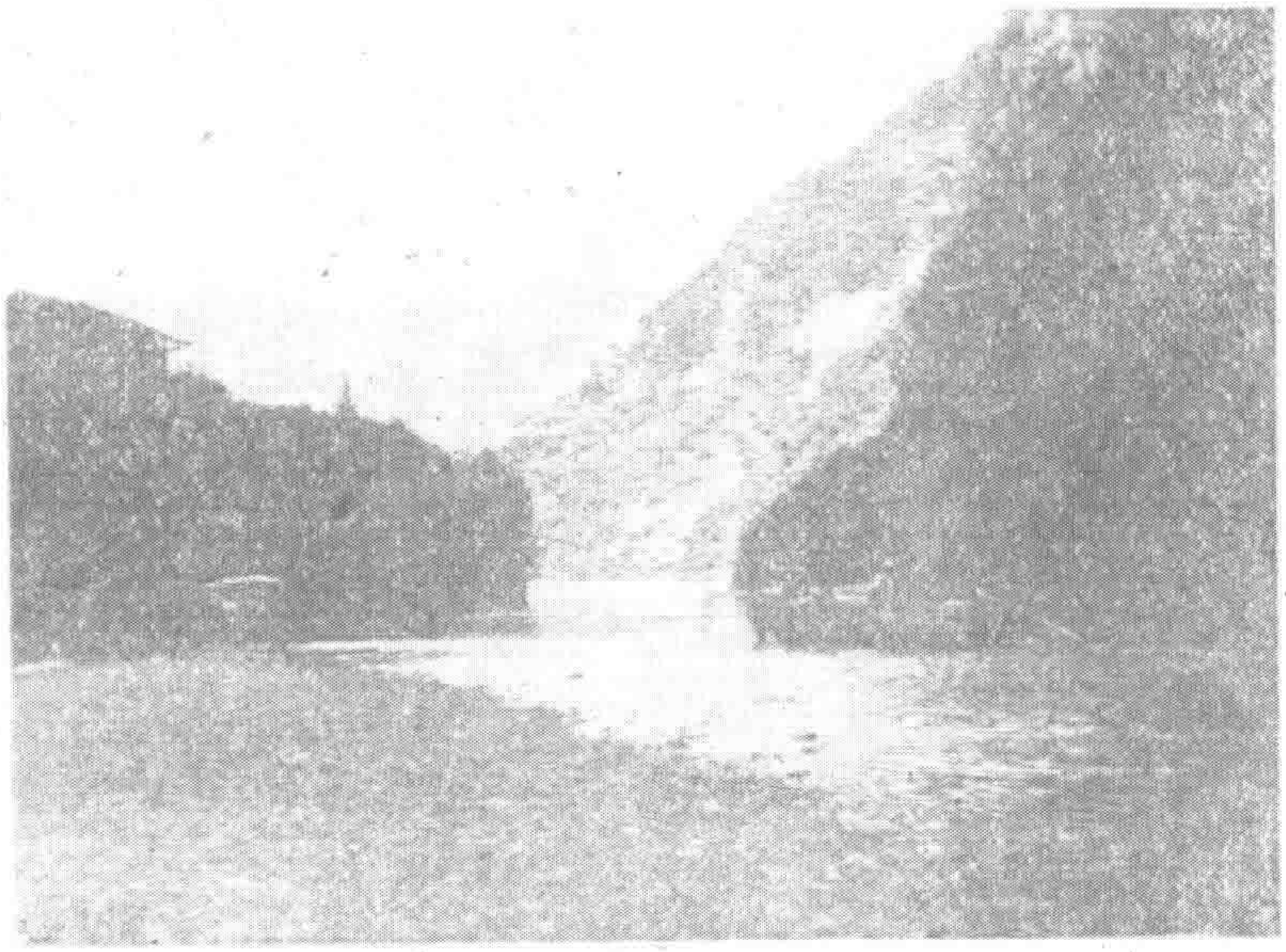
翻越大巴山

出萬源行不數里入石縫溪，這是一個峽谷區域，長廿華里，山勢高陡，奇峯突出，與三峽中之巫峽部份相若，除了峽谷中小溪而外，兩岸山形，可以說大同小異。巴東三峽因爲是往來要道，歷代詩人多加吟詠，於是出名了。石縫溪峽谷，地處邊陲，從來此地又不是入川大道，路險山危，雖有奇景，亦被辜負。將來這條路修通，可能成爲名勝之一。峽谷中石道，憑山削鑿，有的地方，僅能容一人行過，下面是萬丈懸岩，如瞿塘峽中鮑超所鑿山道，危險異常，我們坐的是滑桿，很多次不能不下來步行。

峽谷艱難的走完，過河兩道，即到官渡灣，從此上坡，沿大巴山脈而上，走得人氣喘汗流。公路裁測路綫，有的不經過老路，到官渡灣老路須經梨樹溪，經大巴山背脊上滾龍坡。公路則向西北到漁渡鄉，一路上多爲森林區域，人煙極少，根本就沒有路，工程人員開路定綫，鋸樹伐木，工作最爲辛苦，有的跌傷了，有的被蕀藜割傷了，負責萬鎭段工程處長李昌源就從岩上跌下，跌傷腰部，在這個地方工作，隨時隨地有丟命的危險。李工程師是江津人，兩度留學美國，回國後來此人跡罕到地方從事吃苦工作，絲毫無難色，他們這一羣人爲了國家建設，跋山涉水，風吹雨打，挨飢受餓，眞令人敬佩之至？還在中國公路建築史上，應該記下一筆的。

大巴山并不如我們想像中那樣荒涼，森林特多，就把天下之秀的峨山眉山搬來比較比較，也要瞠乎其後。山上偶爾起了陣陣涼風，便有松濤

聲音，杉樹及白楊隨處皆是，其他老柏樹及喬木之類植物尤多。偉大的高山，配上綠不盡的樹，任人取捨，到處都是奇絕風景。公路到稍甜梁，最高處有一千二百公尺，與大巴山高峯相較，尚不及二分之一。此地為山上分水嶺，河流向北入陝西歸漢水；向南入四川。分水嶺上森林很多，可以調節水量，無論在川境陝境，山地峽谷中河流，很少洪水成災，不像岷江上游，樹木砍伐殆盡，年年都在鬧大水，培植森林更不是一句空話。



大巴山中的官渡灣渡口

人與野獸鬥爭

稍甜梁而下，到川陝交界處。越二里到嚮洞子，住鎭巴縣第六保辦公處，為高山中一古寺，入夜氣溫下降，清風入谷，倍加悽涼！山上為大森林，半山種玉蜀黍及水稻，山中野獸甚多，尤以野豬為害最大！到晚潛入農家，啃食玉麥，一條野豬一夜可以啃去兩斗多包穀，農人防不勝防，當地駐軍進行圍勦，但大巴上幾千里路，勦也勦不完。農家自備有最原始的火藥槍，有時也打不死一條野豬，帶傷的野豬更見厲害，見人即咬，見屋即竄，農人們說：「一豬二熊三老虎」，形容野豬之難對付。現在正是玉麥結實季節，每天晚上農家舉火，一家人又分成若干處，分住各方，從傍晚喊到天明，藉此威嚇山中野獸，其聲悽慘。整夜整夜的叫下去，從下種叫到收割。年復一年。初到此地的人，聽到他們男女老幼互相不斷的在靜夜中吶喊，吵得人睡不着，因為睡不下去，感想就很多。別人已進入到原子時代，我們的同胞尚在與野獸鬥爭中，爭鬥用着吶喊的方式，顯然地，不是取得了主動地位。這不是說野獸已得着了勝利，而是說為萬物之靈的人在生產方式落後情形之下，對於野獸也實在沒有甚麼奇效的方法去防制。他們自己的生存隨時都在匱乏之中，飢餓與疾病中，還經得起野獸的竊取麼？實際上他們的一切老早已被「人」竊取精光了。從人到獸，中國的農民們，多麼悲慘的血淚史呀！

野獸們更可惡的，多在風雨交加中出來偷吃農作物，在淒涼的寒夜裏，在雷電交作的大雨下，你聽吶，無休止的吶喊，遙向山谷招喚，喊得人一身在溫暖的被窩裏打着寒慄，一種嚴肅的責任，隨着那悠長而淒切的聲音，在我們心中豎立起來了。我們在大巴山中穿了一個多禮拜，這聲音永遠使人難忘！

山民們希望公路快點開工，公路一通，汽車往來，黑夜裏可以放出電似的燈光駭走野獸。是的，公路完成後可以趕走野獸，但，不沿公路的山區呢？難道還是永遠的讓他們長叫下去麼？

陝西境內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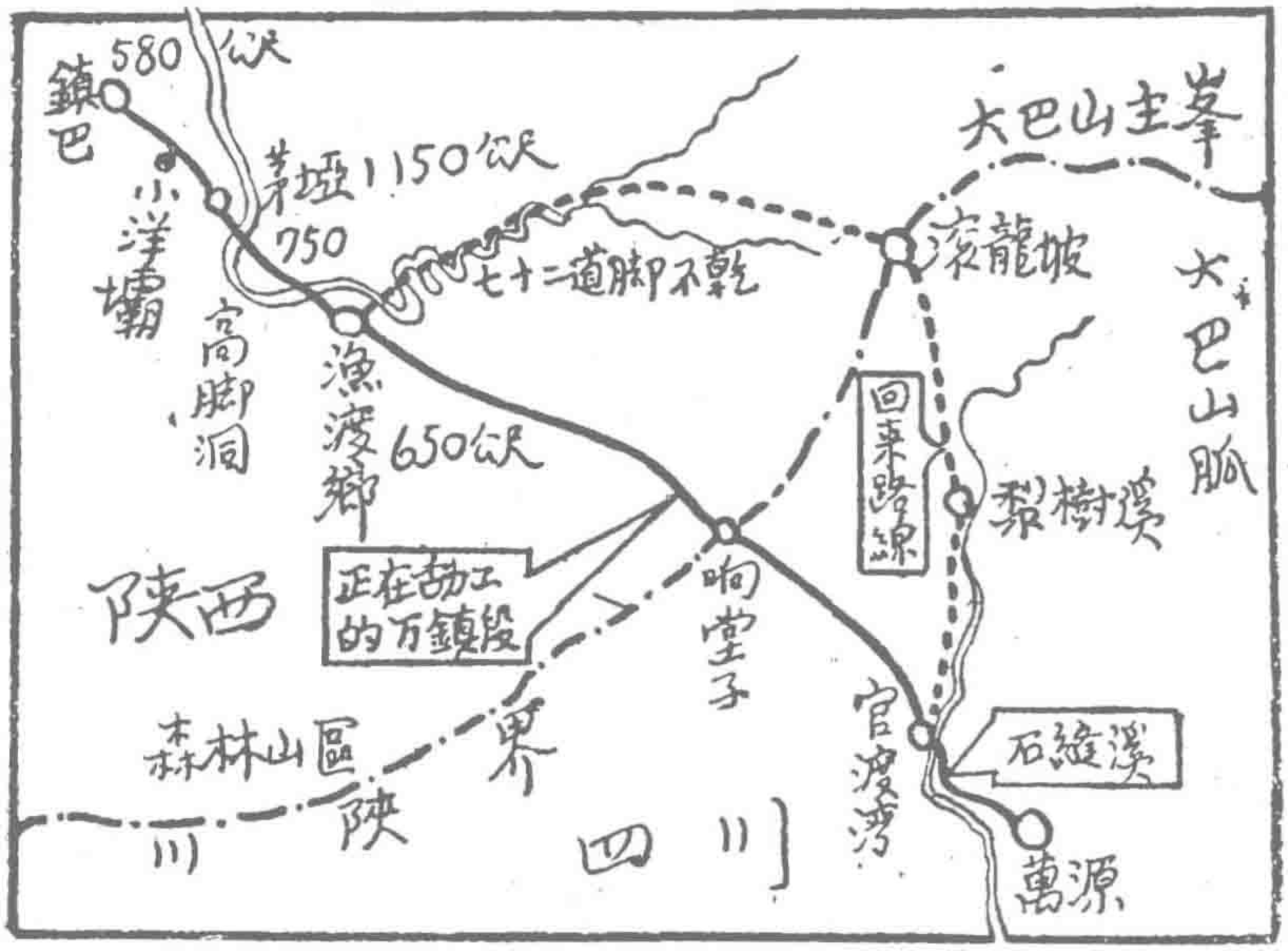
到漁渡壩，山巒起伏。下面為漁水，經毛埡流入四川通江。明朝時是個古堡，為左良玉屯兵處，古之南鄉縣城，今為鎭巴第八保辦公處。此地海拔六五〇，氣候溫和，人民古樸，吃大葉子菸斗，家用吊鍋，鍋用鐵鍊昇降，下燃山柴，人們又可坐在四週向火。入陝境四川的爐竈已不多見。

漁渡壩再登高至四方碑為七五〇公尺，到田壩九四〇公尺，毛埡口高至一一五〇公尺。這一段路中以高脚洞風景最幽美，為一急陡上山狹道下為清溪，登普渡橋而下，兩山直立，且多奇峯，林木叢生，青翠欲滴。翻大巴山是一苦事，到山上看奇景是一樂事，這些奇景與中國任何一個名山相較，不但絲毫不推板，且過之無不及，是畫家是詩人，我勸他將來走走漢渝公路，一定大有收獲。筆者去江浙名勝參觀，發現名勝之為勝，有時也不免是言之過甚而靠不住的。

毛埡口頂點山勢又下降，至小洋壩六六〇，到鎭巴縣五八〇，鎭巴拔海高度與萬源相等。（萬源又高重慶五百公尺。）這一帶居住的人家漸多，口音川陝夾雜，生活習慣多受四川影響，兩山間峽谷下偶有平地，種水稻，氣候較冷，須在中秋后一月才可以完全收成。老百姓負担太重，今年已兩次運糧，六次征兵，唯以民性純樸，說得好聽一點是守

法，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怕官。

鎭巴在高山下一小型盆地上，沒有縣志，考「定遠廳志」：定遠，西鄉漢初皆城固地，隸南鄭（見後漢書班超封侯詔）。漢中記謂：本西鄉治城即定遠矣。後漢班超封定遠侯即此。「水經注」載定遠廳，禹貢屬梁州，周隸雍，春秋爲楚地，秦置漢郡城固縣。蜀漢折城固縣半爲南鄉縣。清嘉靖七年折西鄉二十四地爲定遠廳，民國二年改鎭巴縣。全縣十鄉鎭，七五保，一二二九甲，一九五二戶，男四六九五六人，女四六一一三人，



回來的路綫

共計九三〇六九人，比陝南紫陽(八九一五四)，有縣立中學一所，附設簡易師範一班，中心國民學校十六所，保國民學校九三所。本地出產毛鐵，土紙，藥材及少數銀耳。人民多吃包谷雜糧，很少見白米乾飯，最感頭痛的是交通不便，他們夜以繼日的希望，漢渝公路快點完成，好打破歷史以來的關山阻隔。地方人士最感到傷心的事爲土地陳報，工作人員又無好的工具；全憑一雙肉眼，有錢看得窄，沒錢看得寬，眞所謂「慧眼識千秋」了。原先全縣征銀共一千七百多兩（一兩收銀元二元七），現在經他們估計成十萬零八百多元，這個數目字眞是嚇煞鎭巴人，但，老百姓在守法精神下怕官，亦無可如何。到鎭巴時，正值縣參會閉幕，聽說這件事正向陝西省府請示辦法中。

鎭巴參議會議長龐文彥對萬鎭段工程願盡最大努力。因爲他們早巳認識到未來交通重要。他握着記者的手說：「新聞記者來我們陝西鎭巴縣，你還是第一人。」歸途上我想：昨天在山上整日遇着狂風暴雨，淋得像落湯鷄到鎭巴的記者，我恐怕也要算第一人了吧！

沒有乞丐的邊地

從鎭巴再把公路伸長到西鄉，才算整個漢渝路完成。因爲西鄉至漢中巳早有公路，西鄉又是漢白公路的一站，漢白路由漢中橫穿陝南，其中經過縣份計有：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安康、平利、竹谿、而達白河，白河接漢水上游，流入長江，交通方便，漢渝路早日完成，對於溝通川陝鄂三省經濟關係，至爲鉅大！

川陝交界各縣，沒有看見一個乞丐，大概是由於山區廣大，人口稀少的緣故。農民在山上種雜糧，出產水稻，多用以應付地方政府征借，自己在一年之中，很少吃到乾飯，祇要守着自己的雜糧收成，終於可以免强過活。因爲人口少，工價奇貴，在這羣山中找工人相當困難。這次築路，鎭巴原定征工六千人，事實上全縣人口才九萬多，十八歲至廿歲共二一六六人，廿歲至廿五歲二五七九人，廿五歲至三十歲二六六〇人，三十歲至三十五歲二八〇八，三十五歲至四十歲二八四〇人，四十歲至四十五歲二九〇〇人，適合應征壯丁人數太少，加之今年巳兩次運糧到漢中，沿途生活完全要老百姓自己掏腰包，現在又要進行本年度七次征兵，他們眞是不堪其擾，苦狀重重。試想一家老百姓以其終年辛苦所得糧食，十分之六捐獻征借，餘下十分之四還要運糧應征，一家的生活，明年加工施肥及一切用度，全在這十分之四裏開支，他們窮到極點，居然沒有乞丐，這眞是一種奇蹟！

七十二道脚不乾

鎭巴歸途，由漁渡壩入老路，下漁渡壩河，經過最長的地名：「七十二道脚不乾」，小河打從萬山中經過，兩邊多高大峽谷，一程一程的有那麼悠長而遼遠，岸上的路走得沒有了時，必須涉水而過，兩岸都沒有路時，完全在湍激的河流中行走。河裏盡是亂石，處處小心，步步提防，「岸絕船通馬，涉交路入河。」正是此景。

這一帶山谷，亦如四川省邊緣的地質相若，爲石灰質岩層，早上蒸發出朝露，遇有太陽天氣，滿山遍谷中，映帶霞輝；河流盡頭，霧失津渡。八九時濃霧漸散：加上陽光的投射，山色變化無窮，美景難收。峽谷中草木暢茂，尤多羊齒類植物，蔓草蓬蕨，莿藜香翠，雜生石上，偶亦有清香送來，仔細一看，隱藏在翠綠中，原來有

不少野花發出芬芳。

七十二道脚不乾三十里路，足足走了四小時，沿途千峯競秀，萬壑爭流。因了新雨初晴，分流甚多，實際上決不止過七十二道灣灣曲曲的水路。熊哲帆局長謂：「我們走的路太難，等於唐僧取經」。

登滾龍坡，山頂一缺口，即川陝交界處，這裏像新闢公路線上的稍甜梁，可以把大巴山主峯一一收入眼簾，層峯像石筍一樣穿向雲表，遊人至此，眼界開放，胸襟一闊，精神百倍。其謂：「仁者樂山」，不錯，到這一些難得看到的偉大奇景下正是增加你生命活力的時候。下滾龍坡有十五里路長，全是陡坡，山上土質變化，盡是鬆滑黃坭土，一遇小雨，上山得人牽人漫漫插脚前進。公路拋棄了這一段壞濫的老路，很有道理。

一入川境，房屋也比較多些了，下山十五里到梨樹溪，此地住有保安團設防部隊，兵士們體質甚好，他們屬於羅廣文部，新由達縣開到山中來的。這一帶山地都是設防區域，假如我們眼睛看得不錯的話，鬧了很久的碉堡，實在太少了。萬源縣城附近山上有兩三個，向北走卅里到官渡灣又看見兩三個，再卅里滾龍坡或稍甜梁各有一個，一直到百里外鎮巴才又看得見一兩個。碉堡全都是平頂，四週有放槍的方孔，用黃坭土和木頭築成，因了風吹雨打，坭土被自然氣候變化浸蝕脫落了，內部也就現出了子曰「不可雕」的木頭出來。由此又可推想：倘使裏面還經常有人的話，也不會太辜負了他美麗的外衣，而使其斑斑掉落。官渡灣鄉長李明鏡在場上出有大字告示，說碉堡關係川陝防務，近有無知愚民竊取碉堡木頭作柴燒，如再發現，決以奸宄論罪。到萬源縣城也有同樣告示，足見無知愚民太多，敢於去侵犯幾個數得清的碉堡。入場口處有土木工事一處，經了還會大雨後，壕塹內新木東偏西倒，人進去，就實況而論，相當困難，蚯蚓進去，倒也毫不費力氣。當地人以地方治安平靜，把碉堡看成點綴大巴山風景確也另有一番風趣的。大巴山設防的問題鬧得太久，萬源縣到今天領到省方的碉堡費及架設電話費一共才五千多萬元，該縣議長沉痛的說：我們希望不要把萬源當成萬源人的萬源，更不要當成十五區的萬源，他是四川的乃至西南的萬源，希望當局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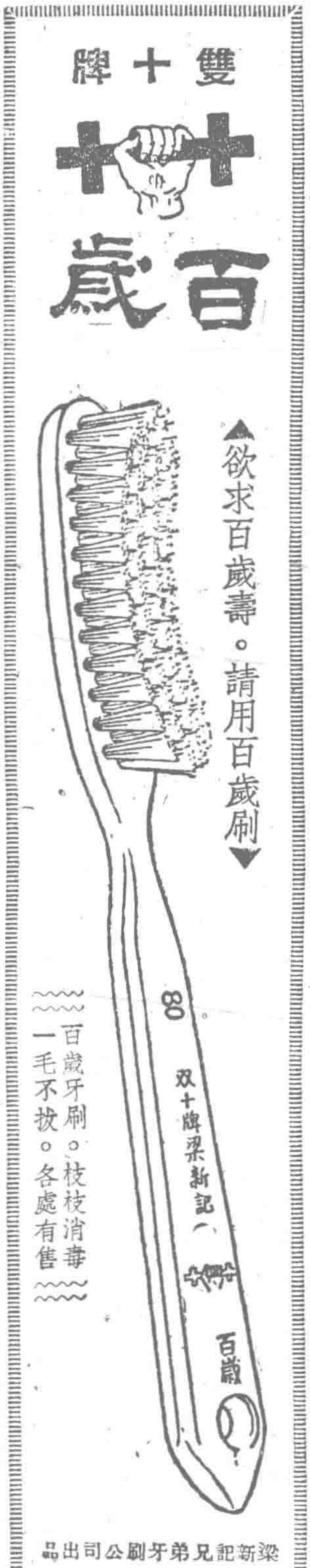
歸途雜景

回到川境渝萬段公路各縣，一切物價飛漲，使人有山中七八日，世上幾千年的感覺。這條路上物價直接受重慶影響，以中心點達縣爲例，米買不出，油鹽糖跳躍一倍，且不能購到大批的，日用品漲得厲害，它又附帶影響到起居飲食，有的一提三倍，宜漢是產米較多地方，握着糧食的人都不放鬆，米價無市，當初由重慶出發經過這條路綫時，正是金元券發出後，鄉下農人多存觀望態度，一方面各地縣政府正奉行平抑物價，不到半月，物價竟似溜韁野馬，當然，還可以看出鄉下人對金元券是怎樣一種看法了。

十日由萬源動身，幾日來這條路上跑跑看看，從事工作的人員，他們終日在荒山大谷中測繪，毫無倦容，黎明即起，要到黃昏後才歸來，飯由每工務段煮好抬上山去吃，晚上歸隊，有時還要迷失道路，晚上大家又要趕造圖表，計算一切，互相交換意見，夜深才睡去。倘遇天雨，照樣在段上工作。這些工程司及從事工作的優秀青年，他們把辦公地作爲學校與家庭，研究性很強，每個人都帶着幾分學者氣。同樣是公務人員，他們拚棄了那些官場中官僚臭氣眞是難得。

鄉下老百姓稱呼他們是「修橋補路的先生們」，這是何等光榮的禮讚：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回到農村，作了大地的兒子，從事百年大計的偉大建設，「修橋補路的先生們！」你們才是建設國家的有力柱石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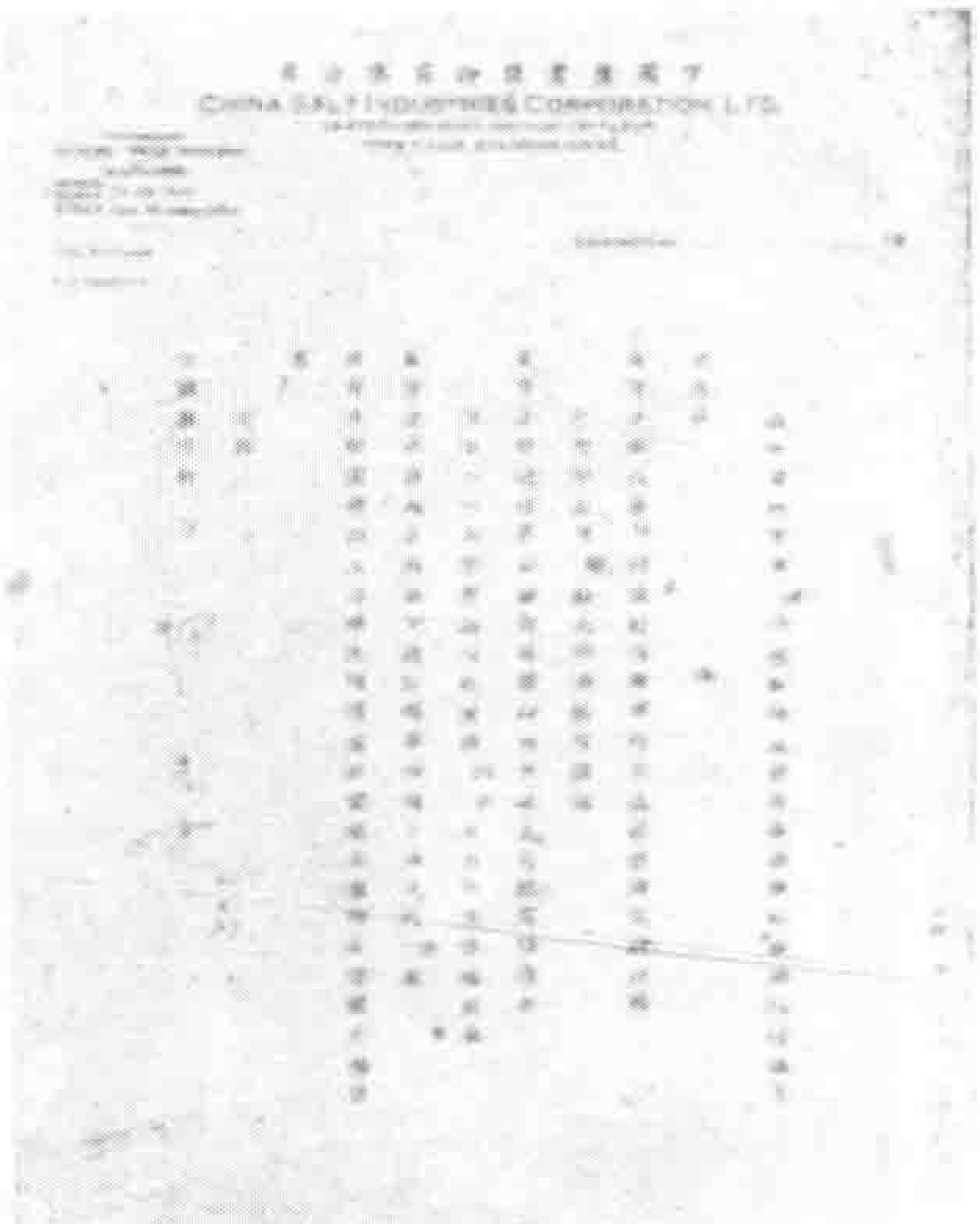
丁貢南，李昌源工程師說：「我們今天把路修好後，不知道明天，又被分發到甚麼地方去修另外一條路去了，想起來，有時覺得自已有點傻。」不錯，聰明人，奴才和傻子，唯有傻子才認眞做事，祇要做的人事，爲人做事，「非已役人，乃役於人。」還是讓傻子多多地傻下去吧！祝福你們這一羣傻子們！



服務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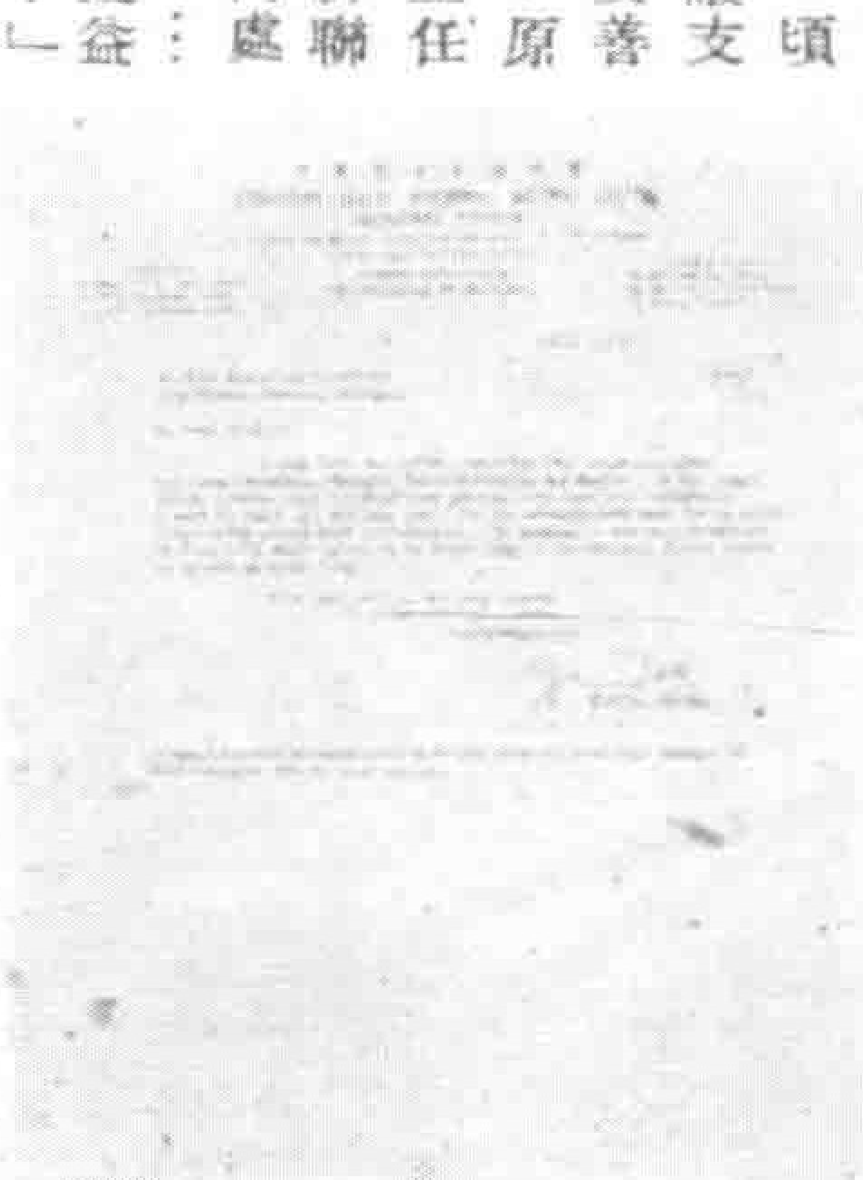


東華油行王慶東君，頃致函敝社唐社長對上饒敝支社承運油類土產，便捷妥善，省費節時，表示謝忱，原函略云：「貴饒支社顧主任對外精神聯絡，對內處理有方，……敝行獲益匪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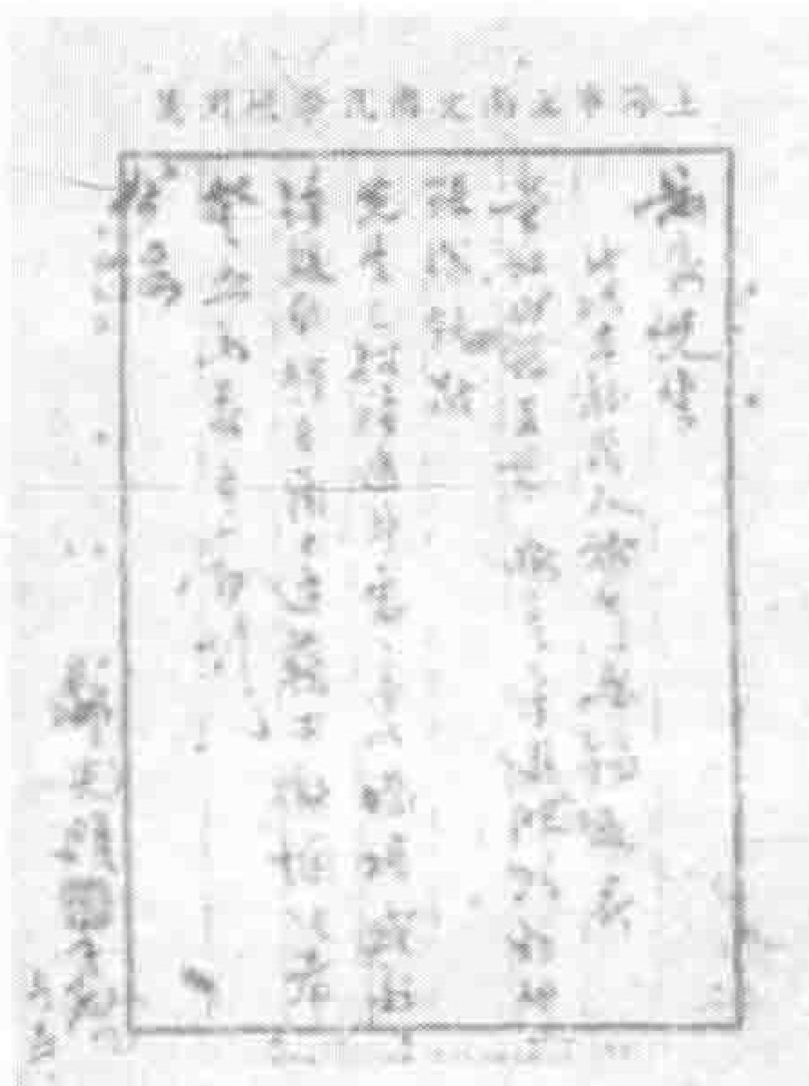
中國鹽業股份有限公司徐忠謙君頃致函本社云：「逕啓者兩年來謙任連雲港及青島華聯鹽號經理時往返上海迭承貴青分社代留房間預訂飛機票均至迅速便捷未誤行程卅七年五月敝號王副理駐青復假貴青分社招待所爲業務處歷時兩月以上尤感服務週至同年十一月初青島局勢緊張內子及王副理眷屬更承貴青分社於萬分困難中設法機票南飛上海凡此種種對貴青分社陳經理及周襄理種種協助實深企感用函佈謝不盡依依此致中國旅行社徐忠謙元月廿九日」

中華聖公會朱友漁博士，近有西南之行，在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廣州等處稍作勾留，所經各地均由敝分社所代爲計劃旅程，並照料一切，朱博士深感滿意，抵達昆明時更曾於林鳳岐先生招待席上，與敝社唐社長相晤談，尤致欽遲之意。朱博士大札製版刊之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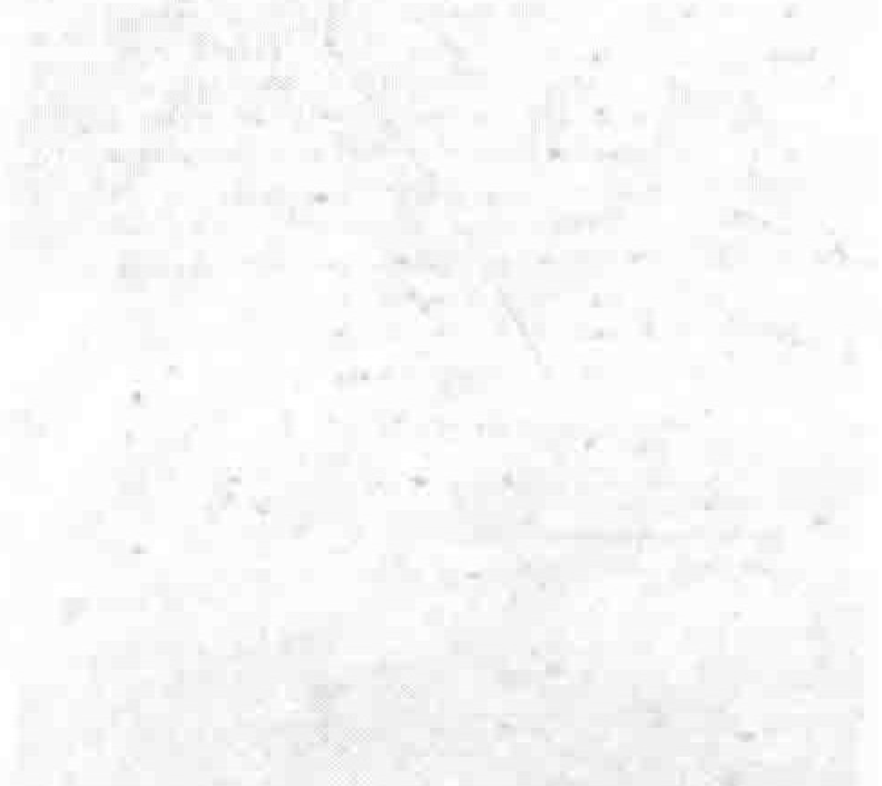
香港美國總統輪船公司副協理葛勃呂遜君，於一月中偕夫人及同事唐士君等作台灣之遊，在彼勾留旬日，暢遊甚歡。返港後，特致函本社滬社江經理元仁表示謝悃，略謂：渠等抵達台北機場後，卽由本社台北分社經理程樹仁君親自招料一切，程君於台省之歷史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形，無不熟悉。使往遊者有賓至如歸之樂，且承設宴招待，與台北各界人士晤談，尤爲感荷云云。原函特製版附刊如下。





上海市立尚文國民學校同人，最近遊覽無錫，由敝滬分社代爲辦理一切，並派員導遊，該校同人，對敝社服務精神，極表感激，專函道謝，茲特製版刊之如右。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安諾德君 (Roger D. Arnold) 此次由滇赴筑，因公路不靖，改道飛柳轉往，經柳時由本社柳州分社招待接送，極感滿意。安君特由筑函柳社張寶珊君，表示謝忱。原函製版刊載如左。



美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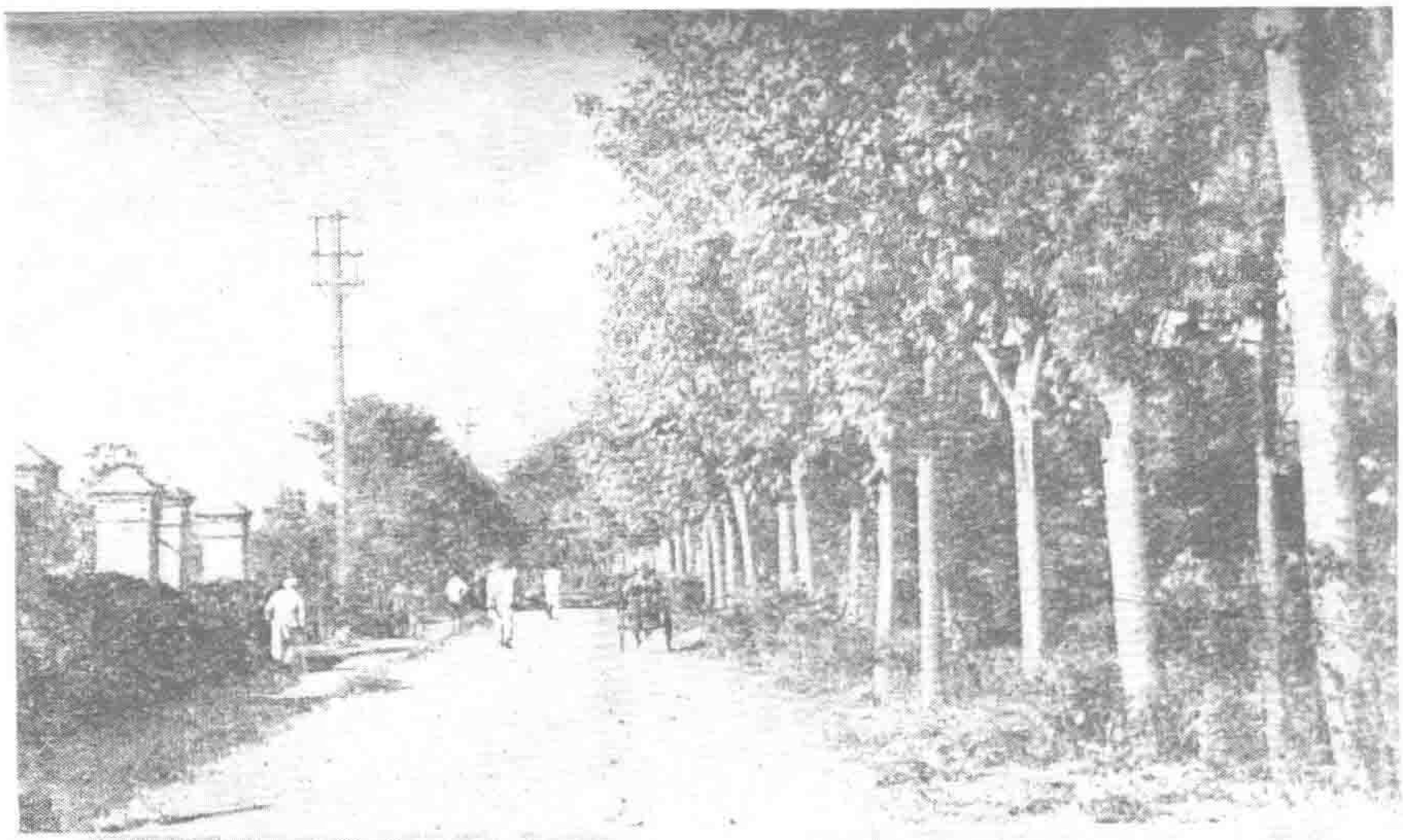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先出十支庄

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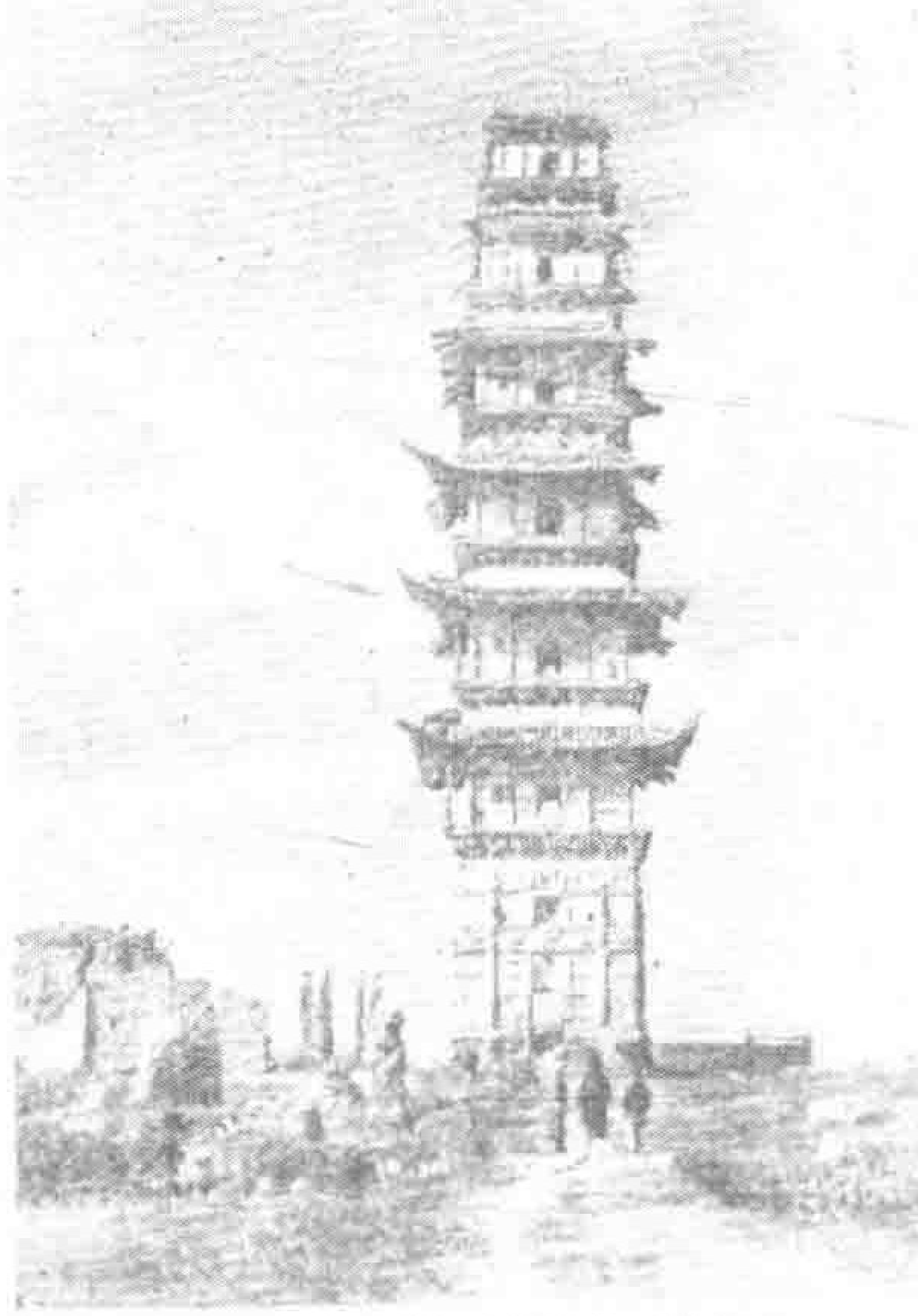
水鄉嘉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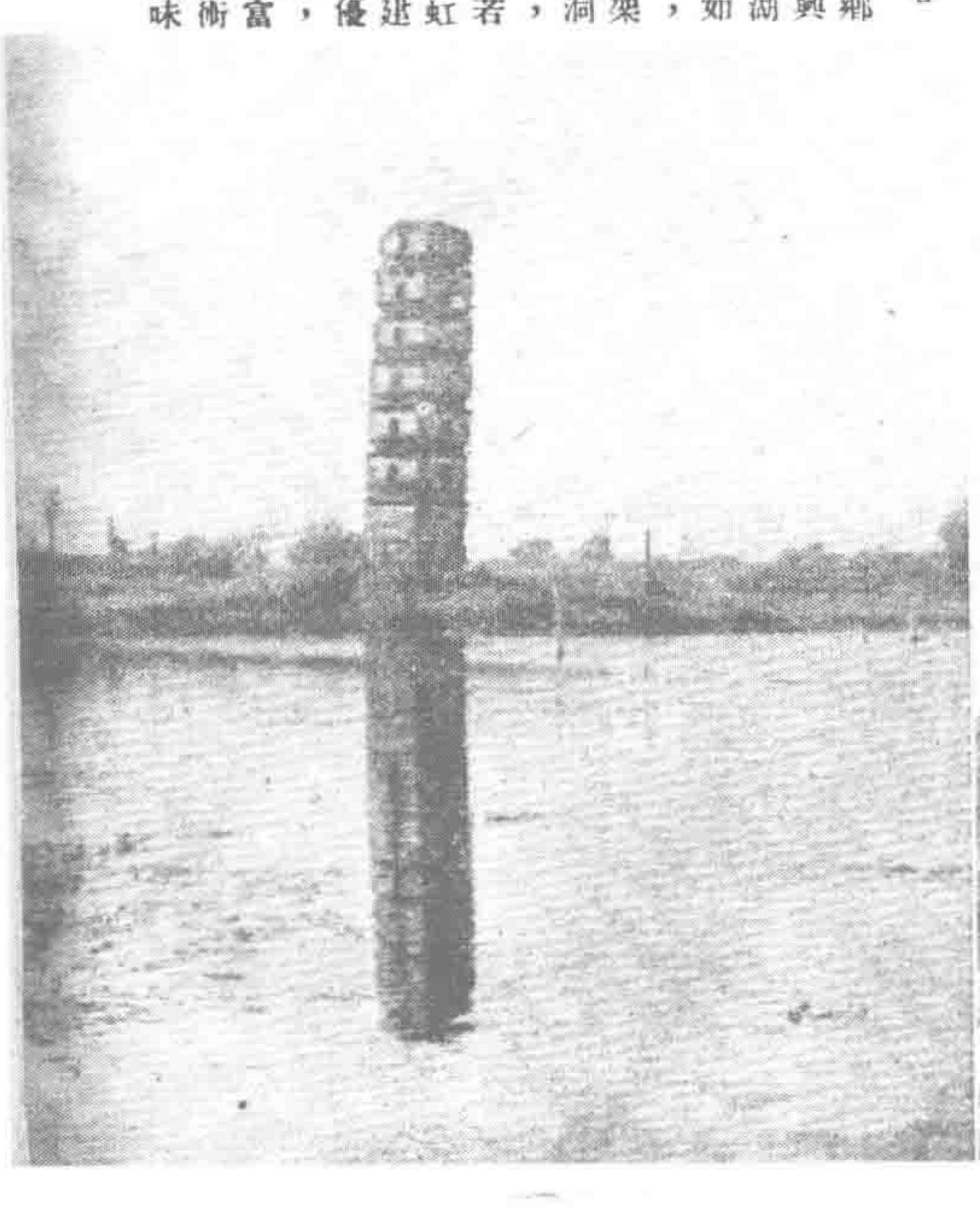
嘉興車站大道，路極寬廣，兩旁植樹，濃蔭匝地，景色甚佳，爲滬杭沿線各站所僅見，鐵路黃圃，離車站不遠，前門即臨此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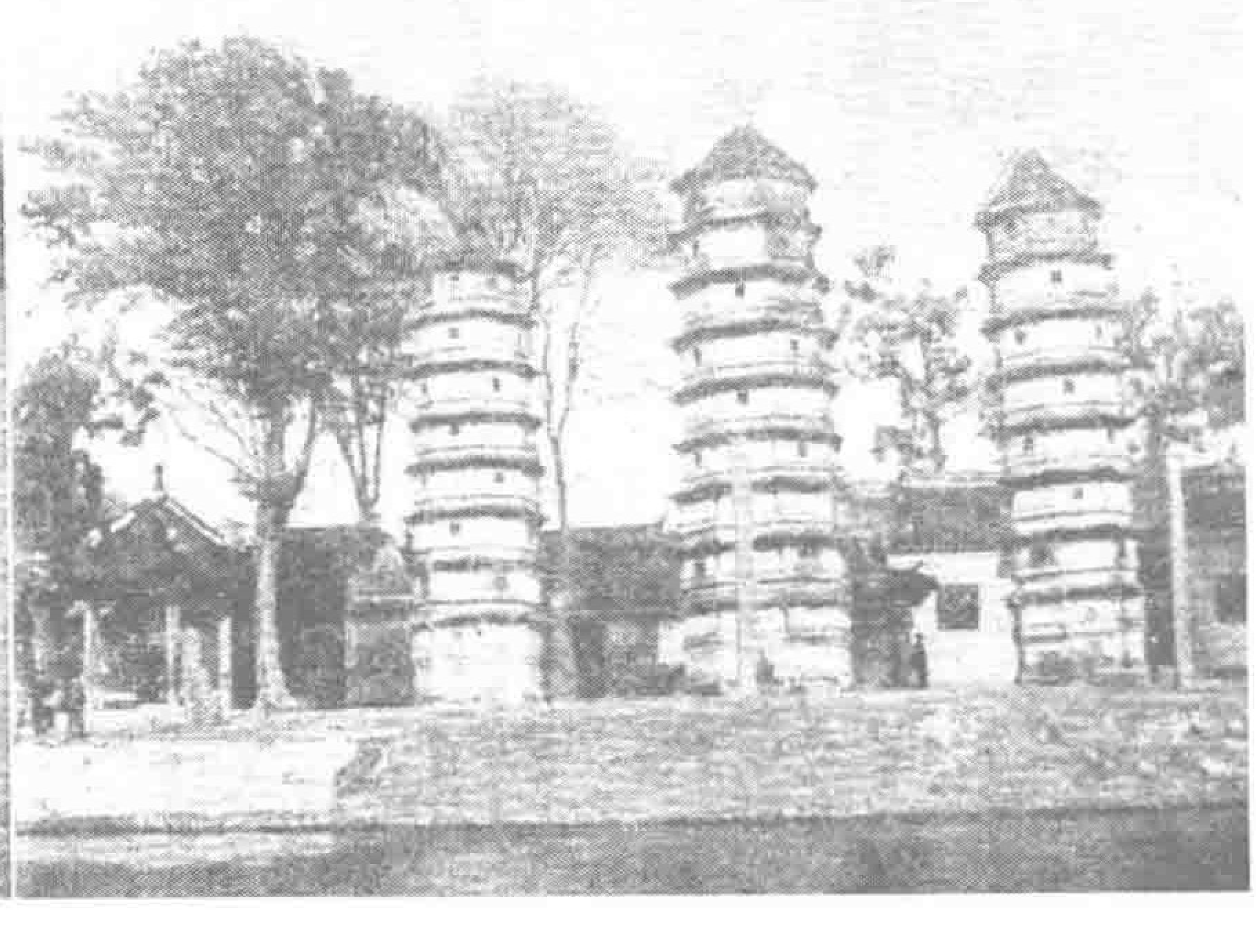
⇧水鄉嘉興，湖平如鏡，上架環洞橋，形若臥虹，建築優美，極富藝術氣味。



⇨東塔在東門外甪里街，高凡七級，頗饒古趣，其旁爲漢朱買臣墓，墓前多骨牌草，遊人輒採作紀念。



⇦濠孤塔在城外東南濠河中，水祠曲如股，以此得名。



⇩三塔在南湖外，並峙於運河塘畔，爲嘉興著名風景之一。塔後有古寺，曰茶禪寺；旁有亭，植碑曰：「溪山平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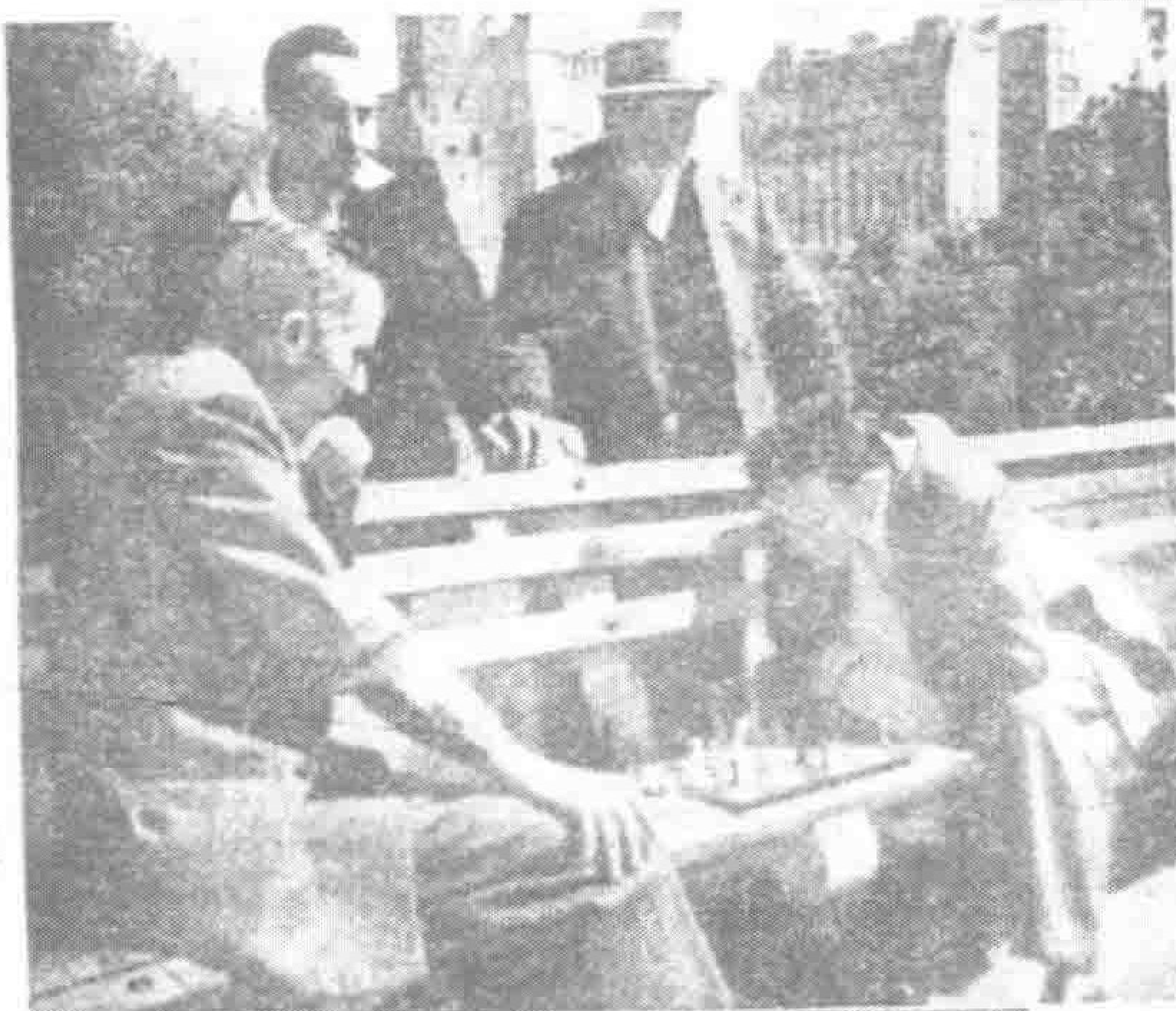
紐約的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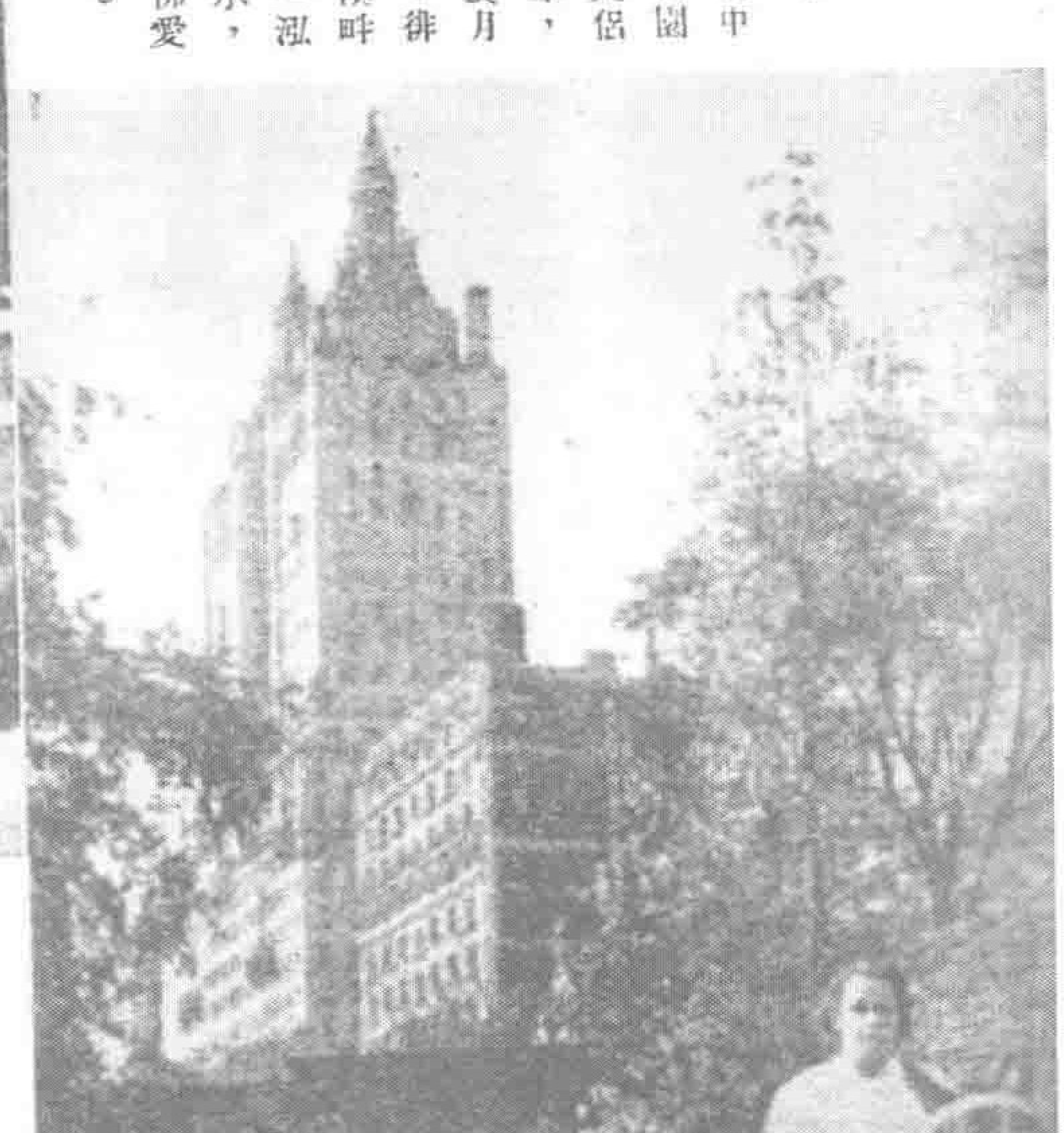
△四輪輕馬車尚可見之於公園中，一馬先驅，蹄聲得得，極閒靜安逸之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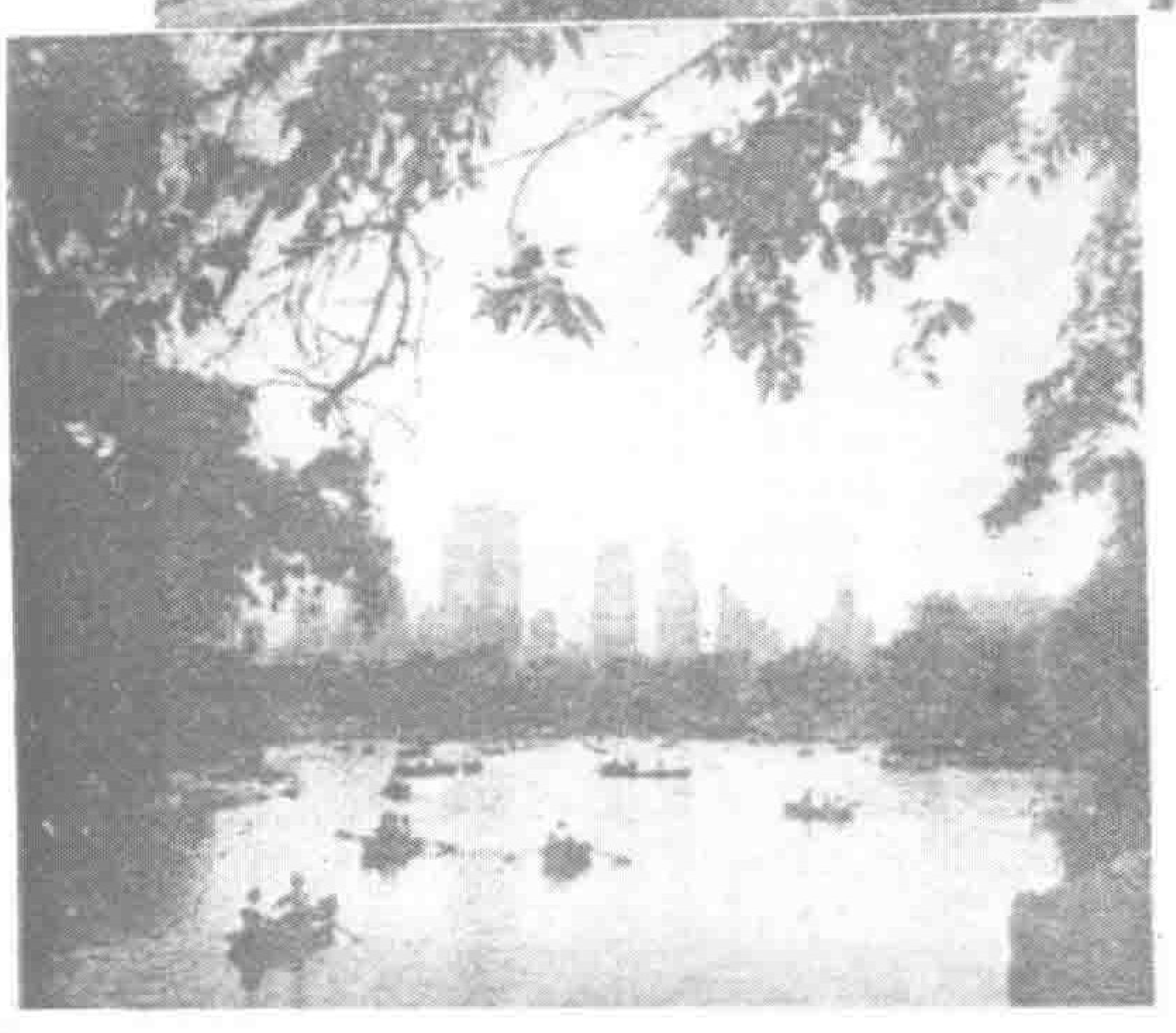
△紐約中央公園中愛侶成翠，花晨月夕，徘徊溪畔，一泓流水，彷彿愛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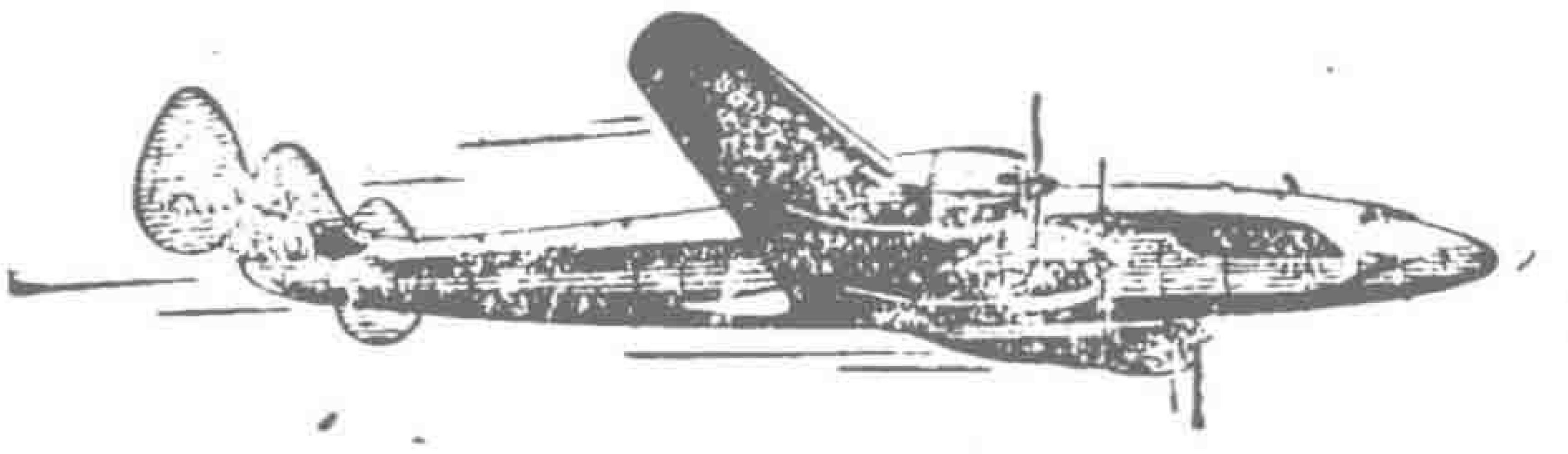
△年老而不喜運動者，可於櫈上弈棋消遣，否則鵠立陽光中，作壁上觀，亦感興會。



△偪促城市之居民，得閒即租馬騁馳爲樂。跑道上濃蔭如翠，揚鞭前進，其意洋洋。



△青年男女以湖上划舟爲樂，輕槳雙打，緩緩行去，令人羨煞，入冬結爲厚冰，又可作滑冰之戲。



切勿輕視『傳統』

近年來，一般人對『傳統』這兩個字似乎並不重視了。可是我在二十年前，當我尙在爲事業而奮鬥的時候，我已感覺到『傳統』的可貴。因爲每一個傳統，都是我們的祖先憑其許多經驗累積而造成的。

以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爲例，他們傳統地用全力去保持在航空界的領導地位；他們的毅力和遠見，使他們今日有十五萬英哩長的航線，滿佈五大洲，直達四十二國之多，并且每一航線他們總是開闢的先鋒。十年前的首闢英澳航線，就是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豐功偉績；新闢的北大西洋航綫，目前僅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獨家在常年飛行；此外他們全體人員優良的服務精神，都就是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積卅年經驗而造成之傳統的表現。

所以我說切勿輕視『傳統』。

請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航機

去參加五月二日揭幕之英國工業展覽會

售票及問訊處：怡和洋行航空部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五二九〇

B·O·A·C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與壼泰，南非洲，塔司門帝國各航空公司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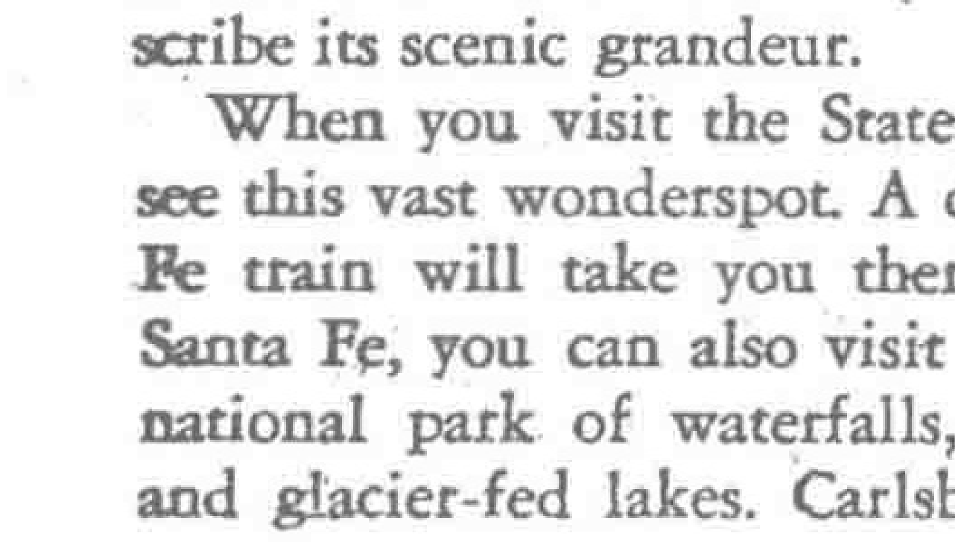
A3/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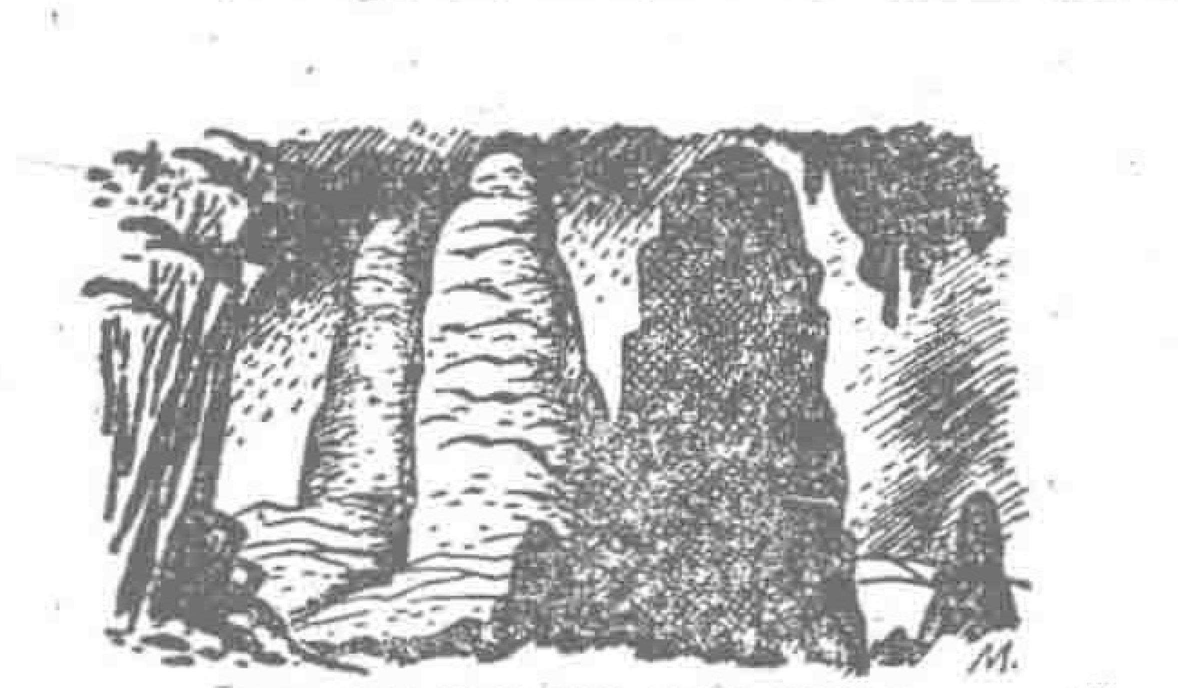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entire world is the Grand Cany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in Northern Arizona. Words cannot describe its scenic grandeur.

When you visit the States be sure to see this vast wonderspot. A deluxe Santa Fe train will take you there. And, via Santa Fe, you can also visit Yosemite, a national park of waterfalls, giant trees and glacier-fed lakes. Carlsbad Caverns, the world famous underground fairyland in New Mexico. The Indian Southwest with its age-old Indian pueblos and prehistoric cliff dwellings.

Remember—when you travel Santa Fe, you get the best. The best in sleeping-car accommodations, famous Fred Harvey food and courteous service. Don't miss the Santa Fe wonderlands, your next trip to the States.



CARLSBAD CAVERNS, NEW MEXICO



YOSEMITE NAT'L PARK, CALIFORNIA

北安利重納，科羅杜河之大峽，爲世界奇蹟之一。景色旖旎，迥非筆墨所能形容。

諸君如漫遊美洲，允宜搭乘設備豪華之聖太飛火車，一臨其地。兼以探尋郁斯梅脫國立公園瀑布，古樹及冰川湖澤諸勝。而新墨西哥著名之地下勝蹟卡爾斯拔特巖穴，以及西南印地安土人之村落，與史前之岩居，尤爲膾炙人口。

尤須記取者，諸君如取道聖太飛，一切享受，可操左劵。臥車設備，卓越異常，名廚哈維之膳食供應，久著盛名，服務則尤屬週到。諸君下次赴美，聖太飛沿途奇蹟，幸勿交臂失之！

Santa Fe

write: R. T. Anderson, General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80 East Jackson Boulevard, Chicago, Illinois, U. S. A., or C. C. Thompson,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121 East Sixth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S. A., or L. R. Everett, Western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35 Gear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Santa Fe Agents meet all steamers on arrival to assist with travel arrangements.

艷麗的南海

—馬來亞雜憶—

恨予

展開記憶，眼前顯現了一幅强烈彩色交織成的圖畫。有誰見過那蔚藍的天，蔚藍的海，碧綠的樹林，碧綠的原野，還有那鮮紅的花，鮮紅的女人的衣飾？而且永遠地看見？

那是南洋，我記憶中的馬來亞。

每當我告訴朋友們說：南洋四季溫暖，除了單衣，再不要穿別的衣裳時，總是得到相同的反問：「冬天呢？」對了，冬天，誰都忘不了冬天的嚴寒，那些叫人穿上了呢絨棉衣也還要縮手縮脚的日子。可是南洋沒有，永遠沒有。

你可以想像得出那一種既沒有冬天，也沒有夏天，永遠是同樣氣候的天氣嗎？從前有人說南方有個蓬萊島，那上面有四時不樹之花，一年常春之草，……誰不希望到一到呢？可是並不眞有這個地方。要眞去尋找，也許就是南洋吧！

自然，說南洋是仙境不免是過甚其詞。那兒雖說沒有嚴寒和大暑，可是一年到頭總是初夏的情調，日子一久就不免感到單調，接着來的便是有點暈頭暈腦的感覺。突然地你會希望寒冷到來，藉此涼一涼你的身體，叫你的腦筋清醒一下。你也許想到一場大雨，幾陣冷風，還有只在祖國才能看到的雪花……

人是沒有終止的樂境的，那些旅居南洋的歐洲人，據說三年必回一趟家，說是常住下去會把腦筋弄笨了，想來總是住得膩味，忘不了他們的家鄉吧。

這樣一說，好像南洋又熱得叫人不舒服了。不，那是不確的。除了正午，太陽當頂曬得叫你心煩，一到傍晚，清涼的海風就趕走了一天的暑氣。再用涼水「冲過一個涼」（洗澡），站在空曠的草地上，藍色的穹蓬像一個透明的玻璃罩，蓋着渺小的你。想想吧，那是何等的暢快，舒適。

無限的綠色包圍着你。你站在大自然的懷中，聽着她的呼吸，嗅到她的芳香。你是一個孩子，不再是一個憂鬱的，多愁的，衣食的奴隸了。

那時候，你會忘了自己，你也許會跳一跳，叫一叫。自然而然地，歌聲會從你的嘴裏流出來，那你唱吧，唱吧！大着嗓子唱下去吧！

那兒是沒有冬天的。

無邊的海

不知道別人怎樣，我是喜歡海的。

馬來亞是個半島，差不多到處看到海。星加坡和檳城更不用說了。別處有海，可是沒有南海的藍；別處有海，可是沒有南海那樣白得像銀子，細得像食鹽似的，連綿不斷的河灘。



海濱風光

一到南洋，我是被這個無邊的海弄得粗野了。跟那些熱帶男女一樣：成天游水，叫囂，赤裸着胸膛在沙灘上唱歌，打架，喝椰漿，冰水，還隨身帶着沙丁魚，麵包，果醬，預備下野餐的大嚼。

耳朵聽的是男女的笑聲，歌聲和水花飛濺的響聲。



穿過椰林便是望不斷的海

更有情趣的是靜靜地躺在河灘上，看着無窮的天，無邊的海。浪潮打在身旁，溫和的太陽曬在身上，微風像個頑童，輕輕地和你耳語，倏地又溜走了。在椰子樹葉裏，海露出她愉快的臉。

穿過椰林，便是望不斷的無邊的海。

在星嘉坡時我的居處正臨河邊。恰好在第三層樓上，一開窗便面對着藍色的海。每當傍晚，落日半浴在海裏，海面便有無數的黃金條絞繞着，搖提着。到了落雨的天氣，熱帶的急雨攪擾了海的平靜，於是她就咆哮起來。但只有一會兒工夫，因爲熱帶的雨就好像夏夜的隕星一樣，瞬息又恢復了原來的景色。

晚上，多少人到海邊乘涼，幾盞朦朧的街燈，照着些喁喁低語，坐着，站着，或漫步着的人。那時海已經睡着了，只在吹過的風中夾雜幾聲鼾息。在近處或是遠處你可以聽見馬來土人唱着情歌，那一種滿含着幽傷的調子，使得你聽着又輕快，又哀怨。這本來是島國特有的情調，却似一泓溪水，婉轉紆曲，流過孱弱的小草和碎石子。

要是那些孟加里人呢，他們便敲鼓，用一種奇怪的祈禱似的聲調唱着孟加里歌。喃喃地像是對天訴說。沒有人懂得他唱的是什麼，除了他們自己。

每當夜晚回家時，一個人經過海邊，看着海，聽着歌。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襲擊着我：「多美呵，要使人流眼淚那樣傷感呢！」

島國情調

沒有誰聽了馬來人的土歌不覺得動聽的。牠傷感，可是澈頭澈尾充滿了熱情。對了，充滿了纏綿的熱情。我曾在游藝場裏看他們表演「葛龍鍾」（他們稱「情歌」叫這個名詞，）他們唱歌的姿態也是充滿熱情的。配着凡亞林，吉他這些西洋樂器；穿着大花頭的沙龍和豔色衣衫，要是女人，總少不了輝煌燦爛的金首飾。臉上含着微笑，一雙烏黑的只有熱帶人才那末深湛的眼睛會引你到一個幽邃的夢幻的地方。他們也有輕微的動作，可是沒有黑人那末過份。

大概是南方濱海居民的特性，他們有一股熱情，可以在第一次會見就像老朋友一樣熟。他們喜歡閑散，歡喜談笑，歡喜唱歌。有一次我在馬六甲，半夜被窗外的歌聲噪醒，傾耳聽着，原來是幾個人在彈吉他，唱着歌在外面走過。牠使我一夜沒有安眠。

剛到馬來亞覺得什麼都新鮮，首先覺得有趣的是馬來人的跳舞，土名叫做「浪練」，差不多每個游藝場都有跳浪練的地方。那多半是位置在一個亭子裏，約摸有三四個馬來音樂師，一個人敲着鼓，另一個人拉提琴，再有一個人便是奏着馬來土人的弦樂器。幾個舞女穿着花紅柳綠的衣裳，隨着舞客的進退顫抖着身體。除了馬來男人，間或也有當地出生的中國人走到台上和她們對跳。

這種「浪練」和我們常見的交際舞不同，跳舞的一對並不摟抱在一起，相反地，必須保持一個距離，不許對方稍一接觸，違犯了便是失禮的舉動。他們一手插着腰，一手扭動着，身體做着適當的搖擺，隨着音樂進幾步又退幾步。有的時候，舞女還一邊唱着歌。

在土人中間他們有時在夜晚圍着篝火大家起舞，那種集體的歡樂在中國似乎不大能常見。

有些人以爲馬來土人皮膚黝黑，一定很難看。其實仔細看去却另有一種風格，有些較白的和中國人並沒有多少分別。大概由於太陽比較強烈，他們的皮膚才變得棕黑；由於水土，烏黑的眼眸又大又光，總像藏着什麼似的。他們不是木

六一—四三二

頭，他們和其他人種一樣有感情，我曾看戲劇「孟沙灣」，就是言語不懂的異國人，也不會不被感動的。

「孟沙灣」是馬來民族的戲劇，恰如西洋之有「奧撥拉」，中國之有京戲，日本之有歌舞伎一樣，爲一般觀衆所歡迎。

「孟沙灣」的內容多半是描寫宮廷史實，這和中國京戲的取材差不多。但也有例外，有一次表演一齣「武松殺嫂」，可見也有了中國的影響。在佈景方面則用平面的繪畫，可是却很寫實。據說最初並不如此，是一個西洋人教他們這麼改良的。有唱詞也有對白，並且很嚴整地分幕，不像中國京戲那末隨便。爲了提起幕間觀衆的興趣，更穿插上女人的跳舞，這幾乎成了一定的習慣了。

座價比電影貴，可是觀衆席上却是常滿的。



馬來人的家庭

馬來人

說到馬來人，馬上會想到一個「懶」字。怕是天氣炎熱，叫人昏昏欲睡，不大容易振作起來的緣故吧。更有一個最大的緣因，那便是「生活簡單，容易」。

想想看：睡——可以隨便躺在哪兒過夜，那怕露天也可以，並不需要什麼牀帳被褥，最多是一張帆布船，一條毯子。穿——一兩套單衣裳就够了。吃——幾分錢的咖喱飯或是辣椒飯已經是一頓蠻好的午餐了。他們不再需要什麼，人一碰到無所欲求自然也就懶了下來。於是你就到處看見在人行道上，灌木叢陰下躺着那些懶散的，再也不想起來做點事的馬來人。

他們最高的慾望是一輛脚踏車，那些馬來青年只希望穿上件紅綢襯衫，乘脚踏車疾馳過市，對於異性是多麼可誇耀呵！只有在這時他們是勤勞的，但等到脚踏車一到手，他又懶得去工作了。

在馬來人心目中，一名警察已經是極大的官職。因爲警察有權威、待遇好。爲了使他們忠實服務，英國人特別砌了洋房宿舍來給公務員住，並且優待有家眷的，給他們一間獨佔的房子。一想到他們的同胞住着和中國茅屋差不多的「阿答屋」，難怪他們要驕傲起來。

然而，這種自認爲幸運的馬來人自然是少數，那些絕大多數的馬來人却終於沒有離開他們的「阿答屋」一步。雖然有巍峨的建築，寬闊的馬路，可是他們却越住越移到深山裏去了。

他們居住的小屋是用阿答樹葉蓋的，（所以叫阿答屋），爲了避潮溼氣，屋基總是離地好幾尺，必須踏上幾步台階才可以走到內室，這和日本屋子有點相像。遠遠看起來，好像鳥巢一樣。

馬來人習慣於席地而坐，睡也睡在地板上。吃得非常簡單，除了辣椒咖喱，他們似乎不再喜歡別的什麼，至於穿的，一條沙龍，一件碩大的襯衫，外加一件白帆布的外衣，脚上一雙拖鞋，雕花鏤空的，還有頭上一頂黑絨圓帽。這帽子可不是好動的，他們非常尊重，因爲他們相信回敎，帽子代表宗敎的尊嚴。

「沙龍」是男女一律的，只有在花紋上有一點區別。女人身上穿一件對襟無領的襯衣，不用鈕扣，而用金屬別針將它扣好。他們喜歡用裝飾品，即雖是銅的也很高興，在她們頭上頂一條蒙面紗，有點像西洋人，帶着點神祕味兒。當她們睜開大眼睛望你時，誰說不嬌媚呢？

馬來人信仰回敎，他們不吃豬肉，我在有些地方看見他們的神是沙堆裏一截石頭，還沒有脫離掉原始的拜物敎意味。

爲了他們宗敎的嚴格，那怕是異國人，不皈依回敎，就別想跟他們結婚。

他們已經失去了山裏未開化民族的兇蠻了，可也並不知道長進，除了皇族，很少進學校。進學校的馬來人自然是進步多了，但也只在服飾和禮貌方面。再要推求，那就是他們能講一嘴流利的英語。他可以回答你，他的「祖家」是倫敦。

皇族不消說是高貴，蘇丹有他的皇宮，每年有固定的收入，出入有儀仗排列。蘇丹和他的僚屬們經常穿着西裝褲外面加上沙龍的禮服。一個侍從高撐一把大傘，當蘇丹出巡的時候。但他仍得遵守當地的法律，據說有個蘇丹曾在幾件民事訴訟上輸給有錢的中國人。除了在傳說中有過幾個賢明的土王蘇丹，馬來人從來不大想起自己。

他們就是那麼懶散地生活着。

複雜的移民

初到星嘉坡，當船剛一靠碼頭，在擁進來的一批挑夫中，有許多骨瘦嶙嶙，渾身黑黝黝的人，我以爲是馬來人，其實不是。馬來人是不大肯做工的，這種黑瘦子原來是印度人的一種，爲了有刻苦耐勞的性質，特別遺送來服役苦工。他們種族的名字叫「吉寧」。在印度本土，他們也是最卑賤的一種。

他們瘦小，那雙長腿，看起來頗像一隻鷺鷥。似乎很孱弱，可是他們很能吃苦，善於走路，善於負重，又善於爬高，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吉寧人轉瞬間爬上了一個椰子樹頂。因此，一般的卑賤工作都歸了他們。（例如倒糞桶，淘陰溝之類。）

有人說他們是黑人的一種，所以皮膚那末黑。那眞是黑得可以，叫人看了非常不舒服，恨不得要替他洗洗乾淨才好。他們的頭髮捲曲得像歐洲人，最奇怪的是吉寧女人，腿上戴了環不算，脚指頭上還戴上了指戒，連鼻子上，也戳一個洞，戴上銅針，看起來又可笑，又可怕。他們特別喜歡吃檳榔，吐出滿滿的紅液，好像鮮肉，當你在地上看見一灘灘的痕跡時，眞地欲嘔。

按照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不免瞧這種賤民不起，所以談話中不稱他們爲吉寧人，而稱「吉寧兒」。（對馬來人也是如此。）似乎無形之間我們也就高在上了。

除了吉寧族，印度人中還有好幾種可以在馬來亞常被我們看見，他們是：吉地、孟士買、孟加里、孟加里蘇蘇……吉地和中國人馬來人差不了多少。除了皮膚略帶棕色沒有別的什麼特徵。他們在印度的地位很高，同時他們也善於謀利，典當放債是他們的專業，別說印度人，就是中國人，英國人，有時也借他們高利貸的放欵。他們的出名正如猶太人一樣。他們還作匯兌銀幣的買易。

至於孟買人，較爲白皙，差不多印度人的商店都是他們開的。

所謂「孟加里」，就是在上海被稱爲「紅頭阿三」的這一種。他們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在馬來也是專司守門之職，說來總有點滑稽。他們常常集合幾個同伙坐在那一種自編的繩床上（編織得異常精緻），一邊抽着大烟袋，悠然談天，好像這世界就是他們的。

還有一種「孟加里蘇蘇」跟孟買人差不多，可是他們在剪光的頭頂上却單獨留下一綴頭髮，而且留得很長。我們中國的小孩有時爲了「做關日」也有這種現象，現在出現在他們頭上，就覺得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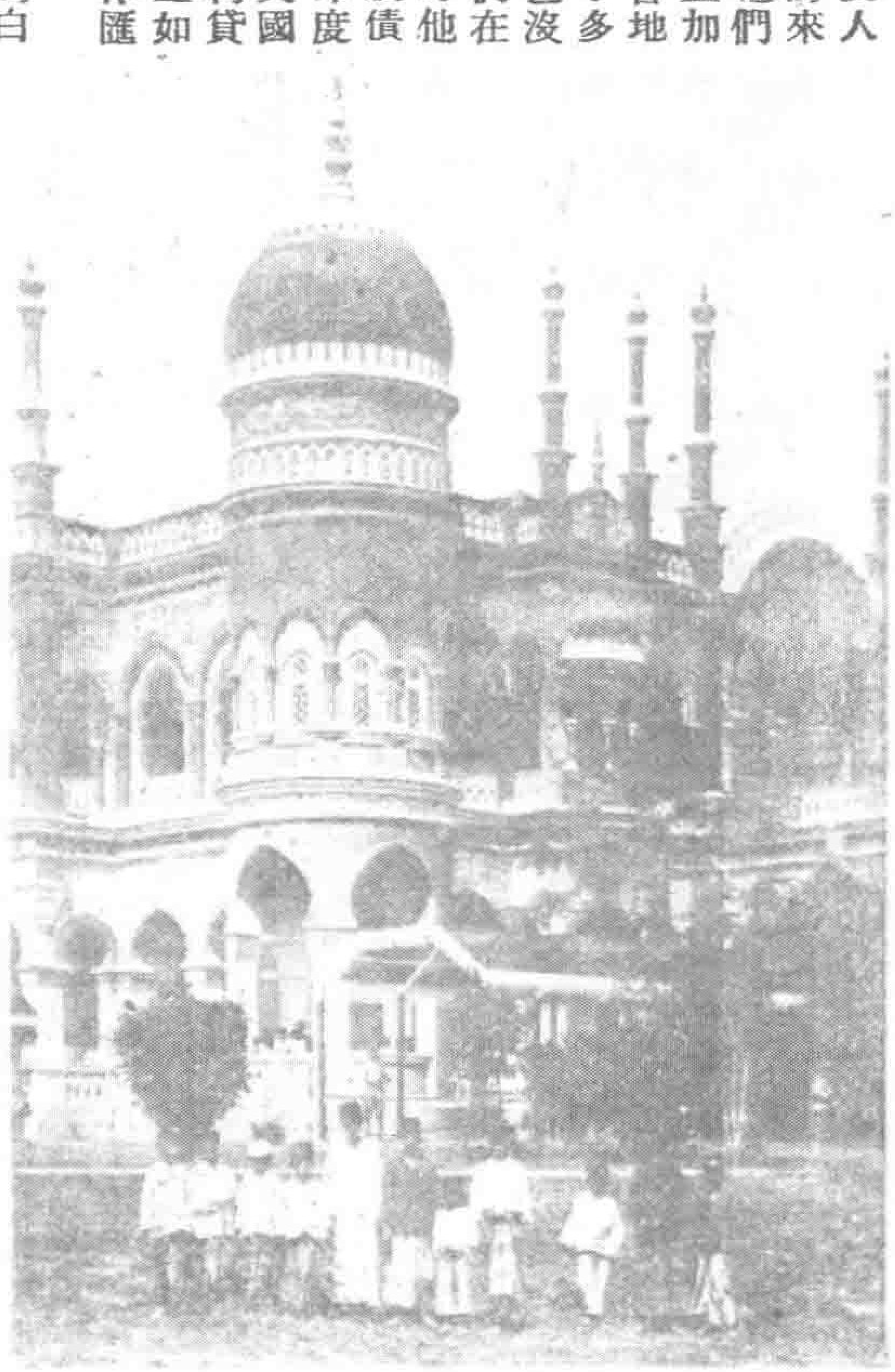
在馬來亞，並不像在海外，特別是在大城市裏，碰來碰去都是中國人，大街中也全是中國舖子，寫着中國店號。只有印度人可以佔一個地位，馬來亞反成爲附屬品了。

自然，我們不能忘了那些住在風景最幽美，建築最堂皇的屋子裏的「紅毛人」（對西洋人的稱號），可是，他們爲數很少，他們的闊綽和享樂的生活，和在別的地方並沒有兩樣，只有更甚吧了。

在有些地方還有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血統。在馬六甲就有一個地區顯然有着遺跡。可是他們已經同化，一切生活形態都沒有什麼兩樣了。不知道他們有否懷念，因爲他們也有過光榮的征服的歷史。

在東方民族中，中國人，日本人以外，還有阿刺伯人。他們服飾跟馬來人差不多，可是他們有一頂滑溜溜圓的紅呢帽子，上面還墜下一根纓鬚，樣子顯得威武而又可笑。

他們都信仰回教，每到賽會時，他們的熱狂比中國更甚，特別是那些「苦行」，用釘子刺滿全身，鐵籤穿過手臂……等等，可怕極了。可是他們不痛，說是爲了神佑的原故。



馬來土王之宮廷

回教堂到處都是，建築也頗別緻，有着尖頂和空曠的迴廊和供門，他們用最虔誠的心去祈禱，早晚有兩次。我記得在一次印度人開的咖啡店中，一個店夥在招待我們入店之後非常肅靜地穿起沙龍，戴好帽子向意想中的神謨拜。如果是在禮拜堂，就跪着，喃喃地唸着，還打鼓，吹着海螺，那聲音異常凄厲，好像長嘯。我曾特為去觀看，和其他宗教的禮拜堂一樣充滿了莊嚴，可是在這兒更多着嚴厲，更是在晚上，你簡直很難睡去。

他們用最高的崇敬給他們信仰的神。竟有一個地方的神像純用金鑄造。雖然無人看守，也沒有人敢於偷竊。

有許多教堂前還有着聖水池，教徒們在池邊祈禱，又用水洗手，或是洗頭和眼睛。


回教廟宇之壯觀

因為有不少中國人，因此也有了廟宇，有了中國的和尚。至於基督教的教堂，那是更普遍了。

星加坡有個「大伯公廟」，我原先不懂，後來問人，才知道那兒供的神位，就是老虎。

我不知山裏土人（生番和熟番，他們的種族名叫「沙蓋」）的詳細生活，雖然也曾見過。他們原本是土著，可是現在卻只好遷徙到人跡罕到的深山野地裏去了。

中國人在南洋

在馬來亞，除了行政上通用英語，一般的還是用中國話。自然，馬來話也很通行，不過是在下層的社會裏。

但這兒所說的中國話不是指的國語。大體分起來有四部份，一：福建，二：廣府，三：客家，四：海南。福建雖然分閩南（以廈門為中心）和閩北（以福州為中心）可是卻以廈門為主，他們對於閩北人的看待就如上海人看待江北人一樣，只為了他們做下等手藝（如拉車做工等）。廣府是指的廣州，就是我們常聽見的廣東話。海南不在其內，他們有另外一個系統，至於客家，則是指的散居在各地的客人，他們說的話叫客話，和別種話不同。這幾種話以當地居民成份的多少各佔一方地流行着。一個不是廣東、福建籍的人跑到南洋多少有點不便當，還有最奇怪的，他們把這種人一律稱做「上海人」，我有個湖南朋友，初到南洋，人都稱他上海人，弄得他莫名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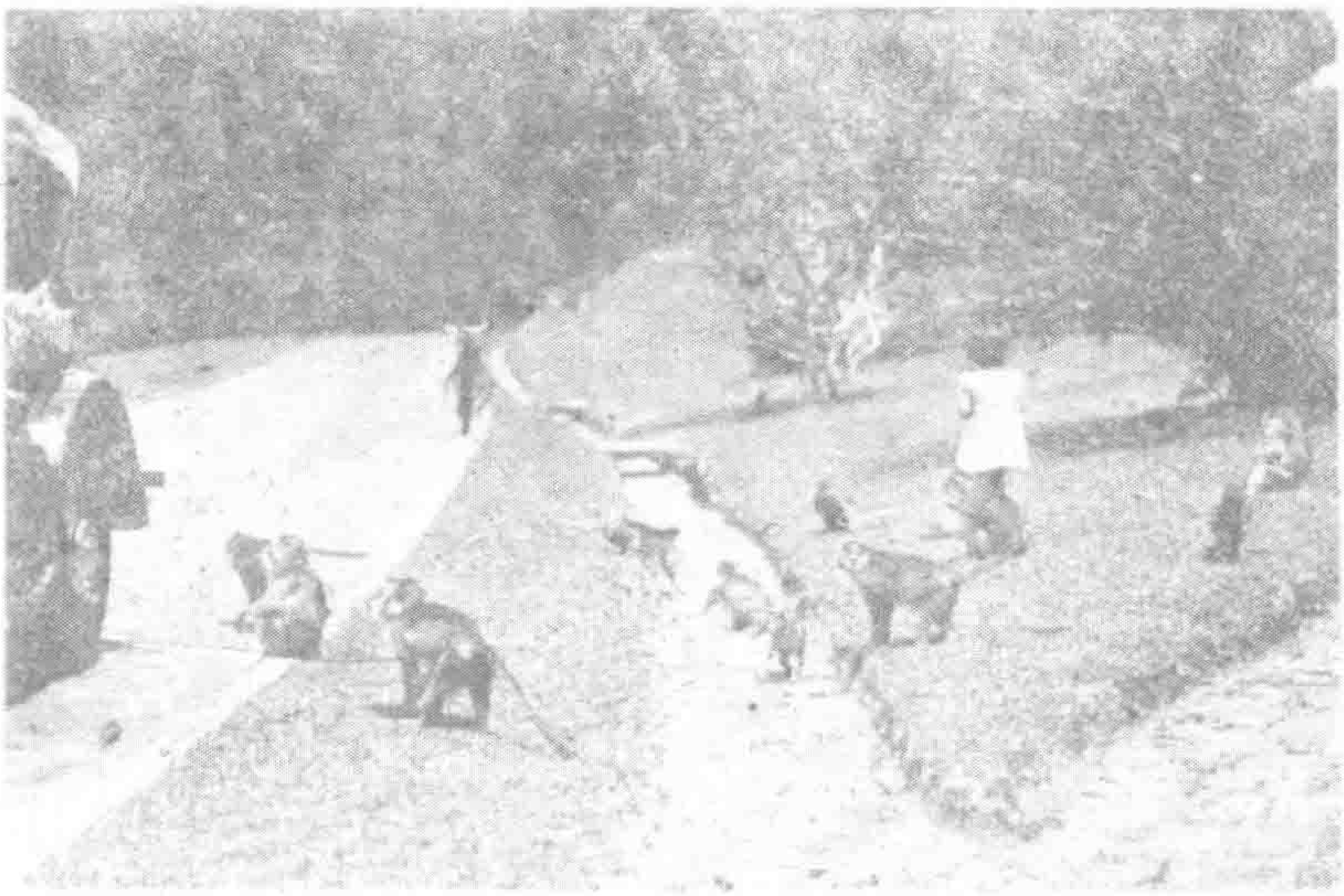
中國人的保守性，可以從華僑的身上看出來。他們的穿着和梳的頭髮還帶着明朝時代的式樣。他們信佛，過年，敬祖先全和我們一樣。他們雖然旅外那末多年，可總忘不了故鄉，當他們老年的時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回來，讓一付老骨頭葬在我國的泥土裏。

南洋當地出生的男女，男的叫「峇峇」（這個峇字大概是廣東字，讀若「把」）女的叫「娘惹」。都是馬來語，是「少爺」「小姐」的意思，可是出之於中國人的嘴裏講中國人，那便是專指那些出生在海外而習性與土人同化的青年男女了。他們熱情，活潑，懶散，和馬來人十分相像，皮膚曬得發棕色，一口流利的馬來話。還有奇怪的，他們的眼睛也長得又大又黑，你要到南洋，一定會驚奇。他們頂普通讀的是英文書，中文不大講究，可是，近年來卻知道祖國文化的重要了。

國語在馬來亞逐漸流行起來，那是因為各地方人間缺少一種統一的語言，而一般華僑學校裏的教師都是國語，青年人都講國語的緣故。雖然南洋國語有一股南洋腔。

在馬來亞，上面所述的幫派，各各有他們的會館團結自己一地方的僑民。雖然常有點意見，可是大體是呼吸相通的。

華僑學校非常普及，那怕是最小的村落裏都有它的蹤跡。那些教員多是國內去的外省人。為了匯兌比率相差，很多人願意到南洋去教書，的


新加坡公園裏的猴羣

確，以一個教員來說，當時國內拿二三十元，在那兒卻可以拿到一百多，這是多好的事呢！何況那兒生活容易，夫婦可以同時找職業。

有人說華僑的錢是省來的，這話一點也沒有錯。你要是看到那些家有財產的「頭家」的儉省，你會吃驚起來。他們多半有一幢洋房，甚至於在海邊有別墅，也有汽車。（馬來亞華僑多半有汽車，不一定是新式，可是很適用，總是自己開車，只有很少數僱用車夫，實是做到「用以代步」的功用）可是他們穿得很樸儉：一身黃卡其的短裝，有時連外衣也不穿，脚上拖一雙橡皮拖鞋。看起來跟普通工人差不多，誰知道他家卻有很大的家當呢！他們吃東西也不講究，隨便在巴刹（市場）裏蹲在小攤販的石桌旁吃一盤滷汁飯也就算了。也許有些講究衣，食，住的，可卻是年輕的一輩，他們自然有點不同了。因為他們有着不同的時代影響。

華僑在馬來亞多半經商。有錢的便是「頭家」（這是福建話，老闆的意思），沒有老爺的稱呼，人和人很平等，即雖是佣人和主子，也不像國內這樣注重禮節。

工人的生活較國內優越，這還是因為生活容易。那無數華美的地方多半是華工開闢，對着那些可愛的南洋風土，不禁想到中國人的血汗的功績。

椰子樹膠和錫礦

我一個教書的朋友偶然在作文課上出了一個「美麗的椰子樹」這題目。學生們笑了起來，他們認為椰子樹一點不美，這叫剛由祖國到南洋的朋友十分尷尬。只好換了一個題目。

這是一個笑話。可見那些南洋的孩子們一點不覺得椰子樹的美，那是因為他們看慣了，到處都是椰子樹。可是不管怎麼來說，椰子樹有它的優點。它碩長的體幹，秀美的枝葉，直立着像隻高傲的鶴，再配上藍色的天，遼闊浩淼的海，會造成一種悠然遐想的境界。沈默，寧靜，瀟洒，帶着詩人的氣慨在熱帶的風中吟哦着，這難道不美嗎？而且，一提到椰樹，人會連想到海，那是因為它總是生長在熱帶的海邊的緣故。

還有，嫩綠的椰水，非常可口，將一個尚未黃熟的椰子剖開，喝裏面的漿汁比任何果汁或是人造飲料好。因為它清涼。更美的是有一種適口的芬芳。如果椰子太老，裏面的漿汁就不大好吃，只好吃椰肉了。馬來亞有一種和醬差不多的東西叫做「加醬」，既甜又香，便是以椰子雞蛋的原料做成的，可惜在別的地方再也吃不到。

馬來亞不論那裏都是椰樹，棕櫚樹，和橡樹。橡樹在南洋叫做樹膠樹，因為他們把橡皮稱做樹膠。我們可以看到連綿多少畝地的橡樹。種得非常齊整，好像一隊隊兵士的行列。那些西洋人的樹膠園更大更整齊，每顆樹有一定的距離，外國水道，防止積水影響橡膠的收割。

天還沒亮，那些樹膠的工人便起來了，拿了刀桶，頭上頂着燈走到樹膠園裏去，他們很熟練地割開樹皮的一圈，讓那牛奶似的乳汁流到早就掛在樹上的杯子裏，在割了多少顆樹之後，然後便將那裏面的匯集在桶裏。

橡樹幾年便老了，不能再有膠汁，於是園主便放火燒掉，再種第二批。你或者要問，為什麼要放火燒呢？那是因為燒了的灰燼比施肥更好。

就是這種乳白的漿汁，經過烟房，再經過機器的冷凝和壓製，便成了透明的橡皮。（顏色是後來染的）我常看到那樹膠工廠裏女工忙碌地剪除橡皮中的斑點，男工忙着上粉，打皮，裝箱，……送了出去。

樹膠出產的豐富使得橡皮成品大量的製造。橡皮鞋，套鞋，拖鞋，橡皮地毯，椅墊，茶杯墊，……還有許多許多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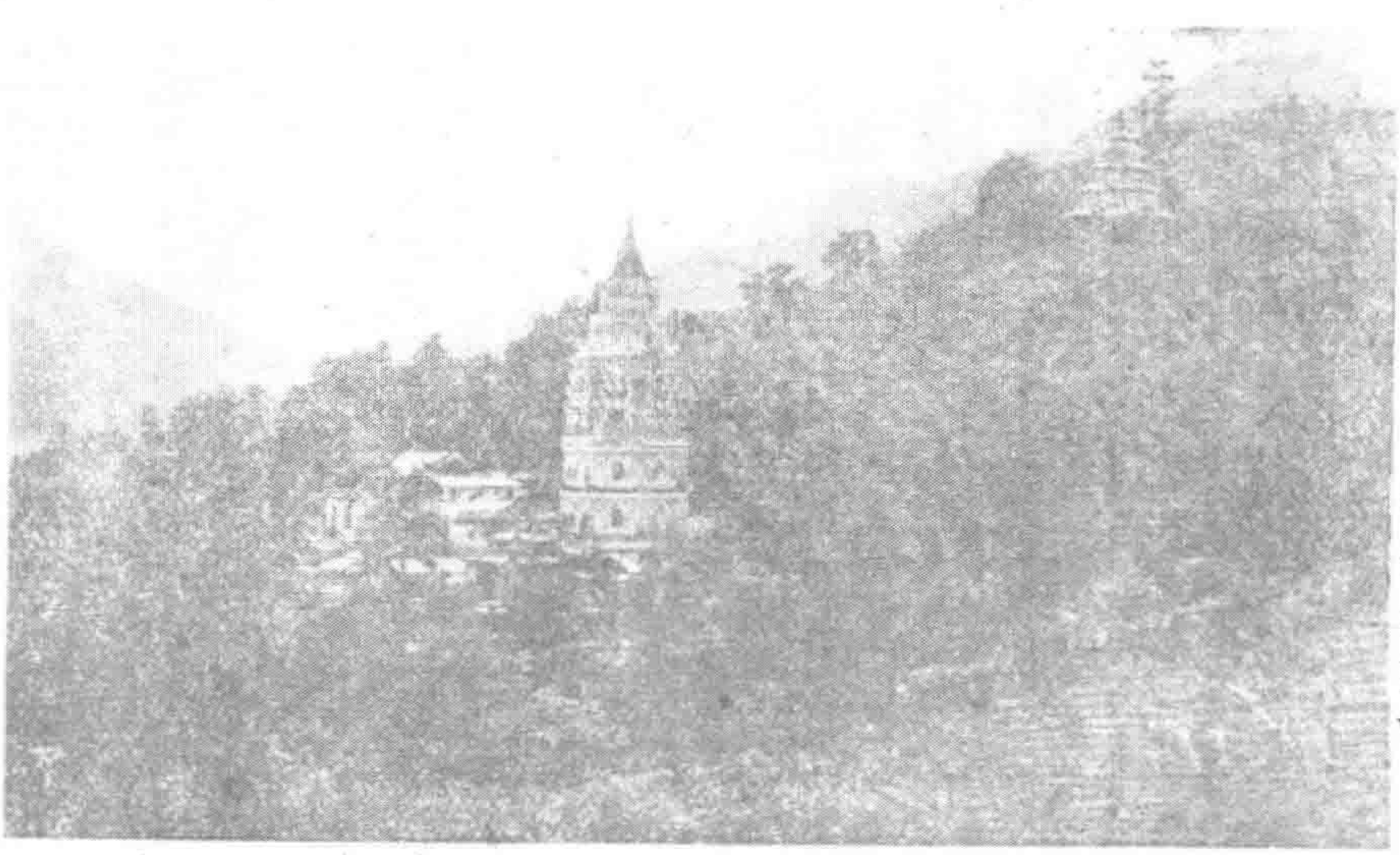
馬來亞不僅是大自然美麗，還更有無限的寶藏，橡皮事業便是其中之一。其實，馬來亞本不是出產橡樹的地方，可是經過一個植物學家試種的成功，大家便把馬來亞當作一個適合栽植的地方，以至於橡膠園連綿在馬來亞肥沃的大地上。

真正出生在馬來亞地土中的那是大量的錫，幾乎到處可以看到礦坑，礦苗。那個河流似的「頭山鈎」像一道道的天橋一樣。最大的錫礦，從上面看下去一個人彷彿螞蟻一樣，那掘泥車用電力不斷地上上下下運送着。工人用噴水筒噴洗錫泥，然後用唧筒吸到高處，和水流下，結果是錫和泥沙分開。無數的工人在那兒勞動着奔走

着。一到晚上，電燈照耀得彷彿一座輝煌的小城。那兒的市鎮差不多是工人的大本營。

另外有一種純用機器採錫，他們叫它做鐵船。牠彷彿一匹巨大的野獸蹲在泥土裏，怒吼着，掘出大地的寶藏。

我們常看見那正在工作的工場和業已開採過的礦坑和平靜如鏡的池水。它常常使沙灘變成水池，水池又變成乾坑。……



檳城極樂寺

兩個地方

星加坡是馬來亞的心臟。商業的氣味很濃，也是文化、政治的中心。它是毗連馬來亞的一個島嶼。「星加坡」在土語是「獅子島」的意思。英國人將星加坡的城市建設得極為整齊。

那兒有最高的學府「萊佛氏大學」，滿藏收集品的「萊佛氏博物館」，在萊佛氏博物館的前面站立着萊佛氏的銅像，彷彿誇耀着征服星加坡的功蹟。裏面東西不少，最使我難忘的是一付巨大鱷魚的骨頭，連頭帶尾大概有五六丈長。

星加坡有個植物園，大極了，你可以不停地走上一兩個鐘頭還不會完，不像上海，公園裏的人像大街的市集一樣。裏面有各式各樣的熱帶植物，我說不出它的名字，只有水邊的一棵老榕樹是我一向知道的，它像一個老頭，拄着拐杖直立着。走過它的身下就好像經過一個拱門。

樹林中有無數猴子，讓牠們自由自在地跳來跳去，並不加以束縛，遊人可以拿花生米引牠出來，牠一點也不畏怯地在你手中攫取食物。

這個植物園不收門票，且可以開汽車進去，另外有個動物園。動物不多，可是有一隻猩猩，在園中走來走去。我第一次去時大吃一驚，可是牠一點沒有傷害你的意思。牠還會抽煙呢！

我住在星加坡的日子很長，可是歡喜它的程度還不如檳城，檳城又叫做檳榔嶼，也是一個小島。它有山，風景優美。

叫我不能忘記的是那修整的海濱，海濱綠蔭下的茶座。

海邊的路上泛着藍色，（那是一種特製的清幽的藍光）人在灌木叢中喝着咖啡、可可，聽着白石堤欄外海水拍打沙岸的聲音。風裏傳來樹上無線電播送的音樂……一切都很寧靜，只有時風吹上來幾句喃喃的低語。要是你坐在石欄上，你可以看見蒼蒼的無盡的海。

檳城也有植物園，依着山，有泉水，又有由山上掛下來的瀑布……

檳城是個令人回想的地方，那兒有中國的大廟「極樂寺」，和寶塔，山前出賣清香的豆蔻，我從前只在詩中見過，豆蔻長得渾圓清嫩，有着欲滴的新鮮。……

牠使我不能忘記，永留在記憶的深處。

粵漢鐵路廣九線

江南號

直達快車

廣州 ←→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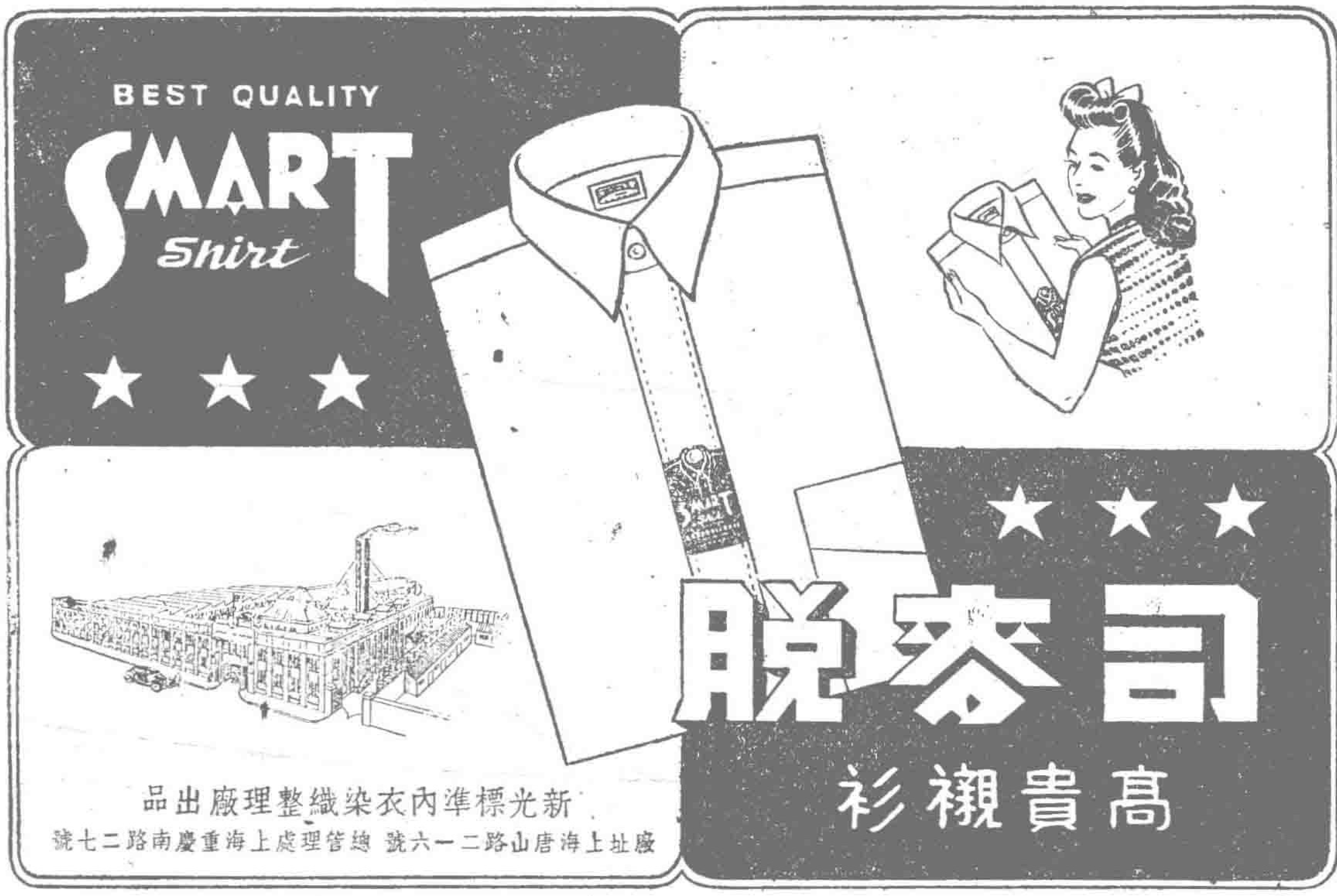
座位新穎舒適　旅客對號入座

服務誠懇週到　車票訂購便利

沿途概不停留　準四小時抵達

開車時刻（廣州開上午八時五十分　香港開下午二時正）

售票處（粵漢鐵道廣九車站　中國旅行社廣州香港分社）


BEST QUALITY
SMART
Shirt
司麥脫
高貴襯衫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出品
廠址上海唐山路二一一六號 總管理處上海重慶南路二七號


鐘牌
414
毛巾
拔萃超眾
中國華眾製造公司出品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二二〇號 電話：九五九八八

北愛爾蘭首都印象

本誌駐英記者 張安治

慣作孤行客，秋深又一年！
友情珍異域，黃葉憶家園。
海峽風波靜，黎明霧色妍！
岡林如舊識，微雨亦欣然！

——赴北愛爾蘭途中爲雷音 (RANN) 詩刊作

由於擺爾發斯特(Belfast)的兀斯特美術學會(Ulster Academy of Art)的邀請，我得到這訪問北愛爾蘭首都的機會。下午六時從倫敦起程，臥車的設備極爲舒適。第二天大早五點鐘，車抵蘇格蘭西南角的一個海港斯屈蘭拉(Stranraer)；車就停在輪船近旁，方便已極。查驗護照以後船七時開行，天空漸漸透出微藍，由藍而紫，海水則由紫而碧，迷霧漸開，晨光大顯，又成爲一色銀灰。原來是一個陰天！這一段海程祇要一點多鐘，即抵愛爾蘭海岸，再換乘火車。鐵路沿着海岸而造，車窗外一面是淒迷的大海，一面是起伏的岡巒和田園農舍。這時已開始濛濛細雨，在輕煙海霧裏的疎林黃葉，倒頗有親切之感；彷彿是江南十月！大約在上午九點半鐘左右，列車駛進了擺爾發斯特的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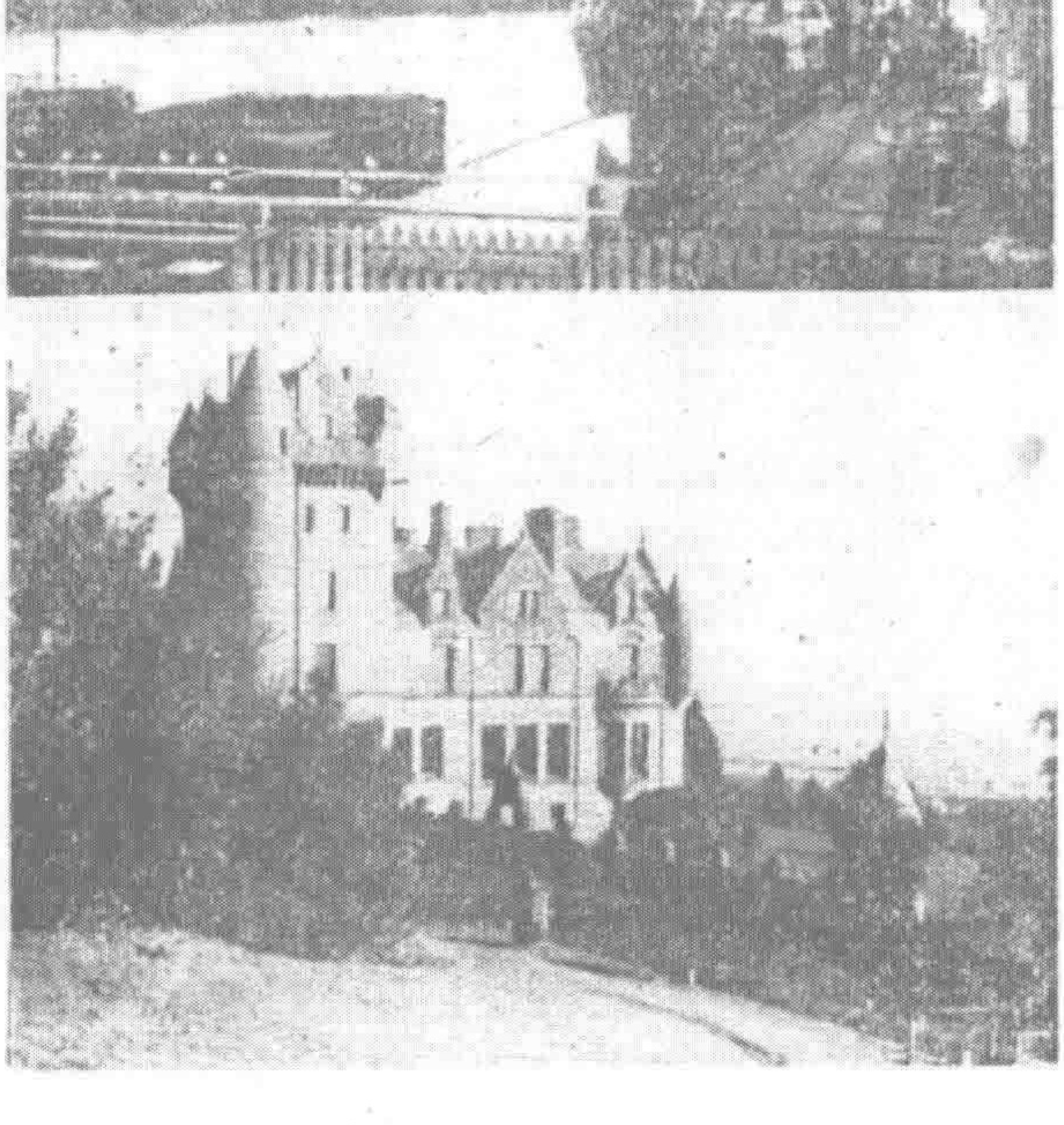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依山傍海的美麗的都市：它建設在來更河(River Lagan)口，面對着一個大海港，像一隻張開的大嘴。港灣兩面都有連綿不斷的山岡，像是這都市的兩隻翅膀。市政府的位置正在市中心區，建築壯麗，前面有一個廣場，聳立着許多前任市長的雕像。這一天正遇伊麗莎白公主誕生了一位麟兒，到處懸旗慶祝。晚上有虹彩的燈光照耀在市府正面的白牆和金碧的尖頂上；廣場和附近的街道人羣擁擠，笑語喧嘩，在等待市長祝詞的廣播。我的寓所就在市政府背後，總算飽看了熱鬧。

我在擺爾發斯特整整逗留了一個星期；除了舉行畫展並作四五次演講以外，接觸了許多文化界的知名之士；也遊了一些最重要的名勝。這濱海的都市據說以多雨著名，但在這一星期以內我也得到了兩個最好的大晴天；其中的一天，我應邀到一位曾在華北住過十幾年的斯櫳醫生的家裏去午餐。他住在海岸右翼離開市區十幾英里的小鎮叫板高(Bangor)的附近。他親自駕車來接，經過北愛爾蘭國會和政府的前面；一座長方形建築物危坐在一片大廣場的盡頭，倒也別緻。一些村野的農舍白屋紅門，頗有東方情調，爲英格蘭所少見。沿途穿過許多小山，在高處可以看到兩面都是大海。回來時走了另一條路，比較接近海岸。有一段路兩旁山坡上下都是深密的樹林，視線有時透過樹林看到碧綠的海水，眞是風景美麗的住宅區。

另一個晴天遊了左翼的洞山和在它附近的許多名勝。洞山雖然祇有一千多尺高，可是氣勢很雄壯，頗有點像廬山的五老峯。「擺爾發斯特堡」就在洞山脚下，背山面海，附近佈置得像一個公園，林木幽深而眼界開曠。這古堡的建築也很有變化，祇可惜時間匆忙，沒有能再到內部參觀一下。洞山側面有一所建築在斜坡上的動物園，最上一層却是一個大廣場，有許多專爲



來更河上



擺爾發斯特堡

兒童遊樂的設備。鄰近又是一個公園叫赫色林(Hazelwood)；有圓形的池塘，精美的舞廳，一片片整潔的草坪，到處是供給遊人休息的小亭或長椅。這時雖清靜異常，但可以想像夏日的黃昏，這半山上的公園一定充滿遊人，來享受這高處的清涼，來欣賞這山與海的壯麗！我從這公園穿林而下，仔細賞玩了洞山的主峯，而這雨後的小徑相當濘滑，更時有牛羊擋路，居然出了一身大汗，酣暢異常；似乎喚回了一些青年的精力，尋回了一些久已失去的陶醉於自然的歡樂。



雕刻家哈定先生

我很相信人文和地理的關聯，這在擺爾發斯特也可以得到證明。這兒的詩人和藝術家似乎特別多。他們大多敏感而眞誠，富有熱情，精神接近自然，不走時髦的矯揉做作的路。爲我佈置一切的夫拉葉耳斯(Friers)兄弟，一位是雕刻家，一位是漫畫家，爲人都極幹練而有風趣。他們都還沒有結婚，和母親住在一起，這位老太太朗爽豪放，熱情大聲談笑，迥不似一般英國老婦人的氣質，當我臨走的那天，堅持要再到她的家裏進餐，並親自一同送我上船，簡直無法辭謝！

兀斯特美術學會的會長雕刻家哈定先生(Morris Harding)也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他的年齡已在六十以上，不但在作品上還在時時追求新境，並且每天爬上很高的木架，在親自雕刻皇后大學牆壁上的一些石刻裝飾。這種孜孜不息，不辭勞苦的精神實在值得欽佩。當我訪問他的家和工作室的時候，也看到不少他的老師已故大雕刻家斯王(John Swan)的作品，而他的舅父擺玆(Bates)，也是一代大師。在他的工作室裏更遇到一位已經八十四歲的女雕刻家勃拉解小姐，(Miss Prager)每天還在拿着錘鑽工作，雖然看起來她已經很衰老；這種精神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想像；哈定先生又陪我訪問了皇后大學的副校長林瑟凱耳爵士(Sir David Lindsay Keir)。英國的制度，大學正校長多爲名譽職，實際一切全由副校長負責。他問了許多關於中國大學教育的情形，對於大學之設有藝術系頗感興趣。並告訴我曾在中國做海關總監很多年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就是皇后大學的畢業生。他的意思好像認爲赫德也很有功於中國；這在中國人的感覺上似乎有點異樣。

市立博物館和美術館就在皇后大學鄰近。大門外草坪上放了好幾口中國鐘，年代雖不很古，式樣和裝飾的圖案却頗爲不惡。在國內沒有人注意的這些破廟的古鐘，竟也和其他一些更有價值的古物一樣地流入外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也有好幾口)這市立博物館的內容：除一般的歷史地理自然標本外，有一層樓專門陳列與本市有關的圖片古物。美術館佔了最上一層，有當地名畫家臘勿萊爵士 (Sir Jhon Lavery 1856—1935)的專室。西方的收藏家或作家自己，常常在生前就把寶貴的收藏供獻給國家，公諸大衆。這樣自己的心血既可永垂不朽，又有益於羣衆的教育，爲民族文化增一份寶藏。眞是何止一舉數得！中國並不是沒有收藏家；目前固然因爲生逢亂世，沒有值得信託的穩定機構可以捐獻。而歷來許多人的觀念，還是私重公輕，自己有了一份財產，總想子孫永保；殊不知正是害了子孫！每每在身後不久，風流雲散，寶貴的收藏也隨之喪失，就是帝王之家也免不了同樣的結局，何況個人！人人如此，對民族文化却是無比的損失。但願新時代的中國收藏家，能有新的作風，新的抱負！

本地的現代作家和英國畫派，也都闢有專室，收藏相當豐富，也時常舉行一些特殊的展覽。這次我的畫展原定在此舉行，後來因爲地點較偏，又恰好市中心區一個畫廊有空，遂改用後者。市美術館的主持人是詩人赫末特先生，(John H-ewitt)他和中國詩人王禮錫陸晶清伉儷是很要好的朋友，談起來對於王先生的早辭人世還是不勝哀悼！

另一位詩人歐文 (John Ervi-ne)，我們在一個藝術家的俱樂部匆匆見面，却一見如故！他是一個

道地的中國文化迷；他盛讚中國詩的意境高超和用字的經濟，醉心於中國古代詩人的風流蘊藉。分手的時候送我一本他自己作品的選集。裏面有「致李白」，「明皇的悲哀」等等，都足以表現他對中國深切的傾慕。

在最後一天我參觀了船塢一帶。擺爾發斯特是英國造船工業的中心之一。在十九世紀初期，人口還不過二萬五千人；完全由於造船業的發展，到一九一〇年人口就增加到三十五萬，現在已經是五十萬左右，列爲三島第八大都市。這兒的哈蘭，屋爾夫造船廠 (Messrs Harland & Wolff) 爲世界最大的船廠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年當中，就這一家生產了一百七十條軍艦！這船廠一面緊靠着來更河，一面沿着海港，又築了許多人工的船塢。船廠的地區有幾里路長；乘電車通過也要十分鐘。到處是鋼鐵的高架，似乎撐滿了天空；大大小小的船隻緊密排列；有些新船，彩色輝煌，剛剛下水；有的纔有骨幹，但已經可以體會其偉大和繁複的構造。這兒的一切象徵着人類精密的計劃和組織的力量，西洋人敢向自然挑戰，向無限追求；合作而各盡所能，以造成今日這樣物質文明的世界。西方精神確是富於戲劇性，男性美，非征服寧可死亡，宏偉而壯烈！這一種人生態度雖不能說十全十美，却正爲中國人所缺乏！中國文化雖未嘗不高深博大，但那種祇求適應環境的態度，漸漸流於自私、曖昧和怠惰，使民族精神日趨衰弱。要使中國復興，必須提倡陽性的美；人人勇敢有爲；忘記小我而凝成大我。正如要希望世界和平，必須改變西方人的這種不斷向無限擴張的觀念一樣。人類的心智如果獲得平衡，不斷創造而不求征服，保持個性又能與人合作，則世界將成爲一個樂園！

就在這一天晚上，我離開擺爾發斯特回倫敦。當輪船慢慢地駛出來更河，兩岸的鋼架和起重機祇看到黑影，像是一些向天空挑戰的怪物！港灣裏有幾十座小燈塔排成兩行，顏色有紅有白，有的長明，有的一明一滅，指引着航路。給人一種甜蜜的安全感。兩翼海岸的燈火也有一定的距離，像珍珠的長鍊。船行的速度漸漸加高，夜風漸冷，這時又飄過一陣微雨，海上的殘月昏昏；我單獨留在甲板上很久，心裏充塞了各種滋味，各種幻想：人生與自然，東方與西方，過去與將來，藝術與科學，甜蜜與悲哀，戰鬥與和平，似乎一切都想了，又似乎一切都沒有想；當夜深海上已經一無所見，我纔走進艙房，又寫下一首寄給歐文詩人的小詩：

名城山海壯，人傑亦翩翩！
聚短雖如夢，心知不在言。
月明懷李白，秋老憶陶潛；
又逐海鷗去，微吟獨倚舷！


市博物館門前之中國鐘

春天的點心
喬家柵湯糰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蝦仁肉餃
糟田螺　煎魷魚　擂沙圓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各樣名點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大成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國外市場之四大出品

飛熊細布

蝶球細布

蝠鼎元布

征東府綢

總管理處：上海山東北路48號 電話 98374

一廠：武進南門外 三廠：武進東門外

華盛頓故居——佛楞山莊

李清悚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氣晴和清早起來我和雷震清彭子民二兄到白宮附近去散步，鐵欄裏面的松樹垂下枝子映着一片青翠的草地，葱綠可愛。三個五個悠然自得的松鼠，在草地隨意的跑着。看見人來豎起尾巴仰着頭望望你，似乎同你打一個招呼。你對他沒有反應，他掉頭又悠然的跑去了。白色的鴿子，不斷從欄內飛到欄外，在水泥人行道上一顛一簸的走着，和遊客競爭着步伐，咕咕的唱着，勝負毫不關心的樣子，這一片昇平景象，使我們連想到國內的烽火，以一種憂心如擣的心情，處在眼前這和平景象中，眞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同時想起紐約赫德森河上葛蘭脫大總統 President Grant 紀念堂門眉上的一句話"Let me have peace"充滿了悽惋的感覺。

今天是星期日震清的朋友曾教官，爲了解除我們這兩天對家國的憂思，特意邀我們今天到華盛頓故居——佛楞山莊一遊，他約的時間是上午十時。我們散步以後，就回到G街青年會來。等了一刻鐘的光景曾敎官就自駕汽車偕着夫人兒女來了。我們三人上了車，車子沿着賓錫伐尼亞大道駛去，駛出華盛頓市區，走到佛基尼亞省 Virginia 公路上，直向佛楞山莊奔來。大約有一小時光景達到目的地。

在公路盡頭有一方廣場，圓形草地，青翠如茵。這時已到了初冬草木黃落的期間，這兒氣候，仍如新秋一般，廣場四周的綠樹，依然濃翠，公路旁岩石上有一方銅質紀念碑，是紀述公路開闢工程的經過。我們的車子繞過草地在入佛楞山莊大門口的通路上停下來。一帶白堊的粉牆，圍着三四百畝園圃和十數幢村舍簡淨樸質，這就是一代人豪華盛頓故居——佛楞山莊了。曾教官覓地停了車子，震清化了二元四角錢購了六張入門券，我們就持券進了大門。

據說這一座山莊是在華盛頓祖父手中購得的，那是在一六七四年的事，當時擁有五千多畝的地皮。在一六九〇年他祖父約翰 John Washington 撥出一部分地贈給他姑母密爾。一七二六年他的父親奥斯汀 Augustine Washington 又從他的姑父姑母手中購回來，就成爲當時著名的「獵河農場」Hunting Creek Plantation。在一七三五年華盛頓方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攜着全眷從西境州 Westmore La d County 的保樸農場遷到這兒來，Pope's Pantation。可是沒有幾年他們又遷到菲德堡 F edericksburg 芮伯翰納河 Rappahaunock River上的佛萘農莊 Ferry Fram 去，一七四〇年這個地方，就由他父親贈給他的大哥拿潤斯 Lawrence 拿潤斯在一七四三年結婚後卜居於此，從那時候起就改稱爲佛楞山莊了。爲的是紀念佛楞氏 Admiral Vernon 一位他曾追隨服務的人。他的父親在一七四三年去世後，華盛頓隨他大哥住在山莊度過他一段少年時期，現在山莊一幢主要的建築是在他父親手裏建築的，還是在他的大哥手裏建築的呢？因爲資料不全，無從考察了。

在一七五二年他的大哥拿潤斯去世，兩年以後，這山莊就轉移到華盛頓手中，此後五年因爲抗法抗印第安人軍與，才開始把這位年輕的主人第一次帶離開這個山莊去。一七五九年他和一位富孀略娣絲夫人 Martha Custis 結婚，那年春天他們夫婦就又卜居到這佛楞山莊來，他們在這兒度了十五年南方農家的和平生活。

十五年以後他的生活轉變到政治路上去，就在一七七五年這一年，他做了第二屆十三州議會的代表在費城 Philadelphia 住下。這時議會推他做十三州軍隊的指揮者，他即時就了職，六個年頭過去了，他纔又看到了這佛楞山莊，那僅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在約克鎮 Yorktoum 間來往，這是一七八一年秋季的事。第三年的冬季他在安萊坡 Aunapo'is 對議會提出辭職，於聖誕節之夕回到山莊來度他的隱居生活。

今天我們所看到佛楞山莊一切的設計，都出於華盛頓之手，這是十三州革命以前的事。等到他被召出山以後，這種工作仍舊在他的幹練的管事遠親屬蘭脫 Lund Washington 之手中繼續着，山莊中的大廈建起了，臺房改造了，花圃拓大了，直到一七八三年，他辭職歸來，方完成他全部的計畫。

自從一七八九年他被舉爲美國第一任大總統以後，他除了一個極短時間在家外，離開山莊有八年之久。等到一七九七年退休歸來，重返這故園再度他隱居生活，兩年以後他就與世長辭，長眠於此。他逝世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死後卜葬於此。他的夫人在他逝世後的第三年一八〇二年也去世了，和他的靈柩同供奉在一所舊式家庭墓室中，在華盛頓生前，曾自己選擇了一個好的地位，依他認爲最滿意的方向建築一所新的家庭墓室。可是這個建築直到他死後的許多年一八三一年始完成，他們的靈柩就移過去。原來的舊墓室在東邊不多遠，後來重修起來，成爲後人一個憑弔之跡而已。

這一座山莊華盛頓逝世後遺留在他遺族手裏，缺乏經營，屋舍坍頹了，園圃荒蕪了，極爲可惜。在一八五八年爲有心人柯寧漢女士 Miss，

Aun Pamela Cunninghan一手承購去，屬於佛楞山莊婦女協會所有 The Mount Vernon Lad es' Association. 這一個組織是屬於南客羅那 South Caro'i a而得到佛基尼亞註冊的。該會的會員都是不取報酬來義務服務的，他們的經費都是個別捐集來的。該會自獲得佛楞山莊的保管權以後，歷年來經搜集捐贈所有存在現有大屋第一樓和華盛頓臥室中的傢具。都恢復了華盛頓時代的舊觀。該會現賴門票收入作爲維持費用。在收入少的時候，一切修繕等費用，都靠捐欵供給。在一八五八年這個地方會經擴大爲四百七十五畝。佛楞山莊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表現十八世紀時代，美國南方很高發展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生活。現在是終年開放給遊人憑弔，在星期例假和春秋佳日遊人如織。一個很大的統計數字，提高了這個地方的社會的地位。

我們進門以後有一條沙石構成的路，和我國小都市裏所建的舊式馬路一般。沿着馬路南行不久，在路的東邊就有用短木欄圍起來的一片房屋和園圃，這就是佛楞山莊的主要部分了。進欄柵門中間一塊大草地，據說這塊草地仍是一七八五年華盛頓自已拓植培成的呢？草地兩旁通道上有若干大樹，也被人相信爲當時所種植的。草地略似長橢圓形，草地東邊中央是華盛頓的住宅，也是山莊的主要建築，草地左首一帶房屋是花房等，右首一帶房屋是廚房浴室馬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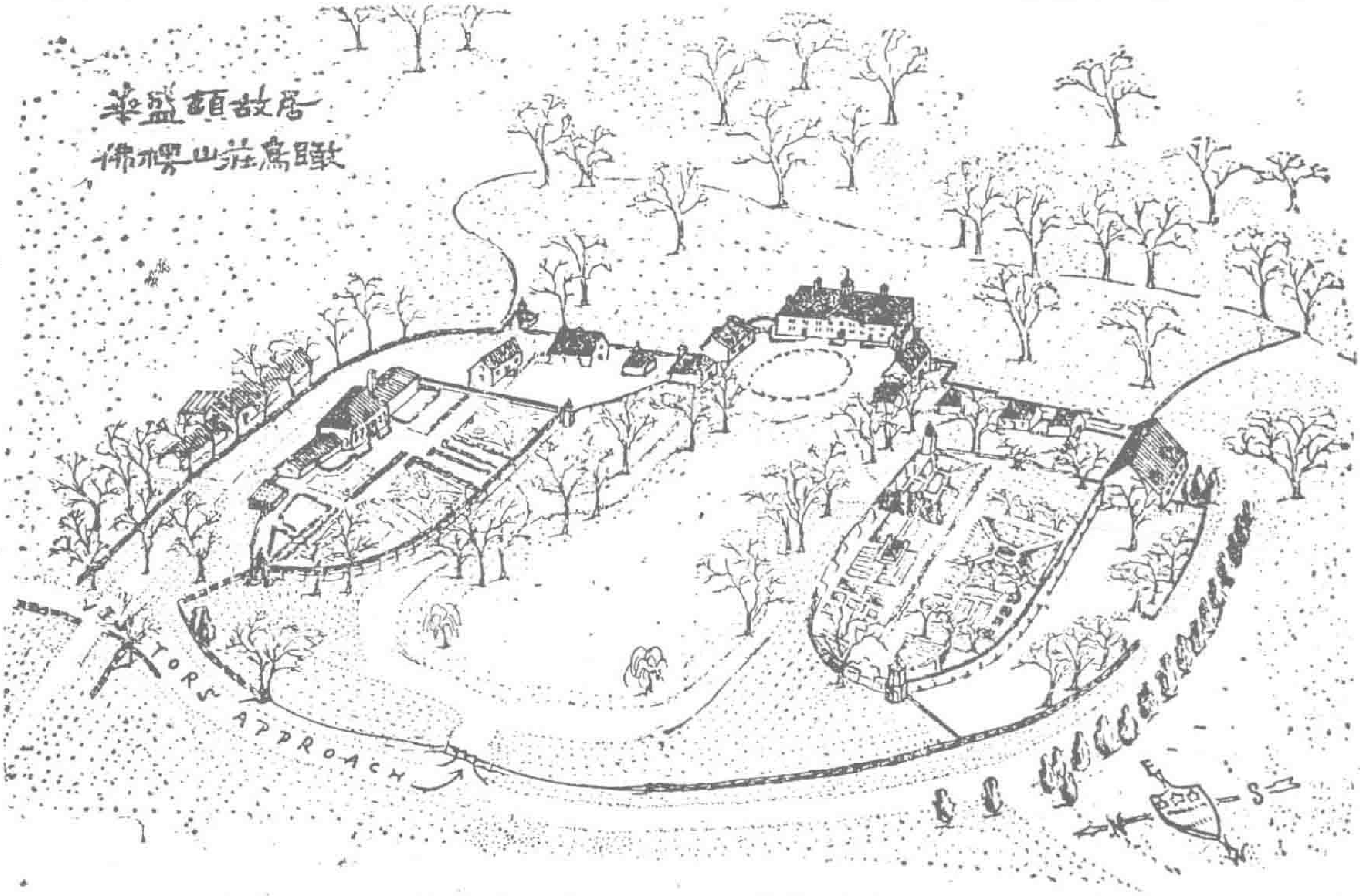
我們順着左首先遊覽，首先到花圃去，進門以矮樹爲垣，垣內花壇用黃楊之類的灌木綴成花紋，這許多花紋圖案也出之於華盛頓之手，花圃盡處，有一所玻璃棚的溫室，看上去很簡陋，也是一百年前的舊屋了。這一帶的房屋在一八三五年曾不戒於火，爲火所燬，到了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七年間始重建起來，溫室後面的屋內可以購到說明書導遊郵片照片和各種印刷品，側屋內有郵箱和自動售郵票的櫃子，和經常設備的長檯，供遊客寫信用的。我和震清都購了一二張書片寫了幾句話，寄回南京，給小兒女們作紀念，這兒有幾種植物可購。這些植物最多的是叫做Boxwood和Jvy的灌木，都種在一個小盆內出售。美國人購的很多，對於我們在海外無地可種的外國人，是不感興趣的。

這一帶房屋都是平房，房頂上舖着一種木片式的瓦，暗紅的顏色，表示牠身份的老大。在美國人看起來是了不起的古董了，比我們在日本京都鎌倉等處看了五百年前佛像就掛起國寶招牌來，更覺天眞。這兒除了花房以外，有冰房，紡織房，儲藏室和小博物館等。這博物館是一所紀念室，創建於一九二八年，藏着些有關華盛頓和他在山莊生活的文獻。另外有一植物園是華盛頓試驗種植之所，在一九四七年重建的，就是我們來遊的前一年。

從植物園出來後，我們就到華盛頓住宅去。這一所住宅是在一七五九年結婚後卜居之所，自那時起這一所建築，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到兩倍半，從革命前計劃起一點一點的增加到一七八六年仍沒有完成。那一所房屋是五大開間的樓上下，正面向東南面對着普陀瑪克江 Potomac River 烟波萬頃，氣象萬千，房屋建築在這江岸高坡上，自屋簷以下到江邊，舖成一大片草地，兩面有叢林，是佛楞山莊的絕勝地帶，我們到了這兒都驚嘆叫絕，頗有無錫萬頃堂的景象，使我們劉連不忍去。我在屋下廊內的靠椅上坐着遠眺，江上風帆，雲間叢樹，白鳥翔飛，眞到了寵辱皆忘的境界。

曾敎官夫婦因爲是舊遊之地，不甚注意屋內的事物，只貪戀着外景，儘管拉着震清坐在草地上閒話，我和子民就到屋內去參觀。我們是從屋後北首上階，進去是一間敞廳，廳內陳設許多當時舊物。都用銅欄杆上牽絲絨帶隔起，免遊人擁擠撫摹損害。每間屋內均有着制服的看守者，間或爲我們作簡短的說明，到處又有紙面的說明，也可以看出許多內容。由廳走屋前大門出來，轉入中央一間這裏是一個穿堂，後半間是樓梯，樓梯正中牆上懸着比勒 Peale 與斯梯維持 Stwart 兩人所繪的華盛頓像，精神奕奕。上了樓以後北首兩間是普通起居間和臥室。南首有一小孩臥室尙有小床，再有一大間是華盛頓自己的臥室了。這一間臥室最能引起許多遊客們的注意。華盛頓就死在這一間臥室內，臥室內有他生前所臥的一張床，床是頭南足北的放着，照舊懸掛着十八世紀的帳子，床是木製雕花的，床身相當的高，長度似乎沒有現代床的那樣長，這在紐約歷史博物館和美術博物館中也看見不少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床是如此的，我們至少有兩種懸想，一是那時的床並沒人比現在人的身體長度短些。一是當時的人有計及適身的舒適。床以外尙有他母親所常坐的搖椅，這一間臥室前後有門，前門外是暗廊，從此處可以走下樓去，樓下是他的圖書室，四壁玻璃棚中放了不少古書，這些書是華盛頓生前所殘餘的一部分書籍。室的中央有圓桌，桌上仍放着蠟燭檯等，圖書室再過去是餐廳，旁邊屋內有不少餐具，一邊有門通到屋後大院去，一邊有門接着走廊通到廚房裏去。這種走廊與中國式建築中走廊彷彿。以全屋的陳設來說不能說不是相當考究的，雖然沒有近代人那樣的豪奢，可以知道華盛頓在當時乃是一個大地主的兒子。以大地主的身份才能號召起許多農奴和當地的農民起來向外來的統治者革命。由十三州軍隊的統帥做到美國全國第一任大總統，當然有他的智慧和努力做成功的基礎。然而不是他以地主的身份來立基，也不容易有這樣造就的，這一種推論，恐怕在中世紀時代，這也許是歷史的定則啊！

我們在這兒遊覽，一則懷着思古的幽情，對當時歷史情態，多少有一點憧憬。二則往往易存着以人喻我的心情，到處想得到一點「或與我同」聊以解嘲的自慰。我同子民一面走着看着，一面



不斷的以這兩種心情爲資據來衡量史蹟互商量着。自住宅出來，引人注意的尙有廚房浴室馬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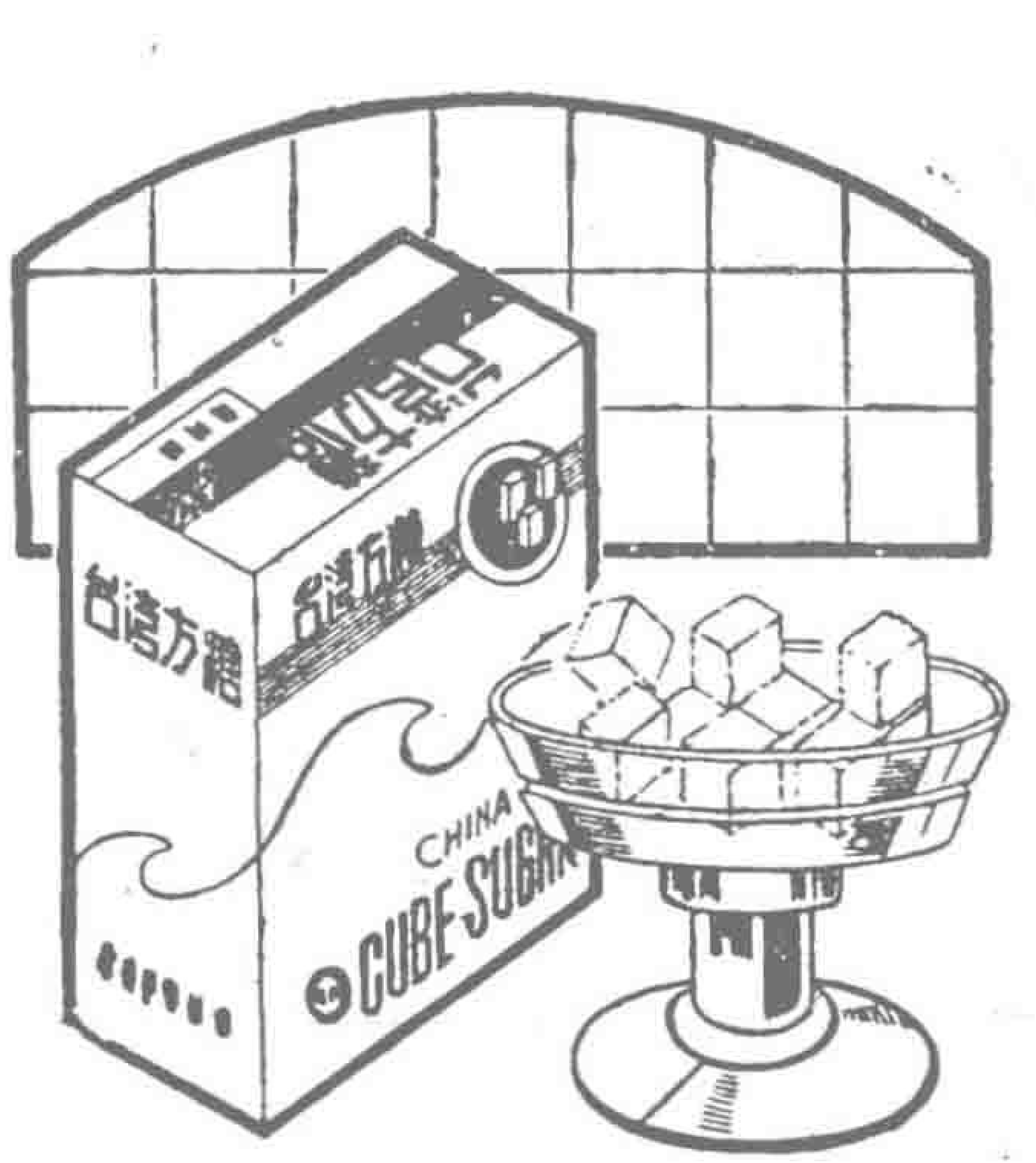
在廚房裏主要是火灶，這一個火灶是一個像壁爐構造的建築，下面燒起木炭柴草，上面懸着鍋爐等，如同在四川湖南幾省鄉下人燻臘肉的設備一般。鍋壺都是鐵質的，所用的火鉗，鍋鏟，火叉等都與我國所製的一樣，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比照。在一二百年前海運沒有大通，這些用具和生活習慣，是他們學我們的呢？還是我們學他們的呢？還是英雄所見略同呢。這異地同然的情態，我們不能得到必然的證據，只不能作如是觀而已。尤其在浴室內發現所用的木盆和草埶簡直與我們鄉村內所用的一般無二，草墊和竹蘿的編法也相同，這在美國人看起來只有一點思古之情，而我們看起來却有無限親切的意味。一二百年間，人家已由木柴燒水進化到電氣化。我們尙逗留在十八世紀的生活形態中，人家已在生活上獲得高度的享受，我們還在這兒望後而拉，一天一天拿戰火來破壞，惟恐退後的不速。我們這古老的民族何不幸而墮入在這悲慘命運中呢！

我們離開這一帶草房，走向一條下坡的道路，坡是不整齊的大石塊舖成的。下坡以後到碼頭來一條短堤伸入江中，堤的盡頭建築一座亭子，堤上有鐵練隔起，遊客不能入內，堤邊泊着一兩隻小遊艇。我們站在欄杆邊上，曾教官爲我們照了幾張照片。

從這兒上坡南走，到了一片森林中，綠葉叢中已經有不少的金黃赭赤顏色，表示着秋已深了。林中有一所紅牆矮屋，是華盛頓夫婦的墓室。墓室縱橫不過兩丈，兩具石棺覆着國旗，室門是鐵柵，柵前堆着不少的花圈，來憑弔的遊客走到這兒自然的對着這開國人豪肅敬，在我們中國人絕不能理解這一代人豪長眠在這簡陋墓室裏，眞是一種平民化的氣氛在死後猶充分的表現着，在十五年前我客居日本西京時，屢次到桃山去遊明治陵，桃山參拜雖是日本人的一種盛典，可是明治陵的建築，不過是一個水泥饅頭而已。可是如果與華盛頓陵寢比起來，明治陵仍不失具有一種偉大的氣概。我們中國人是建陵的好手，歷代的陵寢比明治陵比華盛頓陵不知偉大了百千倍，可是國勢與陵寢却成一個反比。

自陵寢再回到大門口整整化了四個小時的光景，結束了這一段遊程。再到大門邊一處小食店中，屋裏有水汀，溫暖如春，每人飲了一杯可口可樂，吃了一包爆玉米，到停車處上了汽車，駛上回程，約半里的地方，江邊有一塊草地，旁邊有停車處是很好的野餐地點，我們就在這兒停下汽車，舉行野餐各人拿着毯子在草地上舖起來，取出紙盤紙匙，曾太太取出所預備豐富的菜肴，有栗子燒鷄，四川榨菜，異國得此鄉味足够與奮，如果不是心頭上蒙着一層內戰的陰影，這一次小遊更加愉快了。草地那邊很多美國青年中年男女，互相枕着，睡在草地上盡情的「情玩」Love-play。美國這個民族眞是年青，眞是天眞，他們她們是盡力的工作，盡情的玩，看起來我們眞是有一點老大而且負着創傷了。

今天晚間郭秉文先生邀我和震濤在中興樓Wings晚餐，我們不能盡情的玩就要求曾教官送我們先歸去了。



台灣半方糖

雪白清潔
營養豐富
健身益體
人人樂用

台灣糖業有限公司出品
地址上海福州路三十七號
電話 一六八三五

派拉蒙



雨衣
防雨布
橡膠布

中國雨衣服裝織造廠出品
上海漢口路六一四號電話九五〇一六
電報掛號五二七一八三

治咳特效聖藥

咳舒鈣

最新處方・功效靈速
味美易服・老幼咸宜

新光藥廠著名出品
・各地藥房均售・

電工牌

皮線花線

原料純良
絕緣可靠
美觀 耐用

中央電工器材廠

總管理處:南京中山北路四一五號
上海區營業處:上海廣東路一三七號

縱覽阿根廷

Bernard S. Redmont 著

章礪石譯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的國家之一。它東臨大西洋，南部和西部是與智利毗鄰，北接巴利維亞，東北和巴拉圭、巴西、烏拉圭接境。阿根廷全境有廣大的肥沃平原。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所以阿根廷的人民都以務農為主，政府的大部分收入皆來自農業，阿根廷全國也是依賴着農產品的出口以平衡其對外貿易的。

記者在阿根廷的肥沃平原上旅行了一千八百哩，經過了許多大城市、小鎮和農村，我曾和當地的農民、商人、政府官員和平民談過話。從這些談話片段中，使我深深地知道了阿根廷的現況。

我的旅行工具，是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那就是說，我是以飛機，火車和汽車代步而在阿根廷平原上旅行了一千八百哩的路程。我出發的地方，就是阿根廷的京城布宜諾斯艾利斯。

因為阿根廷是以農立國的，所以我就先說在旅途上關於農業的見聞。化了幾天的旅行，來到了理奧卡吐附近的農村。那里的農民是以種植小麥為主。第一個和我談話的，乃是一位名叫維姆的阿根廷農民，雖然他的面龐上看不出一絲愁容，但是從他的談吐里，却發現是夾雜着苦悶和怨憤。

我會面維姆的時候，他正在拿着一籃麥子餵雞羣。雖然我和他還是初次會面，但是他却沒有一絲陌生情態地，就這樣滔滔不絕地向我訴告：「貿易局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八年初期的時候，只出每蒲式耳小麥一元三十八分美金左右的代價向我們收購產品。雖然現在已經提高到每蒲式耳小麥一元八十六分美金左右，但是，先生——近來肥料和農具等都漲價得很凶，我們在每蒲式耳小麥上所化的代價，恐怕還要比一元八十六分美金多些呢！」

停了一會，他又繼續說：「同時，它規定的出口價格是每蒲式耳小麥四元八十五分美金左右。這無異是它在剝削我們種田人。所以我們就都不情願把心血的結晶廉價出賣，我們情願把麥子餵雞吃。」

維姆的話，可以算是理奧卡吐附近農村里的一般普遍情形，但是也可以作為阿根廷全國農民的心裏話。

我所行經的小村落和大農區是不下幾十處，而我所看到的，却發現阿根廷農民都在減少耕田、減少生產。但是他們的穀倉里，仍是堆積着許多將要發霉的穀類。



阿根廷總統夫人派龍夫人

阿根廷農民除了種田之外，還有一種副業，那就是牧畜。但是也因為政府只肯出極低的價鈿向他們收購，所以他的副業也受了打擊。農村里，除了穀類之外，還堆積着皮革、鞣革藥、油餅和其他產品，同時肉類也很豐足。

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阿根廷農民在吃食方面的享受，却變成了很優良。



阿根廷總統派龍在向羣衆演說

在阿根廷農村里溜步，你不但可以看到翠綠的禾田，並且還可以看到在原野放牧的牛羊羣。那是在其他國家的農村里所鮮見的。

阿根廷，現在是需要工業方面的發展了。發展工業的主要因素，乃是機械和技工。機械是可以向國外進口以供需要的，但是以農立國的阿根廷，却是技工大感缺少。現在，阿根廷政府是實施着鼓勵技工進口移民。其中以意大利技工的移入爲最多，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這些技工每星期的收入是有十六元左右。

在吉里奧地方，我遇見了一個意大利技工。他說，在阿根廷生活，他還只有二個月的經驗。在這個偶然的場合里，我就冒昧地向他訊問關於由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的情形。他告訴我：在阿根廷登陸之後，就有阿根廷移民局收容他們，並且配給他們以餐券。沒有一個月的時光，他就由移民局介紹他進工廠去工作。現在，他每星期的工資是約有十六元另五十分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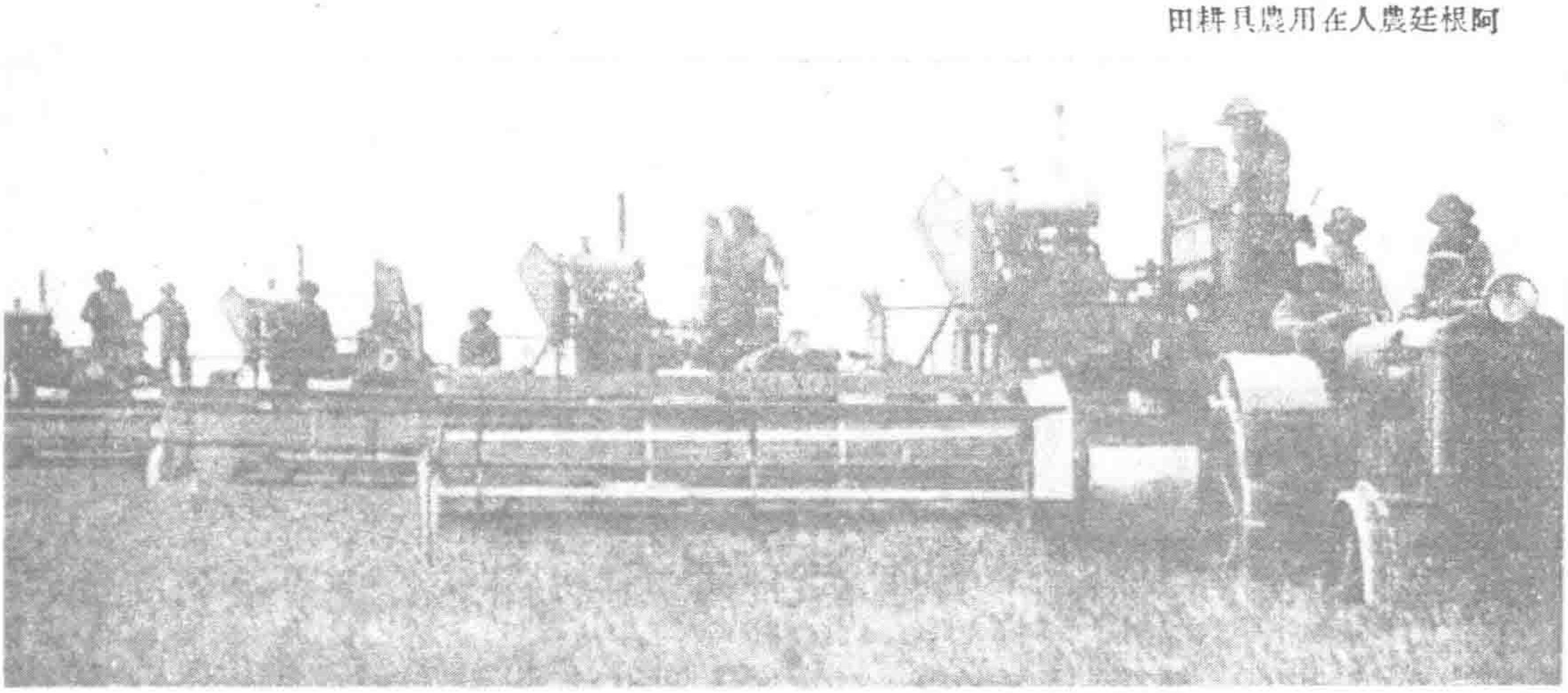
又在某一個場合里，一位企業家向我說：阿根廷的工人道德是在跟比莎（阿根廷幣名）的貶值而下降。同時，他們每當薪工領到之後，爲了防止貯積比莎而貶值，所以就都會很快地把比莎去掉得其他生活必需品。

我在一千八百哩的旅程上，所遇見的人物之中，除了工人之外，是認爲阿根廷的軍官們最是生活適意。他們多半是有新式汽車，和其他摩登設備的享受。凡是普通人民所享受不到的，他們在特許之下都可以例外，並且待遇也相當優厚。

阿根廷的生活費，是比一九四三年的水準高出百分之六十四了。並且目前還在猛晉中。單就食物類言，牛肉每磅約值卅仙，炸牛排每客約值七十五仙，咖啡每杯約廿仙，高尙的咖啡室里，每杯要售五十仙。啤酒每杯約要四十仙，牛奶每杯亦要二十仙。

因爲物價的上漲，所以阿根廷報章上，「不

阿根廷農人在用農具耕田



法利潤」這名詞就變成了「熱門貨」。

記得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某一天，我正在某大菜館里用膳，忽然發現這菜館里進來了幾個「經濟警察」。這些「經濟警察」，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也有，所以菜館當局是很難看出進館用膳的是眞正的食客，還是化裝的「經濟警察」。

我在用膳的這家菜館，就是因爲被查出收了百分之二百的不法利潤。於是便奉命停業五天和罰金七百五十比莎，並且店主還得坐牢十天。

在同一天，該城另外有一家咖啡室，因爲收了百分之五百的不法利潤而被查出。於是便奉命停業十天和罰金五千比莎，並且店主還得坐牢二十天。

普通一家酒菜館里去吃一頓的代價，是約須一元另五十分美金左右，所吃的伙食是包括洋山芋、菜蔬、咖啡和水菓。如果自備家常便飯，則每餐的代價是不到一元美金。

總之，經過了幾十天的旅行之後，阿根廷所留在我腦海里的影烙是如此：商業貿易情形很好；工資低；人民生活富裕；捐稅低；利潤大；工人生產率很弱；進口物資缺乏；農民多很苦悶；因爲運輸方面的情形欠佳，致有些地方有臨時缺乏麵包、肉類、冰、菜蔬、肥皂、米、糖、瓶、汽水和其他物資的事件發生，而有些地方却有臨時性的過剩情形發生；在阿根廷都市里，也有齊巍峨的大廈、繁榮的商業區。但是最値得留連的，却是有幽美風景和大批牛羊羣在原野放牧的農村。（譯自 U. S. News & World Report）

中國唯一運油機構

承運汽油　柴油　火油　重油　桐油　原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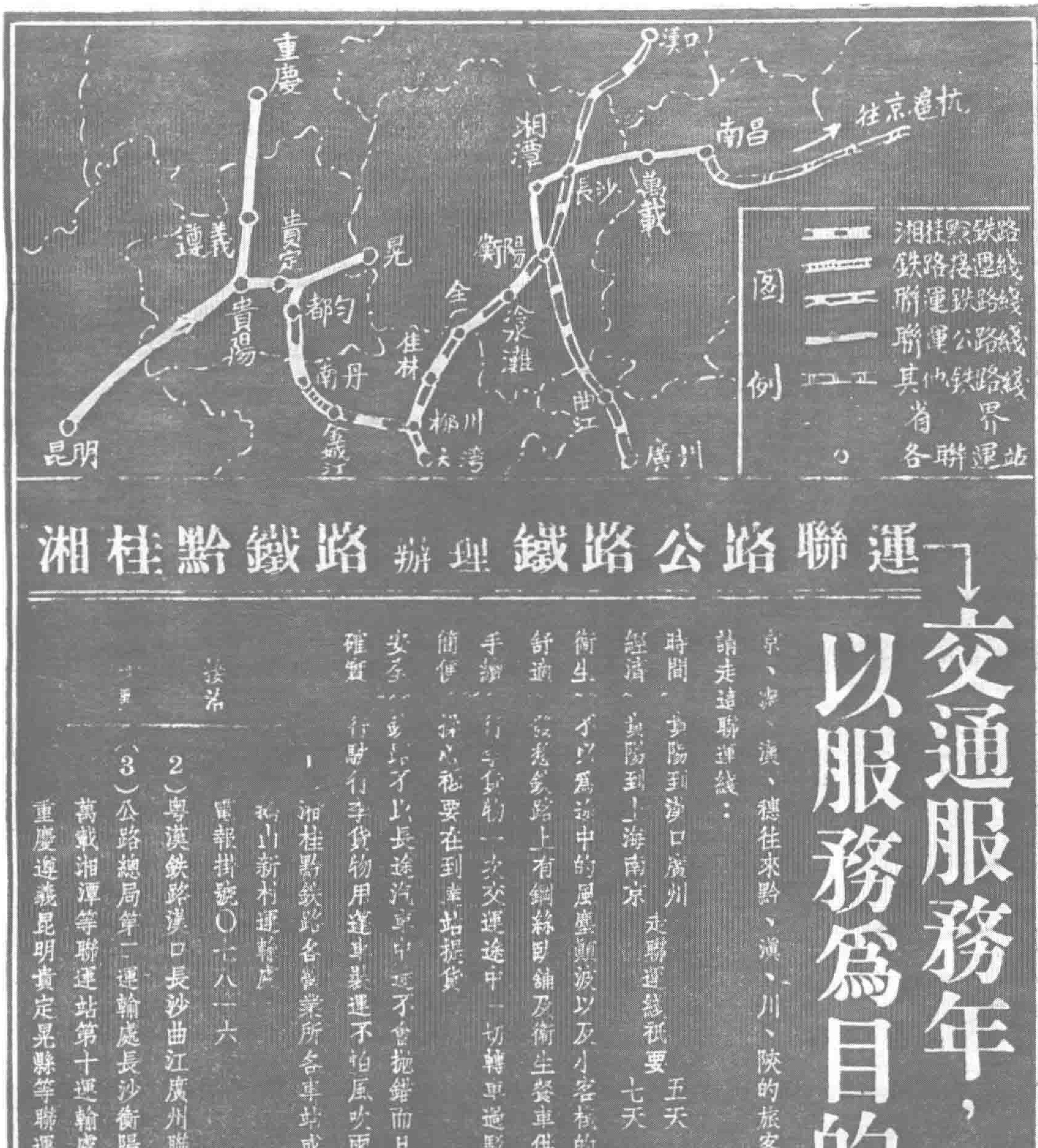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運輸迅速　運費低廉

航線：長江流域　南北洋　及外洋各埠

本公司（地址：江西中路一一五號　電話：一五八七五）

業務部（地址：中正東路十九號　電話：八八〇一九）


重慶
遵義
貴定
貴陽
都勻
南丹
金城江
昆明
晃
柳州
大灣
桂林
全
冷水灘
衡陽
湘潭
長沙
萬載
南昌
漢口
曲江
廣州
往京滬杭
圖例
湘桂黔鉄路
鉄路接運綫
聯運鉄路綫
聯運公路綫
其他鉄路綫
省界
各聯運站
湘桂黔鐵路 辦理 鐵路公路聯運
交通服務年，以服務爲目的！
京、滬、漢、穗往來黔、滇、川、陝的旅客商貨
請走這聯運綫：
時間——衡陽到漢口廣州 走聯運綫祇要 五天
經濟——衡陽到上海南京 七天
衛生——不以爲途中的風塵顛波以及小客棧的臭蟲
舒適——沿途鐵路上有鋼絲臥舖及衛生餐車供應
手續——行李貨物一次交運途中一切轉車過駁不用
簡便——祇要在到達站提貨
安全——不比長途汽車中途不會拋錨而且日夜
確實——行駛行李貨物用篷車裝運不怕風吹雨淋
接洽
湘桂黔鐵路各營業所各車站或柳州新村運輸處
電報掛號〇七八一六
(2)粵漢鐵路漢口長沙曲江廣州聯運站
(3)公路總局第二運輸處長沙衡陽南昌萬載湘潭等聯運站第十運輸處貴陽重慶遵義昆明貴定晃縣等聯運站

撒哈拉沙漠之行（譯）

Maynard Owen Williams 原著
碧溪

我們從法國的馬賽上船，離開這冰天雪地民生凋敝的歐洲，前往陽光和煦土地荒瘠的非洲撒哈拉 Sahara 大沙漠。對於一般駕駛汽車在非洲作長途跋涉的人們，這是進入撒哈拉沙漠前最後一個休息的機會。

不少活潑的英國孩子在碼頭上漫遊着。人口過剩的英國，有不少人民都離開本土，經過法國，前往非洲，再駕着破舊的軍用卡車在非洲大陸上跋涉六千餘哩，駛過昔日無法渡越的大沙漠，前往南非洲去開闢他們的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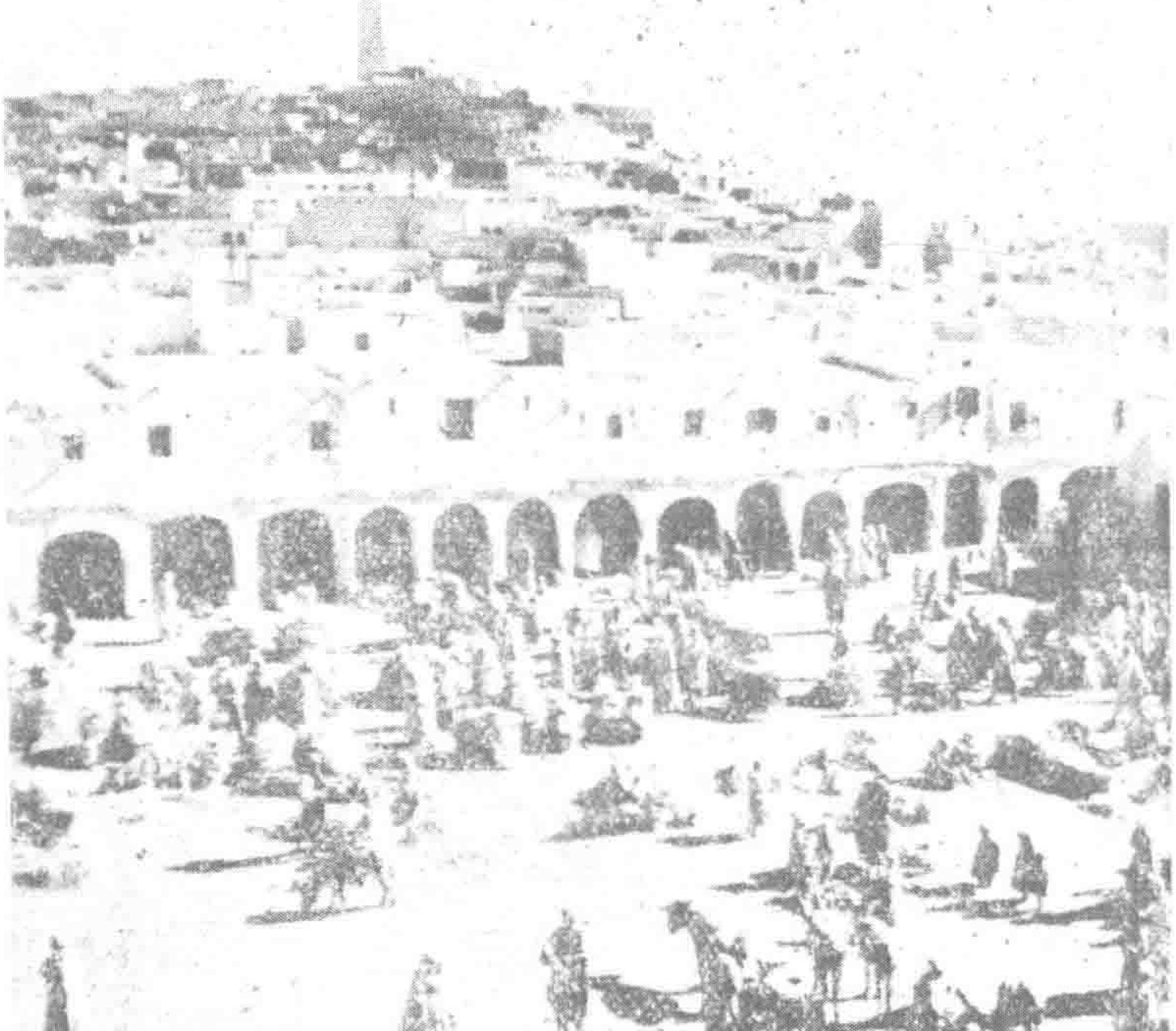
我們乘的那船，本是戰時在挪威海外的一艘輔助艦。戰爭結束後，它也退伍，担任起這地中海的運輸工作。碼頭上一輛輛卡車都由起重機吊到船艙中去，還有不少賽馬用的馬匹則裝在木廐中吊運上船。我那輛地理學會的車子，漆着鮮艷的顏色，特別引人注意。

經過了二十二小時的航行後，我們越過了地中海，到達了南岸的阿爾及亞 (Algier)。寒冷的細雨籠罩着灰白色的卡斯勃山，這棄山的一部份，極爲富饒。阿爾及亞有「北非巴黎」之稱，這裏許多講究的店舖中，陳列着各種奢侈品。可是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吸引當地的顧客，還是要文飾當地日常用品的缺乏？這裏亦有不少高大的建築，可是因爲在山峯旁邊，所以顯得很渺小。在貴族區的摩斯太發花園中，荷花已放出了乳白色的花瓣，頗有春意。

沙漠旅行的開始

一天日出時，我們乘上了一輛發亮的銀色長途客車，開始作兩星期的沙漠旅行。車子外面漆了不少不很熟悉的名稱，原來是沿路所經過的地名。客車的駕駛者是個沙漠行車的老手，所以乘坐這輛車子比駕駛我那輛地理學會的小客車安全得多。當太陽漸漸從雲堆中照射出來時，阿爾及亞後面灰色的山嶺顯出了青葱的樹木和紅色的泥土。山上那肥沃的土地上，分佈着五色繽紛的別墅；馬和騾子在葡萄園中間的田畦上拉犂。在我們背後是藍色的地中海，前面是富饒的平原。山坡上紫色的葡萄園連接着山脚下一片綠色的橘園。這些土地以前都是海面，因此土壤極肥，所產的植物豐多。一輛輛卡車裝滿着胡蘿蔔和其他蔬菜向碼頭上飛駛而去。倫敦市上的蔬菜便是這裏供給的。

我們越過了一大段沼澤地後，到達了布法里克，這裏因爲法國人積極開拓，所以農業極發達。離此不遠的勃里達附近，有不少來自西班牙安大羅西亞省的農民，他們種植時還是用幾千年前巴比倫人所使用的那種陳舊灌溉方法。漸漸地大客車駛離



加大依的市場，這裏在出售的是薪柴和可作香料的草本植物。

了這一大塊肥沃的土地，向那濃霧籠罩着的亞特拉斯山(Atlas)山坡下前進。行了一大段後，在道旁的一家酒店門口停下來略爲散步休息。正在這時，祇看見一個阿爾及亞人拿了根胡蘿蔔在一隻盤子上噹噹地敲着，頃刻間便有無數小猢猻從山石上奔馳着下來，原來這是他們吃東西的信號。這些猢猻相當馴良。同行一位旅伴便請他的太太用一塊方糖餵一隻猢猻，他在旁邊拍一張「美人與野獸」。據說以前美國兵在此時，常常追逐着這些猢猻玩，一直追到山頂。



布法里克的綿羊市場。這些羊羣在宰殺後除供當地各城市之用外且輸出至法國。

上車後，我們在寒冷的濃霧中駛過了一個三千三百呎高的隘口，然後向下駛往美迪亞(Medea)。這裏的氣候和果樹，與南歐很相似。美迪亞所產的白酒極爲有名，以前常與法國本土所產的酒競爭，現在因爲產量太少，所以也成爲受嚴格管制的物品了。

中午時，我們到了貝魯加(Berrougnia)。那一天中預計的行程，至此已走了約三分之一。這時我們和地中海之間已隔着兩個山頭。這裏一點沒有雨霧，祇有駱駝和山羊圍着我們的車子。我們顯然已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再行二百哩後，到了基爾發(Djelfa)。從海岸邊通來的鐵路線至此爲止。基爾發以下的路途，以前全靠駱駝來渡行，現在已能使用卡車了。天黑了好久後，空氣乾燥而寒冷，我們到了喇固(Laghouat)停了下來，在此就擱了一夜。第二天侵晨正在進早餐時，溫暖明朗的太陽穿雲而出，照遍了全城。前面的山脊上，矗立着一座回教堂和不少住屋，在晨光下發出各種顏色，極爲悅目。花園中叢生着棕櫚樹，那些長長的綠葉，像許多雞毛帚似的垂掛着。這裏是沙漠區中的一個要地，是進入撒哈拉沙漠的門戶，遠近的旅行隊都向這建在山石上的城市進來。春季時，這裏也有跳舞和足球賽。據說戰前還有一個美國律師在這裏舉行過幾次駱駝競走比賽呢。

越過兩種特殊沙漠

次日一早，我們便離開喇固，前往加大依(Ghardaia)。車子行了一天，祇見到很少黃沙，——車子行一小時便要抵駱駝一天的行程——原來這時我們所越過的是兩種特殊的沙漠，一種是「大伊阿」(Daia)沙漠，另一種是「歇勃卡」(Chebka)沙漠。這兩種沙漠與一般人在圖片上或電影上所見到的那種一片高低起伏的黃沙完全不同。「大伊阿」是一種略有起伏的土地，上面稀疏地生長着紫苜蓿草。土人們將這些草拔起來後運往歐美各國，裏面的纖維是製造最講究的紙張的原料。在這沙漠中不時能見到矮矮的陶器平底缸，裏面盛着彌足珍貴的水。這時候冬季的寒汛已過，所以高大的樹叉在生出小小的綠嫩枝了。

「歇勃卡」的意思是「網」，凡是曾乘飛機越過這一個區域的旅客，便知道這種沙漠何以要稱爲「歇勃卡」了。因爲這是一片多石的褐色高原，上面佈滿了許多縱橫交叉的小溝。這裏極少黃沙。連供給一個回教徒行禮拜前的洗淨禮也不够。(在乾燥無水的地區，回教徒可以用沙來代水作行洗淨禮之用)。可是一陣風來，會使你毛骨悚然，覺得死神隨時有光臨的可能。

車行到一個山脊的頂點時，我們向下俯視，祇見一塊塊深綠色的樹蔭。這原來是慕撒勃人所居住的地方。這種慕撒勃人是回教的一支，十一世紀時他們因不堪受阿刺伯人的掠奪和殺害，因此遷移到這裏來開發。他們故意揀選了撒哈拉沙漠中這塊多石的沙漠地，因爲這是無人要住的地方，不會有人來與他們爭取。現在這些慕撒勃人中間亦有阿剌伯人居住着，但是因爲都受法國的統治，故相安無事。

　　這些移民中有幾千個從渥格拉(Ouargla)遷居到加大依。他們來到此地後，便不辭辛勞地在石灰石的土地中開鑿了四千口井來取水灌溉土地，結果竟使當地成爲撒哈拉大沙漠的許多綠洲中最繁盛和人口最多的城市。這裏且有電力，我們沿途過來時，便看見路旁長長的高壓電線。但是對於慕撒勃人，最重要的東西便是水。水的多少，便能代表一個人財富的多寡。這裏的井有深至二百呎的，取水時都用驢子拉動滑車上的繩子，將山羊皮製成的吊桶拉上放下，有一部份人現在已採用了新式的抽水機。那些利用新式機械的人們，便不必再費力地來來去去提水，可以在太陽下悠閒地坐着下棋了。

　　慕撒勃人精明耐苦，是極好的商人。他們四出至各地覓取財富。每隔兩年，部落中便將雲遊在天涯海角的人們都召回老家來團聚一次。慕撒勃的女子卻絕少有出外旅行的。



加大依回敎堂的尖塔。這城是慕撒勃人的大都市。

阿刺伯式婚禮行列

　　在加大依吃了午餐後，我們便去逛那些狹窄的小街。這裏有許多笑容可掬的女孩子，穿着五色繽紛的衣服，正是拍攝彩色照片的好目標。可是當我們舉起照相機來對鏡頭時，她們便笑着一溜煙地跑着藏起身來了。

　　我們在這裏住了一天，第二天湊巧有機會看見一個阿刺伯式的婚禮行列。這一行人在加大依郊外一個不毛的山谷上前進。最前面開路的男子們，一面跳舞，一面頻頻放着土槍，後面跟着幾頭駱駝，有兩頭駱駝背上各有一頂帳蓬的轎子。其中的一頂，有一隻小小的脚伸在外面，脚踝露出，套着笨重的銀脚鐲，脚上穿着一隻鮮紅色的鞋子。行列中的阿刺伯人和慕撒勃人都穿着色彩鮮明的衣服。我們見良機不可錯過，便隨着行列奔跑攝取照相，弄得一身是汗。這一塊地上若是沒有這些衣服鮮艷的人們在行走，便完全是個荒漠。在這裏絕少有一隻飛鳥，更無一片綠草。可是在二百碼外，便是慕撒勃人灌溉造成的沃土，由此可見盡人力的結果如何。

　　看了婚禮行列後，接着便到貝尼•伊斯貢(Beni Isguen)城裏去遊覽。這是當地回敎徒的聖城，城裏絕對禁止抽煙，天黑以後外國人一概不准入內。這裏的男子，十有四五都莊嚴英俊。將近黃昏時，祇見不少男子們穿着一塵不染的長袍，坐在城內的大方場上，有許多商人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的挽生意，進行拍賣交易。原來這些個個蓄鬚的慕撒勃人要買東西時，不必親自上市場去揀選，祇消靜靜地坐在那方場上，市場便自然會送到面前來。那些拍賣的商人拿着他們的商品送給每一個主顧鑑賞出價，價錢相巧時便就地成交。

車陷黃沙的一幕

　　旅途第四天的侵晨，我們離開了富饒的加大依，又在可惡的「歇勃卡」沙漠上前進。漸漸地石塊稀少起來，全成了小砂石，間或有一塊塊黃沙地。在其中一段黃沙地中，停着一輛破舊的卡車，一個年青的車夫在忙着修車胎。我們爲了想有所協助起見，便停下車來。那卡車上幾個穿着長袍的土人已經在路旁生起火來煮茶。他們所飲的是一種薄荷茶，甜得發膩，但卻有提神醒腦之功。隔不多時，他們的車胎已經修好，又開始前進，我們便準備一同出發，可是剛一開動，後面的一隻車輪便陷入了黃沙中，無法動彈。在我們車子前面的保險槓上早已帶有兩根七八呎長的管子，一旦車輪陷入沙中時，便將這管子放在那陷下的輪胎前，然後開動引擎讓那車輪將這管子壓入在沙中，這樣一來，車子便會向前移動一下。每來一次，可以行一呎到四呎之距。我們一試之後，才發覺並不是車輪陷入了沙中，原來在我們看着那輛卡車的司機修理車胎打氣時，我們自己這大客車的車胎也走了氣。既然知道了毛病，便動手修理，同行的一個阿刺伯旅客，脫下了他的長袍來幫忙。這時已是中午，他又取出了所帶的大塊阿刺伯麵包給我們作野餐。麵包的磁味甚佳，可是要把這輛車子弄出黃沙來卻不容易。我們像普通修理車胎時那樣，用一隻扛重機把車身撐高。那知剛才撐高，那扛重機又在黃沙中陷了下去，車身也跟着下陷，結果反比第一次陷得更

深。那些旅客們見了這種情形，都紛紛議論起來，說乘飛機如果舒適等等，似乎頗有悔意。我們車上的那個駕駛員助手瑪拉克，拿着一把短柄的闊鋤子，和駕駛員巴林兩人東弄西掘，想把那車子從黃沙中弄出來。他們那種精神眞使我佩服。那巴林忙了四個鐘點沒有提高過嗓子。黑種的瑪拉克（我們都叫他阿里巴巴）剛有了個男孩，所以更是喜形於色。他那種樂天的神情，使我覺得唯有這樣的人才能在這恐怖荒涼的沙漠中生存。

十五口井造成的綠洲

那天天黑後好久，我們才到達了哀爾．戈里亞(El Golea)。瑪拉克辛苦了幾個鐘點，也得到了酬報。大家情願餓着肚子在途中停下來，等他回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我們晚餐完畢前，有幾輛英國人所駛的卡車也相繼到達。車中的成人和兒童都是從英國前往南非洲去的移民。經過了一天困乏的路程後，他們離遙遠的目的地又近了一步。這些人眞是結實，他們祇在那載滿東西的車中躺幾個鐘點，便又繼續前進。有了這種毅力，那還怕什麼困難？

哀爾．戈里亞是我們南行的終點。這地方其實祇要一個上午便能遊遍了，可是我們在這裏就留了三天，絕沒有感覺乏味。每天上下午由當地的人們引導着我們四出去觀訪。城的一邊有一個無邊無際的飛機場，可是因無人使用，所以已荒涼破爛了。

幾十年前，祇有藉駱駝才能越過撒哈拉沙漠。一九二二年時，始由雪鐵龍氏和哈特氏所組的探險隊駕着車輛越過這大沙漠。現在從每年十月到翌年四月間，沙漠中不斷可以見到來往的車輛。夏季時氣候熱不可耐，所以根本不能旅行。祇要有錢，你便能坐着巨大的長途汽車去旅行沙漠的中心。這種長途汽車由非洲熱帶運輸社辦理，所行的路線最長達二千九百哩，他們自稱為世界上路線最長的長途汽車。坐了這種汽車，在幾天之內便能行畢以前幾個月的路程。旅客們白天坐在舒適的座椅上欣賞外面的景色，夜間宿在現代化的旅館中，計畫得很好。

哀爾．戈里亞本是一塊荒瘠的土地，因為有了十五口自流井，竟使這裏成了沙漠中的一塊綠洲。這裏有棕櫚樹，橘子樹，及松、柏、桉等大樹，還有玫瑰和洋梅，無怪阿剌伯人要稱之為「迷人苑」了。

阿里巴巴請我們到他家中去飲茶。他那屋子中共住着十三個人，大多是女眷和小孩。在這撒哈拉沙漠中，每一個男子都有幾個女眷做取水擠乳和紡織羊毛衣衫等工作。

哀爾．戈里亞附近有一所基督教教堂，這是撒哈拉沙漠中第一所基督教堂，建於一九三八年。整個撒哈拉沙漠中有不少基督教的傳教工作處所，如教堂，孤兒院，學校等。這些工作都由白神父和白姆姆主持，他們穿的長袍都是白色，故有此名。這些傳教士們不厭其煩地教土人們如何紡織精巧的用品和改良農作物的方法，所以這裏的人們，連那些街上的頑童，都異常敬愛他們，稱他們為「我的神父」，「我的姆姆」。可是我不懂這些傳教士們何以不教當地的女子將過剩的橘子製成果醬或罐頭水果。

想到宗教，我便問阿里巴巴道：「你是基督教徒嗎？」

他回答得好：「不，但是我們不都是上帝的兒女嗎？」

只有淡淡的綠影

離開哀爾．戈里亞後，我們沿着老路向北行。途中的幾段，有着明顯的記號，路面鋪得很好，簡直可稱之為公路。但是在這變幻不定的沙漠地中，這些正式鋪成的道路時常被黃沙掩沒，不能見到，祇有見許多縱橫交叉的小路。這些小路，都是每一個駕車者自己開闢出來的新路徑。那些久處沙漠中的人們，對於初次出發渡越沙漠的人常常告誡道：「當心老的路標！不要跟着電話線走！萬一要在沙漠中過夜，切不可在山谷中露營，因為在沙漠中被沙淹死的人比口渴而死的更多！每樣東西都帶兩件」等等。每當我們的駕駛員停下車來修車或辨別道路時，我便暗暗慶幸沒有自己駛了汽車來越過這沙漠。

從哀爾．戈里亞前往渥格拉的途中，道路顚簸起伏，黃沙在車輪上黏着吱吱作響。黃銅色的沙漠上除了有淡淡的綠影外，一點不能見到有食物的可能。可是在一般養駱駝的人看來，這已是很不差的牧場了。將近渥格拉時，我們的車又拋了錨，幸而離開這沙漠的邊緣不遠，所以用那兩根管子推了十多次後，便已越過了這危險的區域。由於這種行車的困難，所以一般經過亞特拉斯山脈取捷徑前往非洲中部的人們，在車上不能載重太多，而且行駛不能過速。

從質樸的哀爾．戈里亞進入了渥格拉的歐化區，覺得這裏異常華麗。我們在月光下駛過許多講究的屋子，屋外都有寬大的花園，屋子裏都裝着紗窗，與老城中那些鱗次櫛比的小屋，使人作嘔的氣味，和成羣的蒼蠅成了個强烈的對照。這一區內還有一個博物院，裏面所收集的，都是那些開闢沙漠的歷險者所贈的紀念品。

五十磅重的沙漠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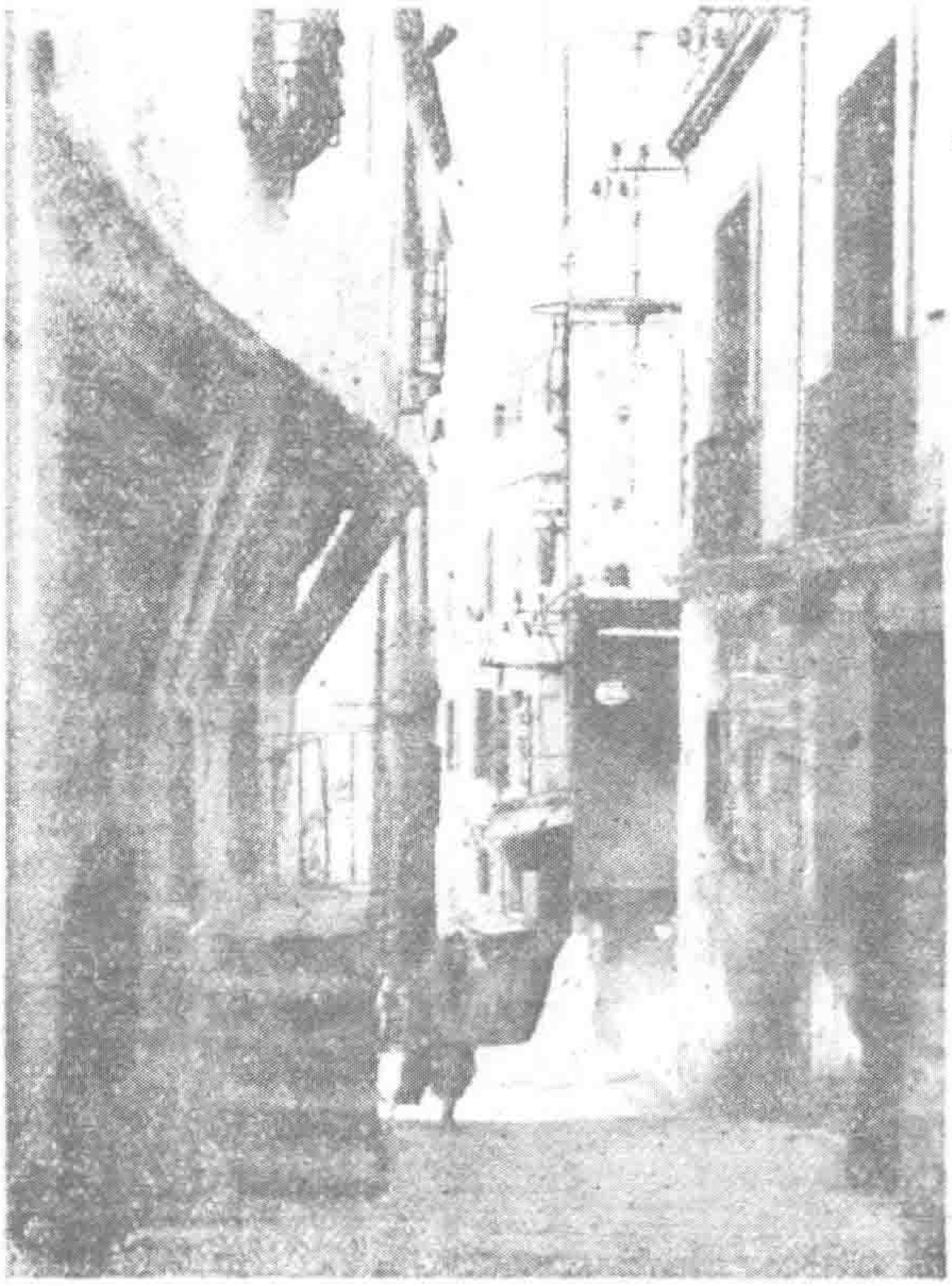
從渥格拉向北到吐加(Touggourt)間的黑柏油路挺直而平坦。這裏的沙漠，才是普通在風景畫片中看到的那種。建築這條瀝青汽車路的人實在浪費，一哩又一哩的都是寶貴的舖路碎石子散在路旁。將近吐加時，道路愈來愈不行，但是我們在一早晨內已行了一百哩，所以並不急急於加速前進。其實這一帶的道路在五哩中祇有一哩左

右需要完全舖築。若能將路面難行的各段加以修理，便能南北直通了。誰敢說這裏的汽車路將來不會像美國那樣發達呢？

我們沿途所留宿的旅館，比我們預期的好得多多。但是最使我們高興的是到吐加時所受的歡迎。在抵達前，已經有人在電話中將我們一行的名單告訴了吐加的旅館。那裏的人們以爲我便是昔日雪鐵龍探險隊的一份子，因此當我們的大客車開到這裏的大西洋旅館門口時，旅館中掛出了法、比、美三國的國旗來表示歡迎。旅館的客廳中放着一種稱爲「沙漠玫瑰」的巨花，有無數扇形的花瓣，每朵重達五十磅之多，可稱之爲百花之王。據說這花的形成是地質和氣壓的關係。

離開吐加後，我們在路上顚簸着向比斯克喇(Biskra)前進。這裏的路實在太糟，因此在將近比斯克喇的網球場和跑馬場時又幾乎抛錨。據地質學家說，我們所行的這一段是昔日一條大河的河床，這河所流經的面積約可與尼魯河相比。現在已在地面下流行，所以法國人在此開掘了無數自流井取水。這裏所種植的千萬株棕櫚樹，便全靠井中取得的水來灌溉。

每天正午時，比斯克喇的商人都藏了起來。一到傍晚，各種商人和變戲法的，說故事的，玩蛇的等等，才陸續開始活躍。天黑後，嬉笑着的黑人在鼓鼙和笛聲的伴奏下跳着非洲舞蹈，別是一番滋味。


阿爾及亞的老城叫卡斯勃。這裏的狹隘小街在戰時是不准兵士入內的。

回到另一個世界

最後我們沿着羅馬時代的舊道穿過一個狹隘的山谷，見到了另一塊綠洲——蒲薩達（Bou Saada）。從這裏乘車到阿爾及亞祇消一天便够。冬季時阿爾及亞常被濃霧籠罩，或受北方的寒風吹襲。一般有辦法的人們，便穿過山脈到蒲薩達來享受和煦的陽光。

我們悠閒地集在旅館門口的大傘下，各人發表他對此行的感想。一個說：「總有一天，我要再來一次，從阿爾及亞一直乘車到拉密寨，玩個痛快」。（拉密寨在非洲中部，離阿爾及亞二千九百哩）一個說：「從酷寒中的巴黎到這裏來多麼舒服！」另一個說：「我從來不知道沙漠會這樣美麗而又這樣可怕！」再有一個却說：「我預料可以看見更多的沙丘；電影裏的沙漠要比這好看得多了」。

當我們漸漸接近阿爾及亞回到另一個世界裏來時，黃土造成的屋子逐漸稀少，而都是紅瓦頂的屋子。農夫們正在高低起伏的田野中下種；各種果樹在寒冷而潮濕的微風中展開了葉子，而我們又遇到了沙漠中從來沒有的雨。撒哈拉大沙漠之行至此告一段落，來回共十二天，行了三千哩。祇要當天夜裏，我們便能回到阿爾及亞，而又要再顧到自己的衣飾、容貌、書籍、新聞、和家信了。想到這裏，心中一面覺得惋惜，一面又暗暗地覺得莫名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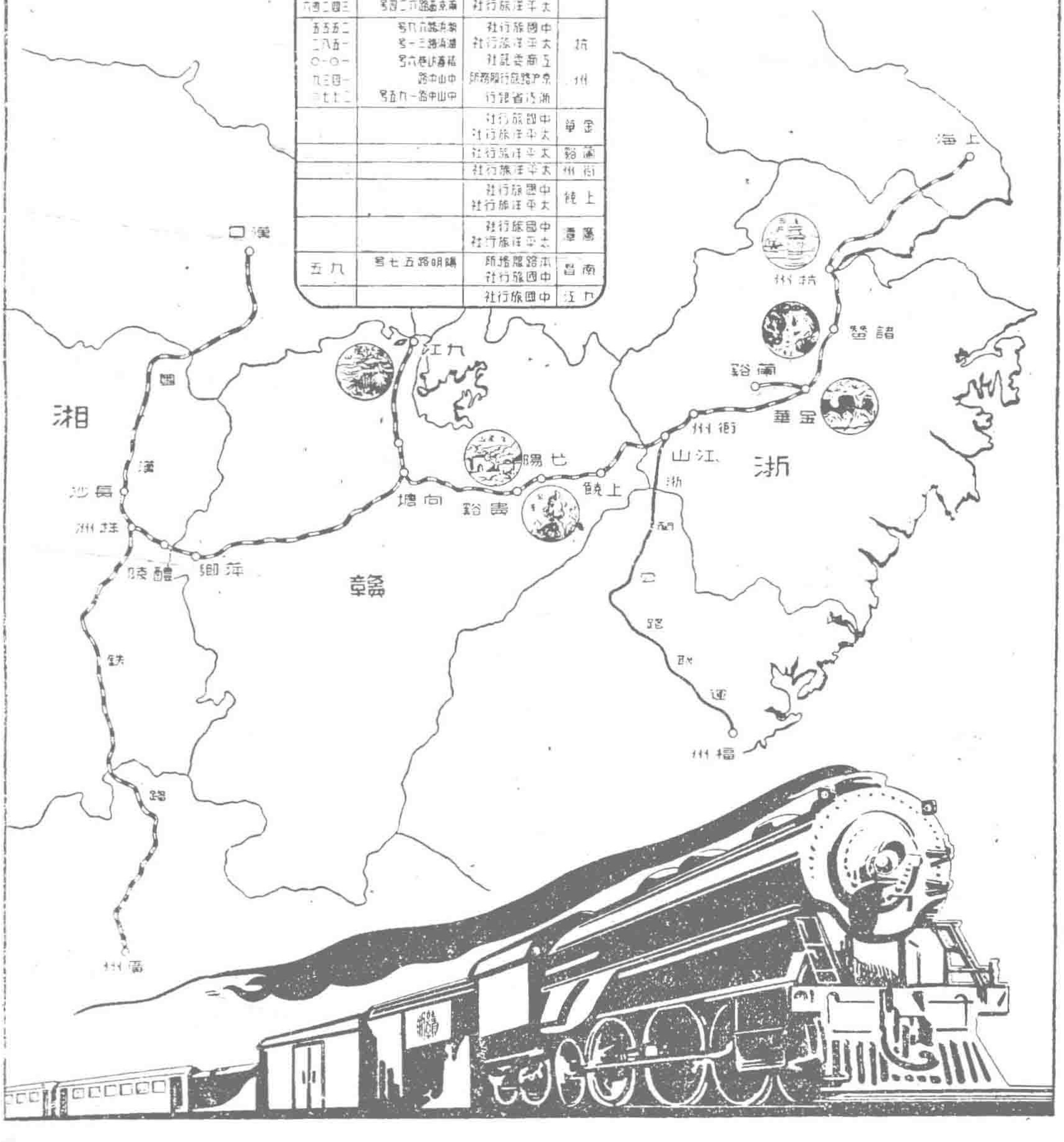
我站在旅館的平台上，向北看着房屋鱗次櫛比，燈光閃閃的阿爾及亞。海港中一艘大船正在嗚嗚地嗚着汽笛；從這裏乘飛機向北行四小時便可到達的巴黎，這時正在寒冬中戰慄，可是在後面的沙漠中，駱駝還伸張了頸子在炙熱的黃沙中喘氣呢。



浙贛鐵路局

代售本路客票机關表

所在地	机關名称	詳細地址	電話
上海	本路旅務所	四川中路六六八号二樓	一二九〇三-六[illegible]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号	一三四五〇
	太平洋旅行社	南京西路六二四号	三四二四六
杭州	中國旅行社	湖濱路六八号	二五五五
	太平洋旅行社	湖濱路三一号	一五八二
	五商委託社	福壽坊巷六号	一〇一〇
	京滬路旅行服務所	中山路	一四三九
	浙江省銀行	中山中路一九五号	二七七三
金華	中國旅行社		
	太平洋旅行社		
蘭谿	太平洋旅行社		
衢州	太平洋旅行社		
上饒	中國旅行社		
	太平洋旅行社		
鷹潭	中國旅行社		
	太平洋旅行社		
南昌	本路服務所	陽明路五七号	九五
	中國旅行社		
九江	中國旅行社		



一個美國青年的壯舉

獨木舟航海旅行

歷時一年餘行程七千哩備歷驚險緊張的遭遇

約翰·休爾茲著　伍必熙譯

事情完全發生在奎多(Quito)，在一個月明之夜重讀了那首「海熱」詩而引起的。

「我要再去海上，再去那寂寞的海和天空。……」

讀着約翰·曼斯菲爾特縈繞在腦海中的詩句，眼前看着黑黑的地平線上閃爍着的安底斯山三個積雪的山峯，使我心中又燃起了冒險之火，不能自制。

我家曾在厄瓜多爾(Ecuador)住過幾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又到那裏去就留了一陣，預備在秋季能再回到支加哥大學去上課。所以整個夏季空着正可以旅行。於是我很快地便決定「再去海上」，祇不過在我，這並不是「再去海上」，因為我並沒有什麼海上的經驗。

我費了幾天的時間辦理護照和必需的配備。對於這即將開始的行程並沒有什麼計畫，只打算從厄瓜多爾的首都奎多(Quito)向東行，然後再作道理。總之，想辦法回到支加哥趕上開學的日期便得。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那天出發去徒步越過著名的安底斯山脈。剛開始時，遇見了一位熱心的美國陸軍上士，用他的吉普車把我帶到大路的盡頭。我所帶的配備有一枝老式的雙管短程槍，一隻五十磅重的雜物袋，幾張圖表，一隻指南針，幾塊三明治和合二十一元美金的厄多瓜爾紙幣——還有許多關於今後一切的錯誤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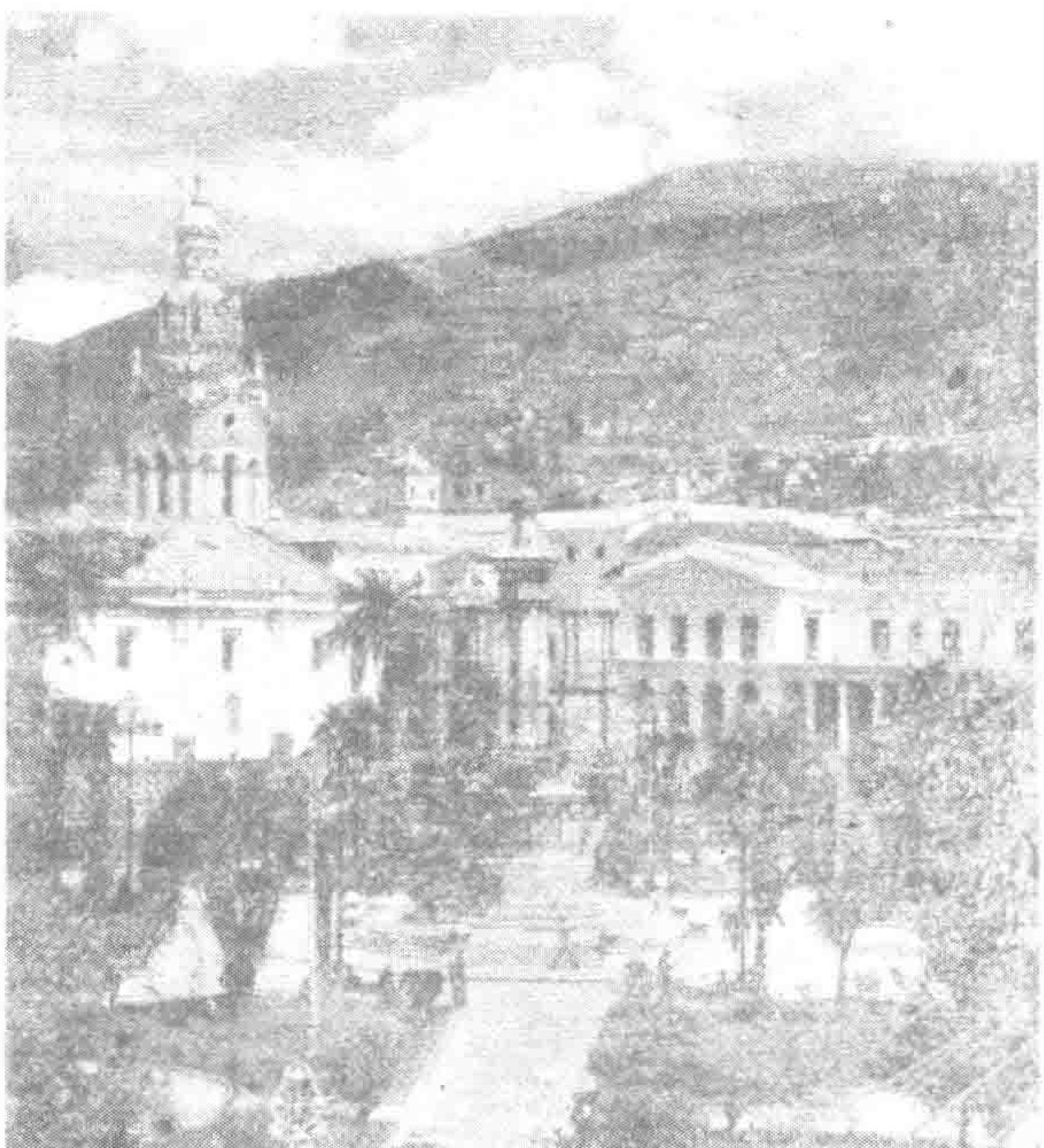
最初的幾天，在崎嶇多泥的荒野小路上行走，又越過一萬三千呎高的孔道，已經使我相當氣餒，雖然沿途的印第安人都很和氣，而且購買食物並沒有困難。這時的我，離家一星期，行了才一百三十哩，仍舊猶如初生之犢。那時我所經過的是納泊(Napo)河的上流，是最難行的一段。這納泊河發源於安底斯山，流過厄瓜多爾的森林，到達秘魯境內，然後在依奎多(Iquito)城北五十哩左右併入號稱「萬水之母」的亞馬遜河。

從納泊河發源處出發

我在人跡稀疏的納泊河發源處以六十色克爾(厄幣)的代價向土人買了一艘狹長的獨木舟。按當時的折合價，約合美金四元二角。這小舟長達十六呎，但是寬還不滿十六吋，好像祇要對它一瞪眼便會傾覆似的。

我拿了一根闊的橢圓形的槳，腦中想着加拿大那些舟子划獨木舟的姿勢，便在一百餘碼長的急流中開始學習起划槳來。很神奇的，這搖擺不穩的小舟竟沒有傾覆，但是一試之後，我已喪失了對於那些加拿大人所具的富於詩意的幻想，而學習那些土人用急速的划法來推進。經過幾天的練習後，身上各塊划船用的肌肉已經相當有力，而且已學會了如何駕馭這獨木舟，因此已能在河中航行自若，不像先前那樣費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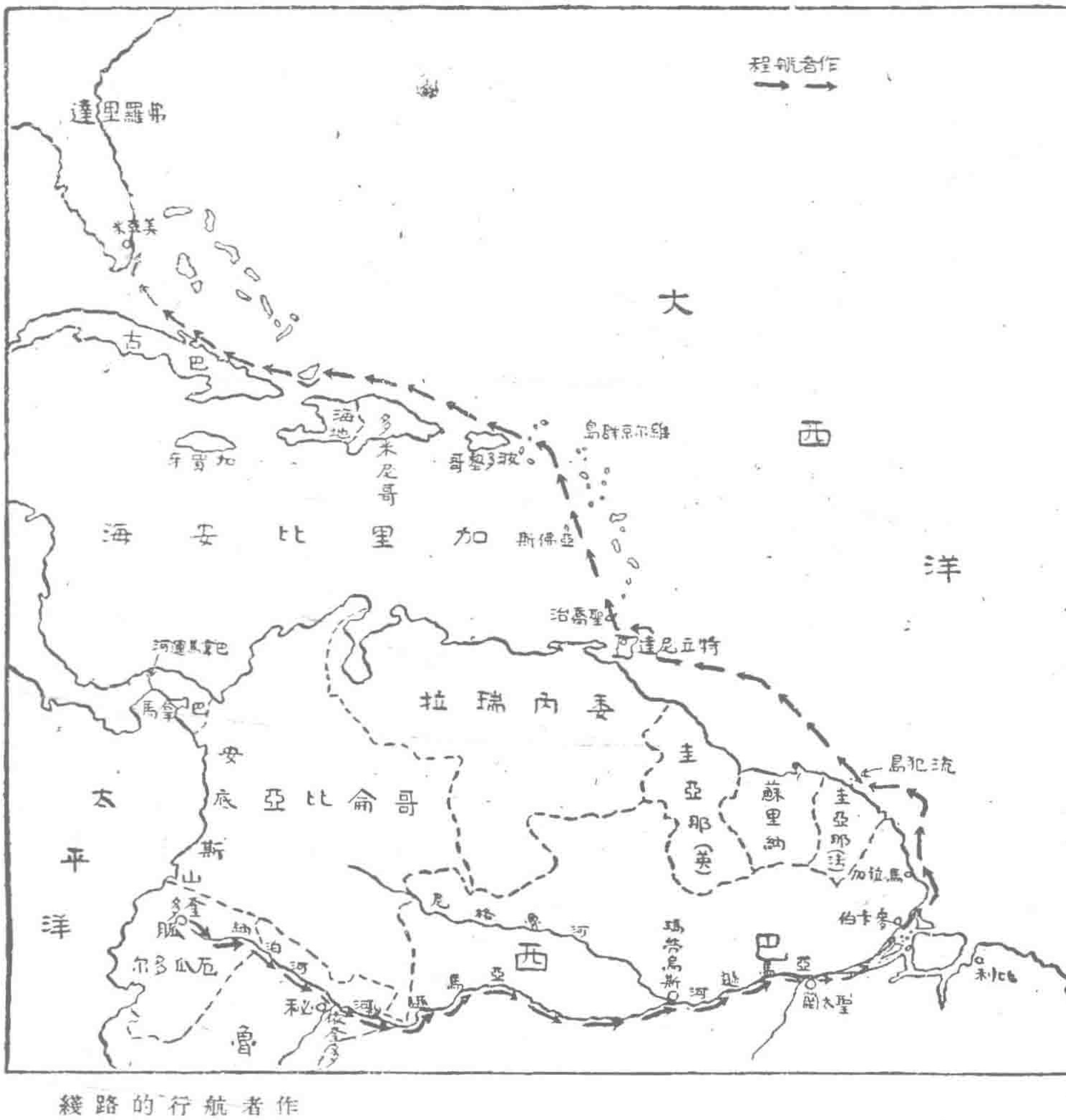
納泊河在厄瓜多爾境內流過一種稱為沃卡斯的原始印第安人的部落。這沃卡斯的意思是「敵人」或「叛變的」。與這些土人毗鄰而居的人們，時常提心吊胆，惟恐受他們的襲擊。我在奎多時，便曾聽見人們說白種人如何被沃卡斯人捉去殘殺的故事。但是我在河上航



厄瓜多爾的首都奎多，作者出發的地點。

行經過這一區時，並沒有見到一個野蠻的土人，更沒有受到岸上放來的暗箭或毒鏢。我也曾看見不少土人，並且每晚和他們同睡，甚至還分享他們的食物，但他們都很和氣好客。在河上航行的全部過程中所遇到的人們，無不對我異常寬待。

在流近秘魯邊境時納泊河的河面寬闊起來，因此河水亦較慢，急流愈來愈少。進入秘魯以後，我學習了不少關於森林和森林居民的知識，而且第一次在濃鬱的森林中行獵，獵到了一隻猢猻，一嚐之下，覺得滋味比鷓鴣還好得多。



作者航行的路綫

我所帶的圖表對於納泊河的記載都很模糊。經我約略的推算，在到達秘魯的依奎多時，自己大約已步行和划行了近一千哩。這時我的二十一塊錢旅行資本已經花光，於是在當地做了五星期機械匠，用掙來的錢來充旅費，繼續前進。

依奎多是亞馬遜河沿岸海船所能到達的頂點，離海約二千三百餘哩。水漲時，載重七千噸的貨船也能溯流而上，直達這裏。最奇怪的是從秘魯西岸靠太平洋的利瑪城運輸到安底斯山脈以東的依奎多的一切重商品，都由水路載運。這些貨物由船隻裝了，沿着南美的西海岸航行，經過巴拿馬運河，再沿着委內瑞拉的海岸到巴西，然後在亞馬遜河中溯流而上，到達依奎多。這樣繞道航行六千五百哩所需的費用，還比陸路運輸六百五十哩來得便宜！

換一隻殼形獨木舟

我用修理一輛舊卡車所得的酬報買了一艘較穩的殼形獨木舟。因爲在寬闊的亞馬遜河上很需要一艘較闊的小舟。這種剜木而成的獨木舟當然是人類最早有的一種船隻，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類都使用這種小舟。但是依奎多附近一百哩內的印第安人所造的是一種特殊的獨木舟，這是我從未見過的一種。

我這小舟長十七呎，所花的代價是二百索爾（秘魯幣名），約合十一美元。它載着我航行了十個月，經過五千餘哩。我將它定名爲「海熱」，來紀念造成我出發旅行的那首詩。「海熱」最闊的地方約有四呎，但是造這小舟的木頭直徑却祇有二呎半。原來這是用一種稱爲「卡斯柯」的方法做成的，並且要用南美特產的杉木才行。造這獨木舟時並不像普通那樣把木頭剜空，而是在樹幹上開一個狹窄的小孔，然後向裏面剜進去，再在木頭上鑿無數小孔（每一小孔的直徑約八分之三吋），使舟匠能將小舟刨成需要的厚度（兩邊約一吋，船底一吋半）。小舟造好後，這些小孔便用木塞塞沒，浸在水中後，木頭發脹，因此小舟便不會漏水。

木頭剜空了以後，看來就像一支雪茄，煙葉已太半剜空，接着便進行最重要的一步工作。這時小舟被倒置，擱在木棍上，開口向下，船底向天，在下面生起火來將木頭薰熱。然後人們便在兩邊將小舟的開孔向外拉，另外一人站在

開孔的下面用幾根木棒橫嵌在開孔的兩邊將開孔撐大。這樣一面向外拉，一面用更長的木棒嵌在開孔中，直到那小舟達到適當的闊度爲止。然後把舟艙中薰焦的木屑刨去，再裝上座位和龍骨。用這種方法造獨木舟時，每二艘中便有一艘因爲受不住拉開時所施的力而裂開，不能使用。那些能經過這一步而不損壞的，才是最好的木料。這種造船的方法，已經在近代文明的侵襲下逐漸消失了。

裝好了各種駕駛器具，再多加上一支槳以後，我便坐在「海熱」號中順亞馬遜河而下，向遠遠的大西洋進發。我想自己做一個暫時用的風帆，但是因爲風勢微小，而且正是逆風，所以沒有動手。


作者在秘魯的依奎多時所攝，岸旁的小舟便與『海熱號』相彷。

在亞馬遜河上航行

在亞馬遜河上駕獨木舟和納泊河上大不相同。這裏的河水多泥，水流緩慢得多。秘魯境內的一段雖屬上流，河面已常寬達一哩，並且有許多支流。要決定那一條河水是主流，便是在亞馬遜河上航行最大的難題。常常在揀了一條較闊的水道後，結果並不是主流，而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支流，划行了一整天，祇抵大河上的十哩路！

航行了一段後，我得到了一個經驗。那便是找尋水面上順流而下的垃圾。這些垃圾常集在河水最急的一部份，即使在河流彎曲前進時，這種垃圾也能指示出河水最急的所在。所以除了河面最寬的所在水流很慢以外，其他時間都能利用垃圾來找到水流最急的一支。

在納泊河上航行時，除了有兩晚例外，其餘每夜都和岸旁的印第安人同住，因爲夜間航行時常有急流等危險。在亞馬遜河上航行時又有別的困難。每當下午，我常常在離岸很遠的河中前進，不知道岸邊何處有茅屋可供棲身，所以不得不常常在河面上過夜。

亞馬遜河上極多浮在水面上的樹木和植物，所以很容易在黃昏時划到浮在水面上的一棵大樹幹或一大堆風信子草旁去停住。最好是風信子，因爲風信子在水面下有許多球莖結在一起，非常緊密，是極好的拋錨地點。所以我便能將臨時做成的「船錨」拋在這堆風信子中間，把船繫牢，然後取出吊床，掛在那兩根小小的桅桿間，上面張好蚊帳，安靜地睡去，小舟便隨着風信子順流向下漂去。這種夜間航行法從不會使我誤入歧途，常常一覺醒來，已行了三十哩之多。

駕駛「海熱」號的第一個星期中，我遭遇了極多困難。當我坐在船尾上划槳時，祇覺得船身太闊太淺，必須把上身向前彎過去伸出了兩手划，否則那小舟便在河中打轉。後來我才知道這「卡斯柯」小舟是不應該在船尾上划的。在離開依奎多不多幾天後，我便看見土人們坐在相似的小舟內，在船頭上划着，那船尾翹在水面上，看來好像奇怪，但是他們都很悠閒地划着，似乎並不費力，而且遠遠地看我一個人坐在「海熱」號的船尾上拚命地用力掙扎着。所以每當我划得筋疲力盡時，便也模仿土人們那樣在船頭上學着划。後來總算有一個土人敎我如何划法。此後划行時便省力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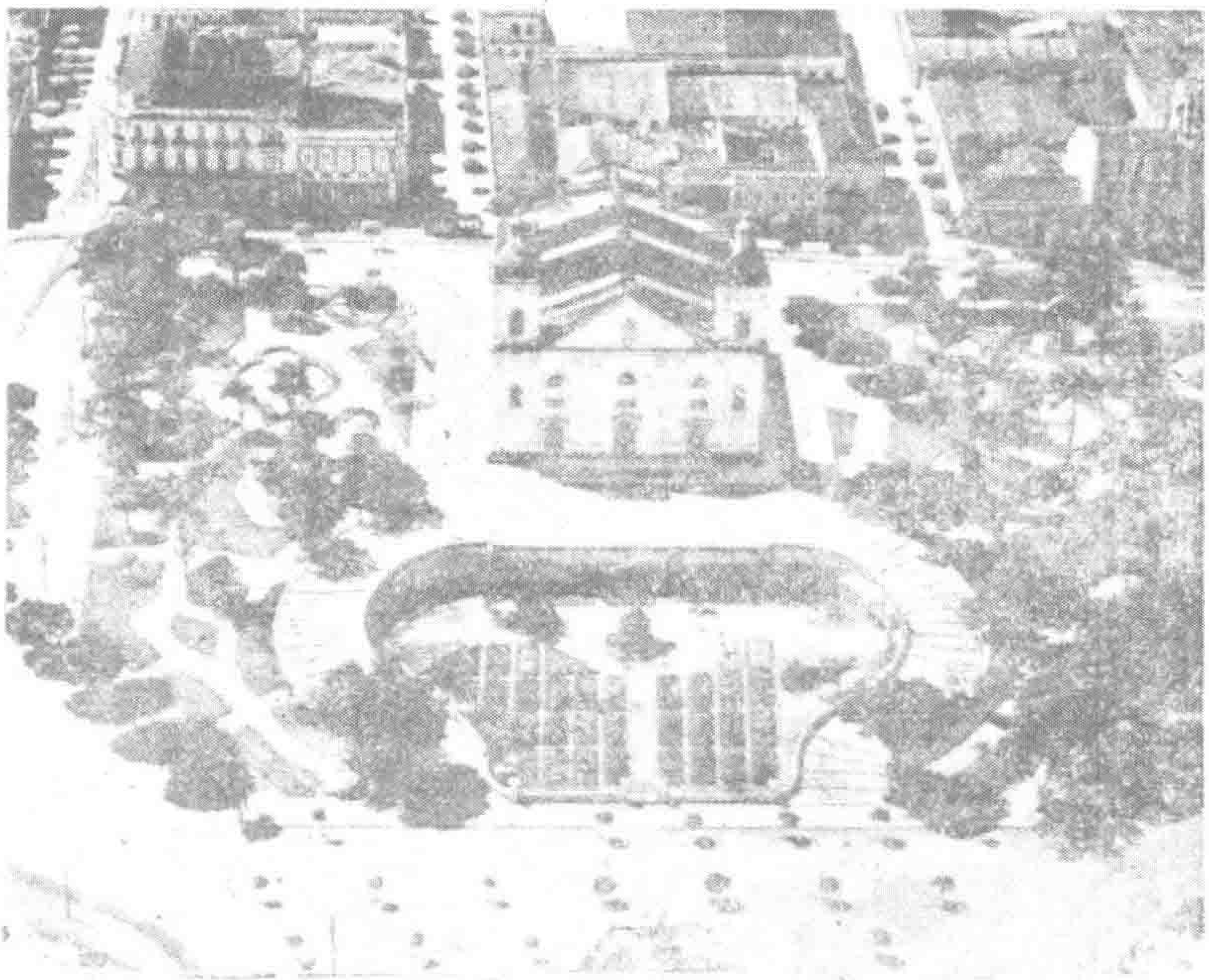
學會了駕御這小舟的技能後，我前往瑪勞烏斯(Manaus)的航程便不十分費力。每次能繼續划幾個鐘點，白天的行程，加上晚間在水面上漂蕩着前進的路程，常進行得相當快。從我的圖表上看來，有兩次在河面較窄河水較急的地方，我曾在二十四小時內向前行了一百十哩之多。

在秘魯和巴西邊境的一段，河面異常寬闊。因此我決定多逗留欣賞一下。航程使我覺得異常有趣，所以在將近瑪勞烏斯時，我便決定不向家中要錢乘飛機同支加哥，而繼續駕獨木舟到特立尼達(Trinidad)，可能再前往我的故鄉——美國弗羅里達州的美亞米。

接受省長隆重招待

八月二十五，剛在我十九歲生日的前一天，我到了尼格魯河和亞馬遜河合流處的瑪勞烏斯。成了巴西的亞馬遜省省長尼維斯博士的賓客。

這時我已在納泊河上划行了八百哩，亞馬遜河上划了一千二百五十哩，想要嘗試一下新的推進方法。因爲河面愈來愈寬，所以用布帆最爲適宜。一位和藹的木匠幫助着我將「海熱」號加强，以便能在海面上航行。我們做了一個移動龍骨，還在船頭上做了一小方甲板，船後面裝上一隻舵。我曾聽見人說，駕帆船時最好前後都裝帆，所以又做了兩根桅桿，每根約長七呎。一個做天幔的人幫我製造船帆，並且設計裝帆的方法。所用的木材都由一家霍爾木材公司免費供給。但是瑪勞烏斯離海約一千零五十哩，所以這裏很少駕駛帆船的人。我們想盡方法祇找到了一些做蓬幔用的藍白條子的帆子，便用來做船帆。



巴西瑪那烏斯城中的街道公園和建築。這是二十世紀初橡皮業突然勃興時所建立的。

這些船帆經過九個月和四千哩的航行後，居然仍相當完好。

在瑪勞烏斯時，我很幸運地認識了一位久居巴西的美國人寇克先生。他在幾年前曾駕了一艘三千呎的縱帆快艇從當地沿着亞馬遜河向下，再向北到巴伯度。寇克先生給了我不少極好的忠告，不幸的是，我大多沒有聽從。他又借了幾本很好的航海書籍給我。從這些書中，我才得了些如何航海的知識。以前我所有的航海經驗，祇有在淺水中作幾小時的學習。在經過這次實地的航行後，我才懊悔自己沒有將這幾本書讀得更熟些。

我又認識了一艘美國貨船上的二副，和他談起打算如何前往特立尼達的模糊的計畫。他聽說我祇有一隻袖珍指南針，感覺驚駭不置，便給我一隻百賴斯督的六分儀，一本「航海年鑑」，和一本「美國實地航海學」。

我有一個壞脾氣，不大肯聽人家的忠告，所以雖然對這種好意非常感激，但我不得不承認對於這種善意的禮物當時並不覺得十分了不起。

遭遇覆舟之險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海熱」號從瑪勞烏斯出發，載了幾百磅重的鐵的壓艙物束緊在船艙中，還有各種罐頭食物，心想一切都準備妥當，可以上特立尼達了。

起初學習張帆和移動龍骨時，相當困難，風向大多向下流吹，所以我必須沿途改變船行的方向。但是在航行了幾百哩後，我的過分的自信心又强了起來，滿以為一切航海的技巧我都知道了。

離開瑪勞烏斯六天，航行了四百五十哩後，我在塔拍喬和亞馬遜河合流處的聖太蘭停留下來，上岸遊覽。第二天一早再出發前進，這才開始學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駛出聖太蘭時，剛遇到逆風，我張足了帆向前馳去，但是竟將所有的船帆都緊緊縛在一根橫木上。離岸約四哩時，「海熱」號駛進了兩河合流的漩渦中，使所有的船帆都向後倒轉。我這才發現小船上的帆脚索從不縛緊，於是連忙把繩子解鬆，但是還未來得及解開最高的那張三角帆時，小舟已經傾覆了。

小舟漸漸地翻轉時，我突然想起了所有的壓艙物都紮緊在艙中，於是立刻用小刀去割繩子。這時獨木舟慢慢地斜着下沉，我隨着它下沉了七八呎，直到不能再屏住氣時才再浮上水面來。幸而那紮住壓艙物的繩子已經割斷，因此獨木舟又浮了上來，多虧那厚厚的杉木很富於浮力。

在「海熱」號翻轉着浮上水面後，我才又知道在駕駛小舟航海時，一切用具都必須用繩子縛住。這時獨木舟中的東西都已喪失無餘，祇有船帆和一隻橡皮袋沒有失掉。橡皮袋中裝着的是那隻六分儀，航海書，護照和幾件衣服。最大的損失之一是我的照相機。

我站在翻轉的船底上，在船桿上縛着一條睡褲，搖揮着呼救，多謝聖太蘭的麥歇潘先生來將我救到岸上。我在聖太蘭修船的期間，蒙他竭誠招待和協助，感激非常。在這種冒險的過程中，最使人愉快的一點便是，各地的人們，對於患難中的人，無不樂於相助。

聖太蘭離大西洋雖有六百哩，但是海潮的影響已能很清楚地見到。河中的水流每天有兩次特別慢。這一區內風勢較猛，所以張起船帆後每天能行相當多的路程。途中曾有幾次遇到了狂風。我在亞馬遜河下游所遇到的狂風比在海洋中所遇的還要兇猛。

喇哈魚咬傷脚指

一天晚上在亞馬遜河下游時，我把「海熱」號縛在一堆風信草上，自己躺在吊床中睡去。半夜兩點鐘時（我從南天星座的位置推測而來）我一覺醒來，剛在一次狂風來襲之前。這時風向正是從上流向下，所以我決定利用這風勢張起帆來航行。拔出了「船錨」在密雲佈滿前升起了主帆。這時我祇能看見一邊的河岸，遠遠的成黑色的一條，另一邊的河岸則不能見到。這種子夜時分在河流中央航行時，倘若不能辨認河岸的方向，常不能知道河水的方向究竟是順是逆，但是祇要看一看南天星座的位置，便能知道那一邊是上流，那一邊是下流了。

那天晚上，我張滿了帆航着，一直航到天明。這時天空完全密佈黑雲，見不到一顆星，也不再能見到兩岸。我便這樣航到天亮。那知大風在中途逐漸轉了向，我還不知不覺悠然聽它前進。一到天明，才發覺自己正以極快的速度在向上流逆行着。非但沒有趁勢前進，反而倒退了不少哩！

另一夜我又睡在河中間，把小舟繫

在一堆風信草上。那天半夜時，一陣強烈的狂風突然襲來。這時我的小舟離岸相當遠，但是因爲風向是在兩岸橫吹，所以不多時小舟便淌到了岸邊。這時浪勢相當猛，很可能將小舟衝在岸邊上撞成分碎。我爲了要拉住它使它不致和沙岸相撞起見，便跳入水中。這時河水約到我的胸部。

正在風浪漸息時，我突然覺得左脚脚踝上受了一個尖利的痛咬，但立刻跳進了船中。幸而這時風勢已減小了許多，那船錨已經支持得住。第二天早晨，我發現腿上被咬了一個洞，想來一定是被那批喇哈魚咬了一口。這種小而兇悍的食肉魚，土人們畏之若蛇蝎。它們常游弋在河邊的淺水區中和水流平靜的河灣中，所以那些印第安人再也不肯將身體中的任何一部份浸在淺水中。這種批喇哈魚有時單獨出外獵食，但大多成千成萬地大羣出來，因此格外危險。祇要一嚐到血肉，它們便立刻兇性勃發，沒命的攻擊。幸而我沒有遇見一羣這種飢餓的食人魚，這一條一定是個獨自出來吃宵夜的傢伙！

到達了麥卡伯城

小舟駛到亞馬遜大三角洲時，我發覺河水每天有兩次流得特別慢，這是因爲海潮的原故。我揀了河口的北面一支向外航行，在無數的小沙洲中迷失了兩次後才總算到了河口的麥卡伯(Macapa)小城。

在麥卡伯時，蒙當地的伐爾地斯博士和他的助理們熱心幫助，將我的小舟放在安瑪帕地方政府的船廠中裝修一下。船的兩邊都裝起船板，船舵亦換了個較重的，坐位上也做了個帆布蓋。我在這些工作進行時便趁機到亞馬遜河沿岸最大的比利(Belem)港去遊覽了一次。在比利鎭時，一位前任美國海軍軍官給了我一隻海軍指南針和一隻小幫浦。這隻幫浦後來給了我極多的幫助。

我在小舟上載了十磅蘇打餅乾，一百隻橘子，幾聽菓醬和巧格力，十罐番茄汁和十加侖清水（分裝在兩隻五加侖的油聽中）。這些便是我的全部糧食。那時我深信在海中航行時，將以鮮魚爲最主要的食物，決沒有想到自己能否捉到魚，所以滿以爲不必有其他的食物和很多用具。我有一隻在海中使用的鐵錨和一隻二十磅重的鐵錨，以及魚鉤，魚線，和作修理之用的物件。

十二月九日我從麥卡伯出發，在經過諾德海峽向大西洋前進的四天中，有機會看見了幾次那稱爲波羅洛卡的異迹。當我在亞馬遜三角洲附近時，便常有人警告我小心提防這種激潮。這一種激潮是海潮開始高漲，倒灌入愈來愈窄的海峽時所形成的。他們都對我說這種激潮非常危險，可是我還沒有親眼見到它的危險的情形。

激潮的驚險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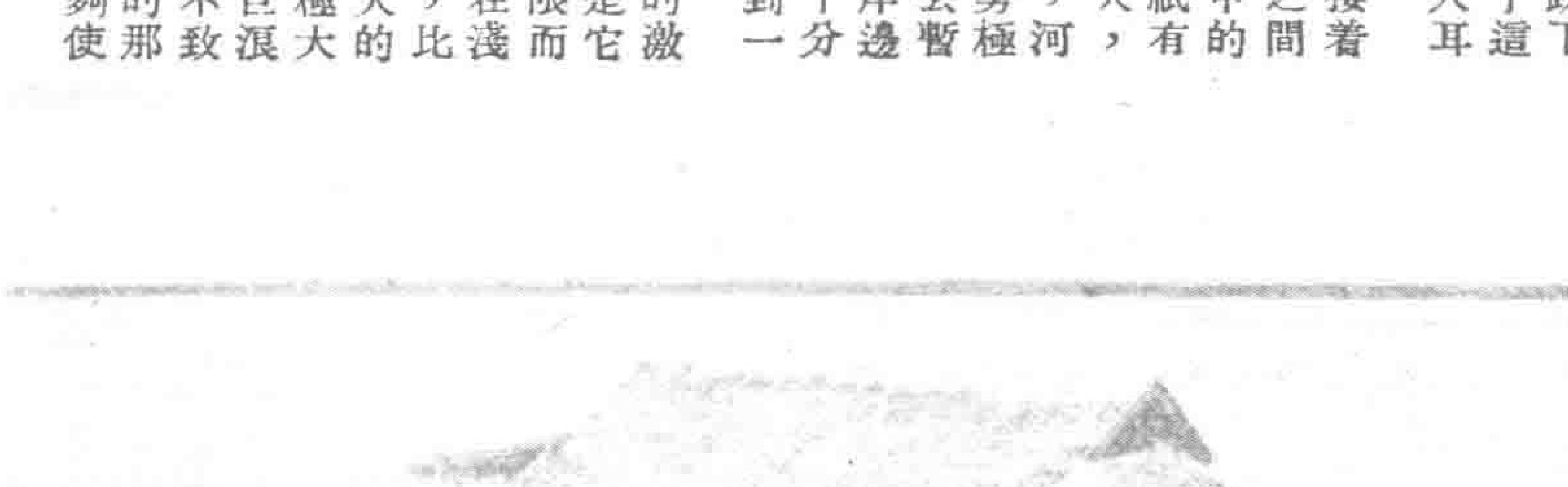
在航行到離大西洋約四十哩處，我第一次見到了這激潮。那時潮水極低，河水正在極快的向外流去，海潮與河水的流勢相併合，使岸邊許多沙灘都露出了水面，有的則和水面相平，沙灘上大多擱着不少斷了的樹枝等雜物。

這時我突然聽見在很遠的地方發出了一個很低而不祥的隆隆聲。幾分鐘內，這很小的聲音便愈來愈大，成了震耳的巨響。不一會我便見到了那大海浪，離我約三哩之遙，在沿着河邊的淺水中很快的湧打過來。另一邊的河岸因爲離得太遠，不能見到，後來才知道兩岸的情形是相同的。

那激潮來到時，我的小舟正在離岸半哩的河中航行着，距淺水約四分之一哩。遠遠祇見那第一陣大浪打來時，在它前面足有四百碼的河水完全被吸捲了起來，可以清楚地見到河底的淤泥和泥上的碎木垃圾等。這激潮的可怕和力量的巨大，眞非筆墨所能形容。第一個巨浪約有九呎來高，成白色，裏面還捲着許多大塊的木頭和樹枝。很長的樹幹被它高抛在半空中打轉，然後又轉着圈重重的跌下來。海浪的聲音雖然在隔了這樣遠的距離，聽來也震人耳鼓。

第一個大浪過去後，接着是兩個較小的浪頭，每個之間相距約二百碼。我在航行中的深水，並沒有這種現象，祇有三個較長的巨浪，雖然很大，但是並不危險。浪頭一過，河水立刻向上倒灌，而且水勢極猛。於是我急忙駛往岸邊去暫避這逆流的衝擊。這時岸邊的水已有六呎左右深，十分鐘前，這裏的河水還不到一呎。

這倏然而來倏然而去的激浪，前後祇有幾分鐘，可是它給人的印象是一股極大無限而可怖的大力。土人們對於在淺水中航行時遇到激潮一點，比什麼都害怕。即使是相當大的船隻，若遇到了它，也有極大的危險。雖然它或許能在巨浪來到以前先將艙口密封，不致於沉沒，可是浪裏面夾着的那些大木頭敲擊下來，已經夠使那船隻受很重的損壞了。



瑪那烏斯附近的尼格洛河上，有不少用泥土和草搭成的水上房屋，隨着河水飄浮不定。

大西洋中波濤洶湧

十二月十三日，我在退潮中駛入了大西洋。這時的風勢是向岸上吹，風力很猛。在以後六個半月的航程中，祇有一次遇見了比這更大的大風。當然，暫時性的狂風不算在內。

我的計畫是向洋面航六十哩，進入南赤道海流中，然後順着這海流與海岸

平行地向北航行，直到特立尼達島的西班牙港，沿途决不靠近岸邊，而在不見大陸的海中前進。

這時的風向是東北東，大陸的土地則傾北，强烈的潮水向外退去，與風向正相反，因此波濤起伏甚劇。這「海熱」在逆風中從不能好好地航行，所以我發覺要離開海岸很不容易做到。

更糟糕的是，不久我便暈起浪來，一暈便暈了四天，所以不得不立刻捲起了主帆，那天下午索性將它完全除下，祇撑起了三角帆和後帆航行。

小舟在顚簸洶湧的波濤中行了一大段以後，我發覺船底下漏得很厲害。原來這小舟在河中航行時，因爲河水比較平穩，所以並不很漏，但是一旦進入海洋裏面後，受了巨浪不斷的冲擊，使嵌着的木塞都鬆了起來，因此船艙中漏進了不少水。有時海水還從上面打來，將我全身都打得溼透。

沒有睡過一點鐘以上

在出大西洋到特立尼達島的全部航程中，每隔半點鐘左右便必需用幫浦抽一次水。因此在三個星期中，我從沒有每次睡過一點鐘以上。在抽水時更沒有每次睡到一小時的。第一天眞是受罪！有好幾次我眞想回頭駛到河中，到那些剛認識的朋友那裏去。但是那天天黑時我至少已行了十哩，因爲已經不看見陸地，所以不再作回頭之想了。

我將舵撥好，使小舟能在三角帆和後帆下順着風向前進，希望能多少和大陸平行，直到第二天天明。準備妥當後，便在船中睡去。這時浪頭雖然仍猛，但是因爲海面遼闊，所以小舟前進時已比較平穩。

小舟中每一樣東西都浮了起來。我又沒有氣力去把每一件東西都縛牢。可以供我睡的地方極少，祇能蹬起了兩腿繞着主帆的桅桿，頭放在後面座板的下面。每次在我抽去了船艙中的水以後，多泥的海水便又從上面灌進來。這樣過了約半點鐘以後，海浪又在我面上打過來，將我冲醒了再抽——好像沒有止境似的抽。

第二天早晨我發覺自己離陸地祇有三哩。二十四小時前離開的那河口，現在仍舊在望！此後的三天中，情形仍舊和第一天相同——不斷地努力向海中駛去，不斷地抽水，再加上暈浪的痛苦，嘔得我沒有東西再嘔時爲止。

第四天侵晨，我看見了瑪喇加島，發覺自己祇航行了不到一百哩。那天黃昏（十二月十六）風力已減，風向亦已轉爲東南東。次日早晨，亦卽是我出海後的第五天，才終於不再看見陸地。這時我已不再暈浪，祇是並不覺得飢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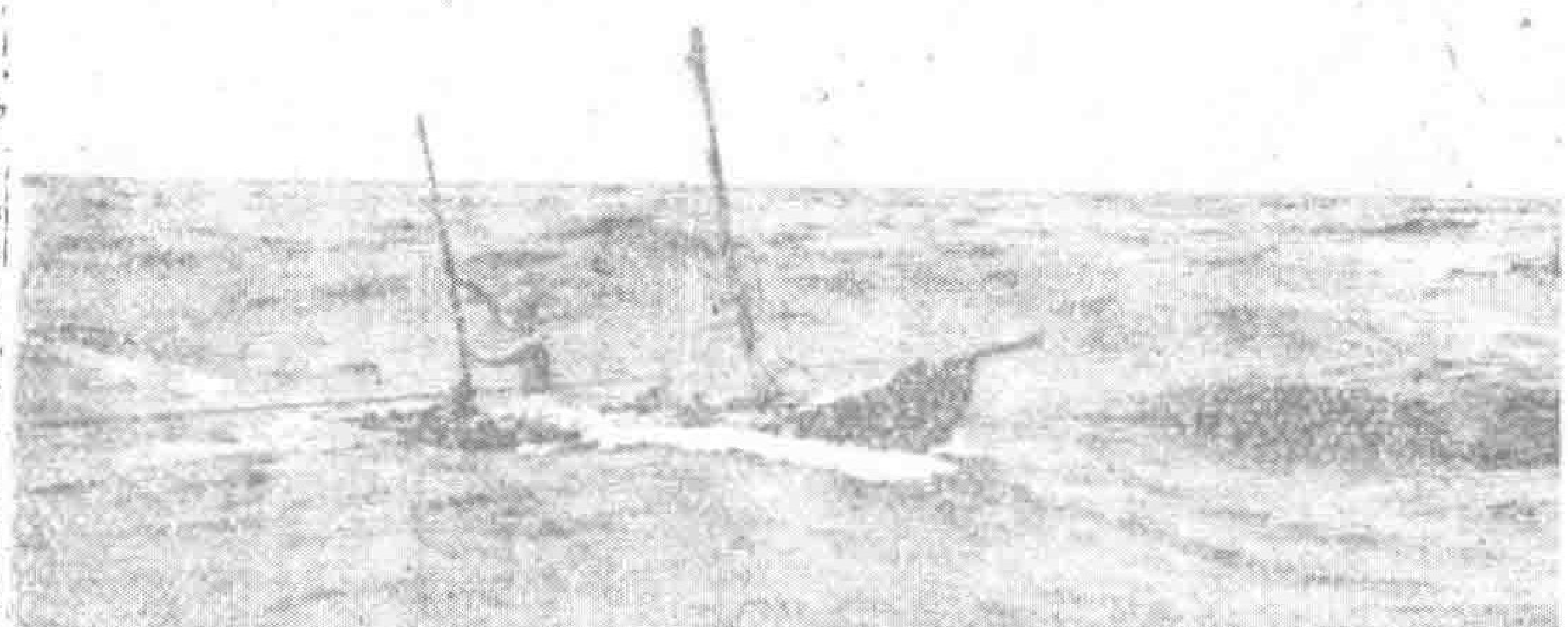
這天上午，我忙着整理一下小舟中零亂的物件。那些沒有裝在罐子裏的食物都完全壞了；巧格力成了綠色；兩隻裝水的桶，有一隻已漏了不少。我有氣無力地試着釣魚，但是絕無所獲。

研究航行術和六分儀

十二月十八那天中午，我已經覺得相當熱，「海熱」也航行得相當順利，所以能有時間開始那本救生艇航行術。在重讀了那「如何用子午線高度來測定緯度」的一章後，我讀到了「如何測定經度」的一章。使我覺得驚奇的是那書中說，要測定經度，唯一的方法便是用一隻錶，而且要一隻很準確的錶。我也有一隻老爺錶，這是在培蘭時花了四塊錢買的。起初時每天快二分半鐘，後來着了水便索性不走了。

船上還有幾張圖表：美國空軍的南美海洋飛行表，比例是一與一百萬之比。還有一張美國水路測量局的領港表。在離開巴西前，我曾做了一隻類乎測定版（測定船速之用）的東西，但是從沒有不斷地使用過。因爲暈得太厲害，不能每小時把船行的速率紀錄下來，而且根據我自已的經驗，卽使不暈浪，也絕不可能在全部航程內照着一定的航線進行。這樣小的一艘獨木舟，每次浪來時便會斜駛起來，决不能繼續保持着直線航行。所以卽使紀錄了哩程，也無多大用處。

在學習了兩天後，我已能照着書中的指示去應用那六分儀。我發覺要使用六分儀測量距離，最好是預先估定時間。在中午前半點鐘時，我便將主帆收下，一條腿繞着橫桅索，另一條腿繞着那後帆，然後將兩肩放在橫桅索中。這



作者自特立尼達出發時所遇的風浪，使小舟幾乎傾覆。



法國流犯島。

時兩手便能行動自如了。這不過是指海水平靜時而言，海水較猛時便必需將自己的身體也縛在後帆上才行。佈置好以後，我便等小舟被拋到一個浪頭的最高點時向遠處瞭望。這樣便能知道再有多久太陽要到子午線上了。

那本解釋六分儀的小册子使我很快便知道如何測定緯度，用它來測定緯度時，大致相當準確，相差最多不過五哩。可是這要看海面是否平穩而定。

我本來的計畫是沿着南赤道海流前進，遠離大陸，從亞馬遜河口到特立尼達島的一千二百哩中不再見到陸地。但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亦即是沒有看見陸地六天後，我又看見在不遠處有一個小島。原來隔天中午時，天氣部份陰暗，沒有能向遠處瞭望，而且又不知道自己的經度，所以又弄錯了航程了。



作者和他的『海熱』號到達了美亞米。

飄流到法國流犯島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是因爲身體軟弱無力而且全身都是海水侵蝕所造成的水泡，所以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上岸去休息一下。我駛近了那三個小島中的一個，剛靠近碼頭時便有一個穿着紅白兩色條子睡衣的人用法語來和我交談。我這才知道自己到了法國放徒流犯的流犯島。這紅白色的衣服便是監獄中的制服。島上的犯人現在祇剩五十個左右，衞兵祇有三人。

這流犯島本來是三個小島中最高的一個，上面還立有一個燈塔。這裏的衞兵首領蓋色雷先生對我異常優待。那監獄的女看護還替我醫治我的水泡。這個頗可信任的婦人以前竟是巴黎一個女扒手。那蓋色雷先生還給了我不少椰子，清水和食物。

離開流犯島後的幾天中，小舟進入了多狂風的氣候中。這時我已異常軟弱。將主帆升起和放下也愈來愈覺得費力。不斷的抽水已使我筋疲力盡；海水的水泡愈來愈多，使我腫痛難熬。

奇怪的是，在這種熱帶的氣候中航行，我竟常常受傷風的磨折，尤其是從流犯島到特立尼達島的那一段中最爲厲害。白天不斷受海水冲洗，夜間又睡在漏水的小舟中，使我老是不停地覺得發冷。但是這種肉體上的痛苦似乎並不使我很關心，整個航程對我都是一種精神上的激勵。

離開流犯島航行了幾天後，我得到了一個測定方位的新方法。我那張用了幾個月的航海圖上有不少可貴的知識如風向水流等。這些表裏面還有很粗的黑線表明各主要港口間最短捷的航線。許多大船便常照着這種航線行駛，可以節省時間和燃料。知道了這一點以後，我便有辦法推測自己的方位。每次見到一艘大船時，我便藉它來推測方位。因爲我已經約略知道自己的方位，所以祇消在圖表上依着黑線來推測，這時若再能測定自己的緯度，那末便能推算得更準確了。

特立尼達島海軍基地

從流犯島出發六天後，我第一次看見了大羣海鷗。這些海鷗都在侵晨從西方飛來。見到了這些海鷗後，我知道自己離陸地的距離並不像預期的那樣遠。於是將小舟的方向往北移動了不少，一直向前，次日下午八點左右總算看見了特立尼達東北角的伽勒拉燈塔。幸而我看見了那些海鷗，否則繼續循着原來的方向前進，那末那天晚上便要航到特立尼達島東岸，那裏沒有海港。雖然如此，我在第二天（新年）傍晚，才在特脫隆灣的美國海軍基地靠岸。

這裏的當局異常寬惠。這時我的健康情形已不很好，但是在當地的海軍醫院中經過八天盤尼西靈的治療後，身上的水泡已經大半痊癒，所以身體已康健得多。離開醫院後，我遇見了西班牙港的美國總領事考拉台先生，承他們一家竭誠款待，使我在當地就留時非常愉快。

這時我身邊祇剩了四塊錢，所以一心打聽籌款繼續航程的方法。因此當我聽到考拉台先生隨便地提到很難找到包工者替美國政府担任一件工作時，我全神貫注，立刻表示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便介紹我去見一位美國陸軍機械部的納德先生，由納德先生對我解釋這工作的詳細情形。

在戰爭時，美國陸軍曾在特立尼達島西南端的海面下打了十個大木樁，作爲供應船隻停泊時繫纜之用。這些木樁都打在二十呎深的水中。戰事結束後，當地的基地已不再使用，所以美國方面必須履行當地與特立尼達殖民地政府所訂的合同，將這地點恢復成戰前的情形，因此這些障礙航行的木樁必須完全除去。

納德先生告訴我說，他已費了幾個月光陰，想覓一個營造商來承包這件工程。他說，一般除去木樁的方法都是用一艘大拖駁拉住了木樁，然後開足馬力將木樁拉斷。困難的是，當地的拖駁馬力都不夠大。有幾個營造商曾經想過別的方法，但是他們的標價都在二千美元以上。他認爲這個數目太大，所以至今仍未進行。

二千美元十根木椿

我腦筋一動——二千美元，十根木椿，那不是二百美元一根！若有這樣的代價，我情願游水下去把它們嚙掉也來！

我對納德先生說，我或許會對這件工作發生興趣。可是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蓄着八個月的鬍鬚，委實其貌不揚。納德先生遲遲不願考慮我的要求，這一點也許是一個大原因。

他又問我有多少資本。這一問之後，當然使他更加狐疑。因爲我老實地回答他說我祇有四塊錢。他說，沒有一艘較大的拖駁決不可能拔去這些木椿。而且即使有其他方法，也需要本錢和經驗，而我却一樣也無。

這也許是青年人常有的一種缺點吧，每次我聽見人說一件事不可能，這便會挑動我，使我固執起來。我決定用自己的四塊錢作爲路費，到島南端去察看一下這工作的實際情形。到了那裏後，我僱了一艘小舟，由一個土人搖着去看那些木椿。隨身帶了一副游泳眼鏡和一把小手鋸。我從小舟上跳在水中，游到多泥的海底下，推了一推那木椿的基部，還在水底下試了一下我那把小鋸子。這些木椿都是用綠心木做成的，非常堅硬，不可能斫斷或鋸去，而且深入海底十呎之多。我回到了島上，但是心中仍覺得這件工作除了用拖駁外，一定能用其他方法來完成。

用炸藥完成任務

回到西班牙港的途中，我很幸運地遇見了布姆勒先生，他便是當地的一個營造商。我們談了起來，說到如何除去那些木椿的方法。結果決定二人合夥來担任——他出本錢，我來進行。

納德先生似乎覺得這休爾茲——布爵勒合夥的機器公司要比我一個人可信得多。可是他仍堅信我們不僅不能完成這工程，而且可能將它弄得更糟。爲了要防止這一點起見，他便要我們在簽合同時先拿出投標數的百分之二十作爲保證金。那時投標的共有三個，一個二千三百元，一個二千元，我們所投的是一千一百元。因爲標得最低，所以我們便獲得了合同。

得到合同後，事情便很簡單。我先租了一隻潛水帽，一隻抽空氣機，和橡皮管子，然後買了一百磅炸藥和一本「炸藥使用法」小册子。他們一再對我說使用炸藥祇能炸裂那些木椿而不能完全炸掉，而合同中的規定是要完全除掉。雖然這樣，我仍決定先試一試這個方法。

我又僱了上次那個船夫，又僱了兩個爲我抽空氣的人，於是潛下水去。第一天完全是試驗性質，因爲我從未戴過潛水帽，而且那抽氣機也不很好，需要修理一下。

這些木椿的所在正是奧林諾考河和南赤道海流的支流會合的地點，水勢急而多漩，而且混濁多泥。因此剛潛下去時，非常困難，而且可怕，但是一開始後，其實並無困難。此後的三天中，我用炸藥把那十根木椿炸得乾乾淨淨，一共化了八十七塊五毛。我所得的一份利潤便大多花在「海熱」號上，將它裝修整理一過，以便繼續行程，

我定做了一隻很大的移動龍骨，重達一百十五磅。船板上面也都鋪上了帆布，以防漏水——結果並沒有奏效。小舟底下的木塞都重新塡密，以防漏水——結果也沒有奏效。我做了一個一面很大的三角帆，結果也沒有用。此外再加上了一隻新的大鐵錨和兩把較大的槳。當地遊艇總會的斯道德先生給了我不少有價值的忠告。

暈浪病痛苦不堪

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海熱」號從特立尼達島出發。第一天下午天雨，還沒有航滿十哩，我便知道先前所作的修理都極少用處。小舟漏得比以前更凶，而且在特立尼達北岸外波濤洶湧的海水中，我又暈起浪來，非常厲害。

雖然如此，從特立尼達到格蘭納達島之間的九十哩航程，並沒有費很多時間。離開特立尼達整整二十四小時後，我已看見了格蘭納達島。但是從這裏駛進該島聖喬治港港口的五哩中，却又費了整整二十四小時。海潮異常猛烈，水流又急，將小舟或前或後的推來衝去，這樣共過了一夜一晝多。而我的暈浪病又愈來愈厲害。我已有一天多嘔得無物可嘔，到看見陸地的第二天早晨，我竟嘔起血來，因此非常不快。直到那天下午在聖喬治登岸後才稍好些。

在這種狼狽的情形下，那位海港職員竟將我的航程列爲「享樂旅行」，更使我大吃一驚。而我的「海熱」號竟被他列爲「獨木遊艇」！

我在聖喬治躭留了幾天後，又繼續航程，準備經過波多黎哥(Porto Rico)和多米尼加 (Dominican) 間的摩那水道，中途在委內瑞拉國所屬的亞佛斯島停下來。當然囉，我在一起初兩天又暈浪起來。過了五天後，我才發覺已經錯過了亞佛斯。這時我的錶已完全失去了效用，很難再進行準確的航程了。

鯊魚常常在船後面跟着，但是我又無法捉到。這時我又非常軟弱不舒，海水造成的水泡又在全身發了出來。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中，氣候惡劣，因此不得不收起了船帆，放下鐵錨。這時小舟仍漏得很厲害，而且我將較厚的衣服都放在特立尼達，所以常覺得冷不可耐。我雖然仍不斷地抽水，使舵，張帆，但是這些行動和責任都好像與我不生關係似的。

一天早晨，我醒來祇見小舟向一個很高的峭壁直駛而去，這是我在七天中第一次見到的陸地。照我原來的計畫，要再過兩天才會見到陸地，所以對自己所處的經度不能確定。

這時唯一可用的方法，便是那最古最準確的方法——上岸去問那個究竟。原來這時我到的是英屬的維爾京羣島，而這一個是維京哥達島。我覺得很不舒服，便問詢何處有醫院。結果又上船駛往托多拉島上的路德鎭去，那裏的專員將我安置在當地的醫院中，使我能受極好的護治。

因爲沒有人再去抽水，所以這「海熱」第一夜淌在路德鎭的碼頭旁便漏滿了水，但是好在它有天然的浮力，所以仍沒有下沉。

碰着了珊瑚暗礁

在身上的水泡稍好後，我又從托多拉島出發向波多黎哥的聖璜前進，在二十九小時中航行了一百十四哩。到了波多黎哥後，「海熱」號被繫在當地的航海總會中，再由總會的船隻專家們加以修理。我還被邀將自己的航海情形演講了幾次。

在小舟上裝載了食物和清水後，我在六月四日開始作最後一段航程，前往美國的美亞米。我又再度暈浪，但因爲天氣較暖，故而並不厲害。

離開聖璜五天後一個靜靜的夜裏，約在十點鐘左右，我覺得小舟突然撞到了一樣很硬的東西，接着便很快的開始傾覆，我那盞煤油燈也因此熄了火。當我的身體撞在一塊礁石上面時，海水已從船側灌了進來。正當那小舟向一邊傾覆幾乎沉沒時，舟上鐵錨的錨鍊纏住在

一塊石頭上，總算拉住。原來我一心注意着不要駛近多米尼加的南岸，却航行得太偏北方，因此撞到了一羣珊瑚暗礁。這裏離最近的陸地約六十哩。我便收下了船帆，那天晚上又整夜抽水，因為那小舟漏得很厲害。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那一撞在船頭上撞壞了一大塊，水面下的地方有了個大洞。我削了一塊木頭，游水下去將木塞釘在洞中，這樣才漏得好些。

此後的兩天中，天氣晴朗，因此我常常跳在水中游泳，並且將浸溼的書在太陽灘乾了閱讀。有時風勢緩和而且順風，便在船尾結一根繩子，自己躍入海中拉了那繩子，讓小舟曳着我前進。但是在這樣尋快樂時要留神鯊魚，一見到鯊魚當然便要立刻跳在小舟中。

撞了暗礁後不多幾天，我看見遠遠有一面大風帆，漸漸近來，原來這是一艘載運乾螺絲肉到海地國去的大帆船。我便從船上的水手那裏要得了一點清水和一隻麵包。

兩件令人高興的事

離開聖璜的第十天早晨，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在預期要停留的目標大伊那瓜島北面八九哩左右。這時見到陸地尤其興奮，因為我已有十天沒有看見陸地，這是我全部航程中沒有看見陸地的最長一個時期。在這不久以後，發生了另外兩件令人高興的事。

我在航程中始終在小舟後面縛着一根釣魚繩，但是絕少去看那繩子。這時我突然看見那繩子在猛動，拉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條二十五磅的大海豚，大約掙扎了好久，所以已半死了。

那時候，小舟在海洋中劇烈的搖擺顛動着，浪花時常冲擊到船裏面來。當我坐着拉住一張帆時，一隻褐色的小燕鷗飛來停留在我的頭上。它似乎對我毫不懼怕，每次小舟突然震動使它站立不穩時，它便用兩爪緊緊地抓住了我的頭髮。我儘量延遲抽水的時間，使這小鳥能有歇足之所。直到不能不彎身向前面去抽水時它才飛走。

我費了一天航過一個小岬，天黑後到達了馬太鎮。在當地停留了幾天，把小舟撞壞的地方修好，然後又開始航行，準備直達美亞米不再停頓。但是第三天時，我遇到了最猛的大風浪。除了那些臨時的狂風外，這是全部航程中最大的風浪了。

有時小舟會給一個極高的巨浪掀起來，兩頭搖擺，連最高的船桅也觸到了海浪。我在特立尼達所做的那塊移動龍骨，這時才大見功效。即使小舟被打得半沉時，這移動龍骨在浪過後便會使小舟回復原狀。但是我却又要將小舟中的水不停的抽掉。

有一次小舟被打得半沉時，我一失足踏在那六分儀上將它踏壞了。因此不得不加以修理。我便用一根火柴棒來代替一個已銹的彈簧，用一副打碎的太陽眼鏡來代替罩子。裏面的玻璃已經碎掉了大半，所以祇能顛倒着使用。據我所知，海軍軍官們認為六分儀是一個神聖的儀器，必須恭而敬之地使用，若是見到我對這隻六分儀的處置，一定要大吃一驚了。

快樂地過了三天

我終於見到了古巴，在普拉的柯上岸。

第二天日落時，我在古巴東北部海面外的礁石中遊弋，看見了一個小島，心想一定有通路可去，但是却沒有。這時，驚人的巨浪將小舟重重地打在珊瑚礁上，接連撞了三下，因此舟中又漏滿了水。舟中的東西又被捲去不少，船帆也被扯裂了好幾處。幸而那巨浪將我冲入了一個較寧靜的礁湖中，使我終於能在浮第島登岸。

我在這孤立的小島上的一個漁人家中很快樂地過了三天，隨着那家的父子倆去捕龜。他們在數十呎深的水中放下了漁網，那些烏龜會自動游到網中困住。每隔兩個月，他們一家便將鹹好的龜肉和值價的龜殼拿到附近的紐維泰去出賣。他們將工具借給我，使我能修理小舟，女眷們還替我補船帆。

當我還在浮地島時，一天下午，有幾個漁夫便在我先前經過的那些暗礁中沉了船。船上載的九千磅鯊魚也損失了許多。我們知道後便立刻去幫助搶救。

這一個捕漁家庭所表現的精神使我對漁夫所具的印象更深——那便是他們靈魂的寧靜，一切都能逆來順受。這種依靠風雲氣候和魚類為生的人們，對生活的看法似乎比都市中的人們好得多。那些都市中的人們雖然有較多物質上的享受，但是却缺少這種心地的安寧。

終於望見美亞米燈塔

我離開了這小島，沿着古巴的海岸航去，直達古巴和弗羅里達州之間的安桂喇翠島，其間沒有靠岸。當我在美麗的安桂喇島登岸，光着身子在小山沙丘和白色的海灘上步行時，眞覺得自己是世界之王，至少是這小島之王。因為能與我分享這一塊土地的，祇有天空的飛鳥。一個小小的狹谷中，生着一片白色的百合花和翠綠的青草，像君王足下的氈毯那樣地鋪着。島上一個荒蕪的燈塔，更使這理想的寂靜環境達到完美的境地。

那天下午，我游水到泊在海灘外的「海熱」號上啓程向北。那一夜和第二日的大半天都有狂風，但是我再度看見的陸地已是美亞米南面二十五哩的太平洋礁燈塔。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下午，我航行到了美亞米的海港驗疫站，第二天，在費了幾個鐘點填表和討論將「海熱」號歸入那一類船舶中之後，我獲得了美國海關的准許而在當地正式入境。當我告訴那海關關員這小舟估計只值十一塊錢時，他妙計橫生，將它列為我的「私人行李」。

益祥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輪船運輸及其他有關業務

船舶：利民　福民　惠民　福南

福祥　建新

航線：長江南北洋及遠洋各埠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四十三號

電話：一四四五二　一八八五二

電報掛號　一六三四

鐵路員工之典型

——京站許故段長朝元鑄像揭幕禮記——


陳副局長福海揭幕

四月十五日晨由滬乘夜車抵京，下車時適兩路局陳副局長福海亦同車來京，藉悉前來主持許故段長朝元鑄像揭幕典禮，許君在路服務四十年，勤謹從公，足爲鐵路員工之典型，本社南京分社經理陳國良兄邀筆者參加，國良兄係兩路老人，筆者也服務鐵路多年，對許君服務精神甚表欽敬，遂欣然參加。

許君鑄像建在站內票房前大廳壁上，揭幕禮簡單而莊重，九時正，京站全體員工面對像前整列肅立，由陳副局長福海揭幕後，全體三鞠躬致敬，隨由陳副局長代表路局致詞，略以：路局對盡職員工莫不愛護備至，此次爲許故段長在京站鑄像紀念，是一個顯例，希望仍本過去服務精神益發淬勵云云。福老心廣體胖，紅光滿面，一望即知爲福相；說話時態度自然而愉快，充滿樂觀精神。繼由滬杭段楊副段長亞文講述許君生平事跡，楊君係許君舊屬，追隨多年，深悉許君生平在路服務及持躬處世情形，此次特由杭專誠前來，故所述事跡，娓娓動聽。楊君述畢，即告禮成。

許君鑄像，刻工甚佳，勢態自然，面目畢肖，栩栩如生。像下刻有題詞：『他一生櫛風沐雨，急公家之急，守法如山，誨人不倦，四十年如一日。造此鑄像，以彰模楷。』此題詞每個字約二寸大小；旁加附註，爲：『許故段長朝元字秉丞，生於光緒元年九月十四日，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光緒廿四年入路服務，歷任滬、蘇、鎮、京各站第一任站長，及車務段長等職。民國廿四年十月退休。君卒後二年，運務處簽列君事跡，伯莊于卅六年八月十五日訪其遺孤，奉局頒褒狀敬獻於許君之靈。卅七年十月立此造像於其最後所任之南京站。陳伯莊謹記。』

南京車站建築雄偉，一進站門，寬敞堂皇，使人感到愉快。票房、行李房、接待室及段、站各部份辦公地方均係原來站室；前座廣廳、問訊處、票房、候車室、大餐室、旅行服務所、郵政、電訊、本社辦事處，公路聯運處等辦公室，及附設之國際飯店、豐澤樓酒樓等，則爲去年所新添建。在建造期間並不影響原來各部份的辦公；完成後，新舊兩部份接連在一起，竟如天衣無縫。規模的偉大，設計的精巧，不但爲京滬區鐵路全線之冠，即在國內各地也是僅見。原來票房前大廳另一壁上建有抗戰殉職員工紀念碑，許君以在路服務四十年的勞績，其鑄像建於全線首站之內，與本站抗戰殉職員工紀念碑並立，同垂不朽，實是極大的光榮。

鐵路在我國近數十年來各種新興事業中，成績較顯著，一切均有軌範可循。自然是交通界前輩篳路藍縷打下來的基礎。最顯著的是超然的人事制度，工作有保障，生活得安定，可不靠援引而循序晉升，一個初由學校畢業的青年，一進鐵路便認爲是終身職業，許君由練習生起，循序晉升至段長，服務達四十年之久，是其一例。此種優良制度，今後繼續維持下去，鐵路事業，仍有極美麗的前景。【K.Y.】


許故段長朝元鑄像